

抗战经济财政史

内部发行
新华书店



G. Ophé-Gaillard 著
林孟工 譯

漢譯世
界名著

歐戰經濟財政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在生活的正常各種狀態中，因為社會情事之錯雜，與彼此間之連鎖，及其彼此間之迅速的互相接續，遂使構成實驗法之精妙方法所倚藉之分析與人爲的分隔，都成爲不可能的了。歐洲最後所產生的戰爭，在確定了全世界的生產與交易的動向後，又在以政府之至高無上的權威爲基礎的專制制度代替了社會生活的需要之自由調和法則後，便在這個不可能性中形成了一個例外：確然的，藉一種反證的作用，牠會使上面憑觀察所得到的經濟定理，得以一一證明出來。同時，牠又展開了具有無異議的科學價值的一個實驗範圍。這個公共權力的積極動作，曾遍及一切經濟活動的範圍，自己代替了個人的創造力，創設了許多新的機能，而又建立了與在社會生活之正常關係的影響下所自然構成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在這兩個制度之中，牠會供給了確定彼此性質的比較方法所應用的要素，而其中結果所得到顯明的價值，是超過了對這個新組織的價值作了尋常的估量，且是擴展到了經濟定律的一切範圍。

爲適合這一類研究所必需遵守的純淨科學方法的要求起見，本書的次序是按照各種變化的前後經過的次序的。戰事之第一個影響——而且是發生於開戰之前的，爲信用之消滅；而因爲救濟這個狀況而採取的步驟，便在隨後所產生的變化中，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從戰事開始發作，交通即幾乎全部陷於停頓的狀態。這兩個交易的主要原動力之陷於停頓，便劇烈的影響到了對外貿易，而結果，又響影到了素來密切倚賴於後者的工業與農業生產，因爲生產，對外貿易及交通等之發生各種變化，消費也受波及了。財政政策，爲上述所有各要素的結果，本身也受了經濟生活的新條件的支配。牠與大戰劫後的復興事業，是有着密切關係的。

研究上述那些反響，應涉及全體顯然受過影響的各國。我們於研究發生在法國的反響——這爲本書的主要目標——之外，連作其它國家的經濟財政史的一備簡捷說明；這些國家，主要的是歐洲各聯盟國，中歐各帝國及美洲合衆國。這種研究所應有的科學價值，在於牠的客觀性質及不存偏見；專求切合實在情形與大公無私的精神，實支配了我們整個探討工作，而本書的結論即由闡述各種事實及其結果脫胎而來的。

目次

第一章 信用恐慌與延期清理

第一節 定期證券交易之清理

第二節 商業債務之清理

第三節 存款及活期存款

第二章 運輸

第一節 法國的鐵路運輸與內河運輸

第二節 法國的海道運輸

第三節 英國的運輸

第四節 德國的運輸

目次

一
一
一四
三一
四四
四四
六八
八六
九四

第五節	美國的運輸	一〇三
第六節	日本的運輸	一一九
第三章	對外貿易與匯兌	一一一
第一節	敵人商務之抵制	一二一
第二節	法國的對外匯兌	一三五
第三節	法國的限制輸入政策	一四四
第四節	英國的對外貿易與匯兌	一六六
第五節	美國的對外貿易與匯兌	一七一
第六節	南美洲各國的對外貿易	一九一
第七節	德國的對外貿易及匯兌與中歐大聯合的計劃	一九六
第四章	工業生產	二一五
第一節	法國的工業生產	二一五

第二節	英國的工業生產	二四六
第三節	美國的工業生產	二五七
第四節	德國的工業生產	二七二
第五節	俄國的工業生產	二九六
第五章	農業生產	三〇一
第一節	法國的麥類生產	三〇一
第二節	法國的甜蘿蔔生產	三一七
第三節	法國的牧畜生產	三一七
第四節	法國食物消費品的平價辦法	三二八
第五節	法國農業勞動的狀況與促進農業生產的機關	三三二
第六節	法國的機械化農具及肥料與種籽	三三九
第七節	意大利的農業生產	三四三

第八節	英國的農業生產	三四六
第九節	美國的農業生產	三五〇
第十節	德國的農業生產	三五四
第十一節	俄國的農業生產	三七〇
第六章 消費 ……………三七四		
第一節	法國的物價高漲	三七四
第二節	法國的投機問題	三八四
第三節	法國的外貨來源	三八六
第四節	法國的平價問題	四〇六
第五節	法國的市立商店	四一四
第六節	法國的限制消費問題	四一七
第七節	法國的麪包問題	四二五

第八節	英國的消費狀況	四三七
第九節	德奧的消費狀況	四四九
第十節	美國的消費狀況	四七九
第十一節	瑞士的消費狀況	四八七
第十二節	荷蘭及斯干的拉維亞各邦的消費狀況	四九〇
第十三節	西班牙的消費狀況	四九四
第七章	財政	五〇一
第一節	法國的募債與法蘭西銀行墊款的政策	五〇一
第二節	法國的稅收	五一四
第三節	英國的財政	五二九
第四節	俄國的財政	五四〇
第五節	美國的財政	五四五

第六節 德國的財政·····	五六四
第七節 奧匈帝國的財政·····	五八〇
第八章 法國的復興事業·····	五八八
第一節 法國的賠償權利問題·····	五八八
第二節 法國的公共機關復興事業·····	五九一
第三節 德國賠償問題·····	五九六
結論·····	六〇二

歐戰經濟財政史

第一章 信用恐慌與延期清理

第一節 定期證券交易之清理

信用可使交易數額增加到無窮的程度，實為現時代經濟組織之主要的原動力。它的運用條件，為有着各個人間所資以互相接近的正常的與和平的關係之存在。凡足使債權者對債務者的信賴或國際和平的維持發生危險的事變，便立刻使信用不能存在。即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中旬，由政治的情況所掀動的不安，已使人在巴黎交易所對於法國與俄國的證券，特別是法國的公債票，大作賣空的投機。恰如法國財政部長李播 (Ribot) 先生，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在衆議院

的委員會，宣稱說，軍事籌備所需要之八億零五百萬佛郎的借款，「乃於開戰的前夜，在萬分不利的情況中，始見募集成功……」。在宣戰時候，大部份的債票是靠著那些信用機關或購買者的定期承受，他們對於出資清償很感覺困難。這樣，對於那些企圖利用交割時候所發生之可能的恐怖與市價狂跌的投機者，環境是特別有利的。從七月二十五日起，賣出證券增加無已，或賣空，或交現貨，有許多持券人力求將證券出賣，藉以獲得現金及準備對付任何事變。三釐公債之定期行市，在六月三十日爲八三·六五佛郎，七月十五日仍爲八三·一〇，二十日則跌至八一·二五，二十五日至七八，二十八日至七七·二五。

這個變動所包含的人造性質，是在下面這個事實中表現出來，期貨賣出之紛至沓來，雖然是帶變態性質的，卻並非與人們在這種情形中所可期待的狀態不相切合：那時交易的總額並不起過六億佛郎，而在一九一一年，當亞加狄爾（Agadir）示威事件發生時候，交易的總額會達到一十六億，且在這個數目中，證券套頭（註一）的投資會佔了四億佛郎。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之危險，祇有遠見嚴重於一九一一年，因爲一部份是基於性質在破壞法國信用的陰謀。

在這種情形之下，證券經紀人理事會，看到七月三十一日之到期交割是無辦法實現的。除非得到了二億佛郎的特殊借款，即理事會自己所提議的借款，其目的在使牠本身替那些無收貨之能力的證券購買者代收到期證券。不過，這種解決辦法，對於救濟行市之跌落，效力是很薄弱的，而且不會減輕民間收藏現金與提回現金的危險。除此之外，所可採取的步驟，即為遵照財政部長寄與證券經紀人理事會的邀請書中所說的，延期舉行交割。這個步驟終於七月二十九日宣佈採用，證券交割是展延至八月底舉行。關於這個辦法，李播先生在他九月二十三日的演說中曾作些保留，姑不論它的合法性究竟如何，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的法律及九月二十三日的命令到底仍然與以批准。它同時牽帶了證券行市表之取消與交易所之關閉，後者是實行於七月三十一日。

證券交割之延期與交易所之關閉，曾引起許多抗議。最初，有人曾說，延期一個月其結果祇有增加困難，不但無法與以解決，而且反使解決方法更見艱難，因為隨後證券的跌價將更見劇烈。事實或許不會證實了這一個批評所持的理由：有幾種有價證券，曾因為戰事的需要而促成生產之加緊，得到了強烈的高漲，而這方面高漲的結果，可使投機者得大量補償在其他方面因市價跌落

不能獲利的損失。

然而，即從這個觀念出發，又產生了另一個不利於延期清理辦法的反對論：這是說，對於這一類的投機者，及一般的說，對於所有那些應當履行他們的契約的人們，交割延期的辦法，實為一種不公允的與不幸的辦法。照這樣做法，違反了自由訂立的合同與替代了構成雙方當事人定例的契約之一個條款，即使說它是必需的話，也應當縮小它的施行範圍；它的施行範圍若是擴展到了一般的事件上，便是走上危險的與專斷的路徑了。有人會想一方面反對拋空頭的出售者——其中大多數是法國的敵人——及經營證券套進者——其中大多數是那些信用機關，而另一方面反對唯一可與同情的證券購進者。（見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國衆議院開會的情形。）他們實忘記了定期交易並非一個純粹投機的工具；在交易方面，牠的任務是有好處的，因為牠可調劑市價的變化，並可減輕市價的漲落；假定每次都須用現貨交易，則市價的漲落將更見深刻，隨後將更見危險了。至於證券套進者，他們實可穩定定期買賣的均衡，他們之從中調劑可使這些交易的交割無須經出賣現貨而始實現，而現貨之出賣將使市價受到不幸的影響。經營這個業務者，不

僅是那些信用機關而已；有一大批的商人，也以利用這個生意作爲他們的游資之一個經營方式。這樣，證券交割之延期，實不公允的使所有這一類的套進者在證券經紀人的信用保證之下所交與後者的資本失掉自由的運用；他們便中止將那些資本照例運用在工商業的需要上面，而且，固然因爲動員令及經濟界的紛亂，工商業的需要當然陷於麻木的狀態中，但我們也應當承認證券延期交割的辦法，不僅對於工商業的恐慌無所救濟，卻反使之益形嚴重。這種結果，更因爲有着涉及一般事件的現象，而益見顯明；而且，在不區別拋空的投機家與正當的資本家之下，這個辦法實會妨礙這些正當的資本家收回他們的證券及充作證據金的資本。在市面情況感覺困難之外，又加上了因爲交易所之關閉與有價證券之無從出賣而發生的困難；便有許多人，因爲需要現款的緣故，不能不趨向在這個環境中所發展的暗中交易，往往按照極低的價格把證券賣掉。

可是，即證券交易所理事會本身，當初以爲必需對那些證券套進者作這種處置，現在也不能不過問。即在頭幾天，它的會長便與法蘭西銀行，各信用機關及場外經紀人進行接洽。在證券套進者請求之下，套出的經紀人，得照原有證券交割的定期是爲一個月的或半個月的，按六月三十日

或七月十五日的證券實價，最多簽出百分之四十的數目的指定收主要據，交與套進的經紀人。這些期票，再經過交易所理事會簽字，由是共有條例限定的三方面簽字，可持向法蘭西銀行請求貼現（註二），套頭的證券便交法蘭西銀行保管。後者願以總數二億佛郎爲限，供作這項貼現之用。這項貼現的利率是按法蘭西銀行的普通貼現利率計算，卽年息五釐。這項利息是歸套出者擔負，這是按照九月二十七日命令的規定的，照這個勅令，凡從八月三日——卽交割如果照常舉行的話各種證券應當在這個日期提去——起，所有應行清算的款項都應照此辦理，法蘭西銀行便享受百分之四十的貸出款項的利息，餘數則歸套進者擔任。

這個解決方法是不夠應付的，它之改善債權者的情況不過在微小一部份的債權上，而關於其餘部份，則祇有強化了債權者所受犧牲的強制行爲而已，所以，有關係者對於這個辦法很少使用，唯有在絕對必需的情形下纔不得不使用。在一九一五年初，法蘭西銀行在提作交易所理事會簽發票據的貼現之用的二億佛郎款中，祇付出一千五百萬佛郎。直到這時候，各種被採用的步驟，都毫無救濟局面的效果。所以，現在非找到更有效力的與更完備的解決辦法不可了。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四日的命令之頒佈，其目的即在此。牠使曾經爲延期清理之對象的所有各種證券交易，得再做定期買賣。因此，購進者可以或提出他的證券或照交易所的定章套出；在後一種情形中，他須付給從本年十月四日以後必須清償的延期清理的利息，及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市價與一九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市價的高低差額。關於後面這一項下所應付的款項，應在下次交割日期償付總數百分之十，而到其後各次交割日期，每次都應償付總數百分之十。到一九一六年六月底應全部還清。至這一項從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六年六月底所應清償款項，因爲民事法院主席按照民法第一二四四條的規定，須付六釐利息。延期清理算是取消了，祇有關於那些被動員的或居住於被敵人侵佔的區域內的債務者除外，他們仍然保留着採用延期清理的權利。

上面所預期的交割，會按期實現，絕無困難情事。證券經紀人會願全部清償前後市價的差額及延期清理中應付的利息。爲着這個，法蘭西銀行曾放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信用借款，以供他們使用；他們卻無須利用這批信用放款，有一大批的證券套進者甯願將他們的資本

繼續運用在以後的證券套頭上，或是承受交易所公會所發行的七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六釐借款，因此將他們的債權改換為付息的債票。套頭的利息，是專照市面的供求情形而決定，在場中不會超過四釐，在場外也不會超過五釐半到五釐又四分之三。關於場外貿易的交割，經紀人先以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有價證券交與銀行，以供償付前後交易的差額及延期清理中應付的利息之用，後者便成立了一個清算準備庫以保證這項透支的支付。至關於長期公債的場外經紀人方面，他們曾吸收了大批的三釐長期公債——後因發行三釐半長期公債而改換票面——及三釐半長期公債，靠着場外經紀人公會之透借四、三〇〇、〇〇〇佛郎，他們也得以應付過去。加之，三釐半長期公債大部份是改換為國防債券，而且儲存保管局（*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也願購進三釐長期公債的流動票額，隨牠逐漸在市場出賣而陸續購進。

總而言之，九月交割的結果，證明了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人們對於這次交割實產生了過甚的恐慌，而這次交割之延期舉行所產生的唯一效果，則為在商業上演成了不安的狀態，與在私人契

約上促成了不公允的糾紛。我們研究其它各國所採取的步驟，便可證實這個結論。

在戰事發生之前夜，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情形，恰與巴黎交易所同樣的陷於混亂，但是爲着不同的原因。從外交緊張之最初徵象流露出來後，大陸的銀行家立即趕向倫敦提回他們的存款，同時他們停止償還他們的債務；對外貿易關係——特別是對美洲與德國——之中斷，及因法國於七月二十九日宣佈延期清理而受影響的困難，益使倫敦的情況陷於嚴重地步，在構成倫敦市場的商業之國際證券的數字上——據普意·喬治 (Lloyd George) 的估計是在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間，我們便可斷明其中關係是如何重要的了。這個恐慌的表現，即爲英鎊行市在巴黎市場之跌落，在七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英鎊由二五·一一佛郎的行市跌到二四·九〇，而那時候法國反是英國的債務者；在市場上，倫敦的匯票紛紛賣出，而購買者是寥寥無多。七月三十一日，倫敦市場沒有開出一個外匯行市。在經紀人們所期待之資本運用的不可能與向他們的主顧收來必須準備金的不可能下，他們便中止付款，而從那幾天來在各種重要的有價證券上日見劇烈的恐慌，便使前後市價的差額達到了可驚的數字。在當天，證券

交易所理事會便決定關閉交易所。外省的交易所也紛起仿效這個步驟。

關於照常舉行交割手續，經過多番無結果的嘗試後，政府與英格蘭銀行成立了一個協定，照這個協定的內容，英格蘭銀行可以照七月二十七日已經成交的證券的價值百分之六十為限，出款借給有關係者，最低的利息為五釐，這個利息應始終比貼現的利息高過一釐。關於英格蘭銀行因這個通融辦法而蒙受的任何損失，都歸政府負責擔保。至於有關係的證券，則須存放於英格蘭銀行，作為抵押品。在另一方面，七月底交割的清理，是延長至戰事停止後一年舉行，現在先由債務者方面付出七月二十七日的證券價格之十分之一，加上由英格蘭銀行墊付之餘數的利息，及照證券交易所所確定的最高限度的利率做半月期的套頭。在這些條件之下，證券交易所決定以十一月十八日為交割的日期。

這種辦法，與法國照它的榜樣而採用的辦法比較起來，實具有兩個優點：一為能夠提前十個月實行，一為可使賣出者或套進者之收回債權的比例顯見優越。反之，它也遭受同樣的責備，說它強制的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可是，出資經營交易所買賣的各銀行，因為牠們的證券可以得到鉅額

的貼現，所以能夠繼續做牠們的放款業務——我們可在本書後面看到這種情形。其實，債務者方面對於通融給他們的辦法，也利用有限：在七月底倫敦市場之八千萬英鎊的未清理總數中，有百分之四即在一九一六年年初清償完畢。在另一方面說，關於照預定期限改做套頭的債務者方面，替他們通融的辦法，並不會解決了他們的障礙，不過使後者得到稽延之餘地而已。

國際有價證券之平準交易的停止，可阻止法國人民持證券向倫敦市場出售，同時又可因此存留現金，以便利兩國的國外貿易清算。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九日，倫敦證券交易所准許屬於法國人所有的及由法蘭西銀行經手出售的證券在所中出賣；這個擴展清算的辦法，可使法國的商業得收入英鎊，以償付法國在美國定購的貨物，而使法國的匯兌佔到便宜。

襲擊倫敦交易所與巴黎交易所的恐慌，也波及於紐約證券交易所。約在七月底，美國有價證券之出賣，因為在這個季候美國人民游歷歐洲而有大量花費的緣故，已經素常是很擁擠的，再加以歐洲的資本家，特別是德國人，求脫售那些證券以換取流動的現金，證券的賣出加倍增多；在這一個月中，賣出證券的數目曾達到七九二〇種，而在六月中，則僅四〇〇二種。賣出增加的結果，

是倫敦匯票的需要非常增加，而英鎊的行市，便從七月二十五日的四·八九美元，驟然於三十一日漲至五·五〇美元，八月一日漲至六美元，而從好幾個月來已經中止的黃金輸出，現在又重新流出外國了。倫敦交易所與巴黎交易所之關閉，及證券更將大量擁至紐約市場之憂慮，遂使「管理委員會」(Governing Committee) 決於七月三十一日關閉紐約證券交易所，這是一八七三年以來所未曾發生的事實。場外交易及其它城市的交易所都照樣停閉。因為清理一切有關於交易所買賣的問題，便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後者決定套頭的利息為六釐，並且確定新交易所可特別通融舉行的條件，即須至少應照與七月三十日的行市相等的價格成交。在那時候，待賣的證券的價值，估計為三萬萬美元，美國銀行家尙未向倫敦方面償還的債務，估計為四萬五千萬美元。

不久後，這些辦法便失去存在的理由，而且祇見其阻礙市面貿易。場外經紀人漸漸接受做各種證券的交易。到十月中，證券交易所理事會允許不照最低限度的行市舉行交易，到十一月底，它取消一切關於現期出售國家及各市所發行的公債之限制辦法，不過須雙方當事人確是居住美國境內。因為種種需要，迫使持券人以低價在交易所外賣他們的證券，經這種需要推動之下，大部

份的交易所逐漸開門。紐約交易所委員會也追隨這個動態：十二月十二日，它使證券交易所開市，關於比七月三十日掛牌的行市少了十五美元的證券，交易不受限制；關於其它證券，則須照一個最低限度的價格。到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日，各種限制辦法都取消了。現在起，情形是完全改變了：美國各銀行答應借款給歐洲好些政府；美國從前是處於債務者的地位，現在卻變為債權者了。從此後，投機者的交易，卻不是看跌，而是看高；銀行便可以向它們的主顧需索高額的證據金，作為後者的投機交易的擔保。因為交易所的關閉而產生的延期清理，總而言之，實行的範圍是有限制的，為的是證券交易並不會完全停頓；而且施行的期間是很短促的。

在德國方面，比較與法國方面所產生的情形不同者，則為國際糾紛的威脅並不會使市場陷於恐慌的狀態；財政動員也像軍事動員一樣，計劃非常週密——我們可在本書後面看到其中情形。在一九一三年，因為擴充軍備而增加的耗費，是取自專供擴充軍備用途的捐稅，這項捐稅是勻分三年繳納，所以在定期交易的市場上，不會受到任何發行債票的負擔，而會使巴黎市場陷於嚴重狀態的投機陰謀，在這裏卻無須使人憂慮。為防市價在恐怖狀態的影響下過度跌落起見，報上

不准發表市價的報告，並且主要的有價證券的價格是確定不許變動的。柏林交易所仍然照常開門（註三）。

至關於商業交易所的定期交易，八月四日的法律准許雙方當事人將八月一日前成交而未執行的交易宣告無效。這個辦法，以性質而論，固然是十分刻板的，但比較那一個延期清理的辦法，強迫雙方當事人在長時期中停止執行他們的契約，而且在失掉他們的資本運用後，又須承受比他們原始成交的相差極遠的價格，那麼，德國所採用的辦法，當然是可取的了；總而言之，這個辦法等於使雙方當事人回復到本期的當初地位，它祇使他們失掉應得的盈餘，而不強使他們遭受所不能期待的損失（註四）。所以，在德國方面，並無延期清理的辦法之採用，也無定期交易之停頓；帝國內各邦政府也祇確定了每次交割的行市而已。雖然因為行市表之取消，一部份的交易是陷於萎靡不振，但交易所的交易仍然繼續不輟。

第二節 商業債務之清理

在法國，延期清理的主要結果，是使資本家、商人或信用機關失掉了他們資以償付到期證券的流動資金。同時，信用的恐慌促人紛紛向銀行提回存款，每個人都極力準備現款，以供應付眼前的需要或即將到期的債務。這個雙重的目標，都趨於增加法蘭西銀行的票據重貼現的動向，從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法蘭西銀行所接受的商業票據增加了一倍，即從一、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加至三、〇四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固然如此，照這種辦法在銀行方面準備好了的付現，應當可以到期照常付出，債務者已經對此有所準備，而法蘭西銀行方面，遵照事前已經接到的訓令，也對此儘力量通融。因為證券定期交易之延期的種種不便而促成的倒閉風潮，應當數目是有限的，而準備應付這特殊事件的步驟，應當足以躲避這個風潮。

反之，從八月三日星期一以後，因為動員令使全部商業停頓，許多商店都關門了，於是一大批債務者對於清償到期債務都感受障礙了。這個情形的考慮，加上證券定期交易之延期的考慮，或許也加上保護法蘭西銀行現金的必要，遂使法國政府簽發了七月三十一日的命令，其中規定將

八月二日以後至九月一日以前的到期債務延長三十天。

這個步驟，曾經八月六日的法律及八月九日的命令與以合法批准。八月九日的命令，即爲宣佈實行八月六日的法律的命令，會將自七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到期及發行於八月四日以前的匯票，記名票據或不記名票據，轉售支票，期票及押單等，延期三十天。關於在八月四日以前商人間購定貨物的債款及證券或商業票據押款的償還，都可引用同樣的規定。

這個步驟的弊病之一，即爲它的施行範圍是廣涉一般的事件。有許多商人，希望擺脫及中止從這個步驟產生出來的業務紛亂，會自己跑到法蘭西銀行交還他們到期債務的票據。在另一方面，固然有許多債務者因爲從軍的緣故不能清償債務，但這種因果並非普遍的：有許多商號，東家雖然從軍，卻仍然開門繼續營業。「工商協會」(La Fédération des Commerçants et Industriels)會於十一月十日肯定說，恰在應任各種業務恢復平常運行狀態的時候，延期清理辦法卻截然使之陷於停頓；而且大多數有關係者，都希望清償他們的到期債務並同時收回他們的債權。藉使環境早日恢復常態。這些商人，對於非因他們本身作成的延緩償付的款項，須加付五釐的利

息，八月二十九日的命令又因維持過去狀態而再度施行延期的辦法，實使他們遭受不公允的損害了。

在以後所頒佈的命令中，政府曾設法採取使這些非議得到滿意的措置。九月二十七日的命令，准許債務者擺脫最後持票者不會出現的移轉票據，得將債額付與法蘭西銀行；法蘭西銀行所簽發的隨到隨付的收據，應於票據送交銀行時付與持票人收執，十月二十七日的命令，雖然一方面准許從軍及居留於敵人佔據區域的債務者引用延期清理的規定，但關於其它種類的債務者，則限定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債務延期的最後期限。

在這篇法令裏面，關於規定的期限過於匆促，及其援用普通法之過於嚴厲的手續上，有人提出非議，於是政府決定頒佈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命令，准許延緩施行十月二十七日的命令所規定的條款。到十二月十五日，普遍的延債辦法的期限又延長了六十天。到二月二十五日，到期債務又重新延長了六十天，但這次命令原文前面會附有一篇報告書，揭示最後這個期限足以儘量取消延債辦法的條款，因為百業已經恢復常軌了。

這個預言後來並不會完全實現，而在其後所頒佈的各條命令中，延債期限又經幾次延長。不錯，一到了市況受着紛亂局面的打擊後，若是產生紛亂的原因不會消滅，這個紛亂局面本身便構成了市況恢復的一個障礙。有一大批商人，希望藉每星期平均以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數目自動償還延期清理的票據，使市況回復到自然的狀態；政府一方面固然了解他們的願望，但另一方面不能漠視一重要部份的巴黎商業之相反的傾向，後者乃要求維持延債辦法，直到市況恢復常態為止，即實際上須等到和平出現之日。美術品與奢侈品的工商業，及傢具、書籍、營造各種工商業，都深受戰事的影響，戰事越見延長，它們的損失越見重大。從另一方面說，在它們的各代表中，便有着在巴黎市場上最有名望及最受人尊重的人物：假定使他們被人在法院控追債務及追使他們在庭上爭辯他們的償債能力，那麼，他們的信用將受到嚴重的與不公允的損害，而且這將違反了他們不願呈繳帳簿及解釋營業方法之自然的厭惡，特別是向由他們本幫選出的法官縷述其中情形。准許控追好幾百名債務者，確可演成重大的危險，而政府便不能不躲避演成這麼嚴重的一個恐慌。

此外，在政府眼中，陸續實現的自動償付的數量，實形成了一個彼此信任的原因，政府似乎稍爲計算在這個由各關係人自動發出的解決辦法上，使市況的困難得到救濟；所以，它祇願邀請各商會出面，向它們的各屬份子，鼓勵自動償還債務，而政府本身的任務，則祇管對於他們償付債務之實現給與便利而已。十月十六日的命令，曾宣佈擬定一種辦法，使延期的期限得以確定，及各方的實況得以準確揭明出來。不過，基於這個目標而頒佈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兩道命令，又延長了延債的期限，僅將以生產品售賣與法國政府或各聯盟國政府或以原料品售賣與經營這個業務的工業之工商各業除外，不許後者享受新命令所規定延期清償的便利。這些條款的頭一部份，可使要求維持延債辦法的巴黎商業界得到滿意；因爲便利自動償付債務起見，命令裏面會確定債務者可藉分批償付辦法以清理他們的債務，但每批的數目至少須在五十佛郎之上而不在總數的四分之一之下。第二部份的條款，是與各商會的希望相符合的——它們幾乎全體一致贊成取消延債辦法；關於不得繼續援用延債辦法的便利的債務者方面，它會將最後延長期限確定爲二十個月，從原始到期的日期起算。經過其後所頒佈的許多命令的限制後，延債辦法的實行範圍逐

漸縮小；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法律，永遠取消了這個辦法。

上面關於前後陸續採取的那些步驟的敘述，可以表明情形是如何複雜的，而其解決方法是如何不容易的，因為彼此各方面所擁有之重要的與值得考慮的利益，在延債辦法之維持與取消的問題上，同時作了完全彼此相反的要求。從另一方面說，要想在有清償能力的債務者與無清償能力的債務者之間，作一番區別，在實際上實幾乎引起無法解決的困難。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延債辦法既然已經施行，而其後陸續延長期限，原是上述辦法的必需的結果，當然是無可避免的，祇有其後陸續頒佈的關於這問題的各條命令，採取了漸進的態度，纔能與以解決。所以，當時情況的整個困難地方，是導源於第一次延債辦法；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是在於研究這個辦法是否可以避免。有人曾說，祇要法蘭西銀行，擴大它的援助範圍，必要時再仰助於法國政府，使信用得臻穩固地步，而且藉貼現放款以吸收所有那些有不能清償危險的票據，便足應付難關了。從八月十日起，法蘭西銀行的各支行便已奉到命令，照素來條件接收從八月四日以後所簽發的一切票據。十一月二十四日，有一篇新的通令，在考慮擴大貼現業務對於趨向用現金交易的市場所發生的

作用之下，准許免除事先許可及存放銀行各手續，並免除請求支付及免除支付拒絕證書所需要各手續。而且，在巴黎城中，特別成立了一所辦事處，專供工商界人士直接在那裏面接洽票據貼現。在七月三十一日，貼現的利率是到了六釐——而英格蘭銀行的貼現利率在那時候竟到了一分，到八月十八日，則降至五釐。

實際上，法蘭西銀行的商業票據項下，在八月一日那個日期，已經達到三、〇四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了接受八月四日以後所簽發的票據的貼現後，票據數目於十月一日增至四、四七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實爲這一項帳目中所達到之最高的數字。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在法蘭西銀行所可發揮它的有效力援助的票據中，最大部份是事實上包括在它的貼現帳目裏面。在十一月中旬，在它的商業票據之外，流通的匯票承兌的數目，有人會估計爲好幾萬萬佛郎。在另一方面，假使我們觀察那些票據，雖然有延償辦法之存在，但大多數已自動償還，使牠們的總數，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至一、八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四日減至一、三九三、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減至一、〇二八、〇〇〇、

○○○，那麼，我們便看到了法蘭西銀行所冒的危險畢竟是有限的，而這種危險所引起的憂慮，及其促人所採取各種步驟，實都無存在之理由了。由宣戰之襲擊中所產生的未知之變，實惹起了一種可堪痛惜的彼此信賴之消滅，而「時報」(Le Temps)的駐布魯塞爾通訊員曾指出比國都城對這方面所表現的相反情形，他並且問道，「使巴黎恢復了更見廣大的活潑氣象，及做效我們的布魯塞爾友人所表現國人自己彼此互相信賴的榜樣，在經濟觀點上這可不是很有利的，在道德觀點上這可不是很使人快慰的」(見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日的「時報」)。在債務延期清償的來歷裏面，像證券交易所之延期交割一樣，有着了一部份人造的要素，實超出環境的實際需要之上，而且因為有着七月三十一日的延債辦法的事實，這一部份的範圍益見擴大了；七月三十一日的延債辦法，絕不會發生了挽回信用的作用，而是，不論在精神方面或物質方面，構成了恐慌之嚴重化的原因。

在英國方面，與在法國一樣，證券交易所之關閉，曾使信用機關與匯兌經紀行號，因失掉它們所計算到期收回的流動資金，而陷於困難的境遇。又因為大部份已經貼現的國外匯票的數目之

多，遂使這個困難境遇更形嚴重；英國政府所以決意將商業的延期債務，按照應付證券定期交易的辦法，延緩清理，其主要的原由實基於匯兌業務在倫敦金融市場上是佔了那麼重要的地位。八月二日，有一篇勅令宣佈說，關於八月四日以前承兌的商業票據，如票面附有重承兌的字樣，得延期一個月償付；所欠的款項應照英格蘭銀行的貼現利率行息。八月三日所頒佈的一條法令，即「延期償債法令」，批准上述勅令所宣佈的步驟，准許政府將所有到期應償債務，一律展延一個月，因為施行這個法令，政府又頒佈了八月六日的通令。到八月十二日，即非重承兌的匯票，也可援用延期辦法，除非受票人會特別聲明拒絕將到期收回的票據辦理重承兌；至海外各自治領及各保護國境內銀行的一切債務，一樣得援用延期辦法。

在英國政府心中，這個延期辦法，並不是一種解決困難的辦法，乃是便利事業早日恢復舊態之完全屬於過渡性質的辦法。十一月二十七日，魯意·喬治曾在下議院中宣佈這個話，他斷定英國的信用絕不應當因為這區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的數額便使人懷疑，而況這個信用是建築在國外之四十億英鎊及國內之一百三十億英鎊的財富上的；政府不能不採取干涉的手

段，以防有這種結果之產生。所以，他們趕早採用恢復市況之各種必需的步驟，而消除了延期清償的票據。在八月十二日的同一日期，政府與英格蘭銀行成立了一個約誓，照那裏面的規定，英格蘭銀行可接受延期清償的票據來做重貼現，遇有不能償還的事，它願放棄採取追執票人的行為，並願以充分的期限通融承兌人，不過須後者擔任比貼現利率高過二釐的利息；政府方面，對於英格蘭銀行因做這個貼現的業務而遭受的一切損失，保證由它負責賠償。九月五日，英格蘭銀行宣告緩期追回它所放出的款項，一直寬延到戰事結束後一年為止，它並且願意放款以供關係者償付八月四日以後所承兌的票據。因為履行這兩項通融辦法，英格蘭銀行放出款額會到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這個數目中，損失的額數不會超過其中之百分之二十；放出之款大部份於十一月中照普通手續償還銀行。貼現利率，曾於八月一日提高到一分，現在減低為五釐；貼現利率之減低，實為上述步驟所產生的效果，而這個步驟會使行外貼現利率，在八月底減至四釐半，在次年一月減至二釐半，所以，流通市上的票據餘額，約有五千餘萬英鎊的關於敵方各地的票據，可以儘量被人吸收了。在另一方面，政府為援助各銀行得繼續它們貼現業務起見，尤以國庫券

形式借與它們，照英格蘭銀行的貼現利率行息，借出數額以按照它們的存款及流水帳之百分之二十的數目爲限；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底，這批借款的總數曾達到一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到是年年底，則降至二四四、〇〇〇英鎊。

靠着這些措置，延債辦法不會使工商業的活動陷於停頓；行內貼現與行外貼現，都可照常繼續辦理。國外放款之中止收回，並不會使市場發生了影響。反之，爲償付國外對於倫敦的債權起見，倫敦會立刻將黃金運至國外，特別是運往巴黎，而倫敦所開出在巴黎支付的匯票，其行市便回復到通常的水準。在這些情況之下，到期債務之延期清償，最初延至九月四日，其後繼續延至十月四日，最後延至十一月四日，因爲採取了種種預防的步驟，所以應當視爲在市面不發生大障礙的一種慎重的措置，而不應視爲因時勢之需要而採取的直接救濟辦法。到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四日，恐慌時期是完全結束了。

德國人常自誇能夠避免採用延債辦法之各種非常的措置，並且能夠避免因採用這個辦法而使市面發生糾紛；而即在中歐各同盟國裏面，也是許多公法家，否認德國人曾佔了這種便宜。事

實上，在德國境內，確不會頒佈任何一般的延債辦法。八月四日的法令，僅將各種票據的請求支付及支付拒絕證書的期限，寄與出票人不支付通知書的期限，及在執票人遭受戰事阻礙的情形中，譬如他是居留於被敵人佔領的地方或郵政交通斷絕的地方，承兌即期票據的請求支付與支票付現的期限，一律寬放十天。這個法令准許聯邦會議延長這些期限。它並賦予後者一切權限，使之得在戰事期中採取國內經濟生活所必需的步驟；爲着執行上述法令，聯邦會議於八月七日頒佈一條命令，准許各法院，遇必要情形，得對債務者寬放期限，以清償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所負的債務，及在同樣情形中停止強制執行，這個期限至多得延長三個月。

但是，曾擾亂其它各處市場的恐慌，也非德國金融界所獨能避免的。在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工業的生產過剩及物價之跌落，曾減少了工業的投資，而增加了儲蓄的數目。這個動向，更因爲德國於六、七兩月中在巴黎及倫敦兩地賣出了大批證券而益見猛進，證券的行市更趨跌落，而德國各銀行方面，則曾使倫敦方面承兌了將近十萬萬馬克的票據。結果是銀行的存款非常增多。德國銀行看到了這個危機，便努力施行應付方法。事實上，從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已經產生

了一種強烈的恐慌：德國銀行償還各銀行及私人約二十萬萬馬克的存款，及做了約十六萬萬馬克的票據貼現。

遇着這種困難的情況，德國政府仍然於採取各種保證德國銀行之獨立的設施中，尋得了保障安全的方法；關於那些設施，我們將在本書後面敘述。在一九一一年開始發生的示威事件之後，當銀行家在摩洛哥（Morocco）事變中預先有所感覺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得不拒絕出力幫助，私立的銀行，前曾接受政府的監督，到那時會拋棄了它們的商業票據，所以它們無需要向德國銀行請求辦理重貼現。

德國銀行制度的主要特點，是在於使德國銀行擺脫一切與國家銀行無直接關係的附屬業務，同時，因為這個，設立了一批銀行，各有各的特別營業目標，如：抵押銀行，保險銀行，放款銀行，票據放款銀行，地產銀行等等。這種組織，除了分業的便利外，還有着分擔危險的優點，並可以發行多量的紙幣，以財產及有價證券做準備，無需專靠黃金，而不會使大家眼中看到貨幣膨脹的危險。在這些金融機關裏面，有一個名為「借貸局」（Darlehenkassen），它是以八月四日的法令創立出

來的，它的營業目標，是以押單之外的票據及貨物做抵押，而放款與商人，工業家，儲蓄會，信用公司，即是說，所有德國銀行經一八七五年的法律所禁止執行的業務。借貸局所發行的證券，可由帝國的金庫及各邦的金庫接受，但在私人之間，這項證券則沒有強制的行市，牠與帝國金庫所發行的庫券一樣，可作為德國銀行的準備，並可作為發行新紙幣的準備。這項證券的發行額，最初限定十五萬萬馬克，到了一九一五年，便增至三十萬萬馬克。像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六六年及一八七〇年中，中會已經利用這種借貸局的情形一樣，一九一四年所成立的借貸局，貸出的款項大部份是放與公共行政機關，各邦，各縣，各儲蓄會等等，特別是供認購公債的用途。固然範圍是很有限的，它確會有效的贊助商人清償他們的債務，以償付的工具給與他們，使之不再受了因這個工具之不充足而發生的阻礙。

另有一種為「戰時信用銀行」(Kriegskreditbanken)，它為各市政府或各商會於戰事開始發生那頭幾天自動創立的，它的目標是做商業票據的貼現，同時再將後者持向帝國銀行重貼現。商人可以自由選擇，或將所接受的票據辦理貼現，或將他的債權出讓而換開一個存款往來

帳。有些戰時信用銀行，目標是在搜尋戰事工業所必需的資本。八月十日，在漢堡設立了一所戰時信用銀行，資本爲一五、八五〇、〇〇〇馬克，它的營業對象爲將商業票據持向德國銀行辦理重貼現。另有一所於八月十五日創立於柏林，資本每股爲一千馬克，先繳四分之一。漢堡邦政府又設立了一所，專做手工業與零賣商的放款，另有一所專做抵押放款。這種放款的利息爲四釐。至於八月四日的法律所創立的借貸局，它的放款利息，起初爲六釐半，以後逐漸減至五釐又四分之一。這種信用組織，也會受人非難。評擊的主要點爲使憑空發行的通貨過度增多。假定借貸局所發行的證券達到了合法的三十萬萬馬克之最高額，再假定這個數目全部移作了增加德國銀行的準備庫之用，那麼，德國銀行當然可以發行九十萬萬馬克的新紙幣。但是，所有各交戰國的財政史都告訴我們說，法律所加與紙幣發行的限制，不久後即不足以應付戰事的需要，無需乎採取這種掩耳盜鈴的方法。從另一方面說，在搜尋財源的政府心中，發行紙幣固然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方法，但在金融恐慌的情形中，發行紙幣未始不是一番要圖，因爲恐慌的重要原因之一乃爲償付工具之缺乏。在事實上，德國銀行所曾與以貼現的借貸局證券的總額，是永與法定最高額相差極遠。

在一九一五年初，德國銀行所貼現的總額爲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那時借貸局所放出的數目曾達到一、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是年十二月底，德國銀行準備庫所擁有的借貸局證券的數量爲一、二八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一九一七年，在借貸局所發行之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證券中，德國銀行不過擁有其中之一、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這個制度，固然是不甚完全的，但可避免採取使市面陷於普遍停頓的普遍的延償辦法；雖然有許多方面會請求採取這個步驟，而政府則拒絕施行，甯願採取可使市面活動而不使之停頓的信用組織。德國銀行的商業票據項下，曾於八月七日達到了三十萬萬馬克，到一九一五年一月底，則降至六萬萬馬克，而在後面這個數字內，延期償付的票據，僅佔着三萬五千萬到四萬萬馬克。至私立各銀行，情形是一樣的，商業票據項下祇佔着微小的數目；合計柏林八個主要的銀行，票據項下，從一九一三年底之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一九一七年底之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內中所包含的無非是帝國、各邦或各縣的金庫所發行的庫券。

第三節 存款及活期存款

在本書前面，我們看到巴黎交易所延期交割之使商業失掉了它所資以償付到期債務的現金，所以形成了持票向法蘭西銀行請求重貼現之變態的動向。延期償辦法益使這個情形嚴重化，因為關於信用機關方面，這個辦法會使存款項下的一大部份資金，原須準備隨時還存款者，現於因時局之緊張而促使存款者紛紛來提存款的時候，卻陷於不能週轉的地步。所以，延期償付存款的辦法，成爲了延償辦法的自然結果。證券延期交割的影響，也爲延期償付存款的原因，因爲恰如李播先生在衆議院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日會中所作的觀察，若使銀行僅將客戶的存款辦理商業票據的貼現，而不作證券套頭的投資，則商業債務之延期償還將不具保護銀行準備庫的用處，而由國家給與實際的援助即足以資應付了。

事實上，在這個時候，法蘭西銀行之辦理各信用機關的商業票據重貼現，它所施行的救濟，實使這些信用機關得到了大批的財源；因爲這個事實，法蘭西銀行的票據項下，從七月二十七日至

八月一日，增加了一、四五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從八月一日至六日，又加增了八九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假定前此延債辦法不會從中增加擾亂，則恐慌應當能夠避免，或恐慌的時間應是極其短促的。在八月一日那天，所有各信用機關都能夠應付存戶提回存款；唯有一家，會停止營業幾個小時。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在這一天的所頒佈停止償付存款及活期存款的命令，不是因為應付那些信用機關的實際情形的需要，而卻是基於應付故意造成一種恐怖的可能結局的憂慮，因為有人說，從前搗亂某幾家信用機關的陰謀，實為德國下動員令後頭一番的舉動。照八月十九日的半官式通告的指示，或許也因為有人想阻止有些在那幾家信用機關會有大批存款的外國人，破壞那些機關的資源，而使小存戶遭受損失。

姑不論情形如何，八月一日的命令，限定以二百五十佛郎再加上餘數之百分之五為提款之最高額，牠實使廣大一批人陷於極感困難的境地，結果祇有使力圖避免的恐怖益發不可復遏了。唯有關於工業的工資，這個命令會與例外通融，在提出充分證據之下，存款可以照付，而不受數目的限制；而在這個例外通融的辦法中，牠卻一方面遺漏了在工業進展中與勞力處於同樣必要地

位的原料採辦費與維持費，另一方面遺漏了農業的工資。關於未經償付的數目，牠也不會規定行息的利率，而這個利息是應當計算的，因為各存戶須以極苛刻的條件另求借款，或以低價出售牠們的證券以求取得現款。

我們應當提到下列事實：地產銀行（Credit Foncier）曾全部支付提款，而不援用延期償付的辦法，至它所支付的總數，並不會超過了存款總額之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有幾家銀行曾宣告支付某幾種息單，並且願意開立不受命令限制的新存帳，但存放之款也不產生利息。

對於各方請與通融的要求，八月九日的命令祇使關於農業工資部份及為國家服務的各企業所必需的款項部份得到滿意，不受了延期支付提款辦法的限制。不過，幾天後，這種通融的條款擴大了它的施行範圍。有些議員前往謁見政府，說明延期支付提款辦法之對於市面發生了不幸的影響，政府於是在八月十九日之半官式通告中，承認前此所採用的各種步驟已經產生效果。「現在須恢復信賴與信用，使每個人都得大量提回存款……自宣戰以來，各信用機關已有充分時間以集中它們的資源或以創造新的資源，我們現在可以假定各家銀行能夠符合政府的願望，

在延期支付辦法所准許支付的數目外，再補付某一種數目。這個補償的數額，是定為債權餘額之百分之十。八月二十九日及十月二十七日的命令，將支付額數提高至一千佛郎之最低的限度及餘數之百分之五十，關於商業的需要，後面的比率是定為百分之七十五。

對於公衆的願意，上述步驟可使得到某一種程度的滿足。同巴黎的商人一樣，里昂的商人，以商會為代表，於十月十五日，表示希望即日恢復存款之付現，至關於未經償付的款項，希望確定照商業票據的利率行息。他們提出此議的理由，是在於延期支付辦法實構成恢復市面與訂定匯兌的正常行市的障礙；直到這時候，已經採用的緩和這個制度的辦法仍是不敷應付的，且在公共交通恢復正在鼓起工商業之活躍的時候，它未免使私人創造裹足不前。加之，各信用機關的繁榮是靠在商業的普遍活躍，它們因而感覺有恢復他們與各客戶彼此相互關係的通常動作之必要：

「貼現銀行」(Comptoir d'Escompte)，「里昂信用銀行」(Credit Lyonnais)，「普通業務銀行」(Société Generale)，「工業信用銀行」(Credit Industriel)，「巴黎聯合銀行」(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法瑞銀行」(Banque Suisse et Française) 同時

宣告從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起，完全放棄延期支付辦法。存款之延期支付，與債務之延期清償及交易所之延期交割一樣，曾使現款交易的實行大見發展，而使銀行所由存在的信用業務大受損害了。里昂信用銀行的票據貼現項下，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一、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則減爲七四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於存款的數字，則從九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減至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貼現銀行的票據項下，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從一、〇〇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減至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三年底，全部各信用機關的存款總數，爲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僅存四、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可是，延期支付辦法仍然每六十天逐期延長，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命令頒佈後，始定在來年三月三十日起實行廢止。這次命令前面的導言，曾證明取消延期支付無非是確定了從一九一五年來已經存在的實際情形而已。

根據一八八一年四月九日的法律所包括之「保護條款」，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日所頒佈

的命令，停止發還「儲金局」(Caisse d'Epargne)的存款，結果並不比停止發還銀行存款的辦法較有效力。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的戰爭中，儲金局的提款之超過存款的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一，而在一九一四年中，這個比例不過超過了百分之三。一、發還存款的數目，在八月中為五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以後逐漸減低，到九月為一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五年一月為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看到存戶對於每戶得提回五十佛郎數目的許可，並不十分行使這個權利，一九一五年三月七日的命令便廢止了這個無任何存在理由的限制；在這個日期，普通儲金局的存款總數仍然為三、六八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國立儲金局的存款總數為一、六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關於儲金局存款之提回，其主要的用途則為認購國家債票；經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命令准許，提款得超過限制，於是提款以認購公債，數目竟達到了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命令，對於以後的存款，取消「保護條款」的限制，同時也准許提回以前的存款以認購長期債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命令，將每戶儲款的最高額提高為三千佛郎，因此促成儲金局存款之增加。

英國各銀行，也像法國各銀行一樣，受着延期償債辦法的妨礙，它們也想保護它們的準備庫，以應付存戶的提款。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所頒佈的延債辦法，導成了八月六日的延債辦法，按後者的規定，所有照八月四日以前所訂立的契約，應於九月四日以前償付的款項，一律延期三十天。銀行的存款及活期存款，也可援用這規個定。不過，有許多款項是在例外：仍應繼續償付的，為傭僕工資、勞動者工資、海道運費、租稅、五英鎊以下的債務，居留於不列顛島外的人民的債務，股票的紅利或利息，擔保未成年人的財產的債權，公共機關的薪給，國民保險條例及勞動者保險條例的捐項，儲金局存款的提回。

八月六日的命令所頒佈之最有效力的辦法，乃為准許國庫發行一英鎊與半英鎊的紙幣，而且放與各銀行，其數額是按照各銀行的存款與活期存款的總額之百分之二十，即總共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這些紙幣可以兌換現金。對於這批國庫放出的款項，各銀行僅使用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以應付存戶的提款。它們無需援用延期支付的辦法；維持存款之自由提回，便使一般存戶可以放心，而不再想提回存款。靠在這些便利商業活動的措置，延期支付辦法便不

至使之受它的影響而陷於停頓；工商業因此得繼續動作，而失業的數目也減至最低額。

在美國方面，這同樣的方法也經採用。爲着應付提回存款所引起的通貨需要起見，政府決定援用一九一三年的聯合準備銀行條例所許可的步驟，准許各國家銀行發行紙幣，同時，請國會通過廢止最重要各銀行受最高發行額的限制。紙幣發行額於是達到了三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是一九一四年十月底所達到之最高的數目。從是年六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二日，各銀行放與客戶的款項之增加額，是達到了三〇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靠在支付提款與放款之繼續進行，金融恐慌得以避免，而各業也得以照常繼續不輟。唯一的限制步驟，是在於紐約州銀行公會於八月三日援用保護儲蓄條款，限定向儲蓄部提回五十美元以上的款項者須在六十天以前預先通知。

在本書前面，我們曾看到德國在七月底那幾天所發生的恐怖，推動各存戶向各信用機關要求提回他們的存款，而這些信用機關因此付出約近二十萬萬馬克，雖然得到德國銀行之極力扶助以預防金融恐慌之產生，但它們仍然陷於困難的境地。所以，最初它們力求限制支出款項。不過，

恐怖時期是很短促的：事前所擺佈的步驟，曾使人們恢復了信賴的情緒，且可避免頒佈延期支付辦法，恰與避免頒佈延期償債辦法一樣。在那些步驟中，借貸局與戰時信用銀行也曾從中助成這個結果，它們替各存戶尋覓他們所需要的資金，並使他們覺得遇有需要便有找到資金的希望。所以，存款的數目立即恢復舊況，並且不斷增加：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柏林八大銀行的存款總數為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一九一四年底增至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一五年增至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一六年增至九、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一七年增至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前後這兩個極端的日期中，票據放款的總數，從七九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一、八二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活期存戶的結欠數目，其中包括放與戰事營業各公司，各縣，各種信用機關的款項，從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這些數字可為銀行及其顧客之間彼此互相信賴之最有力的證據。所以，這些國家銀行可為銷行公債之最有力的支柱，全部公債之百分之七十的認購，是經過它們的手裏。

叔爾測·對力赤(Schulze-Delitzsch)信用互助會(註五)曾無需請求國家的援助而得渡過了恐慌難關。柏林中央總會僅請求德國銀行與以放款接濟，及邀同各友會縮小信用放款範圍。到市面恢復常態後，它的業務也隨之大見發展，而且它對於為國家服務的工業也大有補助。它總共認購了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公債。

各儲金局方面，也曾贊助公債之承募，它們曾認購了百分之二十的公債。在認購公債的目標上，它們會盡量利用借貸局的放款。它們的存款，不但沒有減少，且在一九一四年一個年頭中，增加了九萬萬馬克。

頒佈延期清理的命令，使雙方義務延期實現，實等於確立一種不公允的措施，使雙方立約者遭受損害，因為他們失掉了契約所規定的利益。其實，我們可以想到公共危險之迫在目前，勢不能不侵犯既得的權利，如果既得的權利之侵犯是應付公共危險所必需的步驟：到了個人的利益可使公共的利益遭受損害的時候，個人的利益應當退讓公共的利益。當法國政府頒佈上述延期清

理的辦法，這個觀念當然是推動它的思想之一：信用之消滅實構成損害一般繁榮之嚴重的威脅，所以不能不採取必需的步驟以鞏固信用。

不過，我們也看到這個效果所達到的程度，是如何微乎其微的。證券定期交易之延期交割，實引起了到期債務之延期清償與存款之延期支付。這樣，結果是使一般的窒礙更見增加，恐怖益見強烈；那些措置，不但絕未使信用更見堅強，而且妨礙後者之恢復舊觀，而在未曾頒佈延償辦法的各國裏面，信用卻很迅速的恢復回來。恰在那一個時候，市面之恢復通常的活動，應可使失業得以避免，國內經濟力量，國家應付戰事需要的生產能力及維持因輸入增加而受損害的匯價的力量，得以增長，但那些步驟的結果，卻使市面之恢復通常的活動力成爲不可能的了。

這種不幸的結果，也不會得到一種有利於特殊情況的辦法來相抵償。到法國政府於一九一五年頒佈命令，准許交易所定期交易辦理交割的時候，交割已經毫無困難的實現，而因爲這個而放出的款項所發生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數延期清償的商業票據，在經合法手續確定牠的清償期限之前，已經辦理了貼現的手續。政府之所以取消存款延期支付辦法者，乃因爲各信用機

關已經自動放棄了利用這個辦法。

延債辦法，在它的原則上是不公允的，在它的經濟效果上是不幸的或無效力的，除此之外，它又使大眾的精神陷於萎靡不振。一到了專制的門戶開放之後，要想再閉上這個門戶，那是極不容易的；在商業方面施行延債辦法後，其它方面的延債辦法便陸續產生，完成了社會關係的紛亂狀態。尤其是房租的延期交付，使租戶裏面所有不誠實的份子，得到了出於望外的機會，以免除交付他們的租金，而這個結果，便使凡企圖不履行義務的人們，得到了合法的藉口理由，以擴大新原則的實施範圍了。

(註一)譯者按：「證券套頭」在法文中名爲 report，在表面上，它爲先買後賣的一種變相的證券押款。雙方當事人，一爲將證券出套者 (reporté 簡稱爲「證券套出者」)，一爲接受證券套頭者 (reporteur 簡稱爲「證券套進者」)。期貨購進者，即「證券套出者」，到交割時候，應當繳納現款以換取所購進的證券，因此向某一個金融機關，即「證券套進者」，商借現款。其法即以他所購進的證券照當時市價向後者現期賣出，同時約定期限再向後者將原有證券收買回來，但不是按照市價，而按雙方彼此自行訂明的價目。買回的價目，即定期的行市，當然高過賣出的現期行市，其中高低的差額，即爲「套進者」所得的「套頭利息」。靠著

「套頭」交易，「套出者」的原有實易得以延期交割；如果到了約定的期限，市價是高過於原有交易的市價，則定期購進者可將證券出賣，不但可以清償「套頭利息」，而且自己也可從中取利。假定市價反而降低，他不免受到損失，但他還可以做新「套頭」，再將原有交易延期交割，直至他最後放棄之日為止。至「套進者」方面，他的收入，即「套頭利息」，是固定的，不必過問此後證券行市之漲落；他雖暫時替原有購進者接受證券，但若後者到期不能清償借出現金以收回原有證券，他便可將證券向交易所賣掉，以收回貸出之款。所以「證券套頭」是流動現金之一種穩固的與報酬很高的短期投資。

(註二) 譯者按：照法蘭西銀行的定章，請求貼現的票據，須在票面附有三個簽字，法蘭西銀行纔准接受。

(註三) 維也納交易所關閉於七月二十七日。在歐洲所有各處交易所中，牠是關閉最早的。

(註四) 法國民法第一千六百五十七條，關於貨物交易的不執行問題上，所採用的原則，恰與德國這次所採用的辦法相符合。

(註五) 譯者按：叔爾測·對力赤信用互助會為一種德國式的人民銀行。它為德人名叔爾測·對力赤者首創於一八五〇年。凡中等以下的農工商人均得加入為組合員。每個組合員須至少認購一股，但認股者得分期繳納股款，所以，它不僅處於銀行的地位，同時兼處於儲蓄會的地位。實際上，以儲蓄會的機關而言，叔爾測·對力赤信用互助會確大見成功，以人民銀行之機關而言，它的成功是比較遜色的。

第二章 運輸

第一節 法國的鐵路運輸與內河運輸

在經濟觀點上，動員令頒佈後第一天所遺留之最動人的回憶痕跡，實爲運輸的停頓。在巴黎，一經動員令宣佈出來後，公共汽車立即停止開行，回到停車廠裏面，以供應付軍隊運輸之新的任務；到處，入伍者及非軍人都想趕趁最後開行的火車，他們擠滿了各處車站；平常火車開行時間表被取消了，代以當天來往的火車表，火車的速度減低而容載的能力也減少；在整個動員令期中，各種各樣的貨運都斷絕了。在法律觀點上，八月三日的部令便決定了此後的情況，這篇部令曾將鐵路軍事當局使用，停止旅客與貨物的一切商業交通，關於已在途中的貨運，管理機關停止向公眾負責，它並且可以將貨物卸在倉庫，由貨物所有者擔任應有的費用。

從此之後，擔任鐵道管理的當局者，在軍隊區域內為軍隊首領，在國內為陸軍部長，在國境外之被佔領區域為戰地鐵道管理局。擔任實際管理鐵道交通的任務者，即為和平時代所已經組織的鐵道委員會，不過其中包括一名鐵道公司的代表，他是屬於技術委員的性質——往往就是鐵道公司的總經理，及一名參謀本部的高級軍官，他是屬於軍事委員的性質，同時副以多名副委員及車站特派員。這個制度的特點，在於運用和平時代所已經成立的機構，同時是站在技術與軍事的兩個要素的配合上。

這個明確的組織，實使鐵道交通事業得圓滿的應付所有一切的軍事需要，固然它所擔任的工作是十分困難的。在第一天，即須將入伍者送往他們的收容所，同時，要使平常開行的列車在午夜前達到目的地，要卸下供應軍隊運輸的車輛所已經裝載的客貨，要使上車的月臺騰出地方，以及開始運送掩護前線的軍隊到邊界去。掩護前線軍隊的運送，應於八月三日中午竣事。八月三日，開始辦理了軍隊集中的運輸，直至十九日，即動員令的期限為止。雖然四個軍團之開往目的地，事後曾經累次更改，但運輸的動作仍然進行無阻。在某幾天中，每天約有四百列車開出。可是，在進行

這些動作中，應用的工具反見減少；在各鐵道公司之二十萬名的員工中，有四萬五千名是供軍事當局的指揮的，而在後面這個數目裏面，有三萬七千名是已應動員令而加入作戰的隊伍中了。

一到動員令結束了後，商業的運輸便可以恢復到某一種程度，特別是高速度的客貨運輸。到八月八日，巴黎警察總監即協同各鐵道公司的總經理，研究恢復巴黎與郊外各地的運輸的條件。八月十二日，各大鐵道公司便恢復開行各條幹路的某幾次列車，並以員工的婦女代替從軍的人員。但是，比國與法國之被侵入，又產生新的困難出來。除了每天以四百列車運送二十六萬名的英國軍隊及其軍用品與以四十二列車運送開往洛林 (Lorraine) 及比國之每個前線隊伍外，尚須撤退避難者，而在另一方面，被侵佔各路的車輛，擁塞了某幾條路線，使人不得不廢棄運用這幾條路線以收容那些車輛；二千七百輛以上的機車因此得由比國撤退。在九月初，巴黎人民紛紛逃避外地；在九月三日那一天，僅以奧爾良鐵道公司 (Compagnie d'Orléans) 一家而言，它曾運走五萬多人。法國政府及鐵道委員會之遷往波爾多 (Bordeaux)，更使鐵道交通陷於紛亂。固然在瑪倫 (Marne) 的退兵中，軍隊的移動及種種需要是出於意想之外，擔負軍需運輸的監督站，仍然進行

不斷，並不曾使軍隊的運輸受了軍需的運輸的妨害。在一天中，有一百七十列車是在前線附近服務，運回大炮及給養，並轉送到瑪倫陣線去。瑪倫的軍隊，在不到一個星期中，使用一百八十列車，運到了巴黎附近。隨後，有七萬名印度軍隊，連同它的軍用品，在三天之內，從馬賽輸往奧爾良，又有趕速派往伊塞（Yssé）的各師團，前後統共使用了六千列車。

這種種情形，曾使常時的鐵道交通，遲至十一月下半月，始見恢復。從這個日期起，貨運是普遍的恢復了，而客運方面，除了每日照例開行的列車外，又包括着急行的與直達的按時開行的列車。關於奧爾良鐵路，商業上的收入，在八月中，僅及一九一三年同月的收入之百分之三十三，到十二月，則增至上年同月之百分之八十五；關於巴·里·地鐵路（Paris-Lyon-Méditerranée，簡稱爲P. L. M.），客運收入從同樣比例之百分之三十八增至百分之五十，貨運收入從百分之四十二增至百分之七十六。

在開戰後頭幾個月中，常時交通之發生窒礙，並不十分使人感覺痛苦；由動員令所引起的百業停頓，由軍事演變之使國防成爲第一需要而引起大家之專心一意的注意，以及戰事可在短期

內結束的預測，都使人不至感覺交通窒礙所發生的影響，否則是專屬於個人方面的感覺。但到了冬天，軍事行動不能不延長下去，情形是完全與從前不同了。於是我們看到，固然軍事需要之利用鐵道不得引人非議，但國內經濟的需要之應如何同時求其切應，則不會考慮周到。對着大眾需要的要求，無數的困難羅列而前，構成了復興百業之許多障礙。最初，鐵道公司對於私人方面的運輸，不負一切責任，它認為這是軍事當局之徵用它的服務工具所發生的因果，因為它失掉了履行常時義務的工具。到了軍事運輸的密度漸見鬆緩後，遇着基於它的員工重大錯誤所發生的損失情事，它承認它的責任，但對於運輸期限的差誤，它仍然繼續不負責任。隨着非軍事的運輸的需要之逐漸佔着了重要的地位，鐵道公司所採取的解決辦法益與有關係的利益背道而馳，它因此成爲各方非難的對象。確定這個解決辦法者爲十一月一日的陸軍部長的命令，後來有着十二月一日的命令，後者曾修正前令，使各鐵道公司對於遺失貨件情事恢復擔負責任，但對於誤期情事，命令仍然維持前案，免與追究。在另一方面，人們也控訴各公司在嚴格實行條例規定之下所採取的執拗態度，特別如關於非「隨身用品」的物件之掛號，或如無必需的次要路線之廢棄不用，或如行

車時間表之不方便等等。

然而，那裏面所發生的恐慌，各運輸公司並不是唯一的負責者。生產組織之不健全，實在那裏面負了一部份的責任。巴黎日報 (Le Journal) 曾提到下列事實：「在布勒斯特 (Brest)，我們粗削大炮彈彈壳，在土倫 (Toulon) 加以精製，隨後，送往塔布 (Tarbes) 或部耳日 (Bourges) 裝火藥，又從上述地方送回布勒斯特 裝船上運走。這簡直是走繞了法國一圈。在聖那晒里 (St-Nazaire)，我們卸下從美洲 運來的鐵網，隨後把牠送到沙脫爾 (Chartres)，再從沙脫爾 運回聖那晒里，末了由後面這個港口將鐵網運往薩羅尼克 (Salonique)。在微厄特 (Villette)，我們運來了所有各地的食牛，嘎倫河 (Garonne) 流域及羅內河 (Rhone) 流域各地的牛也在其內，而在上述兩區域內，我們反而運來了布勒塔涅 (Bretagne) 及諾曼底 (Normandie) 各地其它的牛。穿過了整個的法國，在萬分擁擠的車站裏，來來往往的列車互相又來又去。」這同一個報紙又告訴我們說，極其豐富的蘋果的收穫，將有毀掉的危險，因為不能夠在當地製為蘋果酒或甜醬，而在戰前，蘋果的收穫是賣給德國以供製造上述物品。小吉倫特報 (La Petite Gironde)，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九日，關

於西南部的水菓生產，也作了同樣的觀察，因為水菓的生產不能同常時一樣運到英國去，或因為沒有甜醬製造廠就地加以製造。農政部長曾做了一番嘗試，替農業組合合攏了肥料之定購及其運送，並將這方面的運輸訂立了一個有系統的計劃。這個辦法之普及實行，或許會將需要的程度大量減小。

最動人的抨擊則為關於鐵道車輛的用途之竄敗。約在一九一五年底，報紙曾登載「窩藏車輛之醜事」，抨擊各鐵道公司將幾百輛貨車與機車任其廢棄，不但不加以利用，而卻任其受風雨的侵剝。參謀本部第四科科長曾回答道，車輛的恐慌並不是屬於組織竄敗的錯謬，乃基於車輛之缺少。平均算來，車輛祇有一二天停放未用，從來沒有廢棄不用的。但是，在一九一三年所已有之三六九、〇〇〇輛的車輛中，法國各路現在祇擁有了三二三、〇〇〇輛。敵人曾擷取五四、〇〇〇輛走定購的車輛又沒有交貨。製造火車的工廠現在改製炮彈。在定購之三、五、〇〇〇輛的總數中，祇有三、〇〇〇輛曾經交貨。在加拿大及美國定的貨，須經過相當時間纔能交來。至於被人目為不會利用的車輛，則因破損實際不堪使用，並且因為現在沒有修理工場——為着已改製軍

火——及工人從軍的緣故，所以不能加以修理。不堪使用的機車，在一九一八年，總數是到了二、八五四輛，而在平常的年頭，不過爲一、七二〇輛；至於不堪使用的貨車，也由一四、八四〇輛增至三八、五二〇輛。有人還說，火車所走的里程之劇烈的增加，是遠過一九一三年的，特別因爲每次行車的平均距離之延長及長距離行車之增多，恰與鐵道員工之缺乏相呼應，遂使車輛之不動用的時間因以延長。管理機關方面，實曾事先沒有顧到車輛之添置及其維持，因此不能不改向外國定購，後者是使預算上耗費較多，並使法國的匯價發生不幸的影響。在一九一五年初，各鐵道公司曾提議，靠着國家的財政上參加，以採辦車輛，這項建議之被政府接受乃在是年之十一月。批准成立這種契約並確定國家的出資額爲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法律草案，乃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始行提出，而這項法律於是年四月二十日始見頒佈。至於軍事管理機關方面，車輛使用之虛敗的情事，往往是屬於它本身的錯謬。各商會主席聯合大會曾提出要求，希望以列車之配置及其管理的職務歸與技術人員承當。鐵道委員會也在參議院內提出一個同樣意義的決議草案。

在另一方面，經徵發馬匹、馬車及汽車後，起重及運貨的工具之不敷應用，遂使各火車站的擁擠狀態益形嚴重。有人述到，在伊甫里·緒·森 (Ivry-sur-Seine) 的車站裏，堆集了許多貨物，蕃芋及乾菜之類，沒有辦法可以把這個車站料理乾淨，因為祇有二百輛的運貨汽車在那邊服務，而實際所需要的輛數要比這個數目多過一倍。於是給養部部長不得不特別徵發一百輛運貨汽車以襄助移運的工作。除了受貨運工具之徵發的影響外，另一方面又有着限制汽油及煤油消費的影響；而軍用的汽車反而對於燃料作了驚人的糟塌，即如時報 (Le Temps) 所曾經述到，有一名高級軍官，天天早晨派汽車駛到一百公里外攜取一份報紙，至於工業方面，則缺乏了燃料的應用。汽油委員會甚至於提議禁止民間汽車之通行，這將等於取消私立工業在運輸上之一切合作了。

除了上述那些困難之外，還有着投機的影響，這項投機，固然的確不是一般人所目為運輸恐慌的主要原因，但卻利用需要與應付需要的工具之間的不均衡而從中漁利：如貨棧企業與運貨企業之投機，將它們的經手費加到可醜的程度，又如各鐵道公司人員之投機，徵收額外的運動費以授與運輸的優先權，至於不願作這種舉動之誠實的顧客，反而無從得到應用的車輛。

運輸的恐慌，不論它的原因是什麼，對於國內的工業及一般的繁榮，都發生了最嚴重的反響。蒙·德·馬桑 (Mont-de-Marsan) 的商會曾指出幾個反響出來，它說，因為缺乏了貨車，若干麵粉廠及麵包廠失掉麥類及燃燒木料的供給，若干煤礦爲着缺乏了支撐的木架而不能夠繼續開採，若干製造樹膠品的工廠因爲不能夠銷出牠們的出產品而不得不解散牠們的員工；爲應付全省內全部需要起見，這個商會計算至少需將一七、六〇〇輛貨車，急速運到省中通行。一般的說，法國國內的給養，尤其是關於煤炭，大部份是靠於運輸的，現在似乎因爲運輸之不敷應用而陷於困難之地了。

從另一方面說，在波爾多，哈佛爾 (Le Havre)，盧昂 (Rouen)，第厄普 (Dieppe)，塞特 (Cetle) 及其它各處港口，鐵道車輛之減少，曾使各港口擁擠不堪，輪船須經過悠久時間纔得卸下牠的貨件，遂使國內的給養及運輸的費用大受損失。特別關於哈佛爾港口，因爲居中聯絡祇有一條鐵路之不敷應用，益使上述困難加倍增多，假定在巴黎與盧昂之間，這一條鐵路的一個山洞突然發生變故，恰在同時候森河 (Seine) 也汎濫了，那麼，這個港口便有被封鎖的危險了。關於這個問題，公共工

程部部長於在衆議院中受人質問之下，曾答稱，他對於「早已提交衆議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查」的建築一條救濟線的計劃，確實認爲有實現之必要。在這篇宣言之後，經過了大戰的四個年頭，這個計劃並不會有進一步的執行。

在運輸恐慌的問題上，議會討論的結果，爲任命一名管理運輸與輸入的總裁，擔任了這個職務的人物，曾在管理國有鐵路時候，以經驗與決斷力見稱。他所負的任務，爲採取一切有關運輸組織的步驟，特別如訂立有關國內經濟需要的運輸計劃，決定各種轉運及各種入口品的優先權的次序。它可以監督參謀本部第四科（管理運輸的）的服務情形，並且，在軍事區域內奉總司令的命令，在非軍事區域內奉陸軍部部長的命令，親手處理運輸事宜。軍事當局管理鐵道的體制，在戰事初期中確有着成績的實證，現在大家認爲這種體制實不能切應長時期戰事的需要了。

同時，運輸部部長曾邀請各鐵路公司減少載客列車的數目，特別是快車的次數，儘量騰出鐵道與車輛，作貨運的使用；這個辦法是無濟於事的，因爲客運之供應已經是減少了，譬如在巴·里·地鐵路，客運列車之恢復，已照常時的次數減少了百分之四十。至於北方鐵路及東方鐵路，幾乎

是專供應軍事的運輸，不能對牠們再有所要求了。牠們的車輛是用壞了，而且出險的情事層出不窮，爲的是不能夠加以修理。在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的部令，將貨品分作三等，決定了牠們先後運輸的次序，而且禁止運回已運的貨物。

非軍事管理的新機關所定立之有系統的運輸計劃，無疑的會使運輸情形大見改善，它會防止運輸上過常發生的這個事實，即往往火車運送給養到軍隊那邊，空車回來，而不裝運牠所達到的地方的寄出物件，特別是運出的煤。在一九一八年，有若干商會還認爲有提出關於這種情事的抗議之必要。這個運輸機構裏面所採取的原則的變更，不幸是仍然不足消滅那些變態的現象：在實行上還有着不連貫的情形。在一九一八年中段，有人還指說鐵道管理委員會拒絕撥車裝運法國紡織業所需用的機器及棉紗，所以法國要費大批金錢以輸入自己可製造的布疋。在這個時候，爲着運送美國軍隊，及其從登陸港口運至前線，平均距離爲八百公里之非常龐大的運輸，遂使運輸恐慌益見增加。車輛之不敷應用，則因美國交來了大批的車輛而一部份已告解決，可不成爲恐慌之唯一的原因了。那裏面須加上其它的原因，如司機手與機關手之缺乏，各部員工之受了

流行性感冒的傳染與其身體之過於疲勞，以及路線本身之不敷應用，所以在路上各站，火車都擠滿了，而各條岔道便無承受新開行的列車之餘地，交通因此停頓，須一直等到路線騰空後，纔可恢復回來。在一九一八年春天，德國軍隊的進攻所引起之法國軍隊的移動，與敵軍之佔領北方鐵路最重要交通中心點的亞眠（Amiens）及其佔領埃培爾奈（Epernay）鐵道，以及隨後法國軍隊之在破壞不堪的及以臨時方法收拾的線上向前反攻，都使運輸的工作大見緊張，而路上障礙物也大見增多了。

上述種種情況，當然使各鐵道公司的財政大受影響。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那六家大鐵路公司的全部收入，是從二、〇二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降至一、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收入之減少是專屬於一九一四年下半年度的，至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度的收入，是與一九一三年同期的收入數目差不多相等的。支出方面，也是減少了，但高低的比例沒有到收入方面的程度，它從一、二七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減至一、一九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淨餘項下，也從七四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減至四八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共損失了

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在一九一三年，損失的數目不過爲四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鐵路收入之減少，並不專基於宣戰後所發生的商業停頓；軍事的運輸大量代替了普通的運輸。但是，按照合同的規定，政府所付與各鐵路公司的賠償費，不過僅及規定的運費之百分之五十，與各公司所失掉的常時收入，相形之下，是相差很遠的。

照上述情形，我們看到在以後各年中，軍事運輸是增加無已的，從一九一五年起，公里噸位比較一九一三年的是超過了百分之二十四至三十七。所以，鐵路的收入，在一九一五年增至一、七〇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六年增至二、〇八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然而，營業的支出同時也增加了，從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一、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虧空的數目也由三七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種支出的增加，是由於消費原料之漲價，尤其是煤的漲價，譬如在巴·里·地鐵路上，燃料的耗費，在一九一三年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五年增至八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六年增至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奧爾良鐵路上，同樣耗費的數目，一九一

三年爲三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五年爲六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六年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國有鐵路上，一九一三年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五年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六年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鋼軌的價格，戰前每噸爲一八〇佛郎，開戰後每噸則超過了五五〇佛郎。機關車的價目是增加了百分之百，至於蓬車的價目，竟增至百分之三百。

這種情形直接影響了國家的預算，因爲國家應擔負不敷保證利息的數目。這項負擔已經達到了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且有急速增加的傾向，一九一七年度的虧空已經預估爲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採取救濟辦法，是無可延緩的了。虧空的原因，不過一部份是在於國家徵用鐵路所商定的價目表，若因此使國家承受全部負擔，未免是不公允的。情勢所趨，必需提高鐵路票價。因爲這個問題與政治問題有着連帶關係，政府寧願提交國會討論，而不肯自己行使合同中所保留的自由處分權。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日所提交國會的律草案，經社會黨議員動議延期討論後，終於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國會通過；社會黨議員，一方面想避免將鐵路票價的提高

與鐵路員工待遇的提高合併討論，另一方面繼續追逐關於改良鐵道制度的目標。新法律准許在戰事期中及戰事結束後六年中鐵路增價百分之二十五，主管部長可以藉他自己的權力將附屬費增加百分之五十，後一部份並不包括在前一部份裏面。

在這期中，運輸情況是顯然惡化了。一九一七年度的鐵路收入爲二、一七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營業的支出爲一、八五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所留下的餘款爲三二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淨虧竟達到了五八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八年，東方鐵路的淨虧爲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一九一七年度的則僅六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奧爾良鐵路的淨虧爲七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上年度僅爲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北方鐵路的淨虧爲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上年度僅爲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唯有巴·里·地鐵路，一九一七年的淨虧爲九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八年度減爲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總算起來，一九一八年度的虧損數目是與一九一七年度的數目相近的。在一九一九年，財政部會估計自戰事開始以來各鐵路公司所遭受的虧損，全部爲四十萬萬佛

郎左右。運費之提高，不過使它們的虧損挽回了一小部份，譬如，關於奧爾良鐵路公司，虧損的數目爲七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挽回的部份不過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除了物價及工資之不斷逐漸增高外，八小時工作制之推行到了鐵路上所有員工，便使鐵路公司不得不添用了將近百分之五十的人員。一八九八年政府與鐵路公司所成立的合同，曾規定軍事運輸的公里噸位的基本運費是按照下動員令前一年的慢車運費計算，現在政府承認有修正那些合同之必要了。在八月中，參衆兩院通過了國家與各鐵路公司所訂立的新合同，雖然社會黨議員曾起來抨擊——後者曾要求政府利用這個機會來收回國家的權利。

在社會黨所提出鐵路國有的理由裏面，各條鐵路及其應用工具趨於統一的優點，實爲其中的一個。這項改革，曾載在鐵路工人聯合會的綱領內，實有着兩個優點，一爲取消無用的行車與換車，一爲製造車輛之比較經濟。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的命令，即是傾向於這個目標的實現，並爲施行關於改造鐵路用具的四月二十日的法律之準備。這個命令廢除每條鐵路的監督機關——每個監督原可監督一切有關本路的問題，代以一個總轄各路的監督機關，那裏面分爲五部，分管五

種事業，這五種事業爲：(一)新線工程，(二)路面與建築物，(三)技術與商務營業，(四)車輛與運輸，(五)鐵路工作。此外，因鐵路與海港及通航水道有着連絡關係，上述命令便將有關於全部通航水道、海港停船場或河道停船場、碼頭及港口的所有各種商務問題，都交與新機關的監督從事研究。

根據集中服務的利益，藉使鐵路員工及應用工具得着最完善的利用，政府因於是年十月向國會提出一篇法律草案，擬將鐵路管理權，在戰事期中及戰事結束後一年中，交與公共工程部長，並准許後者，在全國境內，不分何路，隨意利用各路的員工及其應用工具，及確定各路的運費及員工薪給的總額。在經過四年的戰事後，在戰事結束似乎不久可以實現的時候，這一類法律草案之提出，是不至使人驚異的，而在另一方面，實驗逐漸證明出運輸的恐慌並不是屬於各鐵道公司的錯誤，因爲它們的服務成績會達到了最困難工作的程度，但其中錯誤是基於官廳方面之淺見短識及其管理動作之配置不完備，至於各鐵道公司，則從動員令下來後，不過做了官廳的執行機關而已。各鐵道公司的代表並且回答道，他們並不需要等候立法機關的邀請，他們自己已經願意實現鐵路應用工具之統一化，藉與技術的進步並行不悖。至於草案所目爲救濟財政狀況的辦法，在

他們看去，照四年中行政機關方面之無度浪費的實驗，這種辦法祇有引起最顯明的憂慮，祇有使他們視為實現鐵路國有的一個步驟而已。最後，國會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採取的辦法，僅是限於准許政府提高運費，並成立一個共同基金，使各路的收支得以恢復均衡，並使國家所借貸各路的款項得以償還。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的命令，已將各路管理權從二月十日起歸還各鐵路公司，但保留着軍事運輸及國民生活所必需的運輸的優先權，而為着後面的優先權原因，軍部所派遣的特派員仍然負了監視軍事運輸與軍事工程之執行的職務。一九一八年的命令所規定的優先權次序是取消了，事實上現在代以有關全國給養的運輸的優先權次序，決定這個次序者為一名總特派員，同時另有一個業務委員會，其中包括各路總理，各路處長及路員的代表，共同襄助總特派員的工作。反之，各鐵道公司，對於遺失，損壞及誤期的情事，恢復擔負常時的責任。是年二月八日，各公司向公共工程部長遞進一篇連名的呈文，訴說二月二日的命令僅以表面上的自由權歸還它們，但實際上卻將所有的導源於戰爭狀態的環境所產生的責任卸在它們身上；軍事的運輸，遣散軍人，請假

軍人給養，煤等類的運輸，實吸收去了它們的活動工具之最大部份，而在另一方面，它們的員工及它們的交通用具，都還沒有恢復回來。事實上，交通仍然繼續受着限制，各公司僅以政府的名義負責採用關於防止路上的擁塞及維持糧食與原料之供給的步驟而已。在它們一九一八年度的報告書裏面，所有各公司的董事會，都對於這個不公允的措置，重新表示保留的意思。

從停戰以來，運輸狀況的確沒有改進。路軌之恢復，所有建築物及大部份路軌都遭破壞的收回各區域之給養，在在都使運輸工作過量增加。車廠的所有物之利用，車輛輪流應用的期間之縮短，行車時刻之不準確，拖引工具之窳劣，出險情事之頻多，都使法國各路立受深重影響。而在另一方面，從軍的路員還未遣散回來，輜重隊的動員則又減少了路員的實額。機車與客貨車的數量也見減少。廢棄不用的機車達到了二、六〇〇輛，同樣的客貨車達到了三六、〇〇〇輛。在那時候，有着二五〇、〇〇〇噸的煤，是堆積於布律愛(Brunay)礦場裏面，而特里曼克(Trignac)的工廠反而因為缺乏了煤而陷於停頓；在聖亞田(Saint-Etienne)的鍊鋼廠內，在十二個馬丁式鎔解爐中，祇有三個能夠繼續工作。其他比較有煤的供給的工廠，如康曼特力·富昌博(Commentary-

Fourchambault) 及沙提恩·康曼特力(Chailion-Commentry)的工廠，雖然繼續工作，但存貨不能暢銷出去。在鐵路上，一方面在波爾多拒絕以荳餅及油類輸送到北方去，而在另一方面，整個空閒的和封閉的列車，卻駛往加萊(Calais)路上。在七月中，有一篇官方通告會宣佈說，凡開往收回各地的運輸，都享受絕對的優先權，與軍事運輸所享受的優先權一樣；可是，在同一天，又有另一篇部令宣告說，里爾(Lille)、魯貝(Roubaix)及圖爾匡(Tourcoing)各車站滿堆了一千二百輛以上的車輛，所以，亞拉斯(Arras)、服西愛(Vouziers)及累忒爾(Rethel)各地的交通不能不暫時停頓；南方車站不再接受到北方去貨運，接受北方貨運的各車站便將貨件堆積在站中月臺上了。在北方鐵道公司方面，有人出來說，法國、比國、英國的各種接濟收復區域的協會，軍需處，以及政府各部，都彼此不相為謀，各寄各的貨件，一批又一批運去；所有這些運件都執有准許運送的命令，鐵路非遵辦不可，但因為路上擁擠，結果都不能運到目的地。出險情事到處層出不窮。參謀本部第四科科長，被任為運輸總監督，會宣稱運輸情況是很危殆的，並且通告取消按日開行的給養列車，車輛調整站及貨站。就關於國內經濟生活上說，這簡直是適應軍事需要而成立的制度之破產了。

鐵路上的擁擠，一部份是如本書前面所說，基於運貨汽車的數量不夠，不能排除火車站裏面的堆積物。假定在大戰期中，上述情形可為鐵路擁擠的原因，那麼，到了停戰後，在軍事運輸用具無需使用的時候，這種情形將成為無稽的了。可是，我們曾到處看見軍隊不使用的汽車，或任其在停車場內發鏽，或空車在路上往來：有一個羅恩省參議員名為卡則諾夫（Cazenave）者，曾向主管長官說，里昂各車廠繼續製造了好幾千輛汽車，但都毫無所用的放在停車場裏，任其自然損壞。在這個時候，有一篇部令，宣告在巴黎·伊甫里車站停止酒的輸送，因此在這個車站內堆積了一二、〇〇〇桶的酒。有一千多輛客貨車停在岔道上，祇須騰出一個地方，便可將牠們攏靠月臺。運輸總監督曾指明說，在兩年前，哈佛爾車站每天卸下一、三五〇車的貨，現在祇能卸下五二五車了。在停戰那一天，除了佔領地軍隊所繼續使用的外，在法國軍隊所擁有之二六、〇〇〇輛運貨汽車中，固然確實約有四、〇〇〇輛是付與收回區域的需用，而且因為損壞不能動用的車，為數是不在百分之五十以下。但是，除了我們不追憶英國軍隊汽車停車場的痛史外，軍隊所不使用的汽車，應當可以有更大的數量供給大眾使用，何必等過了八個月後纔將牠們出賣。

在法國境內，各條鐵路，集向都城，在軍事運輸上形成了一種障礙，那麼，各條河流與運河，橫切了各條鐵路，應當恰與前者相反，構成了有力的支助。然而，若據公共工程部部长對衆議院委員會所宣佈的話，則河流之合理的利用，僅在一九一五年初纔提出研究。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五日的命令，是將水路運輸置在徵發制度之下，除了曾經審查它的目標及其行使的方式而且持有特別通行許可證之外，所有一切其它的水路運輸都受取締。因此，水路運輸大見發展：在一九一六年初，通行森河的貨運，在哈佛爾與盧昂之間，每月有一五〇、〇〇〇噸，從前則不過五〇、〇〇〇噸，在盧昂與巴黎之間，每月有七〇〇、〇〇〇噸，從前則不過三五〇、〇〇〇噸。(註一)然而，因為員工與拖船之缺乏，放置不用的船隻，數目還是很高的，在總數八、三〇〇艘中，約有二、五〇〇艘是不經使用的，而且，在那一冬，我們在盧昂看到森河沿岸有一千多滿載的貨船停在那裏，不能轉動，而在巴黎及法國中部，則缺乏了煤。這種情況，特別是基於森河航路是處於窳劣的狀態，而人們對於燈火設備之缺乏，水閘設備之過於簡陋，若干橋梁之阻礙航路，都不曾採取了救濟辦法，儘管有人從好幾年來已經指出這種種障礙。過了兩年後，森河的燈火設備纔開始實現，唯有一座橋梁

曾經改建——其實是無用處的，至於其他橋梁，仍然是絲毫不動。當局僅設立了一個內河航路管理局，後者曾建造了一批石灰質的船隻，但因為拖船的缺乏，這批船隻是不能使用的。有人也抨擊行政當局的措置，後者是壓低運往巴黎的運費，遂使船舶糾迥改駛別處，所以我們看到有些船從盧昂運煤到里昂，行程延到三個月，而不能在中途經過巴黎的時候卸下牠們的貨物。在另一方面說，在輸入商之千辛萬苦運來的貨物上，當局用暴力執行徵發，結果實使私人的給養遭受了許多障礙。

到了最後，約在一九一八年中段，內河航運會得到多種的改良：對於裝貨及卸貨所費的時間，曾採取了若干與以減少的辦法；雖然因為軍事的變化，海員延期服役的待遇已經停止，但航業的員工額數仍然能夠增加；建造船舶的計劃會開始實行；改良各碼頭及森河航路的工事，也經積極進行；關於經營各航路的問題，是歸於以區域為單位的集權機關辦理。這些各種改良步驟，曾使運輸的噸數增加：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在盧昂與巴黎之間，會由六百萬噸增至七百萬噸。加之，建築巴黎碼頭及開闢各條航路的計劃，都會經過研究與討論；而且，從這個時候起，有許許多多的

計劃產生出來，有的想使羅恩河可以通航，藉使瑞士可向法國找到出口路，有的想溝通羅恩河與萊茵河，有的想使羅亞爾河 (Loire) 可以通航，有的想溝通羅亞爾河與蒙士 (Manche) 海峽，有的想實現溝通兩海洋的運河，有的想將法國北部溢地的河流改開運河，有的想溝通巴黎與第厄普及布勒斯特；諸如此類的計劃，可以證明實現一個完全的通航河道網是如何重要，同時也可以證明直到今日所已實現的河道網是完全不敷應用的。

第二節 法國的海道運輸

在地理形勢上，海道運輸是在法國佔了一種特別重要的地位，至於法國的各種貨物供應的需要，實遠超它自己的生產所供給的數量之外，再加上駐在法國的外國軍隊的需要，便使海道輸入強烈增加。從一九一六年，法國各港運進了五一、五〇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一三年，則運進不及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噸，至於陸路運輸則從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噸減到不及一百萬噸。在一九一八年，運與英國軍隊的輸入額，每月達到了八〇〇、〇〇〇噸；運與美國軍隊的輸入

額，差不多與前面數目相等；總共計算，駐在法國的聯盟國軍隊及瑞士與意大利的糧食供應所需要的輸入量，每月將近二百萬噸，此外還須加上供給法國國民消費的輸入量。

反之，自從戰事開始以來，因為德國船舶之不能移動及聯盟國船舶之改供軍事運輸，船隻的噸位便大見減少了，同時海上戰爭又引起行船的危險，因此，運費與保險費突見增高。海上運輸的危險是十分重大的，又因為預測危險的程度及或有的負擔數目是不可能的，所以保險的業務，須離開私立保險公司的尋常營業範圍。國家不得不出面主持這種保險事業，藉使航業家得繼續辦理運輸的業務。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二日與十三日的兩道命令，准在財政部裏面設立一個委員會，目的在籌劃有關係的措置：國家於是發出許多保險單，依照那裏面的規定，國家對於船隻，可照牠的價值總額最多保險百分之八十，對於船上貨物，可照牠的全部價值保險，保險費為百分之〇·七五至百分之五。這項保險費，是低於私立保險公司所收的保險費，可以發生平準保險費的作用。然而，它的自然目標，是在於贊助國內糧食的供應，而不在於獎勵本國的航業，所以管理當局擴展輪船保險範圍，由施與屬於法國國籍的輪船逐漸施與屬於法國航商所經營的聯盟國或中立國

的輪船，隨後又施與運供糧食給養的貨物的聯盟國或中立國的輪船；至於船上貨物的保險，也由施與法國輪船所輸入的貨物擴展施與任何國籍的輪船所輸入的貨物，由施與法國輪船所輸出的貨物擴展施與曾在法國港口註冊的聯盟國或中立國的輪船所輸出的貨物。這樣擴展保險範圍的結果，便使管理當局發生影響，或使它照危險強度的比例提高保險費，那麼，這個官辦保險制失了補助有關係的商業的功効，或使它自己擔任保險事業的損失，因為國家不能同尋常保險公司一樣，可以隨意拒絕不穩當的保險，而私辦保險公司反可藉稍為減低保險費而搶走好生意，並且可彼此互相保險，以分攤危險負擔。在另一方面，撥供保險事業費的限制，便使在可能辦理的最高數額達到後，國家不得不拒絕任何新的投保請求；在這種情形之下，投保者便不能不接受私立保險公司的較見苛刻的條件，因為從此後私立保險公司的要求不再受官方競爭的影響了。在事實上，這種保險業務是大受損失的。在一八一七年，產生了一個唯一的解決辦法，即淨噸在五百噸以上的法國輪船須受強迫的保險。每個月按照輪船的種類及行程的遠近決定投保的保險費。遇有出險的情事，賠償費立即照投保額之百分之七十五償付，至於餘數，則等到這個數目再用在

輪船上後支付。一到停戰協定成立後，政府立刻請求國會取消強迫保險的制度。

除上述運費漲高之一般的原因外，還有其它的原因，特別是基於法國航業的處境。在第一點上，照一八七七年的法律規定，法國航業所遵守的制度，實含有缺乏調劑的不幸的事實。輪船徵發權是同時屬於海軍的軍事與行政機關，殖民地的總督，駐在外國的外交官，而遇到動員的情事，則屬於所有一切的法國機關。所以，我們曾看到有若干輪船被幾個性質不同的機關所徵發，以輸送祇要一艘輪船即可擔任的運輸，譬如：有一艘船被當局徵發，命牠從大西洋的一個港口運軍隊到北方的一個港口，同時又有第二艘船奉命將比國的難民撤退到大西洋的一個港口。某一艘船是奉到命令空船離開碼頭上堆滿了貨物的阿爾澤 (Alger)。某另一艘船則從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派往好望角，在那邊等候了十一天，又奉命駛回馬達加斯加；到了馬達加斯加後，便有某一機關命牠運四十頭牛到馬賽，船上的貨物便在那地方以極賤的價值賣掉，因為沒有一個人有着接受這批貨物的資格。商船署之改組，目的是在統一管理權，但對於上述狀態不過施行了極輕微的救濟而已。

加之，關於確定徵用商船的賠償費率所採取的辦法，法國是與英國不同，英國海軍部是與航業家共同商定徵發賠償的定率，而法國政府在這項計算上祇根據和平時代的尋常營業利益，同時也顧到輪船的年齡，但不管眼前運輸費率之增高，也不管航業家失掉使用權所受的損失及一般耗費的增加。一九一五年二月，有一篇迪令，曾認為航業家應當遭受損失，航業家若反而獲利，牠是認為不道德的，而且牠認為軍事徵發是一種純粹的納稅義務。況且那些賠償費之清付，往往是任意稽延。在日期上占第一名的，乃延至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始見清付。在這種情形之下，被徵發的航商——約佔總數之三分之二——是難於維持他們的企業，而其他的航商，則靠在運費的提高，反而獲利纍纍。

在部伊孫 (Bouisson) 君勸議改革這種不公允的狀態之下，衆議院於一九一六年七月邀請政府立刻徵用所有六百噸以上的輪船及監督牠們的用途。商船署署長的回答，是說這一類的措置是不充分的，因為在為法國給養服務的全部輪船中，法國商船所佔的數目是很微小的。但是一九一七年一月，有一篇命令，勒令凡租用英國輪船之外的外國輪船及在外購買一千噸以上的貨

物，都須事先得商船署署長的許可。一九一七年七月，有另一道命令，將運費及一切輪船的用途的監督權交付商船署署長。航商受着遵照政府命令之勒迫，僅保留下行動的管理權。除了上述監督之外，又有照一九一六年二月的命令以監督輸出爲目的而設立的海道運輸委員會的監督權，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命令以集中輸入爲目的而設立的輸入執行委員會的監督權，及一九一八年一月的部令所賦予監督輪船用途的職務的委員會的監督權。到了最後，在部伊孫君——那時充任商船特派員——提議之下，政府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日頒佈一道命令，宣佈普遍的徵用一切商船，並且補充七月的命令，使航商失掉躲避行政機關的監督之可能性。從此後，全部法國商船是處於國家指揮之下，並由一個航商執行委員會居中管理。商船保險是歸國家負擔，由國家添置新船以替代失事的船隻。航商放棄了他們的營業利益，而收回一般的銷耗，合同所規定的報酬費及輪流辦差的獎金。拒絕接受這個辦法者，將受封船的處分。

在衆議院內，受命審查目的在批准上述命令的法律草案的委員會，對於實行這道命令的效果，曾作一番縝密的調查。它所提出的報告書，會揭明說，在六個月中，輸入項下，與前半年比較，是減

少了四三〇、〇〇〇噸的麥類及四四七、〇〇〇噸的鍊鐵與純鋼。聯盟各國所遵循的制度，完全與法國不同，在聯盟各國方面，行政當局所頒發的命令是趨於產生最大的效率，同時仍然使航商保留他們的管理權，而法國主管部的監督機關，卻想完全由它自己指揮，遂至暴露它的無能力與不聯絡，結果使運輸組織破壞無遺，同時又為效率減少的原因。監督機關的人員，又是選自無能力資格的人物。船舶之誤期與港口之擁塞，便成為照例的事實。命令是出爾反爾，或者是輪船停泊碼頭不動以等候命令。輪船之開行，即使不是空載，但也裝了極見減少的貨件走。有某一艘船是裝了貨在布勒斯特海塘內停泊了六個月，每天耗費了一、八〇〇佛郎。另有其它的船，則派往牠們不能進去的港口。總共算來，輪船的運輸效率，比較施行徵收辦法以前的，是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報告書起草人的結論，是說，現行制度並不具備必需採用的理由，且使法國商船業的前途陷於危險。英國的情形是與法國不同的，在它那邊，徵收制度是依據一種極力發展造船的辦法及那些認真的專門技術的機構；在法國，則一切等等都待創立組織是不適合於新的體制，而國家是無力最頂替造船之不敷應用。雖然有着委員會的反對，但上述法律草案仍然得極大多數議員的贊

成而通過於國會了。

另有其它的原因，存在於法國航業本身的天然環境，也使法國航業的地位比較其它各國航業的地位低劣，而且主使了法國航運水脚的提高。法國的輸出品，包含很少的粗重貨物，幾乎全爲製成的物品，價值相當的高，容積很小，重量很微，不能以獲利的回船運費供給航商，後者便不得不向輸入品運費中取價整個來回船的全部收入；而且，從開戰以來，因爲輸出的限制及粗重與佔滿地方的輸入品之大量增加，上述法國航商的情形是益見嚴重了。加之，法國的海港是列於那些大航線的路程上，而不構成路程的一個終點，專駛那些大航線的輪船業，與行駛那些法國海港的法國輪船業比較，是佔了很大的便宜，因爲前者在航線上停泊中，易於以比較省費的條件承應運輸營業。所以，法國的商家，於不能在法國航商裏面找到適合的行船目的地與行船日期的時候，便往往不得不與外國的海港或外國的航商接洽。

在商業需要與運輸工具之間，這一種缺乏調劑的狀態，在法國屬地方面，是特別顯明的。在和平時代，那些屬地的輪船供應，已經是很惡劣的，從戰事發生以後，因爲外國航線——特別是德國

的航線——之取消，法國輪船之被徵發，所行駛的港口之擁塞，及向外國輸出之受取締，幾乎使那些屬地失掉了一切交通的工具。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阿爾及利亞的輸入額，由六六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逐漸減至五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與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它的輸出額，由五〇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減至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與四七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最後一個的數字之增加，是特別基於酒與小麥的輸出之增加。靠在阿爾及利亞總督之負責買收與輸送，羊的輸出曾發展到了某種程度，軍需部起初曾拒絕料理這件事情，因為它的管理機關不能許可，隨後又以使業務無法執行的條件與以接受。羊的輸出產生了平均每一公斤生肉有着〇·六九佛郎的收入，因為這一項，在一九一七年，國庫將得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總收入。在缺少了定期行駛及特快的船班之下，菓蔬的貿易特別不振。燃料之缺乏——運來的數量大見減少，曾使這區域的工業活動大受阻礙。在西非洲，像在馬達加斯加一樣，各港口堆滿了貨物，而找不到運輸的工具。落花生不能夠出口，因此在法國感覺油的缺乏；在一九一五年，遇有輪船可以裝貨出口的時候，從魯菲斯克（Rufisque）運至法國的落花生運費，是從每噸

二十二佛郎增至一百一十五佛郎。在交址支那，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米的出口從九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公斤降至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斤，至於米的運費，則從每噸二十五佛郎增至二百五十佛郎。一九一五年五月的命令，爲減輕運輸恐慌起見，停止法籍輪船行駛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專利權，這實是不生效力的辦法，因爲外籍輪船公司沒有得到這種制度的固定性之保證，並且仍然缺少從法國駛往阿爾及利亞之回船的貨運。唯有意大利與希臘的輪船，曾經營這條航路的運輸。這種情形所產生的結果，爲法國方面，失掉了它原可全部取給於它的殖民地之出產品，便不得不多費金錢改向外國輸入，至於它的各殖民地，因爲缺乏了運輸的工具，眼看它們的繁榮陷於阻滯，而它們所應可從中獲利的機會，反而轉歸於運輸設備比較優良的外國地方所享有了。

水脚漲價的主要原因，爲法國商船之不敷應用。在一八七三年，法國的商船在噸數上是居於世界第三位，至一九一四年，它祇居於世界第四位，同挪威的噸數相等，總共擁有一、九〇〇、〇〇〇噸，而美國卻擁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德國擁有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英國擁有二〇〇、〇〇〇噸。

四〇〇、〇〇〇噸。在法國港口的輪船進出口中，法籍輪船由一八八九年的總數之百分之四十一逐漸降至一九〇九年之百分之十九。這種情形是由於法國對外貿易之不十分廣大，其中輸出品之相對價值是超過牠的重量及容積之上，所以法國的造船廠與英國的造船廠，甚至與斯干的拉維亞的造船廠，完全不同，英國與斯干的拉維亞的造船廠有着許多主顧，使之能夠靠在專照某一種類的式樣而大批建造，而減輕了造船的成本，且掌握了市場的牛耳，法國的造船廠則不然，牠首先所尋覓的主顧是法國國家。這樣，牠須接受所有各種參差不齊的定造。全依賴於國會所通過的造船計劃與海軍當局的要求，後者有時強定了無法執行的建造條件，如關於狄塞爾式馬達，或因為機械之迅速的變更而常常要求更改設備，有時根據它所保留的自由權利而強斷拒絕接受定做的輪船或其發動機，它而且注意於發展各造船廠的競爭以求減低造價。這種種狀況實使造船業的處境陷於動搖。在和平時代，分工制度佔了優勢，固然本國的航業之能維持是有着無可否認的利益的，但本國商業與其鼓勵無應付之能力的本國運輸業，不如與外國運輸業接洽，結果是較有利益，這在和平時代，可說是處於次要地位的事實，但到了戰爭時期，外國輪船那時是無能為

助，或須以多量的金錢犧牲的代價纔可得到牠的協助，那麼，上述情形便成了一種可怖的危險了。

國家曾企圖救濟這個弱點。爲抵補一八六六年之取消外國輪船及其輸入貨物歷來所繳納之噸位稅與懸掛外國旗的附加稅起見，從一八八一年至一九〇六年，曾陸續頒佈幾條法令，規定對於國內造船與船隻裝修給與獎勵金。這些法令是絲毫不生效果的，從法國航業地位之在對外貿易上不斷低降中的事實來說，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情形：任何人造的救濟，終究不能替代自然力量的慣常作用。無疑的，制度本身是缺乏了調劑作用；獎勵金是按照輪船的重量計算，對於整個的改善，不能發生鼓勵；管束航業的規定，特別如關於船員的規定，是十分嚴格的，且使航商的負擔極感深重。部伊孫君曾能準確的以嗎啡來比擬獎勵金制度，說它使創造力陷於麻木，且阻礙活動力之照常發展。他歷舉種種的改革，如海港之改良，鐵路之整頓，聯合稅則之訂立等等，應與獎勵金之取消同時施行（見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衆議院的討論）。因此，政府所提出藉頒給裝修自外國的輪船的補助金以獎勵法國商船隊之增加的法律草案，卒以他的抨擊而不能通過議院。

另有一篇草案，目的在准許國家向外國購進輪船，也因為實現困難，不得不撤回去。應用的輪船之缺少，是到了那種程度，因此破損的舊船的賣價是照一九一三年的價目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衆議院委員會對於支付中間人的手續費數目，也不能不望而却步。加之，各國於一九一六年禁止出賣輪船，也使上述草案成爲無所用的了。

法國政府於是同英國方面談判，以求對於船隻之租用及造船材料之供給，採取共同步驟，但結果沒有得到很大的成效。一九一六年七月的法律，會將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款項交與政府支配，供給貨與航商，以收買或建造船隻，卻因這種情形失掉了一切有利的效果。到一年後，祇有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是費在這個用途上。其實，航商方面，卻感覺在收買或建造船隻上不能向管理當局方面得到官方的援助。一九一七年五月的命令，勒令一切關於租用或收買輪船的談判，須事先得到給養與運輸部長的許可，這個辦法並不能減少其中的困難。在是年七月中，在八三〇件請求裏面，祇有二四〇件得到收買的許可；三十五批的購進曾經實現，總噸數爲一三〇、〇〇〇噸。一九一八年四月四日的命令，同前次命令一樣，規定對於市上招買的一切輪船，國

家保留收買優先權，但結果祇有使一切私人創辦力敗興，而流通行駛的噸數反見減少。政府在那方面，會將封禁於巴西的五十艘德國輪船租用一年，總噸數為二五〇、〇〇〇噸。它又與英國政府談判，收回了應於戰後交貨的五〇〇、〇〇〇噸的舊船，同美國商買鐵壳與鋼皮的輪船。

但是，對於恢復法國造船廠的活躍與修復不能移動的輪船，政府是沒有能力的。在一九一九年，私辦造船所與海軍造船所裏面在建造中的船隻，是達到了七七四、〇〇〇噸，而法國商船在戰中損失的數額則到了九二二、六三六噸。所以，法國政府請求議會准許以二十萬萬佛郎的款項復建商船。各輪船公司的代表，在這次機會中，曾表示他們自己的資金便足獲得更見圓滿的結果，可無須牽動國家的財政。他們由巴西商船之出賣及與英國訂立關於接受德國商船的契約，購進了三〇〇、〇〇〇噸，因使法國政府得避免了這項困難。後者曾於一九二〇年六月承認了以不敷應用的人數與比較私立機關不經濟的組織來管理一個一百萬多噸的商船隊是不可能的，它並提議將所管理的噸數減少為二十萬噸。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商船署署長向衆議院委員會宣佈說，經營這個商船隊實使每天虧耗了一百多萬佛郎，同時又對於航商方面施行了不幸的競爭，

因爲官方經營會以壓低已經極見減少的水脚向航商方面搶去貨運。所以，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的法律取消了國營商船隊，而讓與私辦航業機關經營。

除上述水脚高漲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因爲它的重要地位，我們不能緘默不提。對外貿易的方向，受着戰事的影響，曾發生變動，中歐方面是封閉了，反之，英國及美洲方面則劇烈增加，這對於海港的運輸便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海港的運輸，經過在頭幾個月數額減少後，便迅速的增加了：駛入哈佛爾的船數，在一九一三年爲六、五四八艘，至一九一五年增至八、七八二艘，一九一六年增至一一、五九二艘；入港輪船的噸數，從五百萬噸陸續增至七百萬噸與八百萬噸，牠們輸入貨物的噸數，從三百萬噸陸續增至四百萬噸與將近六百萬噸。總計法國全部港口，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輸入貨物的重量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運輸器械之不敷應用，在戰前已經是很顯著的，而且港口曾發生週期性的壅塞，戰事發作後，當然要產生了極嚴重的恐慌。在哈佛爾港內，一從一九一五年中間起，前線軍隊所需要的軍用品與軍事工廠所定購的銅鐵，須等候一個月以上纔能運出港口；在波爾多港內，人們須把貨物堆積在琴康斯廣場（Place des Quinconces）；在南

特(Nantes)港內，輪船是每三艘合攏連續停靠碼頭；如此等等。結果是收貨者所付的過期卸貨稅，會大量增加了，因為他們的貨件不能照約定期限卸下。在第厄普港內，在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中，每日須付三五、〇〇〇至四〇、〇〇〇佛郎的過期卸貨稅；在七月與八月之間，過期卸貨稅率是由五佛郎增至十六佛郎。在大港口內，數目是還要高的。奉運輸部部長命令舉行的調查所發表的報告——發表於一九一七年，曾估計在全部港口中「費於等候卸貨的時間，會使各輪船所應可行駛的次數減少了一半。這種結果便等於取消了常川來往的商船隊之半數」。報告書估量過期卸貨稅的耗費，每年為四萬萬佛郎。

為改良港口的效率起見，法國曾做了巨大的努力。在波爾多，巴森(Basens)，布萊(Blaye)，南特，加萊，盧昂等港，曾建築了若干碼頭與裝貨浮橋。第厄普港口的入口處，也因建築了新的堤岸而大見改善。在一九一八年，議院通過了一個計畫，其中包括浚深哈佛爾海港，建築一千公尺的碼頭，放寬唐喀微爾(Tancarville)運河，總共需費二萬萬佛郎。另有一個計畫，目標是在馬賽建築一口新的水塘，需費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個計畫是在研究中。各海港的鐵路也添築完

全；重新安設的有二百五十座起重機與一百五十三處卸貨所。每個港口是歸唯一的港務處長管理，其下設立各分部，港務處長同時兼理經營港口的業務。所有上述工作，都會減輕了運輸的恐慌，但不曾使之完全消滅；卸貨與再運之遲緩，壅塞的港口之週期性的封閉，易壞的貨品之損壞，往往使貨物的成本受了影響。

在上述各條命令所頒佈的各種措置中，曾有着一個平準運費的設施。這個辦法，從一九一六年起施行於被徵發的輪船——不過佔了法國商船總數之三分之二，不能在進口運費裏面發生了顯著的影響，因為屬於法國商船的是僅佔總額之四分之一。反之，因為同一的理由，我們也不能說這個辦法可使中立國商船遠避，若使後者不會同樣遵辦。到了英國航商願意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八日運往法國的煤的運費上減低百分之二十；情形便完全不同了，這種運費是做了依據五月二十七日的命令而施行於任何國籍的輪船之平準的對象，這條命令同時也限定過期卸貨稅率。唯有時常辦理這項運輸的法國與英國的輪船，得繼續援用這條命令。到了運費監督機關，在一九一七年底所設立的聯盟國國際船租委員會的作用下，採取了一致行動後，運費平準的設施是更

形鞏固了

停戰協定之成立，當然產生了運費率減低的效果。的確，在一方面，戰事危險之消滅減輕了保險的費用；在十一月十五日，商業部長即已下令照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減低保險費率。在另一方面，輸入的需要似乎沒有從前那麼劇烈，同時流通的噸數又見增加。據魯意註冊簿（Lloyd's Register）的統計，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全世界輪船噸數是將近於五千一百萬噸，而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則不過四千九百萬噸，至聯盟國及中立國在建造中的輪船，約共有七百五十萬噸。在十一月底，運輸特派員即下一條命令，大量減低了施行於運煤輪船的運費。至戰事危險的損失，完全歸國家擔負。航政部與復興事業部也採取了減低煤、鋼及鍊鐵的運費。然而，運費降低之實現是很慢的。所以，我們隨後可以看到，法國的需要及滿足這些需要的海路商業之劇烈性，在一九一九年是照舊維持着，而在另一方面，法國的輪船卻失掉了一大部份的噸數。上述種種措置，祇有使受監督的運費與自由的運費彼此相差越遠，而這種情況之擾亂市面，實使航商心中深覺不滿。

第三節 英國的運輸

英國鐵路不會具有類似法國鐵路所具有的一種戰時組織；一八七一年的法律祇許以賠償代價徵用鐵路工具與利用員工的服務的權利賦予政府。鐵路公司對於公衆方面所承受的義務，政府也應當連帶承受。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勅令，施行上述法律的規定，將政府的權限委付一個執行委員會辦理，這個執行委員會包括各鐵路公司的總經理，名義上是處在商業局 (Board of Trade) 主席的管轄之下。這個委員會的職務，是在於調劑軍事需要與國內經濟生活的需要；它保持管理的單位，及監督事務之執行。委員會的運用，是專靠各鐵路公司總經理之技術要素，他們可自由行使他們的職務，無須任何一個行政代表的襄助。經與各鐵路公司協商後，政府決定賠償費的計算法，牠應等於從實行新制以來所獲得的淨收入與一九一四年上半年或一九一三年同期淨收入彼此相差的數額；這項賠款是按照比例分配與各公司，後者是被認為在財政觀點上構成了一個單一的團體。

關於尋常行駛的班次之停駛，事先都會發表通告。事實上，在尋常交通中，祇有載客列車曾經停頓，牠的次數曾經暫時減少，但隨後即逐漸恢復。除這種變動外，再加上因為海軍部的各項命令而發生不規則的動作，及限制使用燈火的約束，路員之從軍，工資之高漲，沿岸海路運輸之停頓，這種種原因所引起的困難，結果會使若干路線大見擁擠。當局曾以迂回路線，取消幾班列車，及使用婦女員工，來救濟這種情況。在另一方面，他們曾設法利用若干運河，並雇用一批專門人員在那裏面服務；這些運河，大部份是屬於鐵路公司的產業，後者從前是很忽視這方面業務的。因為支出的增加，特別是工資的增加，鐵路公司不得不發行了五〇〇、〇〇〇英鎊的債票及從一九一五年起實行提高運費。

國家之監督運輸事業，雖然在程度上是極其輕微的，但在勞動界眼中，卻認為一種國家佔有的嘗試。英國政府，在它那方面，則宣稱這種監督將維持到和平恢復後兩年為止。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它會使下議院通過一條法令，後者的目的是在於創設交通部，擔任監督鐵路，電車路，運河，通航河流及水電發動力等等事宜。過幾時後，海軍部長會宣佈說，政府是贊成鐵路國有的。

英國的商船及其海道貿易所處地位之重要，在它的糧食供應上英國對於世界其它各地之倚賴，以及它對於海上最高權威之自負，都使它的關於海路運輸的政策具有了一種國防的主要性質。英國政府的第一措置，則爲自己包攬了海上保險，藉使保險商與航商心中有所信賴，同時使商業的活躍可以維持。爲着實行這一點，它祇須利用某一個委員會的工作，這個委員會是成立於一九一三年，它的任務爲研究戰事危險的保險問題，而在一九一四年四月，它下了一個結論，說應創辦國家保險。國家接受了辦理重保險的業務，關於船身，最多可按照已向私營公司保險的價值之百分之八十，關於船貨，最多可按照同樣價值之全部。在八月五日，保險費率爲百分之五，以後逐漸遞減至百分之一。魯意 (Lloyds) 公司的保險費率，在八月六日曾達到百分之二十，七日降至百分之十，十二日降至百分之四，十四日降至百分之三。不過，從第二年起，因爲潛水艇戰的發展，這項費率不得不提高，特別是關於沿海貨運。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國家保險停止繼續運用，爲着是贊助保險業恢復往時常態。它曾爲國家博得了一千七百萬英鎊的純利。

雖然交通已經恢復，但水脚則劇烈高漲，在一九一五年底，海運費率比較戰前增加了百分之

百，在一九一六年，一直增加到百分之千。從加的福（Cardiff）運至波賽（Port-Saïd）的水脚，是從每噸六先令增至一九一五年六月之二十先令及是年年底之四十八先令；從加的福運至馬賽的水脚，是從七先令六便士增至十六先令與五百五十五先令；從美國運至英國的水脚，是從三先令增至十六先令；從巴拉他運至英國的水脚，是從十五先令增至一百五十先令；從加的福運至盧昂的水脚，是從三先令〇·一便士增至二十三先令六便士；如此等等。水脚這樣高漲，起初是基於戰事危險之劇烈，其次為基於航路變更而引起行程之延長。在一九一五年，蘇彝士運河的通過船數減少，牠的收入因而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四，在一九一六年，通過船隻的噸數減少了三百萬噸，在一九一七年，減少將近四百萬噸；總數是減到了八百萬噸；在戰事開始時期，有人曾考慮實行封鎖蘇彝士運河。加之，英國海軍當局曾徵用了百分之五十的商船，其中百分之三十五是供輸送軍隊，其餘百分之十五是供輸送給養。輪船的建造也一時陷於停頓，而潛水艇戰又消滅了一大批船隻。

在一九一五年初，英國政府即已決定利用禁鎖在英國港內的德國輪船來行駛沿海各岸。在

一九一六年底，有六百二十艘輪船，總噸數爲二、二八二、七八九噸，是在建造中，同時魯意公司也實行建造七百四十二艘及其總噸數爲二、三七五、五九〇噸的計劃。在一九一七年政府負責監督造船，命令大批建造八千噸，五千噸及三千噸型式的船隻，這種型式的船隻的建造，是比較迅速完工而又比較經濟的。爲安定航商的反抗起見，政府設立了一個諮詢委員會，而以造船業聯合會的主席主持會務。在工人方面，政府會做一番積極的宣傳，以增加他們工作的效率。

在一九一五年中段，政府爲求獲得比較圓滿的利用船隻起見，設立了三個委員會，分管預防港口的壅塞，頒發航行執照及徵發國內給養所必需的輪船，它對於航商方面，祇求後者隨時向它通知輪船的動態。然而，運費之不斷的高漲，卻使航商得到了鉅額的盈餘，據統計報(Statist.)在一九一六年初的計算，在過去一年中，這項盈餘，比較一九一三年度的，是超過了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這個數字內，有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是歸於國家得到；從戰事開始以來，這項運費高漲曾使英國人民承當了三萬萬英鎊的負擔。波拉·羅(Bonar Law)先生，曾在全場鼓掌贊揚之下，向下議院宣佈說，這項盈餘是同樣的來自迫使英國人民遭受種種犧牲的那個原

因，它應當受着限制的。在另一方面，政府干涉的原則，也遭人反對：有人認為在尊重個人自由外，還須任憑航商博得盈餘，使之儘量增進輸入品，而輸入品之增加，即爲物價降低的一個原因。但是，到了魯意·喬治上臺後，同時經泰晤士報（Times）做了一番宣傳後，英國政府便創立了商船部，交與一個著名的專門家約瑟夫·馬克萊（Joseph Maclay）爵士擔任，後者從前是一個航業家。馬克萊宣佈施行普遍的徵發，目的在阻止航商增加他們的運費。這次措置，像在法國一樣，不在於向航商爭取他們企業的管理權；它是施行於非常狀態之下；事實上，各輪船公司仍舊繼續管理它們的業務。政府的任務是在於防止不當的行爲與調劑各方面的努力，使利用輪船到了最圓滿的程度。這種辦法的結果，是使航商的報酬大見減少，同時，政府的收入反見增加。

英國政府同時也利用徵發的武器來改善船隻的用途。內閣曾頒發多條命令，以取締五百噸以上的輪船在兩個外國港口間運輸貨物——除了得到政府特別許可的是在例外，及以擴大政府施行監督的範圍。在一九一七年底，給養部部長，經與各航商協商後，採用了一種計劃，後者是在於利用停靠在英國港口的輪船的每個隙地以輸送糧食；這些到埠貨物是歸航商聯合會監督，並

以實價償付。經過這個辦法後，於是得到了輸入的最高額；輪船的噸位是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輸入額則僅減少了百分之六。

然而，英國政府所採用的辦法之運用，並不完全博到各方的贊賞。有許多航商會施以打擊，說有關係的行政機關是無管轄能力，辦事遲緩及缺乏調劑辦法。照他們所說，這些行政機關對於各輪船公司的技術服務機關是等於重床疊架的組織，而對於已有充分檢查的魯意公司的服務是毫無裨補的。行政機關所強迫履行多餘的手續，祇有造出層層障礙與延誤生產。商船部部長在答覆這些評論中，曾援引澳洲自治領的一個例子，後者於缺少了運輸穀物的工具之下，同時購買和建造了一批商船，自己經營，航商則反對這個論證，說上面所選用的例子，以它的情形而論，是太具了非常的性質，不能做根據，他們並且肯定說，在不列顛航業的龐大發展裏面，任何事物都絕不能替代航商的創造精神。

英國的海事行政機關，無論終究是有如何缺點——這種缺點實為任何行政體制所固有的，但我們應當公平的承認它的成績，即如魯意·喬治君所稱述（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在下議院

裏)，它曾對於海軍當局之保護海上交通自由，及其向大陸輸送二千萬人，二百萬牲畜及一萬一千萬噸的給養，盡了效力卓著的襄助。此外，它又曾維護英國的全部糧食供應以及聯盟各國與中立各國之一大部份糧食供應。在歐戰的頭一段落中，全球的半數運輸是由它供辦：在一九一六年八月中，在聯盟各國所擁有之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噸的船隻總噸位裏面，它還擁有將近一九、五〇〇、〇〇〇噸，至於中立各國不過擁有一〇、五〇〇、〇〇〇噸。到了歐戰末期，它的淨噸數祇餘一五、七五〇、〇〇〇噸了，它總共失掉了二、四〇〇艘輪船，其中所代表的總噸數為七、七五〇、〇〇〇噸，即是說，約合其它聯盟國所損失的總數之三倍。

第四節 德國的運輸

在實行動員令之下，德國鐵路是移歸代表軍事當局的參謀本部管轄，其下有鐵路管理處與車站管理處，共同襄助工作。行車的事務，是由各鐵路管理局的代表，協同鐵路管理處負責處理，並受皇家鐵道部的監督，後者是負責監視一切有關國防運輸的問題。

在八月二日與三日，常時行車時間表是維持着。唯有花車曾經取消。鐵路管理局停止履行對於公衆所負的義務，燒酒飲料之出賣也受禁止。反之，尋常列車的班數大見增加，爲着使人民得到各人的住所。在動員令頒下之第二天，貨物運輸是停頓了。在第三天，常時行車時間表被取消，代以軍事行車表，每個小時的速度爲四十公里。從八月二十一日起，若干白晝行駛柏林與各重要城市的快車及貨物的轉運都恢復了。到九月，花車與餐車又開出服務。到十一月，恢復了戰事行車時間表，不過照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加以限制，所有各次列車都開到邊界爲止。正式的鐵路行車指南，於十二月一日重新出現。轉運價目表曾經更動，目的在使穀物與蕃薯得向西部與南部流通，而煤可向東部流通。

運輸的緊張，特別是關於貨物的轉運，不久便形成了車輛的缺乏。在一九一六年，運輸恐慌大見緊張。五百輛以上的機車是送到外國去，還有好幾千輛是在等候修理中，但因爲應用工具與工手之缺乏而無法進行。因爲路員之從軍，職員總數減少了十六萬人。煤是堆積在礦坑裏面，而距離煤礦較遠的工廠，便因缺乏燃料不得不關門了。報紙上滿載着無法運輸穀類與甜菜的訴苦。陸軍

部長會設立一個特種委員會，後者的任務為迅速採取必需的步驟。可是，在初期進攻中，德國會得到五五、〇〇〇輛的法國車輛，八〇、〇〇〇輛比國車輛，一二、〇〇〇輛塞國車輛及七〇、〇〇〇輛俄國車輛，這些車輛足以抵償新經營的路線長度之增加，在比國境內及波蘭境內各為五、〇〇〇公里，在庫爾蘭德境內及立陶宛境內各為四、五〇〇公里。

解決運輸恐慌的辦法，祇在於限制普通人民的運輸。軍事需要所引起的運輸緊張是逐日增加，而車輛的修理則數量逐日減退。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若干次快車是被取消。在巴伐尼亞境內，被取消的列車的比例，比較戰前時代，為百分之四十；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這個比例是提高到百分之四六、四。在全德國境內，所有各慢車的頭等車都取消了，因為這些頭等車在那裏面幾乎完全無人使用。各次直達列車——裏面完全為二等車與三等車——的平均行駛距離，現在不過約為二百五十公里左右。

運費之提高，可為天然的得到限制運輸的一個辦法。起初，人們會討論在普魯士的鐵路上增加煤鐵的運費到百分之二十。這個計劃，掀起了各商會的強烈抗議，最初有人會加否認。藉佛蘭克

福日報 (Frankfurter Zeitung) 的記載，政府曾表示說，它歷來注意經濟生活，若有人懷疑它要在戰事期中使商業上運輸重受負擔，未免是損害它的行政了。這篇半官式的通告還說道：「在標明戰爭時代的經濟制度與和平時代的經濟制度的過渡時期中，我們若採用高額運費的辦法，未免是危險的，尤其是在今日，任何人不能預言運輸的企業是否將在某一種形式下加入擔負軍事消費的損失」。

後面這一個論據，無甯說是贊成提高運費的一個理由，而運費的提高，實為交通數量之增多與交通工具之不敷應用，以及營業成本之增加與帝國財政之需要，所形成必需的步驟。雖然收入是增加了——這可為應求避免的交通數量之增加的明證，但支出方面，增加更快。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中，雖然運費已經提高，但營業支出的係數漲至百分之八二，而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中，不過為百分之七一，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中，不過為百分之六八·七六；至於淨收入，會減至百分之四·〇一，其它兩年度的淨收入，則各為百分之五·六一與百分之五·八二。

因爲一九一八年的戰敗，隨後又因復員令之頒佈，運輸恐慌更形尖銳。在公共運輸上，德國又須採取新的限制辦法，前者甚至於數度完全停頓。在一九一九年，政府發表告人民書，邀請後者限制旅行；在這種邀請不生效力之下，它決於二月間停止頒發一切長途旅行的車票，除非關係人是執有特種辦事處，或公安局，或商會與工業聯合會所發的許可證。到十一月，運輸恐慌更見緊張，迫使旅客列車停駛十五天，藉以維持南部各地的煤的供應。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度的鐵路虧空數目，僅在普魯士的鐵路上，即估計爲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以全國的鐵路計算，虧空數目爲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在貨運運費上提高百分之六十及在客運運費上提高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郊外路線除外，便成爲必需的了。有一篇法律草案，曾要宣佈加費百分之五十。

在預期恢復常時狀態之下，德國政府曾預定以三十萬萬馬克採購鐵路材料，其中的半數是供採購車輛之用。各路局長得准許不經履行慣例手續而訂立定貨合同，爲應付實行八小時制而發生的工作減少，路員人數曾經增加。加之，鐵路工人大會，曾明白承認，爲本國的繁榮着想，應有加

緊鐵路工場的生產之必要，它並且通過了一篇議案，宣稱它反對修理鐵路材料之任何不振作的現象，因為迅速執行鐵路材料的修理，是防止經濟危機所必需的。

我們應當說到鐵路運輸的恐慌，幸藉河道運輸之完善組織，而大見減輕。在歐戰前，通航水路已經有計劃的改善了。有些名爲 *Stromverwaltungen*（電政管理）的種種機關，曾供應了重要的水道工程，使改良的計劃得以迅速實現。所有各大條水路，都會經浚深或挖成運河：在一八九八年，在萊茵河中，從曼尼亨姆（*Manheim*）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那一段，曾浚深一條通航航線，可使一千噸至三千五百噸的輪船駛往上游。運河的經營方法，也臻完善之地。萊茵河至海奈的運河，補充了多特蒙德（*Dortmund*）至延姆斯河（*Ems*）的運河，使薩爾與威斯特發尼亞的煤礦區與冶金業區得直接與北海聯絡。在一九一四年，通航水路的運輸額曾超過一百萬萬公里單位噸，即是說，比法國的同種運輸額超過一倍。

在大戰中，運河制是更見發展的。在那些主要計劃中，有一個是關於「地中海運河」（*Mitteländkanal*）的計劃——牠會繼續執行並有好幾段已經竣工，這條運河是從馬德堡（*Magdeburg*）

起，聯合易北河、威塞爾河、延姆斯河及萊茵河，以一條橫斷的大幹線穿過整個德國中部，而使所有各區域都得用水路互相交通。另有一個計劃，其重要性也不在前者之下，牠在於連接多腦河與萊茵河，使南歐得直接通達德國與北海。這個計劃是包括在東進發展計劃裏面，牠的目標是做成了漢堡至報達鐵路的複線，且構成產生「中歐大聯合」(MittelEuropa)的幹路。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一批款項，是提供這項經營之用。在另一方面說，德國之包攬萊茵河的航路，可以掌握支配荷蘭與比利時的霸權，並可吸收瑞士的整個對外貿易。在這些政治的目標之外，這個組織卻在大戰中盡了廣大的貢獻，減輕了鐵路方面一大部份的運輸，譬如萊茵河至海奈的運河，在一九一五年曾輸送了將近三百五十萬噸的貨物，在一九一六年輸送了五百五十萬噸，而在一九一四年，則不過六十萬噸。

在大戰前，德國所費在發展海道運輸的努力，是特別緊張的：當德皇斷定說，德國的前途是在海上，而且發展海道運輸是構成了德國工業的生存所資以維持的輸出數字的一個方法，這種話祇有在大部份人民裏面鼓起當時的輿論了。海軍聯合會——其中包羅好幾百萬的各種社會階

級的人物——之擴展，即足證明這方面的注意是深入人民大眾的腦中。商船事業的組織，也達到了盡美盡善的程度。在某幾點上，它甚至超過了英國的商船組織。大船公司之集中，是特別推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在英國商船中，有六、七三艘百噸以上的輪船，是分屬於二千名以上的航商，而在德國商船中，有一、五四九艘同樣噸數的輪船，祇分屬於一百七十五家的船公司。德國政府，在與造船業一致合作之下，曾樹立了一個造船計劃，努力贊助大批的與廉價的建造。它自己曾提出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供實現這個計劃。靠在成本之節省與船公司派往國外的代理店組織之完善，德國船公司終於統制了歐洲大陸所有各處的商港，而逐漸在那裏面代替了它們的競爭者所佔有的地位。

在宣戰時候，德國商船總數之五分之三，其中包括好些大號輪船，是停在國外，不能夠開駛回來。大部份是躲在中立國的港內：在美國的有六二〇、〇〇〇噸，在智利的有三二〇、〇〇〇噸，在巴西的有二三九、〇〇〇噸，如此等等。德國商業所可動用的商船，共計有四百九十艘，噸數約在二百萬噸，但卻停在港內不能轉動，祇得同波羅的海的斯干的拉維亞各海港作沿岸的運輸。有

一大批是在海上被敵人所拘獲了；即在一九一四年十月，英國已曾捕獲或扣留在他港內一百九十艘的德國輪船，噸數共計五三八、〇〇〇噸，聯盟各國也拘獲了一百六十八艘，噸數爲二三八、〇〇〇噸。逼得德國不能不依賴中立國的船隻與商港代爲供應；然而聯盟各國之行使海上檢查權，及其在戰事違禁品上採取逐步嚴格的規則，便使德國在這一方面的貿易上大受阻礙。那些輪船，很不容易直接駛至德國港口，祇得在中立國各商港行駛，但這些商港的吸收力不足供應牠們運輸的重量，因此便感覺擁擠不流通了。隨後，葡萄牙，日本，意大利，巴西，美國，希臘之陸續參戰，秘魯，烏拉圭，智利，阿根廷之行使徵發權，遂使將近全部封閉在國外的德國商船開駛出海，而爲聯盟各國所攫取，德國便永遠失掉這批封閉在國外的商船了。

這種情形實在德國構成了一種嚴重的危機，因爲它的糧食供應大受阻礙。狠心的潛水艇戰實爲德國尋求解除這方面壓迫之殊死戰。因爲德國商船之幾乎全部消滅，全國的食料便發生問題，戰爭實對戰鬥員與非戰鬥員同樣施展它的兇殘；運輸在現時代經濟生活裏面之處於主要地位，任何情況都不能比較德國這次所受的影響更透切的與以證明。加之，一個強有力的國民工業，

也因爲受這個影響而發生它的生存問題。

爲應付戰事及眼前的需要，德國政府會極力想法補償這種損失。在一九一五年，國會即通過提供再建商船的經費。在工業及金融業與各大輪船公司之間，曾起草了龐大的財政計劃，在國民面前實現出一種引人興奮的樂觀。政府也積極參加這裏面的努力，且假手在一九一六年專爲這個目標而設立的皇家商船復興委員會，而從中調整造船工作。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國會曾爲實現同樣目標而通過了十萬萬馬克的新經費，不理人們根據補助費數目之重大及其爲其它工業創成前例的種種批評，但專注意所追求的目標中之國家利益。

凡爾賽和約強迫德國吐出一千六百噸以上的輪船之全部，一千噸至一千六百噸的輪船之半數，漁船及汽船之四分之一，江船之五分之一，歸它自己籌款以復興航業。此外，聯盟各國又保留在五年內每年命德國造船所建造二十萬噸的輪船之權利。在這個時候，除了已經損失的及新建造的不計外，德國商船的總數，有人估爲四百五十萬噸。德國政府立即着手努力，將所計劃發行的公債之一部份，提作復興商船之用。同時，各船公司也向外國——特別是美國——接洽買收船隻，

而且邀請美國各船公司在德國境內設立代理店。

第五節 美國的運輸

從一九一四年初以來美國工業活動力之減退，與歐洲開始發生糾紛所掀動的恐慌，都直接影響到美國的鐵路運輸。鐵路上收入，比較一九一三年，是減少了二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即減少了百分之六·五。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度的收入，比較一九一四年同期，還是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從一九一五年中段起，交戰國的需求之增加，曾使工業活動與鐵路運輸迅速地重新振作起來：一九一五年的整年收入，比較一九一四年，增加了一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即增加了百分之五。運往西部各港口的穀物與製成品的運輸之緊張，迫得各鐵路公司力求救濟路上極端擁擠的方法。

在這種繁榮之下，一九一六年度各公司的營業純利，比較一九一四年度，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同時它們也需要路員多做額外的工作，而後者從一九一五年底起即已要求減少工作時間

與增加工資，並且事先拒絕交付任何仲裁。法律所設立的調停委員會曾出面調處，但它終是沒有力量以得到一個調解辦法。美國總統的建議，是在於接受八小時工作制，但將路員的其它各項要求擱下，這個建議也沒有得到成功，結果罷工令發出來了。總統便向國會接洽，請求改組各州商務委員會，准許後者研究提高運費的要求，以使鐵路公司得應付額外的消耗，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准許政府徵用鐵路，強制規定任何罷工行動應於事前經過一番公開調查的手續。在三天之中，國會趕速通過關於八小時工作制及准許政府徵用鐵路的條款，而新法律便於八月二十九日頒佈出來。罷工令也撤回去了。

爲着應付採取上述辦法所增加的耗費，鐵路公司得到了各州商務委員會的許可，將它們的運費增高百分之十五。總收入的確是增加了，從一九一五年之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加至一九一六年之三、七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又加至一九一七年之四、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然而，支出方面增加更快，按照着百分之二十的級數遞加，遂至淨收入又從一、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一、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加之，車輛的恐慌

是驚人的發展着。運輸數量之增加，是在迥異尋常的比例中邁進不已，與一九一三年的數字比較，一九一六年是超過了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里噸位，而車輛則大見減少，牠的數量是降至一九一〇年的數量之下。車輛的製造，是剛剛足以抵償車輛的傷損。在一九一七年初，運輸恐慌達到了它的最高峯。有人曾經指出，在密西根湖西部，有二萬輛至二萬五千輛滿載的貨車停頓那裏，不能轉動。爲解決目下困難起見，東部三十條主要鐵路的經理曾於二月二十五日議決停止一切目的專供出口的貨物運輸。

這種情形，大部份是基於在那些六百九十三家的鐵路公司之間缺乏了調整，在自由與競爭的制度之下，這個大數目的鐵路公司，在合衆國境內，各有各的活動地盤：因爲救濟這種弊病起見，美國總統便於一九一六年秋天，根據八月二十九日法律的條款，設立一個官立機關以監督鐵路公司，這個機關名爲「戰時鐵道委員會」，其中包括五家主要鐵路公司的主席，再助以十一名國家官吏，它的任務爲維持行動的一致，及救濟路上的擁擠，但同時仍將經營的責任留與鐵路公司。在十一月，委員會將芝加哥以東的路線聯合置在一個中央機關管理之下，這個中央管理機關的

任務，是付與一個名為「美國鐵路協會(American Railway Association)」的特種委員會執行。後者握有按照需要情形而使用路線、車輛及工場的權力。這種制度曾實際改良了當時情況，並且可使往日會高至七十五仙的停車稅減為六十仙，至於缺額的車輛，也從四月底之一四八、六二七輛的數目，於過了一個月後，減至一〇五、一二七輛。它減少了客運列車的次数，並使卸貨時間從四十八小時減至二十四小時，這樣，每年便可騰出七四五、〇〇〇輛可以動用的車輛了。

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底，大家不得不承認戰時鐵道委員會所採用的辦法是不足解決運輸恐慌的：特別是它不能允許各鐵路公司籌得必需的資金及維持它們的路員額數。一九一七年五月所通過的一條法律，固然准許各州商務委員會採取公共利益所要求的一切步驟；但檢事長卻對於任命一個目的在聯合各鐵路公司的資金作共同行動的執行委員會，宣佈為違反憲法的。至於路上員工方面，因為被軍火製造廠的高工資所吸收，鐵路工場工人之缺乏遂日甚一日。所以政府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決定合併所有各鐵路，歸它自己直接管轄。但它始終總認為這個體制不過是「戰事所促成的一個臨機應變的步驟，而且不能作為損害了聯邦政府將來關於各鐵路公司

的所有權，管理權或約束權所採取的政策……我們認爲，總統進一步說，美國制度的精神是藉私營機關以達到我們的目標。而這些機關人員的熱誠與能力，都不足戰勝了不可壓制的障礙。」這個組織應於戰事停止二十一個月後當然結束。到了國會假滿開會，總統便提交一條法律草案，目的在向各鐵路公司保證以完好無缺的鐵路用具交還它們，並以至少照過去最後三年的平均收入額的利益分配給它們。總統負責在合理的與公平的限度內確定運輸費率。如收入項下確有盈餘，則這項盈餘應移爲準備基金，充作補償虧空之用。另有一項五萬萬美元的經費，專供辦理新工程的用途。勞工之關於工資的爭議，是歸「工資調解局」裁判，如裁判不能成立，則歸各州商務委員會所任命的仲裁人處理，工會方面，也答應在未經向這個機構聲控以前不宣告罷工。上述鐵路組織的總裁握有一切權力。其下有一批技術處長，及替代戰時鐵路委員會的一個諮詢委員會，襄同辦理。

政府的管理是在路上擁擠，煤的缺乏及消耗增加所掀動的恐慌當中開始進行。全國的鐵路是分爲五區，每區歸當地分局長管理，他們是對政府負責，每個鐵路公司仍然歸它本公司經理管

理，但後者須服從行政管理機關的命令。對於各鐵路公司，行政管理機關不惜採取極端嚴厲的手段：如維基尼亞鐵路公司的經理曾被免職，因為他不曾迅速執行部方命令。客運列車的次數是減少了。貨物的運輸是規定照優先權的次序辦理，第一個為國內需用的煤，次為食料品，再次為運與聯盟各國的煤。這種規定特別是以擁擠不堪的密士失必河東部區域為目標。為流通貨運與節省煤料起見，當局便於一月底命令這個區域內一切工業場所關閉五天，在這期限中，工資照樣發與工人。僅工資一項的數額，計為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至於生產方面的損失總額，則達到十萬萬美元。貨車的載重量，現在是從二四·八噸增至二七·一噸，每列車裝運的噸數從六二六噸增至六七二噸，機車的行程增加百分之一·九，因為這樣，貨運恢復回來了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各路的管理統一，可使車輛與車站都得到了有系統的利用。寄貨者從前所擁有選擇路線與卸貨車站的自由，現在是取消了。大眾也答應共同使用車輛，藉以合力促成這番改良。機車的製造，是歸政府管理，並採取增加效率的標準化制度。國家貸款與各鐵路公司，以供後者攤還債票與改良鐵路材料的用途。

在間期時常舉行的工人運動的推動之下，工資在上半年度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每年增加了三萬萬美元的額外負擔，此外，還須加上維持費與原料高漲的負擔。因此，運費不得不提高，在客運方面，每哩的運費由二仙半加至三仙，在貨運方面，則照往日費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雖然在加價之後，總收入數目是增加了，但支出數目的增加更見猛烈，遂使淨收入再由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減至九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九一九年，路員人數須加至一、八九一、六〇七人，而在一九一七年不過爲一、七二三、七三四人，若照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的 *The Chronicle* 報的判斷，則這次路員人數之增加，不專基於每日工作時間之減少，但也基於路員工作精神之鬆懈，因爲他們相信政府是無力迫人力守勤奮的。工資之增加，曾於兩年之中比從前漲了百分之八十，遂使因業務改良而節省的營業消耗大部份祇足抵補工資的支出。從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營業的虧負達到了四八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到是年底，則增至六四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西太平洋鐵路公司曾拒絕接受二百萬美元的賠償費，而要求給付四百萬美元，並以向法院控訴國家相威脅。太平洋大幹線鐵路公司曾通告政府

說，它處在無力應付它的支出的地步，存意停止營業；爲防止交通發生停頓起見，政府便將這個公
司交付行政機關主持。

財政上效果之不甚圓滿，便掀動了一番反對國家經營的輿論：有一大批的請願書都表示贊成停止國家的經營。伊里諾斯州製造業協會曾宣稱美國的國家經營並不得到比較其它國家更見良好的結果，它並鼓勵國人注意國家包攬私營企業的危險。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各州商務委員會已經也作同樣意義的表示。到了五月，總統宣佈在本年底將鐵路經營交還各鐵路公司贊助。現行國營制度方面所可援用的及管理局總裁的報告書所稱述的最有力的理由，則爲現行制度可使鐵路經營歸於統一，並可由行政方面墊款，以實現受籌措必需款項的困難所阻礙的工程及改良工作。國會方面曾收到好幾篇目的在整頓這種狀況的法律草案。其中最引人注意者，則爲卡民茲 (Cummins) 法律草案，後者贊成國家干涉鐵路業務以收調整鐵路經營的功效，設立一個共同的基金準備以強迫各路在財政關係上合併起來，提高運費，以及設立強迫仲裁制度。反之，路員方面，則要求維持國家經營的局面：路員工會曾製成了「在德謨克拉西式的管理下之科學化

「經營」的草案，後者是傾向於國家出資收回鐵路，統一鐵路的經營，歸各州商業委員會確定運輸費率，遇有獲利時候，得將費率減少。國會拋棄了這些意見，它任命一個兩院混合組織的委員會以審查這個問題。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的運輸法令，決定將鐵路事業交還私營鐵路公司，並保證後者在六個月內穩得等於政府在戰時所約定的賠償額之半數的淨收入。為便利執行必需的工程起見，國會以三萬萬美元的經費授與政府，以供後者在兩年內貸與有關係方面，貸款的利率為六釐，償還期限為五年。各州商務委員會的監督權，是擴展到鐵路經營與運輸費率的問題上。各公司的收入，在超過某一種比率外，應將超出額外的收入交出分攤，藉使大家的收入均得平等。有一個混合的議事會，名為鐵路勞工調整委員會，是專為討論勞動糾紛而設立的。輿論界對於這條法律很表示贊成，而工會方面的態度卻是不然，後者不贊成在它與資方直接談判之外確定工資的標準。所以，這條法律不會防止鐵路勞資的糾紛；在各鐵路公司剛剛收回它們的經營權的時候，芝加哥區域便於五月一日發生了罷工風潮。

在大戰前，關於長途運輸，其它各國的商船曾替代了美國商船的地位；在美國對外貿易中，輸

入品中祇有百分之十一，輸出品中祇有百分之九，是歸本國商船裝運。美國商船所處這個低劣地位，是基於造船的成本比較其它各國是超過了百分之四十，及經營費比較後者是超過了百分之六十。所以，將近全部之美國造輪船，即佔總額之百分之九十六，牠們專經營會經法律所獨許的沿岸的運輸。

到了歐戰開始，法國商船與英國商船之被徵發與德國商船之不能移動，便使美國商務失掉了五分之四可以使用的船隻，且使靠輸出棉麥償還外債以恢復均衡，也受了阻礙。解決方法是難於產生的，在建造中的船隻，僅僅限於二十萬噸，而向外國購買船隻又是實際上不可能的，因為一方面其它各國可動用的船隻數量很少，另一方面美國的外國輪船登記法律又是很嚴格的。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國會迅速通過了一條法令，名為船舶登記法，取消了所有那些限制。經實行這條法律後，截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有一百三十二艘輪船，淨重三三二、〇〇〇噸，曾在美國註冊，到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註冊噸數增至六五一、〇〇〇噸。加之，有二一三、〇〇〇噸的輪船，從沿海岸運輸改做國際貿易的運輸。從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長途運輸的船隻增加了七九六、〇〇〇噸，即比從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一九一五年三月四日，另有一條新法律，名為海員法，擴大了關於組成船上員額的規則，因使美國航商處於與國外競爭者同樣有利的條件中。至關於海上保險，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的法律設立了聯邦保險局，專營船身與船貨的戰事保險。

靠在這些措置所收獲的效果，仍然是趕不上當時的需要：在一九一六年中段，轉運數量比一九一四年增加了一倍。因此，水脚迅速的高漲，從紐約運至利物浦的每一百磅麵粉的運費，曾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之十二仙，增至一九一五年八月一日之四十五仙，又增至一九一六年三月之一美元，即是說，在前後兩極端的日期中，增加了百分之七百；肉類的運費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七十六，穀類增加了百分之一千，棉花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一百。這種水脚高漲的狀態，曾使國會通過了一條法律，准許政府採取直接干涉的手段，從前商業部部長於一九一四年九月所提出的草案，即以這個步驟為對象，但因為議員彼此意見不一致，遂為國會所放棄。一九一六年九月七日的法令，限於設立「美國航務委員會」，後者的職務在於建造，裝修，租賃及購買輪船，或直接辦理，或由政

府擔任至少半數以上的資本的公司經手，同時在於調查造船與保險的費用，在這些問題上向國會提出建議，監督轉運營業機關，以及更動向美國出口商訂立無理由的與致損害的差別費率。在次年四月，航務委員會創立了一個公司，名爲「應急航務公司」，後者訂立了建造總共淨重二、二〇〇、〇〇〇噸的五二五艘輪船及用以建造四百艘輪船的兩所造船廠的合同；所有這些輪船，應於十八個月至二十四個月的期限內下水服務。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的戰時行政經費法令，曾提出一項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款，供同樣目標的用途。這一條法令又命令沒收七〇〇、〇〇〇噸封禁在美國港內的敵船，徵用商用輪船及建造商船隊。因此，航務委員會徵發了服務中的四百萬噸的輪船及在建造中的三百萬噸的輪船，同時訂定了建造總共淨重四、七二四、〇〇〇噸的八八四艘輪船的合同。這個造船程序，曾須額外雇用了二五〇、〇〇〇工人，至於船上人員還不在其內。

在這種體制之下，造船的數量曾於一九一六年達到了五〇四、二四七噸，一九一七年達到了九九七、九一九噸，而在一九一三年，造船數量僅到了二七六、四四八噸。從一九一四年至一

九一八年，美國商船隊的總噸數，曾由三百萬噸增至七百萬噸。在同一時期中，開工的造船廠的數目，由三十七所增至一百三十所，並附有七百座下水船槽，至於工人的數目，也由四五、〇〇〇人增至二三六、〇〇〇人。其中造成的總數，曾達到一、四二七艘輪船，總共淨重八、五七三、〇〇〇噸。美國因此升為世界商船擁有國之第二位。聯邦政府會維持聯盟各國的給養，而它之對於中立各國的商船所處的獨立地位仍然是不充分的；它以准許輸出這些中立國所必需的供應以交換後者的商船幫助；因此，有着四十萬噸的船隻可為聯盟各國效勞。加之，美國航務委員會又特為聯盟各國減低運輸費率。它能夠維持將美國駐法軍隊所必需的食糧運往法國，即每月約須運往八十萬噸。在十一月，它決定使美國港內現有的一切輪船採取一致步驟，目的是在統一監督權與促進運輸的效率。

在一九一八年初，政府請求國會准撥二十萬萬的新經費以加緊商船的建造。同時，它在造船方面，實現了許多改良辦法，設立了若干包羅最有能力的人物的技術委員會，創辦若干造船學校，在造船廠內成立了透夜不斷的工作。伯特利姆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Co.) 的總經理士瓦

伯 (Schwab)，一向會利用他的勢力來充分贊助政府採取上述航業政策，便被任為應急航業公司的經理；他之出面主持，實為空前未有的造船活躍時代的出發點，這番造船的活躍，實超過往日的造船程序，並且他又意構了更見龐大的造船計劃。新船的下水一批一批的繼續不斷，每星期舉行兩次，輪船的建造是按照完全機械的方法執行。在九月中，一個月的生產曾達到四〇〇、〇〇〇噸，而全年的生產為二、六〇二、〇〇〇噸。同時，航務委員會也使費在裝貨與卸貨的時間減少了三分之一，藉收加緊輪船更番行駛的效果；這一方面的改良，在專於美洲各地間服務的輪船上，效力是特別顯明的，如運輸智利硝酸的輪船，從前每年祇行駛四次，現在可行駛七次，又如運輸巴西錳的輪船，從前一來一往須費時四個月，現在祇須八十五天。加之，美國政府曾動議在巴西建築新造船所，並藉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美元的投資籌設中國的造船所。紐約商港，已經大有改良，現在又為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度的改良計劃的對象，全部經費為二千萬美元。在一九一八年底，航務委員會管理一、五〇〇艘商船，而且為七、〇〇〇艘輪船，定立出入口的時間，幾乎同鐵路上一樣準確的按照規定時間辦理。

隨着戰事的結束，政府之包攬運輸也見放鬆。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軍事部長下令將專歸軍隊運輸的一百萬噸輪船交還商業使用。但是在停戰時候曾經一度鬆緩後，輪船建造又照航務委員會所規定的程序繼續執行，因為美國總統會叮囑建造一大批一、五〇〇噸至二、〇〇〇噸的輪船，藉使美國航業可以維持在世界上所已得的地位。靠在他的二七、三〇〇艘各樣各式的船隻，總共淨重一二、八〇〇、〇〇〇噸，其中包括三、六八七艘的汽船，總共淨重一一、九八三、〇〇〇噸。美國航業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是列於世界第二位，在全世界的噸位中，它佔了百分之二四·八。特別是在航業的機械設備上，美國是居於世界第一位。那些三四一所的造船所及一、二八四座的下水船槽，比較所有其它各國所擁有的數目，是超過一倍以上。在那些造船所內，有着九九四艘在建造中的輪船，總共為三、八七四、一四三噸，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那天，在建造中的輪船數目為七九七，牠們的噸數為一、六一九、五七四。假定政府的造船計劃曾經實行，則到了次年，美國航業將擁有一六、七三二、七〇〇噸了。

設使我們看到在其它國家的造船所裏面，也呈現了同樣的活動，結果使世界船隻噸位增加，

固然在大戰中損失的數目極鉅，但與一九一四年的船隻噸位比較卻增加了將近二百萬噸，至於在建造中的船隻，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那天，計有二、二三〇艘輪船，其總噸數爲七、六六〇、二一八噸，與二九六艘帆船，其總噸數爲三五七、五四九噸，我們便可以看到在需要的程度正見鬆和的時候，船隻這樣的增加，當然不免發生水脚減低的結果。在外國輪船從事競爭之下，美國航務委員會實際上不得不數度減低運輸費率，固然它對於維持美國航商的利益曾十分出力。應急航業公司的總經理自己也提議將造船程序減少一百五十萬噸，且將每年造船生產量減低爲二百萬噸，即是說，祇到了各造船所的生產能力之百分之四十。即航務委員會，在應當初決定它的創立的需要之外，已失掉它的存在的理由了：它所以繼續存在者，是爲着清理由應急航業公司經手的造船合同，經營新造的船隻，及將後者讓與私營公司經營。這番清理絕不會順利的實現。船隻是太多了：這個商船隊，前後會費去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生息不過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即是說，僅僅百分之二·六五。爲將船隻脫手起見，行政方面不得不與買收者約明制立保護法律，以應付外國的競爭。在根據這個目標而採取的各種步驟裏面，有着一個國營保

險的計劃，保險美國商船的船身與船貨，收費是比較外國保險公司所定的保險費率低廉。

第六節 日本的運輸

在結束本章的時候，我們可以提到日本航業的繁榮狀態。因爲日本航業之遠離大戰的舞臺，及美國航業之拋棄太平洋的生意而集中力量專向大西洋經營，日本航業得在大戰期中得到繁榮。從此後，加爾各答至紐約線，加爾各答至爪哇線，新加坡至巴塔維亞線，加爾各答至巴塔維亞線，新加坡至舊金山線，都歸日本輪船公司經營。日本造船所的生產量也大見增加，從一九一三年之六四、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一八年之四九〇、〇〇〇噸，即是說，增加的程度爲一與八之比。在一九一八年，日本造船所曾賣與英國一四八、〇〇〇噸，賣與法國二三、〇〇〇噸，賣與意大利五、六〇〇噸。在前一年中，它曾賣與挪威三〇、〇〇〇噸。在大戰期中，新建的船隻，總共淨重一、二一五、〇〇〇噸。

（註一）這一條水路運輸之漸形重要，是基於巴黎碼頭之發展，船貨之移動，曾從一八八五年之四百五十萬噸增至一九

歐戰經濟財政史

○五年之一千萬噸，一九一三年則達到了一千五百萬噸。

第三章 對外貿易與匯兌

第一節 敵人商務之抵制

靠在英國艦隊之控制了海上統治權後，德國的海上貿易陷於停頓，因此聯盟各國，即在戰事開始的時候，心中便產生了代替德國海外貿易與設立嚴防德國貨物之侵入的壁壘的希望。在法國境內，許許多多反日耳曼的團體，如「*Souvenez-vous*」，「*Pro Patria*」，「*Ligue Sociale d'Acheteurs*」，（購買者社會大同盟）等等，都極力掀動生產者與消費者抵制敵人商務的情緒。法國政府也從中鼓勵它們的主張。八月二十日，國際貿易局曾邀請出口商頂取德國商業的地位，因為這個，它曾向法國駐外領事館人員調查商務情形。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命令，曾取消在宣戰以前與敵國人民所訂立的合同，並且下令停止執行從前所訂立有利於敵國人民的合

同，附於這篇命令前面的報告書，曾說明眼前戰爭狀態當然的取消了佛蘭克福條約（註一）以及其中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的條款，即大家所認為法國工業所以不能與德國工業競爭之原因的條款。在關稅委員會動議之下，法國政府宣佈廢除所有一切包含這個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商約。對於放任國家操持了決定稅則的完全自由權，國會是與政府態度一致的。

在法國方面，人們不僅限於着手替戰後時期準備商務的設施。在巴黎與里昂，都設立了貨品商場，同時另在一艘輪船裏面佈置一個長期的法國貨與英國貨展覽會，駛往南美洲各地展覽。巴黎商會又設立一個德國貨與奧、匈貨展覽會，使實業界得參考他們所應製造的物品。末了，為使大家得準確的鑑別德國貨與奧國貨的來歷起見，職業聯合會曾提議創製一種本國的商標，并使這個辦法擴施到聯盟各國，入口貨須鑄有這項標識，纔許之輸入另一國家裏面。

但是，實際上排除德國商業的實現，實有着許多當時不會想到的困難。在大戰以前，在法國的各個主顧裏面，德國是居於第二位。法國每年曾向德國賣出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貨物，在那裏面，水菓與菜蔬佔了三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酒類二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各

種穀類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生絲與熟絲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生羊毛與熟羊毛五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化學製造品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如此等等。德國向法國供給了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穀類與麪粉，二〇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煤與骸炭，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鋼鐵，獸皮，肥料，化學製造品，木材，羊毛，煙草；由德國輸往法國的原料品及工業必需品，總共約有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德國又做了法俄兩國的皮貨貿易的中間人，在封閉這個法國商業的銷貨場，及使法國工業失掉那些供應之前，必需先替法國找到其它的出口貨銷貨場與其它的輸入品供應者。但是，關於尋覓出口貨銷貨場一點，在所有國外各處市場上都遇着日趨劇烈的競爭之下，法國商業對這個已經是極度難於處置，我們也看不到在關稅保護的勢力下，它的工業怎樣能夠自給自足，而直到今日，一種溫和的競爭並不能產生這個效果來。即在大戰期中，法國仍然不得不向德國工業需求磁石，織機針，光學玻璃片等等；法國在那麼良好機會中所製造的代用品，從藥物以至兒童玩具，都是遠不及德國製的；有一大批的製造品，始終不能找到適當的替代品；若照這些情形來看，那麼，到了各方面的關係，智識界的或商

業上的，因為時勢推移，同時也因為關係賠償戰事損失的利益，彼此都恢復了原狀，恢復原狀的結果必然掀起了比較完全打破了現狀的大戰時代更見劇烈的競爭，到那時候，法國更不用想容易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了。在以前任印度支那總督蘭尼孫 (Lanoezan) 君為領袖的一個反日耳曼勢力的協會所發表的一篇宣言書裏面，曾說道，在法國各殖民地內，德國商業之消滅，曾使前者陷於完全孤立的地位，後來幸虧英國極力吸收它們的物產，纔使它們得到了救援，而這個情形恰恰發生於法國給養正需要它們接濟的時候。

英國商人之希望消滅德國的競爭，實更有甚於法國商人的。最初，在他們應須設法替代那些德國會得到專利的某幾種物產的時候，他們也非常感覺困難：鋼鐵工業缺乏了錳，肥料製造廠因為缺乏了鉀而不得不停工。特別是顏料的缺乏，曾使紡織業大感困難。英國官私兩方聯合了他們的力量以彌補這些缺點。貿易委員會曾散發關於敵人商業的傳單，組織德國貨展覽會，本國工業市場，及在加拿大使用專車與在南美洲使用輪船作商業宣傳的遊行，它曾贊助開設製造生色精顏料的一個大工廠。有人主張對德國貨及德國人組織一種杯葛運動，不僅在戰事期中應如此

辦理，即在和平時代也照樣做，并主張在經濟方面維持戒嚴狀態。比較穩健的人，會看到使將來說不定的債務人完全破產所會發生的危險，僅主張說不要使德國在經濟上戰勝了聯盟各國。

爲使上述那些計劃得實際施行起見，有人提出一個方案，籌畫在聯盟各國之間成立一個反中歐帝國的關稅協調，根據這個協調，每個參加國家不得在取得其它參加國家的同意前與中歐帝國訂立商約，爲的是要達到取締德國的出口貨及獎勵聯盟各國的出口貨的目的。但是，實行這個原則，并非不遇困難的。大英帝國的各殖民地，是絕對不肯放棄這方面的獨立權的，人們不能夠希望強迫它們對於聯盟各國或大英帝國其它各地採取着自由貿易政策，也像強迫它們加入抵制非協約國份子的國家的一種關稅聯合：加拿加的首相羅伯·波登（Robert Borden）爵士，曾在這個問題上，作了正式的保留。在英國內部，人們對於關稅，遠不是意見一致的。當各地商會於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倫敦開聯合會議時候，曼徹斯特（Manchester）商會所通過的一個議案，曾引起大家極大的注意，這個議案是表示拒絕加入主席團所主張戰後仍然維持自由貿易制的宣言裏面，並曾提議在大戰後不准德奧的人民及其製造品潛入聯盟各國的土地，不准他們

的船隻駛入聯盟各國的港口，對中歐帝國方面採取限制貿易的辦法，取消敵人所持的執照，以及取締敵人之投資於聯盟各國的企業。在曼徹斯特商會通過這條議案之下，主席團的份子便提出辭職，而這個事實便被人目為英國關稅政策之完全改變向方的證據。但是在英國商人心，問題比較不是在於構築一座圍繞本國工業的保護壁壘，因為他們的提議是趨向於聯盟各國之彼此互相讓步，而比較是在於採取抵制中歐帝國的特殊辦法，這種辦法是受他們所懷抱對於中歐帝國的仇恨情緒所指使的。商會聯合會議會宣佈贊成在帝國全體各地之間，訂立一種特惠的與互惠的稅則，在聯盟各國之間，以及中立各國之間，訂立一種互惠的稅則，在與敵人方面，則訂立一種限制貿易關係的稅則。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魯意·喬治會宣佈說，英國政府從此後將採用這個制度。但在同一時期，工會聯合大會以二、七一一、〇〇〇票對五九一、〇〇〇票通過了一個議案，那裏面是說，「戰事所造成的經濟條件，對於自由貿易制之在各國中間成爲世界繁榮之最廣大的與最確實的基礎，是絲毫不會加以變動的，而且，自由貿易制之放棄實損害工人的利益與國家的繁榮。」

因為聯盟各國之加入這個制度，又因為有使中立各國加入這個政策的必要，問題便更見複雜了。商業部所任命研究最受德國競爭所威脅之工業的狀況的委員會，曾提出若干建議，那裏面的主張是在於提高奢侈品的稅則，這個辦法特別打擊了法國的輸出品，因此引起法國大使的抗議。俄國財政部長，對於採用一種均一稅制度，下了好些重要的批評：德國從前每年在俄國購買了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穀類，約佔俄國出產額的三分之一，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木材，一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蛋類與家禽，如此等等，它做了俄國皮貨的良好市場，向俄國賣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貨物，並以源源不絕的信用貸款供給俄國的商人，以資本供給俄國的工業機關，像德國對於俄國所處的地位，聯盟各國中那一個可取而代之呢？關於盎凡爾斯（Anvers）對於德國貿易的情形，比國曾作了儘量的保留。法國與意大利，都不能放棄德國的供應及其輸出品在德國境內所找到的銷貨場。英國能夠摒棄加拿大的麥而改購俄國所不賣給德國的麥嗎，而法國也能夠在意大利賣出它的酒嗎？以特惠的待遇授予英國的各殖民地，使等於在法國的農產品上造成一種可怕的競爭，因為農產品為法國輸往英國的物品。

中主要的一部門。至於中立各國方面，更不容易於設立它們願意放棄它們的繁榮所資以維持的貿易的假定。貨物取締表之訂立，曾引起美國的抗議，美國國會便通過一條報復的法律，准許政府禁止來自採用這種取締表的國家的輸入品。

協約國全體曾於一九一六年六月組織一個經濟會議，目的在籌畫一種抵制德國貿易之侵入的行動綱領，在這次會議中，情形是極見複雜的結果，大家祇能對於便利貿易事業的措置表示一致，如設立快速運輸事業，發展交通，統一關於發明物專利執照，製造廠標識及貨品來源地標識的立法。至關於「使協約各國得免除倚賴於敵國」的那一部份綱領，即是說，關於關稅問題，經濟會議便不得不與以延擱。所採取的唯一明確的步驟，則為從此後拒絕以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利益授與中歐各帝國，這個步驟會使無知的輿論對於這個條款的真正價值發生憂慮。不過，對於因取消這個條款而遭受不利影響的聯盟國，應須承認有授與抵償辦法之必要。至關於聯盟各國的天然資源之如何共同利用的原則，這個問題是歸特種協定來決定實行辦法。

上述經濟上目標的實現辦法，即在戰事本身所發生的影響中，也不免遇着許多其它的障礙。

因信用之消滅，運輸之困難與動員令之頒發而發生的工業停頓，恰與交戰國為維持軍事行動而增加它們的需要互相呼應，其中所產生的主要結果之一，便為輸入品之大量的增加。這個結果，在戰事初期中，大家還沒有感覺到；在戰事第一時期中，唯有限制工業活動及運輸的辦法，曾發生了作用。在一九一四年的最後五個月中，法國的輸入額反較一九一三年的同期減少了二、〇四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比較一九一三年的同期，關於食料品項下是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原料品項下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九，製成品項下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八。消費品項下的減少比數之比較少些，實因為在軍需部的需要下，米、糖、咖啡、馬、驢的輸入有了增加。

在第二年，即一九一五年——的上半年中，與一九一四年的上半年比較，輸入額是減少了八五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其中的八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是頭三個月的減少數目。原料品的輸入額的減少為一、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於食料品項下，在於頭三個月中減少了一八、五〇〇、〇〇〇佛郎後，整個上半年則增加了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製成品項下輸入額之增加，則由頭三個月之三七、五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整個上半年之二八

九、五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五年整年中，輸入數字，由一九一四年之六、四〇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一一、〇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即是說，比一九一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二；與一九一三年的輸入數字比較，是增加了二、六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反之，輸出數字是減少了，從一九一三年之六、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與一九一四年之四、八六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減至一九一五年之三、九三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入超額則從一九一四年之一、五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即與一九一三年相近的數字，增至七、〇九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五年中，食料品輸入的增加額爲一、五〇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製成品爲一、九八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原料品爲一、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一到戰事開始後，法國政府即陸續頒佈了一批命令，從八月一日之禁止輸出食鹽的命令起，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之禁止輸出生羊毛或製成的羊毛，樹膠品，五金，粗絲的命令，牠們的目的是在維持國內的供應，特別是關於食料品，並在於防止以構成戰時違禁品的貨物供給敵人，這種違

禁品的貨物表會逐漸延長了。這個政策無論它的必要性質是如何，特別是在戰事行動的觀點上，它總對於國內工業發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

第一點，保持原料與食料的積蓄，如果確是關係着國家的利益，尤其是關係着國內工業的利益，那麼，在其它國家方面，各種各樣的實業都因為物價的普遍高漲與運輸的困難而突飛猛進，這同樣的目標可不是對它們也有同樣的利益。在法國頒佈禁止某種物品輸出之後，外國也作了同樣禁止的報復，結果是使法國工業失掉了它所必需的接濟品。紙類可為這種事實的反應之範型的例子。法國製造商找不到造紙的原料，後者從來是仰給於外國的；瑞典禁止了纖維素的出口，在法國製造廠所需要之四百萬擔中，瑞典從前曾供給了三百萬擔，而英國也禁止破布與舊紙的出口，同時也禁止紙與紙板的入口。結果是在法國裏面紙價高漲，新聞用紙的價格，由戰前之每百公斤三十佛郎增至一九一八年之二百八十佛郎，出版用紙的價格，由六十佛郎增至二百五十佛郎，書寫用紙的價格，由八十五佛郎增至三百五十佛郎。紙的恐慌發生起來，而紙的消費，尤其關於新聞用紙，是空前沒有這麼多量。法國於是不得不仰給於斯干的拉維亞與美洲的製造廠，而損害了

它自己的商業均衡，因為它的紙廠不能再收集原料，而那些國家從前祇以木漿供給它，同時它又不得不停止紙的進口稅。祇在一九一六那一年中，紙的輸入額曾達到了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以上。因此，法國不得不限制紙的消費，報紙的篇幅減小了，同時又將售價提高一倍，關於廣告與樣本的用途，它也頒佈了限制的辦法。這種情形，不論對於消費者或生產者，都發生了不良的結果，同時又因為匯價的影響，這種不良的結果便波及全國。

此外，德國輸入品之消滅，原可贊助法國工業的發展，但因為禁止貨物出口，法國工業的發展便陷於停頓了。化學工業的情況，便是如此。在大戰前，德國會供給法國五百五十萬擔的化學品，在戰事開始初期，德國來源之斷絕，便發生了可悲的影響。因為有着設法與以替補的必要，法國即於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創立一個化學品管理局，後者的任務是在於救濟化學品價格之高漲及發展化學品的生產。在化學品管理局的推動之下，已應動員令服軍役的化學工程師都調回後方服務，若干化學試驗所設立起來了，徵發制度是以有計劃的購買制度來替代，燃料與原料的供給是藉運輸的優先權與以維持，出口的許可證是照准頒發。不過，稅關人員會拒絕承認這種許可證

的效力堅要軍政部或財政部所頒發的執照。在這方面工業的發展中施以這種障礙，更因下面的事實而益見有不幸的影響，這個化學工業確實為純粹法國的工業，它的進步確是由法國的許多發明創造出來的，而在市場沒有賣主時候，在外國市場上開闢新銷路，當可使法國其它工業擴展了營業範圍地，而在這種營業範圍地上，直到那個時候，法國工業是以極不等力的武器而對付外國競爭者。

不錯，即在戰事開始時候，旅外法僑商會，有的在歐洲，有的在美洲，會指明有許多部門可為法國製造商開闢銷路，或可使他們發展專供出口的傳統工業生產，如瓷器、手套、絲織品、布疋、汽車等類，或使他們趁這個機會以創辦專供出口的新工業，如化學品、衣服業、帽襪業、及一般大批消費的物。可是，如化學品出口所遭遇的困難，其它製造品，如手套、帽、皮革品，也都同樣的遇到，這些工業是絲毫不關國防利益的，而政府卻禁止出口，竟妨礙了它自己所不購買的工業生產。我們便會看到政府這樣的禁止英國政府會請求出資購買堆放於哈佛爾港口的皮貨之出口。

國際交易的需要，迫使各國緩和出口品的取締。中立各國的商務，雖然會有補交戰各國的需

要，與擔任了供應者的任務，但同時是冒着所有一切的危險，這些危險是來自取締範圍日見擴大的雙方互相封鎖的狀態。人們所以必需設法使本國與那些中立國家的商務得以進行無阻。在中立各國方面，爲着向有交易的各國擔保它們的出口品不是供給對方的敵人起見，便有人出來組織集中採辦貨物並擔任貨物之分配的機關，後者並擔保將這些貨物專供本國的使用。在荷蘭境內，曾成立了這一類的組織，名爲荷蘭海外信托公司（Nederlandsche Overzee Trust），這個機關便成爲大戰中荷蘭商業繁榮的要素。另一個類似的機關曾成立於丹麥國內。

瑞士的處境是特別困難的：夾在交戰國的中間，而它的對外貿易是依靠它們的，它不能夠失掉德國的煤，也不能夠失掉法國所供給的麥，同時與對敵的雙方繼續交易，實爲它自己生存上必需的。約在一九一五年中間，瑞士聯邦政府，在與德國政府協調之下，在沮利克（Zurich）設立一個監督局。幾個月後，有一個類似的機關，名爲瑞士監督公司，又設立於伯爾尼（Berne），目的卻在於供給協約國的需要。這些機關，互相集中在各個鄰近國家裏面所採辦的貨，專以入口商公會的名義與對方交易，這些公會便負責將購進的貨物分配與它們的會員，同時擔保履行它們所訂立的約

言。從這種組織裏面，法國出口商遭受了雙重的損害。第一點，這種組織是需要某一種重要數量輸送的，因此法國出口商的一大批貨物便被排擠了，如服裝，女帽及美術品各業的出品，以至時髦裝飾品大商店所運去的出品；至於德國的商店，因為牠們的結合與集中都比較進步，便反而佔了許多便宜。日內瓦商會便曾大聲疾呼的指出這個損害法國商務的危險。第二點，上述公會必需包羅瑞士境內盡所有同業的商人，不分彼此的國籍，因此，法國出口商幾於無可避免的違犯了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法律之禁止與敵人交易的規定。所以，聯盟各國所限定的辦法，因為遇着這種情形，結果是使它們，正在瑞士市場招致它們本國的商人與最必需開放這個市場的時候，竟反封鎖了這個市場。在一九一六年初，德國馬克在日內瓦市場的行市是由九二漲到九七·八〇，至於法國佛郎，則跌至八八，這便是這種政策的結果。

第二節 法國的對外匯兌

從一九一六年起，因為以軍火供給聯盟各國的緣故，法國的出口數字增高了，曾達到五、一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但輸入的數字及商業均衡的損失數字，也照同樣的比例增高，後者竟達到一〇、〇四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加之，在一九一七年，輸入額繼續增加，達到了二七、五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八年，依然還在一九、九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在這兩年中，輸出額則降為六、〇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與四、一四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九年，對外貿易狀況更見惡劣，輸入額增至二九、七七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輸出額僅增至八、七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工業所需要的原料輸入額雖然有着顯著的增加，截至一九一八年止，這是因為戰事工業之活躍，至從一九一八年以後，則因為物價之高漲，原料輸入額的重量幾僅及一九一三年的半數，而牠的價值卻比較增加了一倍。

這個驚人的入超所產生的天然結果為外匯高漲，因為法國缺乏了償還外國的順匯。不錯，直到那個時候，法國由國外投資與外國旅客費在法國境內的款項所得到的兩種債權，每年達到了二十萬萬佛郎以上，足敷充分抵償貿易之惡均衡。從這個時期以後，情形便截然不同：因為許多外國證券之出賣與旅客之不見踪跡，法國那些債權便大見減少了。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中，在巴黎匯

市上，美元的行市很不容易的列爲五·一五佛郎，英鎊的行市爲二四·八〇佛郎，但到了一九一五年六月，美元升至五·七五佛郎，英鎊升至二七·一七佛郎，到同年十二月，美元爲五·九〇佛郎，英鎊爲二八佛郎。至其他外幣，情形也是如此：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中，西班牙丕賽他比較法國佛郎低了百分之六，瑞士佛郎的匯價直至一九一五年三月是與法國佛郎差不多相等的；到了一九一五年底，西班牙丕賽他與瑞士佛郎都高了百分之十。

這種情形當然使法國在國外購貨所付的物價大見增加，並構成了法國信用之不良的表徵，這可無須贅言了。所以，法國政府，像其它各國政府一樣，力圖掩飾這種匯價跌落所發生的影響。法國西銀行便出力贊助施行救濟工作，它於一九一五年初，即將它於一九一四年所買進的四萬萬佛郎的外匯移供國外貿易使用。在一九一五年，這些外匯的賣出曾達到八萬萬佛郎，在一九一六年，增至三十五萬萬佛郎。這個方法是不敷應付的，因爲外國票據在市場上是很少的。在一九一五年四月，法蘭西銀行會運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黃金到英國、美國及西班牙去。在同年中，又有其它各批黃金的運出：專以美國一方面而言，曾由英國與法國輸入了四五二、〇〇〇、〇

○美元的黃金。但是，這樣的黃金出口，雖爲抵補貿易均衡之古典派的方法，但不能源源的繼續做去，以引起極其迅速的竭盡準備金庫與消滅外間信賴的危險。不如將黃金作爲擔保而向外國商量信用借款，是比較有利的。是年四月三十日，法蘭西銀行便這樣的向英格蘭銀行借出五萬萬佛郎的黃金，後者因此答應以六二、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的信用借款供給法國的貿易。隨後又做了幾批同樣的黃金出借，在一九一八年總共達到二、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因此在匯兌上得到了九十萬萬的佛郎。在向英國集中的黃金運出之下，法蘭西銀行便利用了一種支付的工具，即倫敦市場所擁有的國際票據交換的機構；由是倫敦市場便成爲法國的銀行，以黃金的供給做條件，藉以維持它的匯價，並以增加它的通貨的鬆緊性。

這個方法，在於利用法蘭西銀行的金庫，應須採取必要的步驟以鞏固這個金庫。法蘭西銀行理事會，從前已經因爲預防不測的糾紛起見，曾使金庫由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之三、一四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同年六月三十日之四、一四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八月五日的法律，頒佈了紙幣停兌的辦法，黃金立刻不在市面流通。不過，靠在法蘭西銀行及所有一切機

關所作獎勵以黃金兌換紙幣的宣傳，有一部份經私人保留的硬貨便會送到法蘭西銀行來，在一九一五年底，總數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在一九一八年底，總數爲二、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後面這個數字，約當推測在民間流通的總數之一半。加之，政府又以一九一五年七月的命令禁止黃金的出口。在這個步驟之外，又有一九一七年五月的部令，禁止攜帶一切價值一千佛郎以上的法國俄國或美國的紙幣出口，以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的法律，禁止運出價值一千佛郎以上的硬幣、紙幣或證券，同時也禁止在法國境外開立信用存款，認購外國的公債，與在特許經營匯兌業務的機關之外購買外匯。在財政部裏面，曾於前一年設立一個匯兌委員會，擔任諮詢的任務。在這個委員會建議之下，法國便於一九一八年通過一條法律，勒令匯兌銀行設立一本登記簿，它們盡所有匯兌業務都應一一記在簿子裏面。

法國人所持的中立各國的證券之出賣，也有補於法國的匯兌。在一九一五年二月，法國政府與英國政府曾訂立一種協定，藉使上述有價證券得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出賣。以後逐漸擴展到了歐美其它中立國市場，都可代爲辦理這個業務。法蘭西銀行會以它的力量幫助國庫再買回那些

證券，並將後者送往英格蘭銀行。這裏面交易的主要部份，是關於美洲鐵道的股票：在一九一五年，歸國家帳內所購買的約有六十萬張。在一九一七年，美國曾收回價值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鋼鐵業與鐵道公司的股票。其後，法國政府願向證券持票人以三年的期限借入證券，並保留將來到期後可照某種價格買回的權利。這個辦法可使國家收存證券以作放款的擔保，無須立刻照價償付。此外，它又可避免因大批出售這些證券而發生跌價。在一九一六年中，照這個辦法借進的證券，總額曾超出十萬萬佛郎。這些證券大部份是歸國家於一九一九年收回。

以上種種方法之使用，很能夠改善法國的對外匯兌。不過，這同時又是耗費多而使用範圍有限。特別關於黃金的運出，原為償付未清理的國際債務之唯一的方式，但它之能夠減低匯價的差額，當然祇能在它可以銷除或抵補那些債務的範圍內，換句話說，即在它自己總額的範圍內。至於額外的數目，它祇有着精神上的作用，足以鞏固債務者的信用，因為一般人對於黃金作借款擔保的作用頗見信賴。事實上，在為着這種目標而運出黃金與匯價的變動之間，我們很難看到那一種互相呼應的現象。在一九一五年四月與五月間，法國曾將二九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黃

金運往倫敦，但並不能防止英鎊的行市於四月中升至二五·四一及於八月中升至二七·六〇。即使在八月中旬又運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黃金後，英鎊的行市回跌到二七·五〇五，但不久又漲至二七·七四；在達到這個高峯後，重新又於九月二十三日回跌至二七·一五五，這時候並未有一批黃金運出去。一九一六年六月之運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黃金與一九一七年二月之運出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黃金，都不會使匯市發生了顯明的變化。

法國政府所得到的信用借款，大部份是照上述擔保的辦法而成立的。在一九一四年底，法國政府即已與美國成立一批一千萬美元的六釐國庫券的借款。到第二年春天，它又與美國成立另一批五千萬美元的借款。在一九一五年十月，英國政府與法國政府聯合在紐約發行一批五萬萬美元的債票，按百分之九十六的行市發行，利息五釐，分五年償清。同時，在美國私立銀行那方面，經法蘭西銀行擔保之下，也願為法國商業成立信用借貸，數目以法國貿易的輸入額為標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布拉文(Brown)銀行會照這個辦法出貸二千萬美元；在次年，另有一批一萬萬美元

的信用借款，曾以利息五釐分期三年償還的債票的形式，由特爲這件事而設立的「美國外國債票公司」(American Foreign Securities Company)出面發行；同年，又有一批一千萬七釐半借款，曾由一個銀行團出來承受。法國各大都市所發行的市公債，也有八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數目，曾爲美國國家所接受。到一九一九年五月爲止，美國借貸法國的總數，爲二、八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美國借貸聯盟各國的總數，達到了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靠在美國之積極參加歐戰，聯盟各國的各種債務的償還期限，得以無期的延長下去；法國外債的半數便這樣的改爲三十年長期借款。美國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的「戰勝借款法令」，曾准許在戰事停止後之十八個月的期限內，繼續借款與聯盟各國，直至總數達到一百萬萬美元爲止。在三年的期限內，借款的利息可不必追索，並可以工業或國家的有價證券償付。在實行這個規定之下，美國政府以二萬萬美元的貸款交與法國國庫。後者便將這批款讓與法蘭西銀行，按照金幣的比率計算，保留了匯兌上的利益，並將這批款攤還它所負法蘭西銀行的債務。

法國政府，利用國庫券的發行，也向聯盟國及中立國的國家，得到了類似的借款。在一九一八

年，它曾向英國發行了四〇二、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的五釐半與六釐的庫券；有的是散在私人手裏，有的是存放在英國國庫裏，有的是持向英格蘭銀行貼現。日本曾承受了約近二萬萬佛郎的庫券與六釐債票；西班牙承受了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瑞典承受了七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挪威承受了八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荷蘭承受了二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阿根廷共和國承受了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如此等等。加之，在一九一八年中，西班牙曾以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不賽他的信用借款供給法國商業，以供辦理由它那方面輸往法國的貨物；阿根廷共和國也供給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比沙（折合十萬萬佛郎）的借款，代表它所售出麥類的貨價。在一九一九年，法國的外債的總數，計為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上述種種步驟所發生的影響，其範圍如何，固然是難於估量，但我們若要明瞭匯市的變動，則不能置之不理。從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以後，巴黎對倫敦匯價與對紐約匯價之能夠相對的穩定，似乎祇可歸功於那些步驟，至於對其它市場的匯價，即如對日內瓦與對馬德里的匯價，則繼續高漲。

但是，我們不要忽視信賴負債國的償還能力與復興能力之精神上的作用：在一九一八年之最後反攻後，法國匯市之所以能夠恢復原狀，及在一九一九年春天英國宣佈停止它過去所會供給的匯兌信用借款後，法國匯市之所以反能夠繼續高漲，這唯有那種精神上的作用可以解釋出來。總而言之，匯兌政策之實際的效力，畢竟是在於它在信用上所發生的效力如何，及它所以鞏固這個信用的步驟如何罷了。

第三節 法國的限制輸入政策

除了這個政策之外，還須加上限制輸入的政策。因為匯兌恐慌的第一原因是在於輸入之過度增加，當然的，在當局的腦筋中，減少輸入的額數必然可以轉變這個不良的狀況。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財政部長會站在參議院的講臺上宣佈說：「在戰爭時代，極力減少個人的耗費，實為每個公民應有的義務，尤其是有些消耗品是由外國購買來的。」

五月六日的法律，已經准許政府暫時禁止外國貨物的入口，或提高入口關稅。為着實行這條

法律，五月六日政府頒佈了兩道命令，禁止將下開一大批的貨物，特別是包括各種奢侈品，輸入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皮衣，旅行箱，絲製品，時髦服飾品，手套，鞣皮製品，金銀精製品，假首飾品，精刻博具，玩具，腳踏車，汽車，雕刻器具，樂器，瓷器，玻璃，酒具，玻璃製或瓷製的裝飾品，花邊，純羊毛製的帽襪，羊毛毯，花粧品，菌製家禽，肝醬餅，華貴鮮果，裝飾品用的烏毛，暖室植物，礮水，雲母石，寶石，彫刻物，燒酒等等。如遇有商業部部長或農業部部長的提議，某幾項可以例外通融辦理。

限制在這種範圍內，上述禁止辦法，似乎不至引起嚴重的困難。它確是行使在非必需的物品範圍內，減少那些物品的消費，當不至於發生實際的痛苦，而且那些物品往往與法國工業的主要出品互相競爭。不過，這個辦法總具着關稅方面之採取取締辦法的缺點，即引起對方輸出國家採取報復手段，而損害了本國的輸出：如水果輸入之禁止，便引起意大利的責難，而後者的銷路便被封閉了。可是，這對於法國的工業，便發生了嚴重的結果，國外銷路之封閉，有使法國增加失業與戰後失掉老主顧的危險。

在另一點上說，關於匯兌方面，解決問題不僅可在限制輸入方面着想，同時也應在增加輸出

方面着想，效力相等，當然可以達到同樣的結果。照那種限制輸入的辦法，再加上了戰事開始發生以後禁止輸出的限制辦法，便有使法國出口貿易遭受損害的危險，而這種情形，恰是在德國與奧國的競爭被消滅之可使法國生出攫取新市場種種希望的時候。這種限制輸入的辦法，實無甚必要，因為它所對付的貨品，在與通常日用的貨品比較之下，銷路是很狹的，而輸入品之逐漸增加，不是屬於前一類的物品，乃屬於第二類的通常日用品。為減少輸入，改良匯兌行市，避免饑荒的危險，增進一般的舒適，及贊助國家的資金需要着想，應施以節省辦法的，不在於構成法國出口工業之主要對象的奢侈品消耗，但在於日常消費的物品：這便是基特（Girdo）先生以國民經濟同盟的名義所發表的意見（見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1916），他而且特別提出紙的情形，所有一切有關係的工業所劇烈感覺之紙的缺乏，不是基於法國禁止紙的原料的輸入，乃基於外國禁止牠的輸出。財政部部長，在作了上面所述的宣言後，又進一步說，大家應當在法國裏面利用一切可能力量以從事生產，並且這種努力也須要求軍事機關參加，當他說這個話時候，他祇能以有關戰事需要與國民給養的物產為目標，這些物產乃構成了輸入的要素，而奢侈品卻截然不

同。那麼，應當探求的主要經濟辦法，的確是在於行政機關之比較合理的管理所可實現的經濟辦法；關於行政機關之竊取的管理，我們往往遇到；我們祇須提起上面已經述過的關於軍隊裏面汽車運輸之濫費及放棄法國各殖民地的資源而改向美洲出遠見昂貴的價錢購買同樣的物產。

加之，取縮政策同時必引起限制消費的政策，因為若不經採用後面這一個政策，則前面的取縮政策是不完全的。人們甚至認為物價的提高，以及捐稅的提高，都為減少消費之有益的原動力，而不會想到這兩方面的提高其中並沒有一個可做經濟與儲蓄的發動力，因為物價的提高祇減少了購買物的容量，而不減少了後者的價值，至於捐稅的提高並不會發生減少消費額的作用，祇有使消費額增多，不過將私人的預算表移為國家的預算表罷了。十九世紀的物質繁榮，並不是基於採取限制辦法或提高物價，恰恰反是基於物產之豐富與因物價低廉而促進的消費之擴大。以那一種的制度來看，恰與現時代工業進化發生以前所曾採取的制度相近，在那時候，取縮辦法與市場的狹隘便是各民族互相交通的工具不完全所產生的結果。

促成五月十一日命令的保護主義原則所產生的結果，及另一方面因其效驗不充分所發生

的結果，便使取締制度逐漸擴展它的實施範圍。同年九月，另有一道命令將木材及五金也施行取締辦法。這次取締的對象，可不是奢侈品了。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命令衝出了最後一階段，牠對於所有一切輸入品，一律採用取締辦法，除非得到豁免委員會所頒佈之一的許可，或達到它所規定的最高額。這個豁免委員會，包括參眾兩議院，各部代表，工業諮詢委員會的會員，農業最高評議會的會員，巴黎商會會員，它的任務為在保留一個最高額之下確定每季准許輸入物品的數額，並為每個數額設立一個分配計劃，及向商業部部長提出建議。在這個辦法掀動了工商界的劇烈抗議之下，確定了准許輸入物產，禁止輸入物產或應受數額限制的輸入物產表的四月十三日的命令，會准許將應受數額限制的那部分，暫時得無限制的進口，即是說，在總數一三九一種的物品中，有一二八種暫時得無限制的進口。三月二十七日的一篇通告，是在豁免委員會第一次開會時所起草的，牠會將這種豁免辦法施行到盡所有的貨物上，直至確定了普遍的豁免或輸入的數額限制的時候為止。按照本制度的計劃，限制輸入的數額，應照將在每種工業裏面組織目的在集合每個工業的代表的聯合公司所應有的需要。七月八日的部令，並不等候這種聯合公司之

組織成功，即取銷了應受數額限制的物產的類門，並將這個類門分攤在其它兩種類裏面。准許輸入的物產的種類，是由三百八十四種減為八十五種。至於禁止輸入的貨物，則可於經過蠲免委員會授與特殊的及個別的許可後，照舊入口。

本制度的根本劣點，是在於與工商業的基本利益相衝突。所以，蠲免委員會，迫於情勢，不得不大量的頒發商人所請求的許可：在比例上，拒絕授予許可的件數，不及全部請求之十分之一。審查每個特殊的案件之利益如何，及其所稱述的需要實際情形如何，這是極其困難的，任何一件請求都沒有不帶着這些理由的。加之，政府在陸續作了種種決定後，曾允許將上述命令延期實行，特別是關於酒類，木材，五金等等。經過這種更動後，關於限制輸入所採取的步驟，影響範圍是極有限的：設使我們考究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度輸入總數之減少，並將這個總數回頭照大戰初期的物價計算，或許我們可將這個事實歸附於其它的原因，如禁止某種物品輸往其它國家，以及輪船噸數之減少。

另有一個強有力的原因，也促使取締制度失掉它的效力：這個制度會使其它國家的商業利

益遭受了重大的損害，於是若干國際協定成立了，目的在停止這個制度之運用。關於羊毛布與棉布的輸入的禁止，曾直接打擊了英國的工業。反之，英國政府所採取之類似的辦法，也使法國工業失掉了英國市場，同樣的，法國之限制輸出，便使它的製紙廠失掉了從前所仰給於英國的破布原料。在法國輸往英國之被禁止的各貨物裏面，我們可提起下列各種：在一九一五年，法國輸往英國的絲織品爲一六三、五〇〇、〇〇〇佛郎，內衣及製成的服裝爲一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燒酒爲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皮貨爲二八、五〇〇、〇〇〇佛郎，博具爲五五、五〇〇、〇〇〇佛郎，木材爲二〇、五〇〇、〇〇〇佛郎，化粧品爲四、五〇〇、〇〇〇佛郎，水果爲二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巴黎精製流行品爲七、五〇〇、〇〇〇佛郎，如此等等。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英法兩國成立了一個協定，其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爲法國商業是處在非常的狀態中，原因是在於國內動員之萬分緊張，以及它的一大部份工業區之被敵人佔領，結果使它的貿易均衡大受損害。」這個協定准許法國，在執有英國駐巴黎辦事處所頒發的執照之下，將貨物輸往英國；惟有黃金除外，牠仍然是在取締中；至於某種服飾的烏毛，棉製帽襪，許在一九一三

年的輸入額之百分之五十的數額內，得自由輸往英國，燒酒類許照同樣比例之百分之七十；木材、石類、汽車、製紙原料、農業機械及木業機械，則須按照對方的需要程度而特別授與輸入的許可。英國輸往法國的貨物，也同樣須執有法國駐倫敦辦事處所頒發的執照，纔得准許辦理，唯有羊毛布及棉布的輸入，許在三個月內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輸入額之百分之五十內，得自由輸往法國，關於肥皂、洋燭及油類的輸入，也照同樣規定辦理。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國與瑞士也訂立一個類似的協定，准許某種數目的瑞士貨物得輸入法國，允許瑞士加開一次日內瓦至塞特的列車，保證以二千噸的磷酸鹽及一二三〇擔的粗絲供給瑞士，但須後者將利用這些原料所製成的物品再輸與聯盟各國。反之，瑞士的銀行家應以三七、五〇〇、〇〇〇佛郎的信用借款供給法國商人。

同年十二月，在法國與意大利之間，也成立一個協定，將兩國政府從前各對於對方國家的輸入品所擺佈的障礙物，互相設法減輕牠的性質。

西班牙的商務之遭受法國取締辦法的損害，程度也不在上述各國之下。當西班牙的物產價

格隨不賽他的匯價同時高漲的時候，又遇着了貨物出口之新的障礙，因此西班牙人民心中產生了劇烈的反感：那種情形實等於使他們的水果、酒及輓木的生意陷於破產了。所以，在西班牙的輸出與法國的輸出之間，必需成立一種互相抵補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因為法國的葡萄業對於阻礙西班牙酒之輸入法國是大有利益的——酒是西班牙輸入法國的物品中主要要素，而西班牙的葡萄業的利益則在於發展酒的輸出。除此之外，還有着國際政治的問題，使解決的前途益形黯淡。於是，美國政府出來解除雙方的猶豫，在西班牙與協約各國同意之下，它願將西班牙國內萬分感覺恐慌的麥、棉花、煤油及其它消費品供給後者，以為讓步的條件。一九一八年三月，法國與西班牙簽訂了一個協定，裏面規定西班牙得向法國輸往鑛產、羊毛布、棉花、蔴、皮鞋、製成的鋼鐵、車輛、米、蕃薯、橄欖油、乾果、罐頭食品；酒的輸入量每月祇可在二五〇、〇〇〇噸之內，柑、香蕉及其他鮮果的每月輸入量，須與過去最後五年同期中的平均輸入數量相等，輓木的輸入量，最多限在過去最後五年的輸入平均數量之百分之六十以內。在法國那方面，應以阿爾及利亞的磷酸鹽，馬達加斯加的椰子仁，柏油，機器，化學品，絲，植物質的細絲，供給西班牙。法國應許運往西班牙的

橫軸水車，電氣機械，針，甜蘿蔔的種子，自由通過法國境內，同時西班牙也許由法國殖民地運往法國的某幾種物產自由通過它的國境。除此之外，照協定的條款，西班牙的銀行家與出口商所組織的一個聯合公司，應每月以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丕賽他的信用借款與法國方面所組織的一個銀行團，一直到了本年底爲止，這項信用借款的目的，是在於便利法國清償那些輸入品的貨價。這次協定，雖然牠所准許輸入法國的西班牙酒的數量是很多，但仍不能滿足西班牙葡萄業的願望，後者會要求享受法國軍需處對於法國酒所付價目的利益，並要求取消進口的手續。

在限制制度裏面，陸續施行了那些蠲免辦法，固然使法國工商業在某種範圍內得到應有貨料的供給，因之得到了不少的便利，但還有一種極其嚴緊的障礙仍然存在着，妨害了生產的發展。全部的輸入品是在政府監督的支配之下，同時又受了專爲這方面而制定的條例所束縛。在商業署長的指導之下，所有關於辦理公私各方採購貨物的請求，輸入聯合公司的檢查，國際協定的準備工作，以及戰後關稅制度的研究的種種機關，都集中起來，這種集中的結果，更加緊了政府的監督。法國國內之向各國購買各種貨物，都交與「購貨總辦事處」辦理，後者經與法國政府的財政

代表妥商之後，監督購貨的進行。唯有辦事處處長纔有資格以政府的名義開出購貨程序所准許的耗費。因此，所有訂貨的合同都須經過他簽字。同時又是他負責在法國境內運輸所購入的貨物。

聯合公司的組織又是一個箝制工商業的因素，它使孤立的生產者失掉一切獨立的地位，而且往往使之不能繼續執行他的業務。我們在本書後面所作關於這種組織的研究，便可證明這個事實。眼前我們先限於指出棉業聯合公司對於這門工業裏面的恐慌所產生的結果。棉花爲一種輕的貨運，可以利用裝載專供軍事工廠使用的重量貨物的船隻隙地，一九一七年四月的部令將牠列於輸入自由的貨物裏面。在那個時候，水腳與保險費的高漲及物價的一般提高，曾使棉花的行情同時激漲：七月期的行情，在三月三十日尙不過一八八佛郎，到六月底則漲至三〇三佛郎，至於存貨，則由三一、九四三包減至一七四、三〇五包。這種情形不免要引動恐慌，爲預防起見，於是停止定期交易。同年七月有一篇部令，禁止一切期限在六個月以上及數量超過買進者六個月消費的交易，買進者的資格祇限於在法國境內執行業務的產業家。購買的通告，是集中於一個官方設立的委員會。輸入自由是取消了，棉花輸入量是受限額制的限制，牠的輸入總額是歸獨免

委員會決定；每年的輸入額數是定爲八五〇、〇〇〇包，其中之七〇〇、〇〇〇包是向美國採辦。

棉花恐慌的原因是在於貨件之稀少，而這種規定並不是施以預防。所以，棉花的行市始終不會跌落。同年九月，商業部設立一個棉業聯合公司，後者是採取一種不記名公司的形式，資本爲一〇、五〇〇、〇〇〇佛郎，由紡織商與棉花入口商擔任。棉花的採辦，是由聯合公司駐在美國的辦事處，經與美國商務部的財政辦事處協商之後，經手辦理，購來的貨件，便依照緊急需要的次序分配各紗廠。這個制度的結果，是輸入額減少，與工廠不能動工；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年度中，各紗廠曾購入七二二、〇〇〇包，而聯合公司方面，直至一九一八年七月，祇賣出了六〇、〇〇〇包，在是年下半年中，也不過賣出同樣的數量。紡織商，在勢不能不以高價收買，藉禁止令頒發以前所取得的執照而輸入的棉花，但這批棉花數量是極有限的，他們便競爭買收，結果是棉花的行市激漲了，而聯合公司所定顯見低廉的價目，並不會發生了使棉花行市回跌的作用。

從是年七月起，一切准許輸入的執照是取消效力了，棉花的市場祇靠着聯合公司的供給。從

此後，紡織商完全聽憑這種專利的輸入的支配，不能事先訂合同，他們的生產工作便陷於毫無規則的狀態，同時受盡了棉花價格之極端不定的漲落的影響；這種制度，幸因它的主要主顧，軍需部，對它比較私營商業方面感覺合宜，所以它的弊害得以減輕了。因為上述情形，軍需部便不得不與每個紡織商所約諾的出品供應相符的原料數量接濟每個紡織商，而且須照它自己所付的價目讓與後者；它向聯合公司買進了棉花，再由它經手運到各紗廠。這樣，紡織商便成為軍需部的承造者了。至於出品專供私人方面的紡織商，他們的情況是最靠不住的，因此，紡織工業的活動力是逐日減少了。

關於煤的供給問題是在於如何抵補國內產量之不敷應用，法國政府所採取的辦法是限於從牠的售價着想，藉使國外輸入的煤與國產的煤價格相等。在常時消費之六千萬噸的煤裏面，法國自己僅出產了四千萬噸，而由英國、比國及德國輸進二千萬噸。德國的侵略曾使法國失掉了國產數量的半數；至於繼續開採的煤礦，在戰事期中可於某種範圍內加緊生產。煤的輸入，在一九一四年，降至一六、五〇〇、〇〇〇噸，其中由英國輸入的為一〇、七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

一三年，則英國輸入的曾爲一一、二〇〇、〇〇〇噸。港口的壅塞及其設備之窳敗，開採費及運費之增加，都引起了煤的行市高漲。因爲開採費及運費之提高，在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中，由英國輸入的數量之增至每月二百萬噸——但仍然不敷應用，不能使售價回跌。法國煤便追隨英國煤的漲風：前者在礦坑的售價達到三十五佛郎，後者在港口的售價達到了七十佛郎。

法國政府不能期望自處於輸入商的地位，因爲它缺乏了必需的船隻、器械及組織：有一個時候，它曾考慮購買一個特殊的商船隊，但隨後便放棄了這個計劃。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法律，曾在公共工程部內設立一個國立煤料分配局，後者的職務爲集中國家及各工業的需要的請求，並在礦坑出產的售價與外來輸入的售價之中確定一個平均的售價。這些售價是每十五日由部令決定。礦主所收到的超出成本的增額，是由他們解與分配局，後者便以與輸入商在國外所付買價的超出額相等的補助金付與輸入商。同時，在英法兩政府舉行談判之後，英國的礦主與航商願照三月八日的價目減低百分之二十，優待輸往法國的煤，即是說，照眼前煤的售價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及照眼前煤的運費減低了百分之四十五。

輪船運費這樣的壓低，結果使盡所有歷來專營裝運英國煤到法國的中立國船隻拋棄了這路運輸，而使船隻的裝煤出發的回數大見減少。輸入法國的數字立刻於九、十兩月裏再降至一、八〇〇、〇〇〇噸，十一月降至一、五〇〇、〇〇〇噸，十二月降至一、四〇〇、〇〇〇噸，而在另一方面，法國軍事工廠所需要的消費量反是有增無減的。法國煤礦會加緊生產，每月增加了十萬噸的產量。在十二月中，公共工程部新部長，不願壓低運費之使一切租船業務陷於停滯，而下令租賃船隻，並將裝運輸入貨的船隻結隊開行，由軍艦隨往保護。按照法國與英國商務部所成立的一種協定，運往蒙士海峽各港口的水脚定價表提高了十先令，運往地中海各港口的提高了二十先令。但是，煤的分配是到那樣不勻的地步，遂使許許多多零售商，甚至於整個城市，完全缺乏了來貨，而在另一方面，卻產生了許多中間人，以昂貴無度的價目尋覓主顧。在另一點上，即公共工程部部长於提出新法律草案時候所曾指明出來的，不但在兩種煤裏面，有行使均攤辦法之必要，即在各個不同的區域之間，也需要這種辦法，因為各區域對於運煤的港口與產煤的礦坑的距離是各有不同的。

靠在礦工的增加，到一九一六年底，法國煤礦的產量提高至將近二九、〇〇〇、〇〇〇噸，足與輸入量之降至一八、五〇〇、〇〇〇噸相抵補了。煤的消費量也增至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一五年，消費量是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之下。到一九一八年，德國軍隊之進至巴·德·加萊 (Pas-de-Calais)，曾減少了煤的供應量。停戰以後，運費之降低了百分之四十與在同一時候中法國煤的價目之降為六十佛郎，對於煤的售價並不發生了影響。煤的缺乏現在不是由於運輸不敷應用，但是由於存貨之恢復與分配的竄敗。至關於運輸方面，財政部與復興事業部確然不以輪船運費之跌落為慮，而建造了一批運煤船隊。撥供建造這些船隻的費用，達到了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應取價於提高煤的售價所增加的收入，固然煤的售價現在已經太高了。

到一九二〇年底，德國煤與美國煤之源頭的供應，湊上消費量之減少，煤的價目便大見跌落。從是年三月以後，煤的監督與煤價的均攤都取消了。但是，即因為上述設施的取消，及跟隨這個情形而發生的煤價跌落的展望，掀動了存貨的慘跌，而國外定貨一律停頓了；國立煤料分配局，從前

會將它的流動資金費在低貶各州縣的存貨價值上，而且自己虧空了九千萬佛郎，現在對於煤價的變動不能發生任何平衡的作用，而市場方面，原應設法彌補因國產煤量降至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之不敷應用，現則陷於極度的紛亂中，因而增加了其它部門工業的困難。

舉凡受過這個約束辦法的各門工業，我們都可在那裏面看到這個辦法之層出不窮的劣點。特拉(Troyes)的帽襪業，因為政府禁止它由美洲輸入織線機器，就無從使用這個機器；從瑞士輸入的也受取締；這個禁止辦法，陷一門重要部份的工業於無法動作之地，便使一大批工人宣告失業了。為使這種不調和的政策達到它的極點起見，法國政府准許六百萬枚德國織機針通過法國而運往西班牙，藉使後者的製造廠得繼續生產工作，並得以原可在法國境內製造的布疋供給法國。這個紡織工業，以及其它毛織工業，另外還受着禁止輸入毛線的影響，在關於毛線問題成立了協定之前，紡織業不能從西班牙或英國輸入這個原料。在一九一八年中，法商所購定的棉線及毛布，因為他們手中不會執有准許輸入的執照，便都堆積在英國製造廠裏面及西班牙邊境上。蘇織工業，也像棉紗工業及羊毛工業一樣，陷於停工，因為關於蘇業所設立的聯合公司，不能為它供給

原料。到了停戰後，果然運來了幾包貨，但聯合公司卻以每噸一百英鎊的定價出售，而同時英國商人祇要五十五英鎊的價錢。我們還可敘述糖的情形：在那時候，整個阿爾及利亞是劇烈的鬧着糖的恐慌，阿爾澤商人會得到四千噸之每公擔售價一六八佛郎的荷屬印度糖的供給。但是，雖靠在一家銀行之願意擔任以鎊償付貨價，法國財政部也無異議了，而「聯盟國合辦委員會」卻拒絕授與購糖的批准，因為關於購糖事件應由聯盟國各政府共同辦理。按照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協定，英國、法國及意大利決定共同購買專供它們給養的物品，藉免它們在外國市場上發生競爭購買的情事。因此，法國之直接輸入那些物產便遭遇取締。這個辦法的第一個結果，即使在它未經切實施行之前，無非是各種物產的售價普遍的提高，因為在另一方面，它阻礙了原可打擊物價提高的輸入。

即在不曾實行上述制度的範圍內，有些步驟也引動了間接的障礙與耗費的增加。由郵政包裹寄遞的輸入品，仍許照常辦理，而人們對於這種寄遞方法，儘管它那裏面包裝費之增加與所寄遞的物品之容易遭受損壞，遇有一切可能的情形，都儘量的使用。在另一方面，使用這種寄遞方法

的結果，是使輪船噸位遭受損失，因為這種寄遞的容積之增加及其貨件之分開裝運的狀況加之，像一般取締制度所產生的結果一樣，這次取締制度促成了一種漫無限制的投機事業，其目的在於偷避合法的取締。法國政府於是感覺有提出一個撲滅這種投機行為的法律草案之必要。如查有貨物寄往誠實的法國商人的地址，事先不曾經過後者的購定，那麼，照法律的規定，所寄的貨物應歸沒收。一九一八年二月有一篇命令禁止一切出借或出讓准許輸入執照的行為，如查有違犯情事，便予以取消執照效力的處分。關於這種情事，我們曾經看到運供法國北部紗廠的復興事業使用的機器，因為沒有輸入許可證，竟在哈佛爾港口被扣留，而退回寄遞原處的美洲去。這種事實還是產生於停戰協定簽字之後。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的命令裁撤錫免委員會，代以各部聯合監督進出口貿易委員會。因有着這番設施，棉花聯合公司被撤消了。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至十月三十日這個期中，棉花輸入限額是定為四五〇、〇〇〇包。輸入棉花的分配，關於紗廠方面，是交與復興事業部所設立的分配委員會辦理，關於輸入商方面，交與哈佛爾棉業貿易公會辦理。與過去所採取的制度相形之

下，新制度不過在形式上稍爲變更而已。關於輸入的自由，六月十三日的命令，雖對於一大批物品取消了輸入取締，但對於紡織品，則因北部實業界的請求，維持禁止輸入的辦法，因爲北部實業界覺得他們必需過了六個月的期間後纔能夠恢復他們的業務。關於奢侈品以及做了法國與聯盟各國訂立特殊協定之對象的物品，取締辦法也照舊繼續執行着。七月七日的命令補足了准許入口的貨物表。按照四月的一篇部令的內容，舉凡先運入法國經改製或清理後再運出口的貨物，已經准其進口。這個辦法便會施行於糖產上面。到六月，舉凡使用糖品的工業，都得援用這個辦法。

在一九一九年，輸入總額增至二九、七七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與上年度比較之下，增加了七、四七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於輸出總額僅僅增至八、七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比較上年度增加了三、九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輸出額之增加是由於生產過度發展——在下章裏面我們便可看到，出入口貿易這樣的不均衡，大部份原因是在於法國匯價落至那時無從推測的行市。爲阻止這個不均衡的趨勢起見，法國政府便以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對於一大批種類的貨物恢復禁止輸入的辦法。但這個措置似乎不能救濟當時的狀況。

況。除維持了物價的高漲之外，它不能得到其它結果。紙的情形便是如此：十月二十三日的命令，曾把牠加入禁止輸入貨物表裏面，防止了牠向國外所訂立合同的效力；這番措置立刻引起法國消費者的抗議，後者已經不堪紙價過度的高漲了。

關於與敵人通商的問題，聯盟各國採用着那些很有鬆緊性的條例，使它們的貿易不至受了嚴重的阻礙，法國則完全不同，它繼續採取執照的原則。結果，與其它聯盟國的貿易相形之下，法國的貿易是處於不利的地位，幸因有着一九一九年二月十日的命令，這個不利的地位是減輕了不少。這次命令，對於對德貿易的取締令，准許採用通融的辦法；外交部部長，「在公共利益所需要的範圍內」，得施與這種通融辦法。繼續採取禁止原則的理由，不僅基於在戰事進行中大家對於與侵略者恢復友好關係問題所時常表現的痛惡情緒，但也基於防止德國輸來貨物之利用匯價的差別而滾入法國的思想。與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六日的命令同時公布的通告，曾在取消限制辦法中，考慮到這些理由，並且曾附帶說，「為預防一切憂慮起見」，政府對於足以危害本國工業之一切外國輸入的物產，保留着以命令收回享受普遍的稅則的權利之自由處置。從此後，除了顏料，化

學品與醫藥品之外，貨物輸入法國是自由的了。

不過，在撤消禁止輸入制度之下，關稅稅率同時也提高了。六月十三日的命令，對於課以最低稅率的物產，取消了取締辦法；十四日繼續頒佈另一道命令，設立從價附加稅，這次舉動的目的是在於恢復戰前所曾實行的保護稅。因為實行上的困難，這種附加稅是不發生功效的，到七月八日，改用在原有關稅稅則上乘以係數的辦法。法國政府，在避免表現承認現有物價的態度之下，曾採取「三」的數字作為最高的係數；事實上，大部份的物品都照這個數字計算。不久後，這個數字還是不夠。在另一方面，以係數計算法為對象的抨擊，以及將來修改這個制度的展望，都使法國關稅制度具着了一種不穩定的性質，而使法國輸出貿易受了無窮的損害，至於法國政府，於獨免委員會呈遞那些命令草案時候，稽延簽署頒發，它雖這樣的採取了觀望的態度，但仍不能救濟上述不穩定的性質。但是，在一九二〇年中，某幾種係數是廢除了。在那些實業家眼中，這個措置還是不敷應付的，他們始終苦於德國方面的競爭。經過衆議院提出一個議案，邀請政府採行一種有效的保護制度後，後者便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頒佈一道命令，將一般的稅則照百分之三百的比

例提高。加上係數計算法的實行，大部份製成品的稅率，便這樣的增至百分之四百至百分之五百，有的比從前稅則增加了十倍。新稅則表之公布，立刻引起比國政府的抗議。同時，在其它國家裏面，關稅也提高了，而且因為這些國家對於匯價低落國家的物產，另採取了應付的辦法，法國的物產特別受了打擊，或間接的影響了牠們的出口。

第四節 英國的對外貿易與匯兌

同法國一樣，英國的商務也因宣戰而陷於停滯的狀態。一九一四年八月的輸入總額僅到了四二、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而在一九一三年同月，則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八月的輸出總額也降爲二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而在一九一三年同月，爲四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四年七月，爲五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一九一四年整年中，輸入總額爲六九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比較一九一三年，是減少了七一、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輸出總額爲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比較上年減少了九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到一九一五年，因為戰事的需要，進口貨恢復了從前地位，總額曾達到八五二、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英國政府與實業界，深悉英國在原料的供給上所倚靠於外國的情形，並知有維持輸出數字以避免本國在國外的收支之發生恐慌的必要，他們的口號為「照常營業」(business as usual)，他們儘管這樣努力，但輸出總額又降為三八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另一方面說，英國的無形輸出，其中包括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國外投資的收入，及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海道運輸的盈利，減少了貿易均衡的虧空額，而現在祇有逐漸的降低了，至於輸入數字，則迅速的增加起來。後者於一九一六年增至九四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七年增至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八年增至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至於輸出數字，經於一九一六年增至五〇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及於一九一七年增至五二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後，到一九一八年，又降至四九八、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貿易虧空數目，一九一六年增至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七年增至四六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八年增至七八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這個情形，與發生於法國的情形髣髴相似，應當在對外匯兌上發生與法國匯市所遭遇的同樣反響。在宣戰那天，美國是對歐洲負債的，尤其是對於英國，負欠了鉅大的數目，而美國對倫敦的匯價，因為信用的取消，會漲至四·九五美元。在九月中，英美兩國政府訂立了一個協定，根據那裏面的條款，英格蘭銀行願以二千萬英鎊的信用借款供給美國銀行界，但須後者以一萬萬美元的黃金存放於渥太華（Ottawa），經過這番舉動後，是年底美國對英的匯價便降至四·八五美元。隨後，在英國輸入額逐步增高的影響下，英鎊的匯價開始迅速的跌落，尤其在紐約。英國政府便開始以黃金運往需要在那邊付款的各地：在一九一五年中，六千萬英鎊的黃金便這樣的運往美國去了。

但是，在國外，英鎊的匯價繼續跌落：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中，英鎊祇值四·五〇美元。英國政府於是感覺有集中它的力量求向美國成立借款之必要。在同一時期，它曾實現了這個目的：它與法國政府聯合在美國舉行五萬萬美元的借款——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利息五釐，五年後以英法利息四釐半及十年償清的債票償還。借款成立的結果為使英鎊的行市回至四·七五美元。以後，

新的借款，或屬於英國舉行的，或屬於其它聯盟國國家舉行的，都採用這個方法。聯盟國各國家所運集英國的黃金之運出，充作借款的擔保品，依照這個方法，比較每個有關係的國家單獨舉行的辦法，是較有效率了。

爲替代黃金之在借款擔保的地位起見，英國財政部部長於一九一五年願向擁有美國證券的持票人以照當時行市略見高些的價格收買或借用後者的證券，同時保留着將來買回的權利。到下一年，議會通過了一條法律，在美國證券的利息單上加徵百分之十的所得稅附加稅，期在這個辦法的高壓之下，迫使持票人出讓他們所執的美國證券。到八月中，借款方法也推廣行使至其它中立國家所發行的證券。在一九一七年，關於某某種類的美國證券，應強迫的照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的行市相等的定價讓與國家，至於不照限定期間繳納的證券，甚至於照低一等的行市強迫出讓。這些證券即用爲一九一六年在美國成立的另兩種借款的擔保，這兩種借款，一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利息五釐的借款，一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利息五釐半的借款。除上述強迫買收的辦法外，直至一九一九年底爲止，私人間外國證券的買賣，是由政府

禁止舉行。

在一九一六年中及一九一七年二月中，有許多篇勅令頒佈了限制國際貿易的政策，禁止將某某種類的貨物輸入英國，如汽車，木材，傢具，燒酒類，煙草，糖，紙，樂器，書籍，巴黎精製流行品，時髦裝飾品，衣服，絲類，皮貨，酒，等等，即是說，幾乎全是法國工業生產品。特殊的許可輸入執照，得由商業部頒給，後者曾大量的頒發下來，而在英國商業本身的需要及其出口貿易的利益之壓迫下，限制輸入的制度便因頒發許可執照而減小了它的實行範圍。在一九一八年，對於各種原料及一切由大英帝國運來的貨物，都頒佈了普遍的豁免對遇。

這個限制國際貿易的制度，也曾掀動了劇烈的抗議：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倫敦商會對於英國政府之替代了自由貿易制及企圖取消它所蔑視其任務的商業媒介人，曾責備它破壞了市場組織：便如關於禁止輸入的辦法，倫敦商會認為這個辦法將使倫敦市場失掉對於好幾種被取締的物品質易歷來所獲得的最高無上的地位。

國際和平恢復後，英國商業也迅速的恢復回來，它的輸出額表現着顯明的進展，至輸入額則

漸次降低。但英鎊匯價之比較法國佛郎與德國馬克高漲，便立使這個動向歸於消滅，並使大戰期中所表現的保護主義傾向得到了新的材料。從受命研究應付外國「探拼政策」以保護英國工業的商業步驟的委員會所發表的結論上，英國政府採用了一個法律草案，其中規定對於與英國主要工業從事競爭的輸入物產課以值百抽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的稅則，對於受本國匯價差額所獎助的輸入物產加抽一種額外附加稅。雖然自由貿易主義者方面起來反對，這個法律草案的主要各款，終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議會通過。

第五節 美國的對外貿易與匯兌

在歐洲糾紛開始發生的時候，美國的工商業正在渡着一個困難時期。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的年度中，美國的輸出總額曾降至二、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在上一年度，則爲二、四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至於輸入總額，則由上年度之一、八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八九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因此，出超的數目是由六五二、〇〇〇、〇

○美元降至四七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拖欠外國資本的利息及美國遊客在旅行歐洲中所花的耗費，這種種負債的總額計約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遠超出上述出超的數字之上。償付這種債務的款項是由以應在秋間運到的棉麥的貨運先向倫敦貼現來的，總數約爲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本書前面，我們已曾看到這種情形怎樣的牽動了美元匯價的跌落與證券交易所之封閉。

海上運輸的困難，阻礙了棉麥的輸出，更使恐慌狀態加倍嚴重。關於棉花方面，牠的收穫量是估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包，這次是特別豐收的，到了十月，還不能寄出任何一批的貨，至於麥類，在九月中，即照舊運往英國，但人們卻曾考慮由生產者保存四百萬至五百萬包的存貨，而在常時，存貨的數量不過在二十五萬包以下。麥價便從每磅十三仙降至八仙。爲避免麥產破產起見，有人曾提出好些增值的計劃，但美國政府總攝棄不用。在十月中，靠在各家銀行與貿易行號的贊助，因而設立了一項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基金，這項基金專供辦理存貨放款，每一磅麥按照六仙計算，藉以防止麥價之繼續崩瀉。

在某幾處國外市場上，即如巴黎市場，債務與債權互相抵補之延期辦理，所產生的障礙，更使美國匯市的混亂狀態趨於嚴重。在八月初，對紐約的匯出，是很難在紐約市場上找到承兌人，而美元對英鎊的行市常常在四·五〇。

在這種情形之下，黃金的出口成爲必需的。但是，海運的危險事實上阻礙黃金出口之實現。爲避免困難起見，九月底成立了一個銀行業聯合公司，目的在籌出一萬萬美元的共同基金，存放於滙太華與紐約，歸入英格蘭銀行帳內；後者便爲聯合公司開立一批價值相等的二千英鎊的放款。

靠在這些步驟及從九月後輸出貿易額之逐漸恢復，恐慌時期是很短促的。各種交易所次第都恢復交易了。貼現率從九月之六釐降至十二月之三釐半。對倫敦匯價回漲爲五·〇一，在十月中爲四·九五，同月月底爲四·八九，即是說，行市比匯兌比率稍爲高些。同時，票據交換所從前恐慌的時期中因救濟向銀行貼現的商業票據之陷於停滯而發行的兌換券，紛紛回到了原有發行機關，而紙幣流通額因而減少了。當初爲着應付那個目標，曾發行了五九六、〇〇〇、〇〇〇美

元的兌換券，到一九一五年四月，便減至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了。

靠在需要日見增多的交戰國的購貨，當時情形立即完全推翻，一變而為有利於美國的商業，至於美國在歐洲的購入量是大見減少了，美國旅客也停止在歐洲花費了。從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麥的輸出額增至二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在上年度同一時期中，不過為九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馬的輸出額，由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由一〇、三八三匹增至一一四、三六九匹；罐頭牛肉的輸出額，由二、〇〇〇、〇〇〇鎊增至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鎊；鮮牛肉的輸出額，由三、〇〇〇、〇〇〇鎊增至四三、〇〇〇、〇〇〇鎊。美國製造廠已經收到了許多軍裝及軍火的大批定貨單。

截至一九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為止之整個一個年度中，美國輸出總額增至二、七六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輸入總額則減為一、六七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出超是達到了一、〇九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這項債權裏面，應提出抵補美國對歐債務的數目，至多不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左右，而法蘭西銀行與英格蘭銀行或歐洲持票人之賣出美國有價

證券，實遠不足彌補其中的差額。因此，法蘭西銀行與英格蘭銀行不得不着手於黃金之運出，截至一九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這個日期，歸英國自己的帳下及聯盟各國之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帳下，從英國直接運出的黃金，計值四〇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加拿大歸英國帳下運出的黃金，計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澳洲運出的計值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西印度運出的計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南美洲運出的計值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自九月以後，美國銀行爲英法兩國政府作放款透支。聯邦政府認爲這是私人方面的業務，自己不出面參預，藉以避免違犯中立國所守的義務。在那個時候，英鎊的匯價跌至四·五〇，到是年底，它回漲至四·七三。

此後數年中，協約國之向美國工業界採購貨物所發生的影響，更日見劇烈。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的年度中，美國輸出額增至四、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入額增至二、一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出超總額增至二、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的年度中，輸出額增至六、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入額增至二、六五九、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出超總額增至三、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物價的高漲，關於某幾種物品，是到了百分之百，當然也爲上述各項數字之增多的重要原因，但物價之高漲，本身即爲交戰國的需要與生產量不相稱的結果。加之，交戰國所購進的貨物，已不像戰事初期那樣，主要方面是不在於原料與糧食品了；這兩項不過佔總額之百分之十二與百分之二十八，至於製成貨品則佔了百分之六十。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與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兩年度中，美國的黃金進口額，爲四九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與九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另一方面，放與協約國的款項，將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協約國方面匯市卻有着穩定的趨勢，這樣，便可證明美國銀行界對於債務者的償還能力的問題是很見放心的。由於上述貿易的盈利，美國國富之增加是很鉅大的：有人估爲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至於稟據交換所所經手的營業數字，每日曾達到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歐洲黃金之騰集美國，曾加緊了美國的商業昌盛，同時，在反應之下，也牽動了物價的一般提高：個人的無度浪費與窮奢極欲都到了可驚的劇烈程度；一切貨物與交易所有價證券的行市都迅速的高漲了。銀行業對於這種動向，很抱

隱憂，並曾設法將大家作投機事業的趨向移爲購認歐洲各國所發行的公債，藉使上述動向無形停止。這種見解，對於對聯盟各國的放款，及以直接付款代替黃金作這項放款的擔保品，益使之實現便利。

在這些條件之下，美國之加入歐戰，不僅在道德上表示了尊重國際公道，而在經濟上也爲一種機警的與聰明的舉動；美國的商務必不至因此陷於不利的地位。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借與協約國各政府的款項，總共達到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前投於歐洲的資本，大部份是買收回來，而投在鐵道股票的資本，至少有半數是回到美國；聯邦準備局曾將買回的數目估爲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靠在對於交戰國，特別是對於協約國方面，擔任了大供應者的任務，美國便處於世界信用放款之分配人的地位了；倫敦市場歷來所估據的國際商業交換的地位，美國便取而代之了。在財政觀點上，戰事的耗費，本國公債的認購，都可轉移了過度奢華與過度消費的趨向。美國之向其它國家，如日本，西班牙，南美洲各國增加購入貨物，當然牽動了黃金的出口，在四月至九月的一個時期中，黃金出口總額曾達到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

在過去三年之中，出口總額尙不及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上述時期中，美國政府，於邀請各銀行中止運出黃金之後，曾下令禁止攜帶五千萬美元——金幣二百枚與銀幣二百枚——以上的硬幣出口。

因爲宣戰的緣故，關於對外貿易方面，美國政府的策略是完全變更了。直至那個時候，美國的政策在於擴大貿易範圍，而聯盟各國方面，爲阻止敵人得到接濟起見，則極力加以限制。從一九一四年底以來，美國政府，對於英國政府之逐漸嚴厲的擴大沒收足供敵國普通人民利用及列在附有條件的違禁品內的貨物的範圍，曾累次向前者提出抗議。聯盟國方面所持的理由，是根據取締戰時違禁品的需要，它們並且喚起美國注意後者對毗連中歐帝國的各中立國所運往的貨物，在那裏面，開戰前與開戰後的兩個數字是過於不相稱合。美國政府便回答說，開戰後美國輸往那些中立國的數字之增加，是因爲那些中立國素常從各方來源地所收到的接濟品，現在是絕跡了。所以丹麥須向美國要求俄國所不繼續接濟的穀子與草料。挪威也照樣向美國要求，在這個國家裏面，從一九一五年來，糧食的行市高漲非常，同時又有着饑荒的壓迫。在瑞士方面，在一九一四至一

九一五的年度中對外貿易的數字大見減少，到它與雙方交戰國同時訂立了協定後貿易數字纔得回高。即以英國自己的輸出而論，也有着類似美國的增加：從一九一五年一月至五月，英國的可可粉輸出總額曾增至一四、五〇〇、〇〇〇鎊，那裏面大多數是運往荷蘭與丹麥，而在一九一四年同一時期中，可可粉輸出總額不過二、〇〇〇、〇〇〇鎊而已。美國抗辯態度之強硬，及聯盟國對於損害自己的接濟品之憂慮，卒使後者於一九一六年初，組織了那些機構，使一方面增加中立國商業的自由，另一方面避免後者爲敵人所利用。

對德宣戰曾使美國政府將軍事防衛的需要抬到貿易自由的原則之上。大家曾看到下面這一個事實：貨物進口的數字，固然尚有爭論之餘地，但在歐洲各中立國方面，一面輸入額有着鉅大的增加，而另一方面並不牽動它們匯價之跌落，那麼，它們所購進的貨物到底作什麼用途，這個問題絕對是靠不住的。所以，美國政府下了決心，對於燃料，麥類，肉類，五金，肥料等物的輸出，施行它的管理權，對於舉凡有接濟德國的嫌疑的中立國，絕不願給輸出執照。參眾兩院都贊助政府這個舉動，邀請國務卿將過去各時期中輸往中立各國的貨物開一個比較表，除了特別許可之外，禁止一

切貨物出口，它們並拋棄關於將禁止範圍限於可送到敵人手裏的貨物的修正案。截至是年十二月一日，麥的輸出一律停止，管理當局認為中立各國所擁有的糧食足夠支持到這個日期。在九月，禁止以黃金與煤輸往西班牙。好幾批數量鉅大的五金存貨，總數達到一、三二五、〇〇〇噸。執在中立國買者的手裏，而不能移動，政府便不得不與以徵收。輸入貨物也須備有特殊的執照，發給執照的機關為聯邦貿易委員會，後者是根據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法律而設立的，它的任務原為調查經營對外貿易的一切企業的動作，而從此後卻成了整個對外貿易的監督機關。唯有對於瑞士及斯干的拉維亞各國，曾成立了接濟糧食的協定，但它們須以某一部份的船隻交與聯盟各國使用。停泊於美國港口的中立國船隻，須在完全承認了委員會對於牠們的船員及船貨的檢查權的條件下，纔許與以煤的供給。採行這些步驟的結果，為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的年度中輸出額之減少，輸出的數字從六、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五、九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減少額是專屬於對中立國的輸出，後者是從一九一七年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特別是關於煤油，麥，皮革，等等。

反之，運往聯盟各國的出口品是不斷的增加。在一九一七年，關於軍用品——軍械與軍裝——項下，輸出的總值爲三、二七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在一九一六年僅爲一、九三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關於農產品項下，輸出的總值爲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在一九一六年僅爲九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九一七年這個時期中，法國總共從美國方面收到了一、二二八、〇〇〇噸的麥類，八〇四、〇〇〇噸的鋼，六五〇、〇〇〇噸的煤油，二四八、〇〇〇噸的運輸用具。爲制止購買者的競爭與其需求重大數量之使物價更趨高漲起見，美國政府決計將盡所有美國國家項下或聯盟各國項下的購買行爲交與一個唯一的特派員辦理，這個特派員的任務爲接受定貨單，及與聯盟國的派遣團協商之下，決定美國所供給的三十萬萬美元的信用放款的分配額，抵制敵國潛水艇的海上合作辦法，糧食，人員及軍火的運輸，使用美國軍隊的條件，如其它美洲國家也加入歐戰，應如何利用它們的資源，以及研究媾和提議所包含的條件。從五月至十二月，法國便因此得到了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利息四釐半的借款，這批借款足供以美元直接償付總額使原有應用輪船噸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輪

船讓渡費及一大批物品的接濟，所需要的款項。

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前後五年中，美國的出超總共達到了一三、九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聯盟各國的款額總共達到了九、二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借與英國的爲四、二三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法國的爲二、六六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意大利的爲一、四九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比利時的爲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俄國的爲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希臘、捷克、塞國、羅馬尼亞等國的爲一五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黃金的進口爲一、八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除開出口的部分外，總共淨餘一、〇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根據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的「戰勝借款法令」，國會曾准許政府在戰事停止後之十八個月的期限內，繼續借款與聯盟各國，直至總額達到了一百萬美元爲止；又根據同一法令，在三年內，聯邦政府放棄追索借款的利息，並宣稱願意借方以動產有價證券償還。除此之外，有幾幫美國銀行團曾繼續放款與法國及比國的產業家，以供後者償付購買原料及機器的帳款，放款的形式是以國家銀行所發出票據來歸美國銀行團的會員銀

行承受。聯盟各國的工業債務，總額已經達到了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隨着戰事的結束，在美國的貿易動向裏面，也呈現着一種新的方針。美國工業之爲適應對歐洲各國的輸出而激成的劇烈發展，有使它尋覓新的銷路之必要，新的銷路應須足夠替代歐洲各國，因爲後者的需要將逐漸減少了。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以後，「戰時工業局」逐漸解除了一切輸出限制，最初是對於運往聯盟各國的貨物，隨後施展到運往中立各國的。韋伯（Webb）法令，會解除了施於目的在經營出口貿易的托辣斯組織的取締令，美國出口貿易便因這個法令之實行而得到鼓勵了。在一九一八年底，有一個力量雄厚的聯合公司設立於紐約，它的目標是爲它所屬的會員供給商業情報，關於銷賣代理人，製造品及其價目的說明，總而言之，即代表着足以延攬外國主顧的一個有系統的與健全的組織底利益。從前所設立的「戰時財政聯合公司」，其目標原在於藉發行債票以接濟軍事工業，但它始終不會利用這種權能，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的法律則准許它向經營出口貿易的企業放出五千萬美元的款項，利息爲五釐又四分之三，最多可放出十萬萬美元。聯合公司於是立刻發行了二萬萬美元的債票，放與向波蘭，英國，比利時，法國輸出機車

及工業器械的出口商。在十二月中通過於國會的愛治 (Egge) 法令，曾准許創設「國外銀行業聯合公司」，後者的資本至少須有二百萬美元，它擁有發行債票的權利，發行額最多可到合它的資本與準備金總數之十倍的數目，它並有執行有關國際貿易的銀行或金融一切業務的權利。摩根 (Morgan) 系的銀行會成立了像這一類的一個公司，資本爲一千萬美元，營業目標爲收買外國有價證券。棉業製造商幫也設立了一個銀行團，資本爲一萬萬美元，營業目標爲擴展棉製品的國外銷路及收買外國工廠。美國政府方面，也設立了一個國家評議會，後者的任務爲準備行動的計劃，同時政府擴展了商務人員的服務，在中美、南美及歐洲設立了情報處，成立一個委員會以改良一切運輸工具。在召集上述評議會會員的通知書裏面，這個目標會顯明的指點出來：「時至今日，實爲前此所絕未曾有着這麼劇烈需要，美國應依靠國外貿易，纔能使勞動者有工可作，資本得儘量發展牠的效率，工業均衡得以維持並可避免現有經濟狀況的破壞，懸掛美國國旗的商船隊得以維持它的地位及其動作，美國工業的繁榮得以保存並可避免足使我們失掉既得地位的恐慌。」在有些國家裏面，如挪威、丹麥、西班牙等國，那處可看見美國商務代理人的足跡，後者在那些

地方作了非常活躍的活動，而美國的物產，藉着最有利的售價與信用借貸的條件，便滿佈於那些地方的市上了。

這種種努力的結果，是使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度的輸出額，與上年度的輸出額相形之下，表現着顯著的增加，即是說，從五、九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七、二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九一八那年，美國對於比利時，意大利，亞洲，澳洲，西印度，南美洲各處的輸出已經大有增加，以這些地方而論，增加的數字是到了五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主要是在原料品與糧食品上。

但是，一方面固然有着這些有利的現象，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不甚有利的。前面所說的輸出增加，與上年度的增加額比較起來，是顯見遜色的。原料品的輸出額固然有增加，但製成品的輸出額卻見減少。在另一方面說，從加拿大，阿根廷，智利，古巴，墨西哥各國輸入的原料品，木材，羊毛，糖，銅，煤油以及各種製成品，都增加了。到一九一九年，這個趨向更見顯明了：對歐貿易仍然有着四、四三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出超，但對亞洲與南美洲的貿易，則處於入超地位，對亞洲

的入超額爲三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對南美洲的爲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結果是運出了二九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的黃金。在全部上，出超情形是趨於恢復比較正常的比例：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的年度，出超總額僅爲二、八七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對上年度之四、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出額不過增加了八八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之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是輸往歐洲，而輸入額則增加了二、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之八〇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是來自歐洲。在另一方面，爲着鼓勵輸出貿易而創立的機關，都沒有成功：所有基於這個目標而成立的計劃，都陸續放棄了，而因這個目標而成立的公司，不是歸於停辦便是無法繼續運用。

市場上擠滿了尋求銷路的激發過分的生產量，而銷路又趨於封閉，這種情形的展望，實使許多人抱着隱憂。在紐約國家銀行所發表的通告書裏，及在聯邦準備局總裁哈定（Harding）君在麻省銀行家協會大會中所發表的宣言裏，我們便可看到這種隱憂的情緒。

可是，上述情形無非是受戰事需要所激動之變態發展的生產之人造性質及匯價之過度高

漲的天然結果而已。匯價之過度高漲，固然爲工業繁榮的一個現象，但同時也爲外國購貨者之稀少的一個原因，爲着後者因匯價跌落而感覺向美國購貨是費用太昂，同時這個原因又鼓勵美國人向國外購貨。所以，歐洲各國，隨着它們工業之恢復了原有活動力，而力求解脫陷它們的金融於破產之地的貿易了；英國會局部的達到了這個目標，倫敦在匯兌市場上便恢復了它所暫時失掉的地位；美國輸向法國的數量也大見減少了。

歐洲各國之恢復了它們工商業的活動力，實爲它們踏進復興路上與履行它們的義務之唯一的途徑。但是，美國政府拒絕繼續它一向所施與歐洲各國的財政援助，並認這是一種單純鼓勵不生產的消耗與信用放款及紙幣流通之膨脹的辦法。到一九一九年十月底，美國國會所通過的一百萬萬美元的借款預備費，幾乎全部用盡了，政府便決計不請求國會重做這種舉動。在這個問題上，財政部長會說：「美國不能擔任爲全世界盡義務，即使它心中有意。我們不能接濟歐洲各國政府的財政上需要。美國政府不能使美國人民擔任租稅的重負，以彌補歐洲各國的財政虧空，這種虧空實爲後者之無力調整它們的預算的結果；美國政府同時也不能增重美國人民的租稅負

擔，以接濟我們的出口商。」歐洲的福祉是操在它自己手裏，且靠在他的耗費之節省與生產之活躍。任何外來的援助，祇有增加危機而無利益可言。過幾個月後，當參議院開會討論時候，有人還進一步說，對於那些因作擴充軍備之不生產的支出而繼續陷於窮困的國家，美國實無繼續施以財政援助之餘地。

無論上述種種觀察的理由是否充分，美國政府畢竟沒有看到，這個情形恰是基於促成美國繁榮同時又使歐洲負債纍纍的輸出貿易。歐洲匯市之慘跌，即是說，目下恐慌的原因，到了那種地步後即無法與以避免的，唯一可能方法，祇在於從此以後，依賴美國政府之從中設法，唯有它能夠擔任期限很長的信用借款，使這批借款的償還不至成爲使外國匯市更趨跌落的原因。從美國以這種借款供給歐洲以來，歐洲的匯市曾經穩定，英鎊的匯價是站在四·五〇左右，停止信用借款的通告，便使前者於十二月中迅速跌至四·〇二五。於二月中跌至三·三八二五；美元在巴黎市場上的情形也是一樣，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沒有超出五·四五，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沒有超出六·五〇，但卻從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一〇·九九五漲至一九二〇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一四·九七。這樣看來，美國對外貿易的均衡總而言之是靠於它以財政援助供給舊大陸的主題；現時代各民族の經濟上聯帶關係會顯明的表現出來，而美國產業界更當了解對歐的援助不僅是一個道德上公理問題，同時又是商業上利益問題。在美國產業界裏面，有些人物會承認這一點。喀特勒（Barrel S. Cutler）君曾於一九二〇年三月號的美國雜誌之雜誌（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上面寫道：「假定，在歐洲經濟各大強國裏面，有一個坍台了，美國便將最劇烈的受到反響……在世界現狀裏面，有着四個應加討論的事實：歐洲方面，有某幾個區域，缺乏了維持民食的糧產品及維持人民工作的原料品；美洲是唯一的糧食品與原料品供給的源泉；歐洲之要取得這種供給，非在國外得到放款不可；美國為能夠大量供給這項放款的唯一國家。」梵德力浦（Vanderlip）君也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在紐約經濟協會裏面說道：「我相信，設使我們不能設法使歐洲各國的工業重新活動的話，世界的安全將無存在之餘地了。」威爾遜總統，在他八月八日的一篇公報裏面，也寫道：「我們應當援助隔洋那方面的人民，這也是為我們本身利益着想的，因為歐洲是我們最好的主顧；我們不應當對歐洲的崩潰袖手旁觀，而不想到

它的「不幸便將打擊到我們自己身上」。

對於個中情形，若有着一種純潔的思考，便將使大家放大眼光，而不斤斤於攫取國外市場的野心。但這種思考很難為美國人民所接受，因為受戰事之人造需要的推動，他們的產業是過分發展了，而不能忍受這種發展的停頓。在另一方面說，盈利數額之廣大，曾使美國人民趨於狂妄無度的浪費，這一種狀態便使一般人迷亂了它們國際投資人的任務了。末了，產業界專注意於國外銷路及外國競爭的問題上，堅要強化關稅保護政策，堅決的態度實為空前所未有，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維持本國繁榮所必需的步驟；他們與共和黨取一致態度，共和黨會極力攻擊民主黨——後者是擁護以消滅各民族間經濟壁壘為基礎的威爾遜總統的和平綱領的，他們並且贊助提出一個提高關稅稅則的法案。一種新的暫行稅則，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中通過並實行，包含了對於製成品更見顯明的高壓，及對於售價比出產本地低廉的貨物增抽附加稅。同時，美國政府又着手於訂立一種永久性質的稅則，其中的條款並不是不帶着限制性質的。

第六節 南美洲各國的對外貿易

美國之所以做了交戰國之主要供應者的原因，也是由於它做了商業媒介的業務，它從其它國家，便如美洲其它各國，買收了大部份的貨物，而轉售與交戰國。因為歐洲方面需要之增多，這些國家也得到了它們項下的利益，同時這些利益便使它們得整頓它們的財政，並得達到了經濟的繁榮。

在一九一四年初瀰漫於阿根廷的財政恐慌，曾因歐戰發生而益形嚴重：它同歐洲主要主顧的關係之斷絕，及海上運輸之停頓，曾激成了一種恐慌狀態。到了年底前後，麥與家畜的需要，便使輸出增多，人心也賴以安定。提放阿根廷駐外使館的黃金也增多了。阿根廷便由債務者的地位，一躍而為其它國家的債權者了。在一九一六年，它放款通融法國、英國、意大利、美國，以供它們償付購貨的款項。在一九一八年初，它曾與這些國家成立了性質相同的協定。它的輸入額增至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出額增至八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阿根廷向法國輸出的數字，是

由一九一三年之三六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一九一八年之一、〇三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對法的出超是由一六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九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巴西的出口貿易，也同阿根廷一樣，得到了增加的利益，但在大戰的初期中，因為國際貿易的停滯，也會一度減少。當時減少項下，主要是關於咖啡的輸出，由價值五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密列斯之一三、二六七、〇〇〇包減至價值四二九、〇〇〇、〇〇〇密列斯之一一、二七一、〇〇〇包。到一九一五年以後，輸出額增高了，咖啡由一一、二七一、〇〇〇包增至一七、〇六一、〇〇〇包，樹膠從三三、五三一噸增至三六、一六五噸，糖從一〇、一三六噸增至五八、八九九噸，可可從二七、九九三噸增至三三、三八九噸。

不過，增進額並不專屬於巴西的舊物產；恰恰相反，咖啡與樹膠的輸出，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中，卻曾減少了，在物價普遍的高漲當中，這兩種貨物的價格卻反而跌落了。反之，關於因外間需求而種植趨於發展的物產，輸出額卻有着大量的增進；馬尼沃克（Manioc）的出口是從一

九一六年之四、七七一噸增至一九一七年之一八、四九八噸，米由一九一四年之三噸增至四二、五九〇噸，蕃薯由一九一六年之一六噸增至三、八〇四噸，大豆由一九一三年之四噸增至九三、四二八噸，玉蜀黍由一九一六年之四、八三三噸增至二四、〇四七噸，木材由一九一五年之三三、七七八噸增至四九、五六八噸，凍牛肉由一九一五年之八、五一四噸增至六六、四五二噸，乾牛肉由一九一三年之二一噸增至四、一五七噸，其它牲畜產物由一九一三年之一一、七〇二噸增至二二、七七四噸。除了這些新興的輸出部門，其中包含扁豆，罐頭番茄，牛乳餅，乾酪，小粉，凍魚，凍家禽，獸脂，豬油，肥皂，油等等之外，還須加上各種礦產，鈣，鐵，錳之類，在輸出貿易上卻佔着重要的數目：即如錳一項，輸出額曾由一九一五年之二八八、六七一噸增至五三二、八五五噸。

在這個時期中，關於巴西自己所不生產的消費品，如美國與阿根廷的麥及麪粉，因其需要增加與價格高漲，也連帶發生了輸入額的增加。關稅的收入，經過大戰初期之一度降落後，便因這種輸入增加而得到良好的影響。此外，巴西的外債，曾於大戰發生之初停止償還，貿易的好均衡，便使

匯市得維持一個便利於恢復償還外債的匯兌率。

在南美洲其它共和國裏面，也發生了同樣的貿易趨向。麥與家畜之出售，便確實的使烏拉圭增加了它的財富，至於智利與玻利維亞，則因出售它們的礦產而致富了。

因為運輸工具之不敷應用——阿根廷的一大部份收穫物曾於一九一五年爲着這個原因而遭受損失，以及歐洲資本之輸往南美洲各國的動向之停止，南美洲商業的發展當然使美國的商業享受其中利益了，後者恰好充當這些國家與歐洲交戰國之間的媒介。美國之吸收南美洲各國的貿易的趨勢，並不是一種新的事實。即在歐戰發生之前，美洲洲內的貿易額，已經佔了拉丁美洲各國的對外貿易總額之半數以上；僅以它們對美國貿易一項而論，已佔了它們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它們各國中間互相交易的數額也到了同等的比例額。

歐戰祇有使這種趨向更形發展。從一九一五年七月至一九一六年四月，阿根廷對美國的輸出額，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同期中之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七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至於從美國輸入額，則由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美元；巴西對美國的輸出額，由七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九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美國輸入額，由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智利對美國的輸出額，由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美國輸入額，由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以南美洲全體各國而論，對美國輸出額，是由一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七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美國輸入額，由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九一六年，美國從古巴輸入額增至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阿根廷輸入額增至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墨西哥輸入額增至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巴西輸入額增至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智利輸入額增至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巴西之由美國輸入的比例，在一九一三年僅為百分之十五，現在增至百分之三十一；它向美國輸出的比例，則由一九一三年之百分之三十七增至百分之四十四。

這種動向的結果，當然使美國與美洲其它各國的關係更見密切。在一九一五年，曾開了一個

汎亞美利加大會，結果訂立了關於設立更見緊密的運輸方法及財政上便利的那些協約。有一個拉丁美洲各國大會的計劃，創立的目的便在於平衡上面那個勢力，但結果是不能實現。巴西與古巴之加入歐戰便使這種不堅決的獨立意志雲消霧散了。上面那個勢力曾有利的促成亞美利加主義的情緒之發展，強化了美洲從此後應自給自足的概念。在美洲各國中，從前有着許多向歐洲貿易需求的物品，如爪哇的咖啡及阿根廷與智利所製的物品，大家都認為牠們確是由原地方運來的，而其實前者乃產生於巴西後者乃製造於美國，但是由英國及德國的輪船運來，並由英國、德國或法國的貨店經售。從此以後，美洲人更能鑑別他們的資源，再無須經過那些中間人的手，而直接與自己美洲出產者接洽了。

第七節 德國的對外貿易及匯兌與中歐大聯合的計劃

在一九一三年，德國的進口貿易額曾達到一〇、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那裏面，原料品與半製品佔六、二四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製成品佔一、四七九、〇〇〇、〇〇〇

○馬克，糧食品佔三、○四九、○○○、○○○馬克。它的輸出總額爲一○、○九六、○○○、○○○馬克，在那裏面，原料品與半製品佔二、六五七、○○○、○○○馬克，製成品佔六、三九六、○○○、○○○馬克，糧食品佔一、○四三、○○○、○○○馬克。海上運輸之停止，便使這些交易不能存在，頭一個受損害者便爲工業上的原料接濟，在上面數字中我們就可看出來。一從戰事發生，紡織工業便缺乏了棉花與羊毛，來貨是極不容易運到，澳洲的出產者便拒絕售與德國行號的代理人。同時，在戰事開始頭幾個月中，從前所消費之二五九、三○○噸的幾乎全部由外國輸入的銅，便劇烈的發生缺乏的恐慌，電氣廠開始缺少存貨；有許多運銅的船隻，曾被扣留於敵國或中立國的港內，而這項貨物的沒收，曾爲美國於十二月中累次向英國提出抗議的對象。德國方面，便立即開始利用非必需的地方所使用的電線。它在比利時境內徵收盡所有的銅器。那些商業代理人極力想法買收布加利亞銅鑛盡所有的生產量。關於羅馬尼亞的煤油，也採取同樣辦法。不過，在中立各國內所頒佈的出口取締令，便使這種接濟方法大受阻礙了。

德國所採取第一批的措施，是在於停止徵收進口稅，尤其關於糧食品；但這種措置祇能避免

物價的高漲，而不能增加進口貨的容量。不如對於已經輸入的物品，設法節省牠的消費，是比較有效力的。據「新沮日克報」(Neue Zürcher Zeitung)的記載，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A. E. G. 電業公司經理拉德羅(Rathenau)君會進見財政部部長，向後者陳述他對於設法救濟受海上封鎖所危害的工業之主要需要的意見。財政部長似乎會向他詢問幾點補充的解釋，隨後，經過一番短促的考慮後，便贊成了拉德羅的建議，並委託他本人創設必需的機構及主持後者的事務。藉着幾家重要行號的首領及一批少數的雇員，拉德羅便立即着手工作，到八月底，有一個新的機關，名為「戰時原料品管理處」，曾從事調查現有存貨的情形。那些擔任向國外採辦貨物的「中央購買公司」，它料理進口的事務，至於「中央外匯局」，從德國銀行手裏收到向國外賣貨所得到的匯票，它專管清算進口貨的貨價。在軍事部內設立的辦事處，其任務是在於審查實業界對於原料品的請求，批准他們採辦應用貨物，並監督後者的用途。這些貨物的分配，是歸那些「戰時供應公司」辦理，後者是一種不求盈利的股份公司，由企業領袖各就他們的工業部門組織起來的。

聯邦會議之將這個辦法推展施行到穀類與麪粉上，便使英國政府對於從前列於附有條

件的違禁品內的糧食品，也認爲是絕對的違禁品了。的確，到了敵國政府自己擔任了分配那些物品的任務後，這些物品便不僅是專供一般人民的需要，但也歸於足許國家繼續戰爭的全部物品裏面，而從此便成爲沒收的目的物了。爲回答這個手段起見，德國政府宣佈將毀滅一切進至它所認爲接濟英國的區域之內的船隻，不論後者是屬何國籍。不過，在這個宣言激起了中立國的反感及將使美國採取決裂行動之下，德國政府於是提議設立一個監督機關，歸美國的官吏主持，專管證明運往德國的穀物是否分發與普通人民。這個建議曾由美國轉達英國，但結果不會奏效。德國政府同時也企圖在美洲設立一個公司，目的在進行運出專供普通人民的糧食，後者將冒稱爲來自贈與項下的，藉以避免被英國軍艦所沒收。但因爲流息塔尼亞船之被擊沉，在那裏面死了一百多名的美國人，這件事情的談判便歸失敗了。

另有一個維持國內應用物產之接濟的方法，是在於禁止這些物產的出口。不過，這個方法有着雙層不利的結果，即是說，它一面損害了有關係的工業，另一面因它對於匯市的影響而阻礙了進口貿易，所以，德國同時採取了特許出口的辦法，即經過審查後，對於某幾種物品，如煤，糖，各種化

學品，除機器外的鋼鐵品，汽車，皮革等類，准許出口。這種准許，普通是附帶着抵償的條件，即對手國也須准許輸往德國的貨物出口。在中立各國裏面，遍佈着一個德國商務人員的網，他們的任務爲支持德國與中立各國的商務關係，並注意出口貨物的用途。對於瑞士方面，除使用上述辦法外，還設立了一個「進口托辣斯」的辦事處，後者是設立於沮利克，享受着德國對瑞士輸出貿易的專利權，並擔任了集中德國定貨與監視貨物運出的職務。

在一九一六年，當瑞士政府扣留了柏林軍事採購公司所購入及來自協約國供給的存貨後，德國與瑞士的經濟關係便發生糾紛了。德國政府宣稱將停止准許運往瑞士的貨物出口。對於瑞士，這種情形是很嚴重的，它不能放棄由法國輸入的物產，而德國煤來源之中止便將使它的工業完全陷於停頓。在德國方面，原料品的進口，尤其是棉花，佔着極重要的地步，因爲德國製造品的出口是倚靠於原料品的進口的。聯盟國之對於它們所供給的貨品，除了幾種例外，拒絕准許再賣出。這種措置便推動瑞士投到德國那方面去，並與後者訂立了一個協約，根據這個協約的條款，兩國應彼此互相准許無絕對必需的貨物出口，直至達到了事先確定的數量爲止。德國政府同時也知

道利用它自己與比利時所生產的煤，這兩種來源的煤產曾使德國壟斷了對歐洲各中立國的煤的接濟之專利權；它是靠在這種煤產的輸出，纔能夠從中立國方面得到它的給養品之一部份的接濟。從一九一七年後，因為採掘量的不足，這項出口品減少了，德國的情況便顯著的嚴重化了。

上述組織的效果，並不是輕微的。這是靠於它所派往國外的代理人，德國纔能得到維持它的生存與作戰的主要物品，如在一九一四年，向美洲購入了二五、〇〇〇噸的銅，五〇〇、〇〇〇噸的棉花，及在一九一五年，購入了阿根廷的羊毛之將近全部的出產量——它對於後者曾有着極迫切的需要。在一九一六年，德國也同羅馬尼亞訂立了一個協定，以便利兩國彼此的交易，德國之購入羅馬尼亞的麥，便是這個協定的效果。雖然經濟封鎖是實行着，中立國仍然為德國的供應者。在一九一六年，荷蘭輸往德國的糧食品，會由一九一四年之八二、〇〇〇噸增至三六二、〇〇〇噸；在這前後兩個日期中，在斯干的拉維亞各國之輸往德國的貨品裏面，油增加了百分之二〇四，硝酸鹽增加了百分之一一，咖啡增加了百分之三一，如此等等；在一九一六年，荷蘭及斯干的拉維亞各國所接濟的肉類，達到了一一五、八〇〇噸；牛油的輸入類為八二、六〇〇噸，臘

腸類爲六八、八〇〇噸，罐頭牛奶爲七〇、〇〇〇噸，牛乳餅爲八〇、五〇〇噸，雞蛋爲四六、四〇〇噸，小粉爲一七九、五〇〇噸，咖啡爲五八、五〇〇噸，水果爲七四、〇〇〇噸，菜蔬爲二一五、〇〇〇噸；脂肪的輸入額曾達到了德國全部消費量之四分之一。英國外交部部長，在答覆國會議員，根據上述數字，要求更嚴格的施行封鎖之下，曾說道，損害中立國的商務，便不能不也損害了英國商業及聯盟各國給養的利益。

匯市之變動無常，便可反映出個中情形。無疑的，在協約國各國裏面，商業平衡的虧空，不足解釋行市之跌到了一種不可知的程度。匯市的變動，大部份是在於軍事或外交的變化所可在中立國的意想裏面產生了某種希望之精神上的原因：在一九一五年第一季中，德國匯市之最顯明的跌落，是與進攻法蘭特爾（Flandres）之失敗及意大利之宣戰所表示的戰事延長的局面互相呼應；以後德匯之逐步下游，適與軍事行動之穩定局面相符合；英國之在亞多亞（Artois）得勝與法國之在要松（Soissons）得勝，再加上俄國及意大利的進攻，又使德匯於是年十一月中發現新低價，以後，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中，在德國進攻凡爾登及奧國進攻特蘭丁（Trenin）的時

候，德匯曾一度回漲；奧國進攻特蘭丁的失敗，及英法聯軍之進攻索謨（Somme）與羅馬尼亞之參戰，激動了德匯之新跌風，到是年十二月底，因為羅馬尼亞之被侵入，跌風曾經一度停止，但在一七年上半年，因為美國的參戰，德匯跌風又起了；在是年最後一季中，俄國軍隊之瓦解，意大利之慘敗，及德俄之宣告停戰，形成了德匯的回漲，到了一九一八年，中立國開始料見德國之終歸失敗後，漲風便停止了。在另一方面說，匯市的動向往往與進口貿易的動向大大不相符合：如在紐約，在戰事開始發生的時候，馬克的行市曾超出比率之外，但到了十一月，牠便失掉了百分之八的價格，到一九一五年二月失掉了百分之一三，十二月失掉了百分之一九，一九一六年七月失掉了百分之二三·四六，而德國從美國輸入額反是減少了極大的數量。德國的輸入總額，同英國及法國比較，是相差極遠的，而這個差額，恰是與德匯之更劇烈的跌落所表現的差額，處於相反的地位。

但是，上述觀察不能抹殺了貿易均衡的虧空在匯兌上所發生的實際影響。在第一點上說，德國的輸出總額是遠不及輸入總額的。再進一步說，我們若觀察德國匯兌與其它國家的匯兌關係，即是說，如德國與之發生直接商務關係及代德國辦理對其它中立國的財政清算事務的瑞士與

荷蘭，那麼，這兩方面的現象，即貿易均衡與匯兌，彼此互相呼應，更顯得是密切的了。所以，在日內瓦的馬克行市，會由一九一五年一月之九五生丁漲至是年八月至十二月前後之九九·七五，這次漲風恰與德瑞兩國從事設立雙方交易平準及發展德國出口貿易的談判，同時發生。因此，在國外所有各市場上，馬克行市之全部跌落變動，除了僅於上述政治的變化時候停止發生外，我們可以認作德國財政枯竭的結果，它的輸入是不斷增加，而對於全部供貨者又不能以它的債權來抵償進口貨的付出，總之，它是跟着敵方各國匯市的同樣傾向，固然在程度上沒有那麼劇烈。

所以，同敵方各國一樣，德國也不得不採取一種匯兌政策。德國銀行也運出黃金，特別是運往荷蘭與瑞士，結果馬克的行市得有着短時間的回漲，外匯高漲所發生的恐慌同時得以稍為平定。但這個辦法不能無限的使用；德國雖然做了一番熱烈的宣傳，推動民間黃金之歸到德國銀行，但後者的金準備總額，總不會超過法蘭西銀行金準備之三分之二，黃金的歸庫之抵補了黃金的出口，不過到一九一六年為止；從一九一七年後，黃金的減少是很顯明的。德國之在阿姆斯特丹出售外國有價證券，也不是更有效的辦法，德國所擁有的這項證券，是遠不及法國或英國那麼多的。在

一九一五年八月，德國持票人有了投報他所執的外國證券的義務。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帝國國務院得到了徵收這項證券的權能，並禁止後者的出口。在是年八月中，強迫投報辦法，是推廣施行到了盡所有各種金錢、鈔票、支票與歐美各國的其它證券，並及德國人民所執歐美各國人民所經營企業的股票，而徵收的權能是移交德國銀行。在「中央外匯局」的監督之下，柏林、佛蘭克福及漢堡的銀行獨佔了匯兌業務的專利權。

德國工業，因為難於得到應用物品的接濟，其程度實遠在其它交戰國所感受的困難之上，它便不得不專製軍用品，而貨物的出口，除煤之外，是稀少無足道了。因此，在一九一六年，德國禁止奢侈品的進口。到一九一七年初，禁止的範圍是擴展到一切輸入品上。其實，從一九一五年以來，許許多多物品的輸入專利權是操在戰時原料品管理局手裏。

協約國對德的封鎖及其商業上的目標，曾產生了另一種結果，即是說，德國對於恢復和平後商業鬭爭的組織所表現的傾向，益發採取強化政策。因敵方各國之不放鬆及受美國拒絕接濟中立國的態度的支撐而實現的德國對外貿易之撲滅，曾使德國鋼鐵業及農產業從前所作宰制世

界的好夢，及藉保護關稅及「探併」政策以實現這個好夢的傾向，立時化為烏有。這同時又是德國其它工商業部門的繁榮之迅速騰達的末日，這些工商業部門，與前述鋼鐵業及農產業大有不同，牠們所根據的是貿易自由與經營方法之完善化，而遠不是孤立與保護的政策。處於協約國所組織的集團之下，當時的糾紛便中止成為德意志帝國主義與不列顛帝國主義之對立的鬭爭了。現在是關係着兩個集團之瓜分世界的問題，即是說，一邊為協約國，另一邊為中歐帝國及其同盟者。

從這個觀點出發，於是產生了「中歐大聯合」(Mitteleuropa)的計劃，這個計劃是趨於創立一個「關稅同盟」(Zollverein)，後者是建立於廣袤一百萬方公里的土地及集合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口的人口上。這個計劃，成立於一九一五年，曾使前此在商業政策的問題上意見相左的兩個工業大集團，消除意見而聯合努力了。

這個計劃的反對論，可由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柏林服息報(Vossische Zeitung)的一篇論文表示出來，這篇論文會臚舉德國須向國外尋覓但又大部份操於敵人手裏的一切工

業必需物產：棉花，羊毛，銅，鐵，絲，樹膠，麻，皮革，錫，烟草，可，錳；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工業的接濟須仰靠那些國家的鼻息了。這篇論文也承認德國之拒絕貨物出口將使那些國家遭受重大的損失，但後者之能忍受這種苦痛，實比德國之忍受接濟品來源斷絕的苦痛，遠見容易的。而況，德國實無利用拒絕它自己的生產品出口的手段之餘地，因為它自己將為第一個犧牲者，而且結果乃為鼓勵外國的競爭。這篇論文的結論，是說，門戶開放的制度是必需有的，而媾和的主要條件應為制止一切限制工業接濟品的辦法。大航業家巴林（Bain）曾問那些「激烈的愛國者」說，到了一天，敵方各強國對德國封閉了它們的門戶，同時大不列顛帝國拒絕以原料品接濟德國。這些人是否想到德國那時將陷於那一種地步。

在另一方面，那個中歐大聯合的計劃，也遇到了每個有關係國家的嚴厲的批評。奧國小工業雖然對它表示好感，但鋼鐵業與紡織業的態度便完全不同，在大戰發生之前，他們已經不堪德國的競爭了；若是，有了一天，後者享受了免除關稅的利益，那麼，結果祇有使他們更受這種競爭的損害了。在匈牙利農人方面，反對的態度是更顯明的，他們始終憂慮德國農人的競爭，而奧地利的市

場已經足爲他們的銷路，何況他們從來對於他們的關稅自主權是絲毫不肯放鬆的。到了一九一五年七月，德國方面，便不得不放棄了關稅聯合的計劃，而將討論的範圍限於藉訂立商約以實現經濟提攜。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後，俄國的崩潰，便使中歐大聯合的問題得到了新的面目：這便是許久以來普魯士的汎日耳曼主義的政治熱望所注目的東歐通路之開放了。所以，德國會趕速利用當時的情形，停戰協定簽字後兩個月，它便以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與烏克蘭共和政府及以三月三日與鮑爾雪維克俄羅斯政府訂立了那些條約，照後者的內容，德國得以煤產交換這些地方的穀物與煤油，並將這些地方的運輸工具及海港歸它支配；同時它又將它的勢力伸展到可供殖民的庫爾蘭德及立陶宛各地。再照八月二十七日的附約的規定，俄國因須償付戰事賠償費而取消了它從前對德的債權；反之，它承認了對德負債六十萬萬馬克，應以黃金或貨物來償付。運往亞洲的德國貨物得免稅通過俄國境。對於溝通黑海的鐵路，尤其是頓河各區的鐵路，俄國應永遠承認德國擁有使用權。

德國同烏克蘭訂立的條約，確如人們所說的，形成了中歐大聯合的誕生的文件；俄國的殘餘，失掉了抵抗的能力，祇得任憑戰勝者的處置了。羅馬尼亞便這樣的四面受着包圍，不得不屈服於類似的條件之下，放棄了多不魯甲（Dobruđa）連同多瑙河河口在內，即是說，它的唯一海口，並且承認以二十萬萬馬克償付德國及以十萬萬馬克償付布加利亞。因此，多瑙河及黑海航路的管理權，都落於德國的掌握，後者便將可以實現溝通萊茵河，易北河及奧得河與上述航路的計劃，因而將握有溝通非洲與亞洲的通路了。於是有人也想像收回非洲的德國殖民地，後者的前途似乎有着無限的光芒的。在那時候，中歐大聯合的實現，似乎遠超它的創議者當初夢想之外了。

於是，德國人立即着手於經營新的活動區域的工作。有一個殖民的計劃，是產生出來了。同時，積極的訓練了一批專供經營這地方的特種人員：通達俄國語言的德國婦女，計有五萬名，學習着商務或銀行事務員的職業；有十萬名俄國俘虜練習着德國農具的使用法，這種農具將無條件的贈與他們，以期在他們國內推廣使用；有一大批德國傷殘軍人，上班聽課，作在俄國主持小企業的準備；俄文電影片及商業樣本，曾在德國製造了一大批，預備做推銷德國貨品的宣傳。在不勒門城

裏，曾創立了一個名爲「歐洲商業公司」(Europäische Han-dels-gesellschaft)的龐大組織，目的在主持對中國、波斯、土耳其斯坦各處的貿易。它的目標爲集中輸入這些國家的原料品，組織一個德國出口商的聯合會，抵制協約國及中立國的戰後商業，及同素與德國通商的國家組織一個密接中歐各帝國的集團。在是年四月，這個公司便在克立斯坦尼亞(Christiania)設立了一個代理店，後者在表面用一種轉運與出口的機關的掩飾之下，實際卻主持了對俄經營的動作，它開頭便編製了與它有關的各國的商家與出口商的題名錄。

德國的努力，特別是集向烏克蘭那方面，克虜伯公司曾創立一個資本二千萬馬克的工業「辛狄加」以進行它的經營工作，德國銀行，貼現銀行以及其它重要的金融機關，聯合創立了一個資本五百萬馬克的財政辛狄加。在奧國裏面，那幾家大銀行曾組織了一個資本一千五百萬古郎的出口貿易辛狄加。交易便立刻開始了：在幾個月中，曾由奧匈運出了一百五十列車的農業機械及四百列車的洋瓷用具及雜貨，總值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古郎，而當初所估計的整年輸出總額，不過算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古郎。

烏克蘭和約所產生的希望，結果是完全落空。俄國革命最初不僅取消了貴族土地產業及破壞了一大批穀物；它並曾鼓勵了一種普遍的憂望，每個人僅做了足敷自給的生產。大家設法藏匿現有的存糧，以應付德國員役的檢查，有時甚至用武力以抵抗德國的徵發。所以，後者從這地方搜集來的糧食，為數是極有限。和約所規定交出的穀物，應為一〇〇、〇〇〇噸，而德國僅得到了三〇、二二九噸，而且加上運輸的困難，交出來的貨實際祇有一、八五二噸。

可是，德國的政治家與產業家，也不惜於利用其它可能的機會，以求在中立各國裏面，重新設立了德國商業所期望的市場。中歐大聯合的計劃之難於實現，實使移向另一方面的努力具着了更見迫切的需要。許多商務人員之已派到那些國家裏面，因而保證德國得到了大批原料品。整個研究專家與產業專家的一個幹部，曾組織起來，專作攫取外國市場的企圖。那些德國及奧國的銀行，曾設立了許多家大出口貿易公司，以攫取那些市場，特別是在瑞士與荷蘭境內。他們所夢想的目標，為誘致這些國家加入中歐帝國所組織的關稅聯合；這一方面的努力，卻遇着對方國家——尤其是荷蘭——之無可應付的抵抗，因為在這些國家裏面，商人們深知他們本身的利益絕不是

與雙方交戰國中之任何一個集團的利益聯在一起。他們僅限於與德國訂立特殊的與有限制的協定，而以德國煤的接濟為基礎條件。德國那些工業大機關，如克虜伯及全德電業公司等，曾向芬蘭及斯干的拉維亞各邦，進行工業上的侵略，藉以抵補洛林礦產的損失，另一方面，許多批大數額的資本，曾經動用，以收買瑞士、意大利及西班牙的許多商業機關。

奧、匈帝國之拆散，及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各國之復興，完成了中歐大聯合計劃的破壞工作。反之，戰事的結束，則使德國脫離了商業上孤立地位的危機；協約國的經濟聯盟計劃是不成問題了，它始終不能達到目標。唯一的結果，則為在和約裏面，強迫中歐帝國，以平等待遇任何國籍的輸入者，不論後者是屬於聯盟國或中立國，但同時又無須對方國家施與互惠的待遇。

總而言之，聯盟國的貿易之遭受損害，其程度實不在德國之下。戰後德國貿易的復興，是到了那麼劇烈的程度，因使德國政府不得不提高出口稅則以緩和出口貿易的增加，同時並使生產者避免趁匯市跌落的機會以低於外國市上的行市出售他們的生產品的趨勢；至於其它國家的輸出，也無力吸收本國產量的餘額，以制止發生於一九二〇年底的恐慌。從前構成它們的銷路的國

外市場，現在是封閉了；在盡所有做過交戰國的供應者的中立各國裏面，工業是大規模的發展了，因為歐戰的發生，簡直是爲它們製成了最有效的保護方法。這個動向便在美國表現出來。德國的競爭便形成了這種暫時繁榮之無可免的權衡力，而且使生產過剩的現象益形嚴重。在停戰後那些年中，工商業的停滯所表現的緊張性，實不在當初人造刺激之下，而匯市的高低差額，便因此更見劇厲了。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美國的輸出額，是由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四、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它的出超額是由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一、九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由歐洲輸入額，則由一、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英國對外貿易的數額減少，在一九二〇那年，已經是十分顯明的，到一九二一年，則更變本加厲了，它的輸入額是由一、九三二、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降至一、〇八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輸出額由一、五五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降至八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法國方面，同樣的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輸出額由二六、八九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降至二一、五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五、三四一、〇

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減少數字中，製成品的減少額便佔了四、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固然輸出的重量會有增加。在另一方面說，德國的競爭，爲着恢復匯市的自然結果，又缺乏了應由它自己設法的救濟辦法。馬克行市的跌落，會因爲德國的出口貨增加，及在美國與某幾處的市場上，基於馬克不久便將回漲的希望，有人會大批買進了德匯，因此曾於一九二〇年有着一度緩和，但到了第二年，在德國需要買進外匯的影響之下，馬克行市便迅速的慘跌了，在紐約市場上，竟然由一·五〇仙跌至〇·三五仙。總之，世界經濟狀況，過去已經遭受大戰的深重擾亂，現在卻露出轉於一種矛盾論法的現象，而許多經濟家與政治家，空費力量，終無從想法解決，又因爲俄國革命後的狀態，關稅政策及賠償問題，解決辦法更成爲可望而不可卽的了。

(註一)譯者按：佛蘭克福 (Frankfurt) 條約爲法德兩國於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即普法戰爭之翌日，所簽訂的。約中規定法國向德國割讓亞爾薩斯、洛林二州及其他有利於德國的條款。

第四章 工業生產

第一節 法國的工業生產

在經濟關係裏面，戰事所發生的頭幾種顯明的作用，除了運輸事業之停頓外，當推生產事業之停頓了，後者的現象爲小工場與小商店之倒閉。在法國方面，根據勞工檢查員的調查，在他們所巡視平時雇用了一、二七二、一六〇名工人之三七、一六八家店廠中，祇有一九、六五五家是照常工作，雇用了四三九、三四六名工人，即是說，倒閉的店廠佔了上項數目之百分之四十七，離開的工人佔了百分之六十六。若照同樣的比例來估量法國全國的情形，同時並估量從軍的工業勞動者是佔了他們總數之百分之二十四，那麼，我們可以根據勞工部公報（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將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頭幾天中陷於失業狀態的工人數目，至少估爲二百萬名了。

即從八月三日那天起，法國政府便已注意到這種情況所可產生的結果。八月六日，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負責研究在勞動觀點上，工業界的隨時可動用的資源狀況，防止失業的辦法，推廣救濟的範圍，以及保持公共衛生。受着這個推動之下，營造業公會和轉運業公會曾在巴黎組織了一種運輸服務，以應工商界的需要，同時，各種資方的組織也設法使它們的店廠復工，尤其是在裁縫業及機械建築業方面。八月五日的法律，決定對從軍者的家屬散發救濟費，每名從軍者的妻，每日補助一·二五佛郎，他的兒子，每名每日補助〇·五〇佛郎。這種補助費，隨後便推廣發與被敵軍侵佔區域的難民。八月二十四日，政府決定創立救濟失業的基金，以增補市辦與工會主持的救濟金金額，並查遣送從軍者的家屬回到原籍去。十月二十六日，政府設立了中央職業介紹所，後者的任務為開出失業者的職業分類表，及集中招請工作的需求。

巴黎市評議會，經過了討論當時情形之後，曾建議開辦某種工程，使七千名至八千名的失業者有工可做；但是經費，材料，運輸工具以及工程師等之缺乏，便使那個計劃無實現之餘地，市當局祇得限於繼續進行前此未完工的工程以及燈火設備的工程，它因此還可以雇用了四千名工

人。此外，巴黎市當局又曾於八月七日決定以二百五十萬佛郎的救濟費發與從軍者的家屬。

設使我們看到，在超出了二千萬名的積極人口裏面，動員令不過在生產界中抽去了三百多萬人，那麼，我們可以承認，生產事業的停頓，基於工人離工的原因還是少些，而主要原因實在於局面的不定，及本書第一章所曾討論的信賴心之消滅所發生的作用。所以，在專製日常使用用品的場廠裏面，工作是迅速的恢復起來了。在大工業裏面，尤其在冶金業，紡織業及礦業裏面，工作恢復是格外顯明的現象，而冶金業從十月起便要求勞動者從事製造軍用品的生產。在中央職業介紹所於一九一四年所介紹之一四、八五二個位置裏面，有一、二一五個是由煤業委員會經手，四、三三七個由冶金業委員會經手，三、二三三三個由鐵道公司公會經手。巴黎地道車公司所雇用的人數，會因為動員的緣故，由五、四七八人降至二、二〇〇人，但到了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又增至三、六五八人。反之，在商業，奢侈品或美術品的工業，以及僕役職業裏面，失業人數是有增無減的。在八月底，巴黎的失業人數為二九四、〇〇〇名，其中，男佔一三五、〇〇〇名，女佔一五九、〇〇〇名。到了十二月底，失業人數便減為二四四、〇〇〇名。在那時候，關於全法國失業者的

數，有人估爲八〇〇、〇〇〇名。

在以供給軍事需要爲直接目標的工業裏面，工業生產之恢復工作，是特別顯明的。據勞工檢查員的調查，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五金工業，運輸工業，軍糧製造業，食品製造業，這種種工業的狀況，是極其良善的；皮革業及紡織業的狀況也大見改善。在那些做普通主顧的生意而不做軍需部的生意的各門工業裏面，情形則大見遜色。在軍事工業的中心，如盧昂，波爾多，土魯斯，里昂，里摩日，馬賽，南特等處，會劇烈感覺工人之缺乏；而在巴黎及第戎，則因許多小工場之關閉，失業狀態始終維持着。因爲軍需部的定製，棉紗廠從十一月起即復呈活躍。反之，織布廠則感覺了缺乏顏料，原料及燃料的痛苦。在全部上，繼續工作的場廠所佔的比率，曾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降至百分之四十三，到一九一五年一月增至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一六年一月增至百分之八十一。

應付軍事需要的生產之增長，逐漸吸收了隨時可雇用的勞動者。有些方面極感缺乏專門工人的痛苦。後者大部份是從軍去了，法國政府便於一九一五年六月定下主意，設法將產業界所認爲他們製造業不能不使用的工人交還他們，又將他們所必需的專門家安頓在他們工場裏面，這

些專門家是由軍隊及後備隊裏面設法找出來的，這個辦法曾經是年八月十七日的法律特予批准。在一九一六年五月，礮兵署署長又決定將在礮彈製造廠服務的一九一六年級及一九一七年級的工人仍然留在工廠服務。這種種步驟會掀動了許多障礙，因為一方面有着了托蔽這些步驟而產生的若干漫無限制的行為，另一方面，政府在實行這些步驟上，又撇開了若干也很關重要的事件。一九一五年的法律，施行的範圍祇限於隸屬補助隊的人們，而這批勞動者的資格便發生問題了。從一九一六年起，勞工的需要是十分劇烈的，因而激動了外籍工人，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卡拜爾人，中國人，安南人等等之移入法國，而在法國國家預算表裏面，曾提出六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以供招雇這些外籍工人之用。

在軍火製造廠裏面，法國不得不雇用女工，目的不僅在於頂補男工人數的不足，同時也在於使回去前線的動員工人得找到替手。為適應全國勞動聯合總會與森省工會聯合會的願望起見，軍備部部長決定先經資方代表與勞方代表談判之後，再確定軍事工廠的勞動工資。至關於為軍事製造品工作的女工——不論在廠中工作或在家中工作——方面，給養部部長命令一切契約

須載明工資的定率，至於這項工資定率之確定，須經軍需部官吏與勞工檢查處人員共同從中襄助。

然而，軍事工業之活躍，仍不足抵補平時造成法國經濟繁榮的各工業之衰落。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專供出口的工業，主要如服裝業，樹膠業，紙業，陶器業，玻璃業，貴重金屬製造業，鑽石業，營造業，都仍然發生失業恐慌的現象；巴黎市區最大部份的小工場是關門停工，有人計算巴黎市內的失業者有八九、七七三名，那裏面有五九、〇〇〇名是屬於服裝業的工人和僕役職業者。里昂的絲業，在一九一三年曾生產了八、五〇〇、〇〇〇公斤，一九一四年僅到了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斤；生產值便由四六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降至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四年開戰後五個月中，減額竟到了百分之七十。那些染料廠，在開戰後，曾以德商分廠的性質被法國沒收，後來商會得到政府准許開工的命令。絲價之跌落，曾達到常時價格之百分之二十五，再加上法國匯市的不振，便於一九一五年鼓勵絲的出口，特別如輸往美國的數額，是由一九一三年之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九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輸往阿根廷的，由三、九〇

○、○○○佛郎增至六、六○○、○○○佛郎，輸往西班牙的，由一、八○○、○○○佛郎增至九、五○○、○○○佛郎。雖然後來絲價會漲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生產值也增至三二九、○○○、○○○佛郎；不過，絲業逐漸失掉了奢侈品工業的性質，而趨於經營日用品的生產了。玻璃業，不能充分的專門使用機器，大部份都閉門停工，而玻璃瓶的售價，又因為軍隊的需要，便在幾個月中漲至一倍。

這種狀況會發生了嚴重的影響，因為它與經濟繁榮之恢復背道而馳，而後者又為補助戰事負擔所必需的；租稅的收入，比較戰前幾年度，便大見遜色了。巴黎市關的收入，在一九一四年中，截至八月為止，曾不斷的增加，但全年度的收入祇有一○○、○○○、○○○佛郎，而一九一三年的收入曾到了一三○、○○○、○○○佛郎，至一九一五年的收入，又減至七八、○○○、○○○佛郎。交易所現期交易的每日平均額，在一九一六年，還是不過一四、○○○、○○○佛郎，而在戰前，則為二三、○○○、○○○佛郎。構成各家保險公司的票據項下資產的交易所有價證券之平均跌落額，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比較前一年的平均跌落額，幾近同樣的劇厲。

程度。那三家保險公司，「預防保險公司」，「慈航保險公司」，「都會保險公司」，關於傷害保險項下的保險費收入額，會由一九一三年之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降至一九一四年之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及一九一五年之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普通當然保險項下，如馬匹與車輛，收入減少是更見顯明的。即使說，銀行存款的數額仍可維持不動，人民之認購公債仍達到很高的數字，這無非特別是靠在國家軍費支出之以許多資金流通市上。可是，沾潤軍費支出的利益的各工業，並不形成了國家財政預算所可取資的源泉：戰事利益稅的收入是很微薄的，工資之可贊助國家財政的收入，僅以間接消費稅的增加為限。而從另一方面看，工業生產僅供國內的消費，那麼，出口貨的數字——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了牠的減少，便不得受一切其它部門的工業之停滯的影響了，因為唯有後者得具有支持出口數字的能力。在一九一五年中，當全部輸入品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的時候，工業所必需的貨品輸入額，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十。至於輸出方面，製成品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郵政包裹項下，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產生上述情形的原因，前面已經說過了。我們也曾看到法國政府對於勞工與原料之缺乏，運

輸之停頓，信用之消滅，所採取的救濟辦法到底是什麼樣：固然是消滅這些情形的作用，實不在政府的能力之內，但如前面所述，政府所採取各種步驟，實際上，減輕那些作用的成分，還不如促其更形嚴重的成分之多。這種結果是毫不足奇的：因為淆亂國內經濟生活機構的運用者，自有它的原由，而且後者即存在於戰事本身，即是說，存在於官廳方面的專斷行動，它是與那些機構的常時運用的趨向大有區別，甚至於彼此完全相反；國家之趨於維持這個人造狀態的任何干涉政策，即使目的是求輕減這個狀態，但祇有使無組織的情況益形嚴重了。恢復信用的辦法，同發展運輸的辦法一樣，再進一步說，同改良生產條件的辦法一樣，都無非是陷於如此結果而已。

在禁止進出口制度的支配下之生產制度，便誕生了一種新的組織，使國家得操縱工業的動作，這種組織不是別的，即是將製造商各照他們的工業部門集合組織各種聯合公司。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關於限定輸入的法律，及同年五月與九月之同樣目標的命令，所鼓起對於居積貨物的疑慮，果然於一九一六年底及一九一七年頭幾個月激動了一番不拘價格與數量的羣起購進，情形是到了那麼劇烈的程度，因使政府於一九一七年三月認為有在原則上禁止一切輸入的必要。

對於充當法國主要供應者的美國方面，這種情形便具有了激漲過速與肆意投機的種種弊害。美國政府，在洞悉其中危機之下，便向法國要求將後者的各方面定貨集中於一個唯一的購買者手裏；它並表示，法國方面若無這種集中的組織，它便將禁止貨物出口了。

這便是需要產生聯合公司的原因了，這種聯合公司的組織，目的即在集中貨物的購買，而分配各個參加份子。關於棉花聯合公司的運用，前面已敘述過了。法國油業聯合公司的成立，也約在同一時期，它採取有限公司的形式，資本五百萬佛郎，由參加份子擔任，其中包含一切願意加入的外國產植物油製造商。據油業聯合公司與國家代表人商業部部長和給養部部長所成立的契約，國家先與聯合公司協商關於油質穀實的種類，品質，數量，製造條件等等問題後，由它負責向出產那些原料的國家購買；由它預付買價，運費及保險費，並運到法國港口卸貨。聯合公司在收貨時候，應將一切各項墊款，再加上六釐的利息，交還國家，並將購來的貨物分配它的參加份子。商業部部長和給養部部長，在聯合公司的建議之下，按期訂立轉售與參加份子的價目，這種價目應略比原價增高，藉使聯合公司得構成一個準備基金，以避免行市之急遽變化，並使各種不同來源的貨

品價格得實現均攤辦法。聯合公司股東所得的權利，祇限於六釐的利息；因為組織聯合公司的目的是在於維護國家利益，所以到聯合公司解散時候，若得有純益，應全歸國家，後者便將這批收入用在消費者方面或製油工業方面的利益上，例如添設港口的設備，設立試驗室，等等在其它各門工業裏面所設立的各個聯合公司，都是照類似油業聯合公司的基本條件而組成的。

油業聯合公司的運行，成績似乎不會超過棉業聯合公司，在一九一七年，製油商還能夠照常替他們的工廠運到原料，從聯合公司成立後，他們祇能得到他們消費量之四分之一了。價格是激漲了，花生實由每百公斤之一〇〇佛郎漲至一四〇佛郎，花生油由四〇〇佛郎漲至五九五佛郎，豆餅由四五·五〇佛郎漲至七三佛郎。正在這個時候，英國工廠的生產量竟比前增加了一倍，且沾受由印度運至利物浦之四五〇佛郎之低廉的運費，至於由印度運至法國馬賽的運費竟到了

一、四〇〇佛郎。加之，唯一集合體的組織制，推行到了包括在目標與需要上彼此極見錯雜的工業，便有損害它們動作的危險；波爾多橄欖油製造業公會，對於這個制度之推行於貴重油類上，立即提出了激烈的抗議。過幾個月後，政府不得不專為塗染用的油類設立另一個聯合公司。購買的

專利權之操在國家手裏，實與各種需要之紛雜不同，對立於相反的地位。據商業部部长對食油業與工業用油業公會所作的解釋，應當在充當唯一購買者的國家與每個代表着一種專門製造的各種聯合公司之間，組織一個國營商務機關，作貿易中間人，並將定購貨物集中在它手裏，這個話是確有道理的。然而，這一個新機關，無非是構成了一種新的糾紛，而絕不能變更當時情況：設使這種國營商務機關，或即是商業部本身，果然能委曲承應種種不同的需要，那麼，統一購貨的利益便消滅無踪了；在這兩個界限裏面，實存在着一種矛盾的事實。在其它各門工業裏面，如羊毛製造業，化學品製造業，等等，同樣有着紛雜不同的狀態，因為它們各有不同的專門性質，每門至少包含着四個不同的種類。

在另一方面，也有人攻擊聯合公司的政策，說它摧殘了個人自由，並以設立非法的專利權，而掠奪了經營者的權利。無疑的，大多數產業家，受着眼前需要的脅制，曾加入了聯合公司裏面：在製油業方面，加入聯合公司的份子曾超過全部製造商之百分之九十七。但是，那些因為某一種理由而寧願站在外面的產業家，便於不經任何合法的宣告沒收之下，失掉了資以繼續經營他們企業

的工具。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關於禁止輸入的法律，及實行這條法律的一九一七年命令，與其它關於徵發及資金輸出的法令勢駭一樣，並不將以入口貿易及出賣原料的獨佔權交與某幾種團體的權力賦予政府。從另一點上說，即使這個制度可以適合大工業的條件，反之，對於小工業，它實無應用之餘地，而在法國，小工業實佔着重要的地位，因為實行這個制度，它們的生機便備受危害了。

商業部部長，在答復那些抨擊之下，曾親身說明推動這個制度的思想：當他說到戰後將有關於蒐集原料的限制制度之成立，而且後者將在各個集團的國家之間，施行一種互相抵補的政策，他曾表示說，全國工業之團結，實為實現這種政策的要務。他說：「我們是處在一個自由創造的國家。可是，如要使這些自由創造富有效率，必先使它們團結起來，統一步伐而前進。」然而，我們不能承認貿易自由會產生了以拍賣的辦法使社會失掉了一種有益產物的結果。他又說：「我們若是不能自己訓練自己，那便應接受國家的訓練……私人的利益，到了不能與國民一般的利益相配合的時候，那麼，前者在財富裏面簡直是一個災禍。」所以，商業部部長明白的承認他將這個制度，

不僅限於施行參加份子身上，且推廣到非參加份子，有時他不惜對於後者施行強迫手段（見法國衆議院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會議記錄）。實際上，有人曾引證了某一個提煉煤油商，雖然不曾加入油業聯合公司，也收到了他的分配額，並受對方邀請付出一批款項，後者是等於使它加入了聯合公司他所應認購的股票數目。

商業部的辦法還有着更遠大的計劃。他準確地觀察到在法國工業生產裏面龐雜不齊的狀態，是那麼樣的損害了技術的進步與成本的節省，這種情形實構成了法國工業的劣點，不足抵制外國工業的競爭，他於是在聯合公司的組織裏面，找到了統一工業生產的一個要素。在建築業大會中，商業部部長會說道：「從此後，我們要使機車，車輛，路軌，以及種種日用機械的生產，不再受各家公司及各個工程師的幻想所支配了。」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及四月，他設立了兩個委員會，負責確定冶金業出產品和建築材料的模型定製合同。到六月，他又設立一個永久性的標準化生產委員會，以供成立一個統一製造品條件及採用建築業所必需的材料的通盤計劃的組織。他又以一月十五日的通令，邀請冶金業公會在注意生產各中心點的合理化分配及避免個人濫出花樣的

謬誤之下。推動設立家庭銅鐵器皿製造廠。八月一日的命令，禁止購進或輸入不經政府許可的機械，因使這個趨向更形鞏固了。

這種趨向的目標，備有考慮的理由：人們會常常指出，法國工業，爲着它的守舊方法及與工業生產的現時代條件很少關係的方法，爲着追蹤外國工業之走上科學方法的途徑僅是不完全而又遲緩，及在全體上是保守着不合時的小工業性質，它的落伍程度實無可言喻了。而商會的代表則批評這個理由說，爲求達到這個目標所必需的生產者組合，實是已經存在了，無須代以一個新的組合，因爲後者具着了消滅個人自由的種種弊害。

在這個相反意見裏面，不僅在行政方面代表與實業界代表之間有着了一種本然的和傳統的厭惡情緒之表現：聯合公司的組織，實爲政府在大戰中關於生產方面所遵循的整個政策之一個階段，這個政策是與前述關於運輸方面的政策平行的。商業部不僅限於按照一種指定的價格而保證聯合公司的原料接濟；它會將它的監督權推行到了製造事業本身，而且自己保留着確定靠輸入原料製成的貨品之出售於消費界的價目的權利。此外，它又限定了聯合公司參加份子所

投的資金的利率，並確定除付出這項利息外，所有剩餘的盈利，固然是靠參加份子所投的資金的支助而產生的，卻應全部歸於國家，國家便將這項盈餘提供工業的一般利益的用途。這種步驟實等於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將工業界的盈利發還社會全體。加之，照商業部部長在國會講臺上所作的宣言，裏面似乎產生了一種結論，那是說，聯合公司的組織，以其受時勢支配的過於刻板的現有形式，即使在戰事結束後不應繼續存在，但它至少總輸入了和平時代組織的若干有用的要素。

除上述情形之外，這個制度，又因有着各部聯合委員會的創立，而益形鞏固了，那些聯合委員會，大多數是包括各種主管機關的代表，及若干名實業家，它的任務不僅限於確定貨物售價最高額，而且涉及輸入貨物的數量與品質，及靠這些輸入貨物而製成的物品的數量與品質。因此，行政機關握着了整個工業的管理權，從購進和輸入原料品，以至於製造貨品及出售貨品；至於聯合公司的任務，則限於財政上業務及原料品的分配業務。這種組織所產生的結果，是工業生產，在行政機關的嚴密監督下，完全受了約束。羊毛管理委員會，特別擁有下列各種權限：（一）集中各種各類的需要；（二）製定各方需要的優先權次序——軍隊的需要是除外；（三）遇有必要情形，以限制的

辦法，按照原料品及現有的勞工與器械的狀況，而確定應行製造的物品的性質；（四）經與在商業部部長的節制下而創立的產業界集團協商之後，確定售與工業界或消費界的物品的售價最高額；（五）在關於維持工業進展及滿足各方需要——軍隊的需要除外——所必需輸入的各種物品上，決定牠們的輸入數量及其種類；（六）審查輸入各種物品的緊急次序；（七）審查在各個商家或各個工業家之間所必需組織的團體，使之在商業部部長節制之下，得達到調整生產及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之目的；（八）在關於售賣貨品之或有必需的約束以及消費的限制的問題上，提出種種建議；（九）對於羊毛或製成毛貨的輸出，表示它的意見；（十）審查主管各部所交來的一切有關羊毛工業的問題。

如要使這個制度在邏輯上更見完全，則須使之借重於徵發現有存貨的辦法，而後纔能夠明瞭應當輸入的數量，或應向聯盟國請求它們准許出口的數量，而後可以制止壟斷的行爲。關於五金方面，是已經使用有關軍事徵發的條款了。至於糧食方面，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的好幾條法律，曾將徵發權賦予政府。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的法律，將徵發制度推廣到了衣、食、燈火、燃料

所必需的物品，以及生產這些物品的原料及製造廠。一九一八年四月九日的法律，又將這個制度施行於白金礦質所提出的各種金屬物質，同年六月二十日的法律，施行於肥料及改良農產的原料。關於其他金屬物產，政府曾提出好幾種法律草案，以期使擁有者有着向官廳陳報的義務，並使政府得施行它的監督權。關於其他非供食料的物產，徵發權的行使曾受着限制，它的目標往往趨於命令擁有者陳報存貨的數量；如棉布，製成衣服，銅製物品，便是如此。照這樣看，國家的監督權是逐漸推展到生產品的一切原素了。

政府的政策，對於實際的需要確是適應。可是，所有各處商會，都起來反對採用這種制度，並曾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向議會商務委員會指出這種組織的劣點。商業部部長在議會裏面所表示的意見，是認為本制度的反對議論是出於某幾個有利於物價高漲的人物，而事實上卻是不然，幾乎全體產業家都表示反對；他們之甘於屈受政府邀請加入聯合公司的組織，乃是迫於時勢，但他們口裏則宣佈說，這種制度在和平時代中是不祥的和不能許其存在的制度。

關於勞工方面的困難問題，並不是容易解決的。雖然法國政府曾採用了前面所述種種辦法，

但勞工人數仍然是不敷應用的。在一九一七年初，法國政府曾估計法國是缺少了二〇〇、〇〇〇名農業勞動者及二五〇、〇〇〇名工業勞動者。所以，它曾提出一個法律草案，要設立徵發勞工的制度，凡屬十七歲至六十歲的公民，不分性別，遇有自願服務或應官廳徵求的人數仍然不敷湊足所需要的員數的時候，都應受着徵發制度的支配。這個制度應當產生了勞工之得到最圓滿的利用及全國普遍的活動力之得到最高效率的結果。這個法律草案，是仿照英國與德國所做的榜樣，但結果是在參議院裏經過一番討論後便擱置了。基於這個目的而命令舉行的戶口調查，不久便停止舉行，除費了幾十萬佛郎外，毫無其它結果。

在這種缺乏勞工的情形之下，似乎政府之散發勞工津貼費，失了存在的理由。但結果恰是相反的。一九一七年三月所通過的一條法律，曾將每名兒童的津貼費由五十生丁加至七十五生丁，並對於從軍者所扶養的尊屬同樣給與津貼費。在一九一七年初，領取津貼費者計有四百萬人，法國財政因此每年增加了二十萬萬佛郎的負擔。這種津貼費可與巴黎市及各州所發的津貼費同時兼領。難民之領津貼費者，有六十萬名。在以軍事名義領津貼費者裏面，男性佔他們總數之百分

之九十一，女性佔她們總數之百分之八十二，都有着一種職業；在以難民名義領費者裏面，有職業者，男佔百分之八十一，女佔百分之五十六。照這些數字看，確有領受救濟理由的人，數目是逐漸減少了。在同年八月，又有一條出於政府本意的法律，會將基本津貼費的數額增加了二十五生了。

上述那些措置，以及後來所頒佈的若干設施，雖然對於勞動者，特別是對於從軍者的家屬，授與了許多利益，但仍不足制止工人階級的運動。這種運動絕不是基於政治上的原因；在全國動員那幾天，全國勞動聯合會所發表的宣言，曾表示說，軍國主義之最澈底的敵人，在法國同在其它國家一樣，是作防衛他們祖國的準備了。而勞動者，在軍隊裏面，或在敵人礮火所及的迫近前線的區域裏面，所表現的行爲，確不會違反上述那個愛國的態度。從開戰以來，勞動者的工資率便因失業的狀態而大見降低。在一九一六年中，日用必需品的漲價，引起了工資提高的動向。在是年十一月，鐵路員工得到了生活昂貴的補助費及減輕家屬負擔的津貼費。郵政及電政員工也提出迫切的要求，以取得同樣的待遇。在潘哈爾（Parlard）及勒哇梭（Levasseur）軍火製造廠一度宣告罷工後，軍備部部長便頒佈一條命令，成立了強迫的仲裁制度，並確定了工資最低額的定表。在一九

一七年五月中，女縫工——她們的工資會特別受了工資低落的影响，製帽女工，以及製皮女工，都宣告罷工。女縫工會迅速的得到滿意，增資的運動使波延到銀行業，製衣業，製筆業，首飾業，紙盒業，抹胸業，軍裝業的女員工；罷工的女工總數約到了一八、〇〇〇人。工人的運動會保持了它的職業性質，結果也得到了提高工資待遇及採用英國式的星期工作制，政府並會催促國會通過一條法律，使這個制度得普遍實行。隨着工業生產的需要之逐漸緊張，及勞工的需求之逐漸擴大，工資也高漲了。爲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罷工手段之採用，是很少需要的；罷工情事往往短期內便告結束，如一九一八年五月的軍火製造廠的罷工，便是如此，所以那幾次罷工並不會怎樣損害了國防的利益。在產業家獲得多量盈利之下，工人們自然不能以這一類國防利益的理由，打斷他們提高工資的念頭。

在這種情形之下，階級鬭爭的趨勢，祇有日見發展了：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中，全國勞動聯合會曾發表一篇宣言，肯定說工人階級對於百業的一般進展及和平條約之訂立，有表示他的意見的權利，同時對於戰事行動在國內所施行的整個政策，指出了它的反德謨克拉西的性質。在事實上，

工團的組織，曾因這個提高工資的運動，而得到了一番劇烈的推動：譬如五金業工人聯合會，它的會員人數，曾由一九一六年之一八、〇〇〇名增至一九一八年之二〇四、〇〇〇名，它的附屬工會的數目，由八四個增至二一〇個，它的全年收入，由一九一四年之一二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一九一八年之六三〇、〇〇〇佛郎，它的準備金由三〇、〇〇〇佛郎增至四七二、〇〇〇佛郎。在國務總理的邀請下，全國勞動聯合會的書記曾提出一篇工人階級的綱領，預備加入和平條約裏面。他曾以技術助手的資格，列席於復興事業部及和平會議的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後者曾實現了久經動議而無結果的援助勞動階級的一種國際立法原則。

上述工業政策，曾一再施行到戰事結束那時候：產生這種政策的工業恐慌，是逐日尖銳化了，而這種政策的實行，並不會產生了減輕那個恐慌的效果。和平條約的簽字，並不立刻產生了任何更動，經濟的狀況顯然仍是前後一樣的。可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政府公報裏面，插入了一篇文字，其中宣佈了政府的意旨：「從現在起，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應儘速的恢復到商業交易的自由制度上；從開戰以後，為維持軍事製造品所必需的原料品及各種物產的監督與分配起見，軍備部所

頒佈的一切條例，都應與以修正。一從一九一九年起，關於大部份的物品，軍事徵發確是停止了，這些物品的貿易，除了聯合公司照舊運用外，是恢復了自由的狀態，至於那些聯合公司裏面有好幾個，如紡織業聯合公司，油質穀實聯合公司等等，是解散了。關於大部份的物品，輸入與分配仍然受着國家的監督，國家會爲復興事業所必需的物品保留着優先權。如鐵，鋼等物產，情形便是如此，暫時仍然由政府確定牠們的售價最高額。

前述官方的組織，不能驟然撤廢。陸軍，海軍，給養，軍備各部所蒐集的各種各樣的供應品，及敵人在退卻中所放棄的物品，再加上各種聯合公司所擁有的或向外國訂購的物品，以及英美兩國政府所讓渡法國的物品，現在首先須清理乾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命令，曾在財政部內設立了一個清理存貨管理局，次年二月六日的命令將局改署，爲着是，照第二道命令所說，使這個機關具有必需的獨立與權力，以達到良好的效果。照附於第一道命令的報告書所說，設立存貨管理局的目的，是在於防止競爭下而調整清理業務，並尋求最有利益的銷路，使國庫的利益得與全國的利益並行不悖；政府並願盡量照最接近普通商業的經營方法而辦理這種業務。可是，對於

普通商業的原則，這種意構本身便弄不清楚：國家的地位絕對與普通商人的地位不同，因為那些存貨的構成，並不會按照普通商業的競爭制度，而是靠著專利權與徵發權。此外，這麼豐富的存貨之售供市上的可能性，便使大家相信物價即將下跌的心更見強化；可是，因為要避免使它所購進的貨品不至遭受損失，便須設法維持它的貨物的價格，不願行市太早下跌，政府因此使它的主顧為着擔憂因物價將要跌落而遭受損失，不肯購進原料品與從事工業生產了。這種情形，恰是如里昂商會會長寫給財政部長的信裏所說，這種態度，實使生活程度因以維持不變，同時又使生產與訂貨同趨停滯，而坐待已經表現於英美的物價跌落之實現。在無意之中，國家所主持的任務，簡直等於一個壟斷者的任務，手裏握着鉅量的存貨，同時又靠着它的專利權而極力維持貨物的價格。

另有一方面也須着手清理，即關於曾配有製造軍事品設備的工廠。在一九一六年底，便有着

一篇法律草案提交國會，其中目的是創辦一番工業設備及其戰後用途的總調查。這個計劃之執行，是開始於一九一八年。軍備部與勞工部各向製造業進行調查，以期明瞭後者是如何打算恢復他們的工業生產。公共工程部部长向交通工程師頒發訓令，囑咐他們恢復辦理戰期中曾經停

頓的工程。在停戰協定簽字後，軍備部繼續以必需的燃料與原料供給產業家。在另一方面，它着手試辦以軍用品製造廠改做常時製造品的生產，如在飛機廠裏面改製專供收復失地的門窗。軍備部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改組為復興事業部，目的是在實現各處技術機關的動作一致，使勞工與原料得維持平衡。

這個新部的創立，在社會黨眼中，是認為實現生產事業國有的一個嘗試，而產業界的首領，則認為官廳所主持的任務，將一直維持到恢復了常時制度之日為止，至少在燃料與原料的接濟上。米斯特拿爾(Mistral)君曾於一九一五年提出一篇法律草案，經衆議院於一九一七年與以通過，參議院於一九一八年與以修正，這篇法律草案的對象，為採用徵發軍用品製造廠的制度，將這些製造廠劃歸有關係的官營機關節制，同時國家可以分潤其中的盈利，並可監督勞工的使用情形；至於這些製造廠的盈利，便受着限制了。這個草案同時也以鑛業為對象，鑛業所以不列在那裏面者，是因為政府宣佈提出了另一個特別關於鑛業的法律草案，後者是以暫時讓渡的制度為基礎，同時國家可以分潤盈利及行使監督權，到讓渡期限滿了後，財產便歸國家所有，國家將有自己直

接經營的自由權。在討論經營水力制度之中，衆議院曾明白的表示贊成這個事業的國有。

在清理軍用品製造廠之下，又須注意到這些製造廠所雇用的員工的情況，那裏面大部份是女工，她們不能適應這些製造廠的和平時代的需要。在那時候，受雇用女員的總數，有人估爲約近一百萬名，其中，工廠女工佔了五十萬名，銀行業與商業的辦事室女職員佔了十萬名，鐵路上佔了十萬名。爲使女工回操從前的職業起見，軍備部部長會下令以等於一個月工資的津貼費付與自動離開製造廠的女工；這個辦法並不發生大效力，大部份的女工寧願在工廠工作，並保留雖有限但有保證的收入，而不願領受這項津貼費。

法國政府會想利用它於開戰之初的失業恐慌中所設立的職業介紹局。它曾邀請全體從軍者填寫一種職業表，在那裏面說明他們所願就的職業，填就後，這種職業表便分寄關係人原籍的公立職業介紹所去。這些機關，是按照最完備的商業方面而設立的它們在一九一八年曾介紹三五〇、〇〇〇個位置，而每個經手介紹的數目，是不斷的增加，僅以是年十二月而論，竟達到了五〇、〇〇〇個。此外，又有中央職業介紹局的創立，它的任務爲集中職業的供求。據「勞工市場報

告」的記載，關於那些特殊工人的門類，如冶金業工人，農業工人，僕役等等，即是說，從事最艱難的，或最辛苦的，或最不愜意的工作，求方的數字是十分稀少，遠不及供方的數字那麼多。關於看門，監工，汽車夫，辦公室職員，以及紡織業的工人，求職業者是很多的，但不易滿足他們的要求。

勞工職業的問題，又因復員的問題，而更見複雜了。爲着維持公道的思想及怕受一意孤行的責備，衆議院便拋棄了當初所擬定的緩期實行的辦法，而採取了逐級解散的步驟。此外，又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法律，對從軍者於應動員令以前所曾簽訂的勞動合同，保證其仍然繼續有效。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法律，限定每日勞動的時間爲八小時，結果曾減輕了失業的劇烈性。這條法律會限定了行政機關之爲施行這條法律的條款而採用的條例，在勞資雙方的組織的要求之下，應於徵求它們的意見後，公佈出來，如它們彼此之間曾成立了那一種協定，同時也應參攷到。這條法律又包含了一個關於公共利益的條款，即是說，禁止因工作時間的減少而發生了任何減低工資的事實。

政府之因頒發復員令而憂慮有失業恐慌的發生，在這個時候，卻不會出現，固然有些人因鑑於往時戰爭的榜樣而以爲將有工業復趨活躍的希望，也不會實現。據勞工檢查處的調查，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中，照常工作的工廠的比數，較於戰前的時代，則爲開戰以來之最高的，這個比數是達到了百分之七十五；至於服務工人的比數，是到了百分之七十七，尙低於一九一八年之百分之七十九的比數了。在停戰協定簽字之前，有九五二家的工廠，曾雇用了二六一、九二四名的男工及一〇九、七七五名的女工，到了一九一九年四月，牠們祇雇用了二九四、六四八名的男工及四八、七六八名的女工，而在這些家工廠裏面，有許多所的工人每日工作時間是減少了。若干化學品製造廠是關門了。其餘的製造廠之改製和平時代的用品，曾因受着缺乏機械，勞工及原料的阻礙，而踟躕不能邁進。在製紙及製紙板的工廠裏面，情形是與前項工業髣髴相似的。在印刷所裏面，軍事方面的定貨之中斷，又無普通主顧的定貨來抵補，便發生了停工的情事。反之，紡織業，經因軍需部的貿易停止而發生一度停工後，曾恢復表現了一番廣大的活躍，但也不能制止纖維品的價格之上漲，漲價的結果，便使裁縫業大受影響。一般人便趨於使用製現成的衣服了。製鞋業，同食品

製造業一樣，因為缺乏了煤及原料品，祇站在半活躍的狀態。冶金業也陷於不振，雖然製造家會努力進行和平時代用品的生產，因為這種情況，交易所所掛牌的行市也受了影響：收入不固定的證券，如冶金業及煤鑛業的股票都跌價了，而收入固定的證券，如國家庫券，市公債票，鐵路債票都漲價了。在一九一九年上半年中，工業必需原料品的進口，同製成品的出口一樣，都大見波動無常。以全部的結果來說，工業必需原料品的進口之增加額，約在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製成品的出口之增加額，為一八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但是，製成品的進口，也增加了五三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郵政包裹的出口，則減少了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加之，因為物價高漲的緣故，實際上出口的數量是大見減少了，若以同等的價值計算，則大部份的物品，比較從前的輸出額，祇到了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中，百業的恢復，是較見顯明的。以一九一九年整年來算，工業必需原料品的進口，是增加了三、一五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製成品的出口，增加了三、四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製成品的進口，增加了一、三三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二〇年初，

照常工作的工廠，比較戰前，是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比數，至於受雇工人，也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三的比數。在趨於工業集中化及採用機械之精善化的新生工廠之創立及已有工廠之擴充裏面，便如在食品製造業，染業，冶金業，傢具製造業裏面，曾表現着一番非常鮮明的活躍。這個活躍趨向，僅因員工的缺乏——曾因農村的富裕及婦女之厭惡勞動而益形嚴重，而遭受阻滯；在紡織業裏面，手搖的織布機又恢復了牠們的活動，而手工的小織布廠大批的產生出來；但是，在里昂區內，在五萬架的織布機裏面，有人估計不經動用的機數有一萬架。蒐羅原料品的困難，尤其是關於煤，牠在戰前的生產量爲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噸，到一九一八年降至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一九年又降至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噸，以及運輸設備之不敷應用，後者曾妨礙了原料品的接濟及生產品的排洩，這種種原因，都成了工業發展的障礙；譬如，在冶金業裏面，百分之五十的鎔解爐，不會生火工作。因爲工資的提高及煤與原料品的漲價而產生的物價過量高漲，似乎仍然不足制止這個發展趨向，後者反因平民階級之享受高工資與復員津貼費的待遇而生活較見舒適，而受着了人造的刺激；所以，在食品製造業及製衣業裏面，生產品之無限價的要求，是特別強烈的。

反之，在高等裁縫業及上等傢具製造業方面，則表現了不振的狀態，因為在這些方面的價目提高，便開始使顧客裹足不前了。

這種情形所產生的結果，便表現於一九二〇年的中段。製鞋業，在前一年中，曾有着了劇烈的發展，但到了一九二〇年六月，便大見不振了；有許多家，或局部的停工，或整個的關門。在汽車製造業方面，也表現同樣的不景氣，牠們的大批生產制，便發生了供過於求的現象。不久之後，不景氣也波及了製衣業與食品製造業。到一九二〇年底，不景氣便蔓延到一切各門的工業生產；在全法國內，失業者的人數，計有了一二〇、〇〇〇名。龍威（Longwy）鋼鐵公司因無法抵抗恐慌的襲擊，不得不於次年一月宣佈解散。在那個時候，大家看到了生產量是超過常時需要量了；基於以非常的而又暫時的需求所產生之人造的行市提高而構成了的存貨，便成爲恢復比較適應市場情況及原料跌價的行市的障礙了，而這種行市乃爲恢復常態的消費之唯一的因素。在同時期中，法國的匯市又跌到低於一九一八年法國軍隊進攻前的行市。

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政府於是決定使工業生產恢復自由；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命

令，便實行前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財政法案，進行結束各個聯合公司的組織。無疑的，工業之陷於不景氣的狀態，其中責任並不完全屬於政府。商業之恢復自由，實不足消滅經濟不景氣的原因。工業的混亂狀態，並不專基於政府一意孤行的體制，勞工恐慌，缺乏原料，燃料及機械的恐慌，匯兌，運輸及信用的恐慌，都是其中的原因；同時也基於國際競爭之重新發作，各國的生產工具的發展，及鼓勵世界生產額之增加的種種保護政策，都為再度引起國際競爭的因素。恐慌的尖銳性，特別是來自生產者的識見短淺，他們在那種保護政策的庇蔭下，祇求無窮的擴展國內的市場，而不想法適應世界市場的條件。不過，照前述法國政府的各種步驟來說，我們可以判斷說，那些政策實無減輕戰事所掀動的經濟恐慌的效力，而有的地方，甚至會使經濟恐慌更形嚴重了。

第二節 英國的工業生產

英國的工商業，向來是倚賴於對外貿易與外國資本，因為這個原因，英國工商業之遭受宣戰的影響，是更見深重了。棉花之停止輸往大陸的製造廠，以及大陸製造廠之停止定貨，再加上棉花

的豐收及一九一三年以來製棉生產之不振的種種原因，便使英國的棉花存貨愈積愈多，而若干紗廠陷於停工，紗廠是一方面受着紗價跌落的損害，另一方面又受着信用恐慌的阻礙。這種狀態所引起的憂慮，是到了那麼深刻的程度，遂使紗廠聯合會會長宣佈說，種棉者想將種棉的事業改爲種植糧產了。在最初時候，紗廠員工，竟然減少了百分之九十，許多工人是加入軍隊裏面；曼徹斯特的部份工廠祇能以減少的工資維持牠們的員工。惠爾士親王曾出來募捐，以救濟失業工人，而他募捐的結果曾發生了偉大的功效。

棉紗交易所，由七月二十一日起，閉市至八月六日。八月期的交易合同之清理，行市是比是年一二月的行市低了百分之二十五，而新的交易，都被拒絕了。八月五日，曾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監視現貨交易。八月十五日，市場恢復了交易自由的狀態。英國政府曾出面擔任財政上的援助，金融機關所願放與紗商的款項，是由政府負責擔保。政府又於埃及、印度及美國等地，爲棉花存貨謀堆棧的便利。

靠在這種種辦法，同時又靠在准許棉紗定期交易得在證券交易所清理及銀行接受國外期

票的貼現之種種辦法，棉紗業恐慌便於很短促期中結束了。此外，棉價會由六辨士半跌至四辨士又四分之一，這種低價所鼓起的投機，及政府方面的定貨，也使棉業在十月中便恢復了舊有狀況。在這個月中，職工聯合會所宣佈的失業人數，僅到了百分之十二的比數，到十二月，失業的比數又減到了百分之七。無疑的，恢復景氣，是還受了下列種種原因的阻礙，運輸之困難，水脚，保險，貼現，經手費等各種費用之昂貴，信用放款之限制，中歐市場之封閉——在一九一二年向中歐出售數額曾達到一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法國、俄國的市場之呆滯。證券交易所，在它復市後，交易的數字仍然是極其稀少的；票據交換所，雖然在九月中即已復開，但一九一四年最後五個月的交易數字，比較一九一三年同期，是減少了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可是，英國的一般情形是強過法國的：英國的土地不會受敵人的蹂躪，它的人民從軍的祇有一小部份。在開戰後頭幾天，便爲着國家定貨，曾使羊毛工業，製鞋業，造船業，大見活躍，不久後，棉業及冶金業，也發生了同樣情形。從一九一五年起，棉花價格迅速的回漲了，到是年底，漲至七辨士半。棉花歉收的消息，及軍隊需要量之鉅大，便產生了與開戰之初恰恰相反的憂慮，爲着行市的劇烈

變動，製紗業很感覺難於應付。不過，他們的盈利是大有增加，特別關於製造大號的紗。到一九一五年底，在紗廠及織布廠裏面，是不見停工的情事了。在這一年中，英國紗廠總共吸收了殖民地棉花收穫量之百分之七十二，而常時吸收的比數，不過百分之三十五而已。

在開戰之頭幾天中國會即以關於監督工商業之最廣大的權力賦予政府。政府頭一步先對於軍火製造廠施行這個權力，將那些製造廠放在行政機關的直接支配下。在一九一五年二月，有一篇政府宣告書，禁止任何罷工行動及職工聯合會所採取的限制性質的規則之實行；遇有必需情形，准許雇用婦女。

工人們，會照他們工會領袖的勸告，接受了他們個人自由的限制，法律所賦予工人組織的擔保之停止，募兵制及軍事法庭之成立，及售賣酒類的條例，但到了工資開始提高後，他們便從事活動了。工資的提高，在各種各類的工業裏面，並不彼此一律，並與勞動的各種水準不符合；機械之完善化及加緊生產的工作方式，獲益者是普通工人，而不是如配機匠等等之特殊技術的工人。加之，生活程度的高漲，表面似乎是投機的陰謀，而勞動者認為自身受了剝削，便歸罪於成爲他們的

主要雇者之國家，及站在國家立場的職工聯合會；他們便投到小工廠的幫裏面，因為後者是行動比較敏捷，且不受職工聯合會的領導。軍火製造的法令，固然禁止任何罷工的行動，鑛工聯合會固然以大多數的票決拒絕了罷工舉動，但在惠爾士區內，為着一個關於工資的問題，鑛工會實行罷工，結果得到了資方的重大讓步。官私兩方所曾舉行的調查，都指出在勞動者心裏，仇恨及怨望的情緒大見發展，而壓倒了最初愛國的情緒。

英國政府感覺不能壓制這種工人運動，便不得不在軍火製造廠裏面增加工人的工資，並設法以成立國民服役的制度來救濟增加勞工人數所引起的恐慌。在一九一六年初，政府曾提出一個草案，但很不受輿論界的歡迎，後者是原則上厭惡任何招募制度的；政府祇得禁止製造商在一大批部門的工業裏面雇用十八歲至六十一歲的男性工人。八小時工作的制度是趨於普遍化了；鑛工聯合會曾做了一番六小時工作制的宣傳，職工聯合會方面，則贊成每星期四十小時工作制。魯意·喬治君宣告提出一個法律草案，以成立每星期四十四小時工作制。到一九一九年八月，下議院通過了一個法律草案，規定鑛坑的工作每日為七小時。

爲贊助國內工業的活躍起見，英國政府於一九一五年七月成立了一個科學工業研究委員會，後者的任務爲研究英國從前倚賴於德國供給的工業之發展方法。在它的教導及商業部的贊助之下，成立了一個資本一千萬英鎊的銀行，專供援助英國與海外市場的貿易。在一九一六年，化學品製造家會成立了一個協會，以發展這門工業，並使後者得免除德國製造品的束縛。英國國家會以一、五〇〇、〇〇〇英鎊的津貼費補助這個協會。此外，國家又放收款項，以供設立製造廠。皇家學會，曾以特殊委員會的工具，設立了專作技術上研究的一個機關，與各處商會發生聯絡。從鎔解爐的灰燼抽取碳酸鉀的工業，是在英國發達了。玻璃工業和製油工業，也同樣的發展，那裏面的英國製造品可以代替德國輸入品了。

靠在這種種的進步，英國工業之遭受政府所頒發的限制辦法的影響，如關於進出口貿易方面，不會到了法國工業所遭受的痛苦程度。關於進口貿易方面，我們在前章已經敘述過了。至關於出口貿易方面，開戰之初所頒佈之對付軍事違禁品的取締辦法，到一九一六年底，便推展施行於除輸往聯盟各國及西班牙外之一切鋼鐵與紡織品。澳洲羊毛之輸往美國，已經於一九一五年初

受了禁止。在其後幾年中，這種普遍的取締辦法，仍然維持不變，固然英國製造家，因美國工業的進步而在國外市場大受危害，曾多次提出異議。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紙、紙板、製紙所用的漿、細木材、石頭、磚瓦，都被禁止輸出。在紙發生了恐慌後，政府曾設立一個委員會，專為管理紙的消費，而廣告及樣本的製作，都受了特別約束。棉花價格的高漲，曾於是年八月達到了一九·九五辨士，便使輸往法國的棉花及其製造品都受了禁止。

在官廳之於管理專供軍事行動的各種企業中所犯的錯誤裏面，英國工業之遭受損害，也不會到了法國工業所遭受的那種程度。無疑的，在英國，國家管理也不免犯着了行政制度所不能免的弊病。約有二百名下議院議員，感慨於國家支出之過分的增加，曾向內閣首相要求准由那些委員會審查支出增加的內容，以收樽節用度的效果，因為從開戰以來，政府所遵循的手續僅為向國會請求通過應用的經費，並不將政府以自己的權力所開銷的數目付與國會審查，因使行政機關儘可在外面開銷，無須作節省的顧念。下議院所任命的調查委員會，曾指出若干浪費與不規則的行為，譬如：有某一處飛機場，各種設備費當初是估為一五〇、〇〇〇英鎊，後來卻費了三五〇、

〇〇〇英鎊，而到了工程完竣後，卻廢棄不用，爲的是牠的環境不適合於牠所應擔任的任務。海軍當局，會事先不估計工程的經費，不徵求私方造船家的意見，不取得國庫的准許，而進行了若干造船的事業。公共工程部部长，雖然是個有經驗的事業家，但仍有人責備他在所設立的各種服務機關裏面作了許多浪費。那些國家供應者所獲得的數目可驚的盈利，曾比常時的盈餘增加了五倍，並達到了定貨總費之百分之三十，就此，可見在成立交易時候，官廳實不曾顧到慎重與節省的觀念。了。委員會會斷定這種浪費實爲物價高漲的原因，因爲這種開銷不能得到根據公共儲蓄的消費之相等的購買力來抵補。不過，除了這種錯誤外，我們可以稱述那些技術管理與會計管理的機關所收獲的成績，它們確曾實現了重大的樽節效力，如從一九一五年九月以來，軍火開銷項下所節省的數字，曾達到了三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又如一批七、五〇〇、〇〇〇英鎊的貨品，它們曾少付了二、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另一批一、五〇〇、〇〇〇英鎊的貨品，它們曾少付了二二五、〇〇〇英鎊，如此不等。在一九一七年，靠在爆炸品管理處所訂立的製造情形與生產效率的表，節省的數字是超過了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一到了停戰協定簽字後，鐵與其他金屬及各種機器與器械的工商業，便於十二月中，恢復了自由。可是，政府仍然注意着維持那些工商業機關的活動，以它的存貨按照優厚的條件讓與它們，並向它們定購一大批的機車，客貨車，造船材料等等。到次年四月底，付與這些工業的津貼費，售價的監督，原料的分配，都永遠取消了。在四月底至七月底這個期中，關於其他物品之限制售賣與分配的辦法，大部份也停止施行了。

然而，常時工業活動之恢復，會遇着許多新的障礙。羊毛原料之缺少，及其在南美洲出產地的售價之奇昂，同時又因廢積於關開夏的毛線與毛布的存貨之豐富，便使紡織業陷於停止的境地；國家所支付的失業者津貼費，每星期竟達到了一、三〇〇、〇〇〇英鎊。當英國製造商聚精會神於軍用品製造的時候，美國的工業得到了一番驚人的發展；在英國自己的市場上，美國製的鋼與白鐵竟與英國製的從事競爭，而英國工業便眼看它的國外商業霸權發生動搖了。倫敦暫時失掉了它的世界商業銀行家的地位，而因為這個原因，有一批重要的財源便離開它了。

靠在美元的漲價之使美國出口貿易受了阻礙，上述英國的困難情形，便很迅速的被制服了。

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一季，英國的出口貿易即恢復了從前的步伐。但是，在那時候，忽然發生了勞工的糾紛，雖然英國政府會經努力以求滿足工人的要求。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鑛工聯合會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實行每日六小時工作或每星期三十小時工作的制度，按照戰時工資率增加百分之三十，鑛產國有等等，聯合會並以極大多數的贊成，表示如對方拒絕它的要求，它便宣告罷工。鐵路工人和運輸業工人，都將他們本身的要求與鑛工的要求聯合一致；這個「三方聯盟」會集合了將近二百萬的工人。靠在雙方接受了一種妥協辦法，罷工的舉動幸得避免。魯意·喬治君曾指出這次糾紛所包含的一切嚴重性，他使人注意到在美國鑛坑的煤價爲十一先令，現在英國鑛坑的煤價竟提高至二十六先令，鑛工的要求實將使英國工業失掉巴西以下的阿根廷及其餘各國的主顧了。全國路員聯合會的書記，曾邀請關係者避免作階級鬭爭，因爲據他說，階級鬭爭的結果，將使英國蒙受比它的軍隊慘敗更要嚴重的損失。鑛工與鑛主爲解決糾紛而組織的調查委員會，曾由它的主席，散岐（Stanley）審判官，提出一篇報告書，這篇報告書的結論是說：「鑛業的現行制度是沒落了，應當改用國有制度，或國家買收制度，並附有一種混合管理機關的組織」。因爲這個目

標，國家若不立即買收鑛產，它便應當儘三年內取得鑛產所有權，在這個期限中，它應監督鑛的經營，並應從現在起，即刻準備一個管理機關的計劃，這個機關將交與一個特殊的專部辦理。在七月，爲着制止煤價每噸增漲六先令，在好幾個區域內，鑛工會實行罷工，並且放棄了抽水機的工作，這是從前各次罷工中所絕未有的現象，並使採鑛的前途及英國工業的活動備受威脅。英國政府於是遵照調查委員會的意見，在內政部裏面設立了一個特殊的機關，負責管理鑛業：在十二月，照這個方式而歸政府管理的鑛，計有六二五處。生產量是跌到了一九〇六年的數字之下，工人的生產效率也低於一九一三年，雖然工資是已經提高了，而官立機關預測工人的生產效率將還要低減，將使以煤爲主要物品的出口貿易，及缺少燃料的本國工業，蒙受損失了。在一九二〇年，官廳所定的工資率，因爲預防引起騷動，便仍舊維持不變，而煤的售價，關於國內消費方面，竟然低於開採的成本，法國方面的定購，會因爲煤價過度高漲，而陷於停止，因此迫使英國政府以售價與成本的差額賠償開鑛者。政府於得到若干結果及鑛主的要求之下，便請國會通過了一條法律，規定從一九二一年四月，停止國家的管理，而不理另一方面工黨及勞工聯合會的反對。施行這個步驟的

直接結果，爲工資之降低；一番長時期的罷工便隨着發生起來，結果祇使鑛主放棄了他們的盈餘之百分之八十三，而政府方面，則以一千萬英鎊之津貼費補償他們。

在一九二〇年底，失業的恐慌是達到了最劇烈的程度：失業者的總數，有人估爲一百萬名。政府會向各種勞工組織提議，邀請它們與政府共同設法救濟，但結果沒有功效。那些勞工組織祇願起草一個請願的綱領，後者是以國家保證工資及勞動工具爲基礎。關於同樣的問題，政府所進行的調查，不曾得到任何顯著的效果。

第三節 美國的工業生產

在歐洲開戰的時候，美國正在躊躇於一個百業衰憊的時期中，而戰事發生後，運輸之停滯，及若干工業上必需的德國貨來源之斷絕，如冶金業缺少了錳，紡織業缺少了生色精的染料，肥料，玻璃，肥皂等製造業缺少了輕養化鉀，如此不等，祇有使戰事所發生的影響更形嚴重，有些製造商會作了製造那些物品的嘗試，以期攫取無人競爭的市場，但在開始的時候，他們的努力不曾收獲顯

著的成效。工業停滯之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實爲局面變化之不可測，及將來趨勢的憂慮。在棉紗製造業裏面，這個原因是特別顯明的：棉花的行市，因爲本年收穫量之非常豐富，總額竟到了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包，又因爲歐洲方面之停止採購，曾於九月底由每磅十三仙跌至八仙，這種情形似乎可以增加美國工廠的活躍，但實際結果卻是完全相反的；不僅染業與印花業，因爲缺少了染料，是陷於停頓，而棉紗製造業本身的出品也極其減少，至於羊毛製造業，雖然有着交戰國的需要，也完全陷於停頓了。工業恐慌之解決是很費時間的，前面所述鐵路運輸的減少，可爲明證。

工業的常態活動之恢復，僅開始於一九一四年的最後一季，乃在於協約國之向美國購貨後。在一九一六年中，這個趨勢更見擴大：在是年上半年中，鋼業托辣斯所獲得的盈利，曾達到了一四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一九一五年的同期，不過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一四年的同期，不過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工資率比從前增加了百分之十。在各大城裏面，一九一六年上半年的新房屋的建築，總計費了五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在一九一五年的同期中，這項建築費僅到了四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票據交換所所經手的數字，是由一九一五

年上半年之八二、四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九一六年同期之一一八、八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到了一九一六年底，票據交換所所經手的數字，是達到了二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國家銀行及儲蓄局的存款，是由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從一九一二年以來，紙幣流通額，是由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黃金貯藏量由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工業界所付出的工資總數由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工業機關的資本總額由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國富總額由一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元鋼業托辣斯的股票，曾由一九一六年二月之八三又八分之三的行市，漲至同年十一月之二七又四分之一。伯利恆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Co.) 的盈利，曾由一九一三年之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烏達銅業公司 (Utah Copper Co.) 的盈利，由

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布得（Butte）錫鑛的盈利，由九三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此後，工資率比前增高了百分之五十。在這番發展中，最沾實惠的一門工業，實爲汽車製造業。這門工業，在大戰前，已經漸見發達，開戰後，更因爲軍事方面的需求，益發飛黃騰達了：在從前幾年中，每年運貨汽車的輸出額，僅到了一、二〇〇、〇〇〇美元，開戰後，增至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普通個人使用的汽車，輸出總額也達到二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加之，汽車製造業的發達，同時又可滿足國內消費的需要，而且國內的汽車消費量也大見發展了，因此，在美國通行的汽車總數，由一九一二年之六五〇、〇〇〇輛增至一九一七年底之四、八四二、一三九輛，到一九一八年底，又增至將近六、〇〇〇、〇〇〇輛，即是說，每十八人可佔有一輛汽車。福特汽車廠的資本，自從開戰以後，會由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製絲工業的發展程度是那麼劇烈，便使美國在這門製造業佔了世界生產的第一列：在一九一七年，美國製絲廠的生產價值，是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在一九一四年，不過二五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生絲的進口額，增至一五

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重量爲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磅，其中之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磅，是來自日本製成絲品的出口額，是由一九一五年之二、七四五、〇〇〇美元及一九一六年之五、二〇五、〇〇〇美元增至一九一七年之七、二〇三、〇〇〇美元。加之，在一九一四年，美國曾輸入二、七五九、〇〇〇美元的人造絲，到一九一七年，它自己卻生產了價值六、五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數量，而一九一八年，則輸出了二、三三九、三一二美元。生色精染料的製造，也大見發展：在一九一七年，這項製造品的輸出額曾超過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輕養化鉀的製造，也同樣的發達，足供國內農業的需要。車圓的鋼的生產額，是由一九一六年之三〇、五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三一、五〇〇、〇〇〇噸。煤的出產量是達到了五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噸。

在一九一六年中，國會於預料美國參戰之下，明白了有調整生產的力量以適應戰事的需要之必要，它並以是年八月十九日的法律，設立了「國防委員會」，後者的任務爲研究國內的資料，及其遇有參戰情事如何迅速的利用。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美國設立「戰時工業局」，其中包含七名委員，全是實業家和商家，同時又設立了「中央購買委員會」。到是年十月，又有那些「戰時服

務委員會」的創立，其中委員是由各委員會所代表的各門工業，自己直接選任。政府又從工商業裏面，選擇其他的專家，同戰時服務委員會接洽貨品交易。這種行政機關又包括着「制定物價委員會」，「聯盟國購貨委員會」，「優先局」，「存貨管理局」等等。由這種種組織，美國政府對於整個的工業生產，施行了一種確實的管理權。

在十月中，這個管理權也推展施行於新聞用紙，爲着保障報紙的消費，紙的製造與貿易都受了特別的規定。官廳的監督，首先是施行於物價上，物價的高漲會使製造軍火的成本特別受了影響：銑鐵的行市，曾由一九一六年之每噸二〇·九八美元漲至一九一七年之三〇·九五美元；從此是確定爲每噸三三·九五美元。鋼的行市是確定爲每磅三美元。在「戰時工業局」裏面，曾設立了一個機關，專爲搜尋不爲軍事製造品服務的工廠，並強迫牠們作這一類的生產。在經和「美國鋼鐵研究會」成立了一個協定後，鋼的生產是受了足供政府及聯盟國的需要，的特殊約束：鋼的出品交付，應按「優先局」所發的執照，而次第辦理；到滿足了優先局的需要後，各工廠纔能夠執行牠們的顧客所交來的定單，但應按照契約所規定的先後次序辦理。經執行了軍事方面的定件

後，剩餘的原料，是分配與自由製造的工業。若是不能成立和諧的諒解，則官廳行使特殊約束的辦法，並以極端嚴厲的態度去實行。在一九一八年，奢侈品汽車的製造商，不得不承諾以他們的生產力專供製造軍事需要的貨品，否則他們便不能得到原料及工人，因此這一類奢侈品汽車的製造，幾乎完全陷於停頓了；在是年下半年中，牠的生產額僅到了前年生產額之百分之二十五，而政府並曾考慮在一九一九年完全取消這項生產。關於打棉機器的製造廠，情形也是一樣的，鐵、鋼、及燃料的接濟優先權，曾完全拒絕授與牠們。航空工業曾成爲一種特殊組織的對象，歸官廳直接管理，後者並曾因爲這個緣故創立了一個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公司。「聯邦商務委員會」曾一度調查那些主要工業的生產成本，目的爲規定國家購進的價格，或許也規定出售各界的價格。戰時工業局會命令全國開出國內存鋼的清單，目的是在於搜羅軍事需要所缺乏之六百萬噸的鋼，它並且決定將私營工業的任何需求，一律置之不理。

美國政府對於勞工方面的政策，曾靠着勞動界從美國宣戰以後所表現的忠實態度，而進行順利。「美國勞動聯合會」曾以二一五七九票對四〇二票的多數，贊成了威爾遜總統的行動，它

的主席曾發表有利後者的若干激烈的宣言。在一九一七年八月，立法方面即已製定了，從次年七月一日起，直至動員結束之日為止，禁止酒精飲料之製造，輸入及出售的法令。在同一時期，政府擔任管理勞工的責任，自己主持招雇有關軍事工作的員工的管理，保證這種工作得到所必需的勞工，即使是向其牠的工廠抽取。有某幾州，如紐拆爾西州，馬里蘭州，曾製定了強迫全體壯丁從事有用的職業的法律，否則將處以監禁的處分。在國會裏面，曾有着若干法律草案的提出，其目標是使二十一歲至六十二歲的男人及十八歲至五十歲的婦女全體加入公民動員。國會所通過準於是年八月一日實行的法律，曾將無特殊技巧的勞動者，集中安插於勞動部所管轄的機關服務。這種組織曾使政府得將四〇〇、〇〇〇名的工人安插於軍事品工業和農業裏面，並將六〇、〇〇〇名安插於航業裏面。戰時工業局也擁有規定勞動條件的權力，特別關於勞動時間及工資定率。勞動的糾紛是歸「全國戰時勞工局」判決，它的判決狀是具有強制執行的力量。

勞動的狀況，本身便是十分有利於工人的，足以避免發生糾紛的情事，祇有前面所述關於鐵路方面所發生的糾紛，不在其內，從戰事開始以後，四、〇〇〇、〇〇〇名的外僑之回去本國服

軍役，及外僑移入美國之停止，便使美國發生了勞工的缺乏；在另一方面，三、五〇〇、〇〇〇人之入伍，便也騰出了鉅額的空虛地位來。所以，在歐戰發生以前，一般輿論是反對外僑的移入，並曾從官廳方面得到了限制外僑移入的辦法，從戰事發生以後，輿論對於外僑的移出，卻認為本國一種大禍，並以這些出境的僑民之將他們的儲蓄携往他們所去的國家，應負了美國黃金稀少的責任。於是，產生了一番贊助限制外僑移出的措置的宣傳，並要求對於外僑實施美國化的政策。美國政府，在它那方面，便停止施行從前限制外僑移入的辦法。但是，在這一點上，勞動界並不贊成政府及輿論的見解，他們仍然仇視外僑之移入美國。

在歐戰結束的時候，美國的工業是處於最昌盛的時期。在一九一八年，煤的生產額為六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鐵為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噸，鋼為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噸，銅為八三四、八〇〇噸，煤油為各裝一九〇呎之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桶，絲織品為二、九五〇噸；化學製造品的輸出額計值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棉花的消費量達到了七、〇〇〇、〇〇〇包。宣告倒閉的店廠，曾由一九一七年之一三、八五五家減至九、九八二家，即是說，僅佔

全部從事活動的店廠之百分之〇·五八，至於倒閉店廠的虧欠總額，也由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到了停戰協定成立後，因為物價的不穩定，在定貨方面，發生了一種反響；許多鉅量的定單是取銷了，而鋼的消費量是趨於減少了。在銅的交易上，曾發生了劇烈的憂慮，在戰事需要的推動之下，銅的生產量曾由一九一四年之五二五、五二九噸增至一九一八年之八三四、八〇〇噸。而在一九一三年之九二九、六四九噸的全世界產額中，美國自己僅消費了三四五、〇〇〇噸，而輸出了三八三、〇〇〇噸。在另一方面，英國、法國、意大利所已有的存貨，已超過它們的需要之上。因此，美國產銅者便向國會要求通過一條法律，准以長期放款供給外國，讓它們來購買美國的銅。同時並要求陸海軍兩部在市上收回它們的存貨。此外，產銅者，又曾考慮大量減低他們所雇用的工人的工資。不過，在直接受了軍用品停止製造的影響的工業裏面，是特別發生了這種趨向，而整個市面，卻不會有着同樣的情形。棉織品的出口量，是由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度之六八四、〇〇〇、〇〇〇碼降至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度之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碼，但這項輸

出的總值則由一六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三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項價值之增加，是由於棉價因為原料缺少而高漲了；在一九一八年中，世界消費量，同過去那幾年一樣，是在出產量以上，而美國對於它自己的出產量，吸收的數量也趨於逐漸廣大；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度中，在世界全部消費額之一五、八〇〇、〇〇〇包裏面，美國的消費額是佔了六、〇〇〇、〇〇〇包。這個漲風便引動一番狂熱的投機，使美國不得不以禁止賣空的措置，來加以制止。不過，在大戰期中，政府所採取之監督生產的那些非常性質的設施，現在大部份是取消了。在十二月二日的通告裏面，總統曾宣佈取消那些戰時管理機關。

在全部上說，歐洲之需求美國製造品，美國西部農民之因從一九一七年以來生產量比從前增加一倍以上，及工人階級之因工資提高，消費量大見增進，遂使美國大受激勵了。在一九一九年底，工業生產額是遠不夠滿足消費的需要，在紐約國家銀行所發表的十二月份通告裏面，曾有着這樣的觀察。在一九一九年上半年中，資本的發行額曾達到一、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到一九二〇年上半年，總額又增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倒閉的店廠總數，又減至

六、五〇一家，牠們虧欠的總數爲一三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即是說，僅佔全部店廠之百分之〇·三八，爲一八八一年以來所記錄的最低比數。證券交易所成交的數額，增至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總共包括了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張的證券，而在交易最盛的一九〇六年中，成交的證券不過二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張，總值不過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各家國家銀行的存款，達到了三三、一五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放款與貼現的總額，達到了二二、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儲蓄局方面的存款，也達到了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包括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儲戶，即是說，比較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存款額，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

在另一方面，輸入額的增加，是極其微薄的，僅由二、九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三、〇九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輸入額的增加，主要是基於原料品輸入的增加，至於奢侈品項下，雖然牠們的價格比前高漲，而輸入額卻有着顯著的減退：鑽石的輸入額，由前年之三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減至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棉製花邊及繡織品由二五、〇〇〇、

○○○美元減至五、○○○、○○○美元，絲製花邊由三、○○○、○○○美元減至一、五
 ○○、○○○美元，絲製品由二五、○○○、○○○美元減至一九、○○○、○○○美元，瓷
 器由六、○○○、○○○美元減至一、五○○、○○○美元，銅製美術品由二○、○○○、
 ○○○美元減至三、○○○、○○○美元，帽由九、○○○、○○○美元減至四、○○○、
 ○○○美元，鳥毛由七、○○○、○○○美元減至一、○○○、○○○美元，手套由七、五○
 ○、○○○美元減至三、○○○、○○○美元，地毯由四、○○○、○○○美元減至二、五
 ○○、○○○美元，燒酒由一三、八○○、○○○美元減至一、九○○、○○○美元。在最後
 一項關於燒酒輸入數字裏面，香檳酒是由三、二四五、三○一美元減至六○六、四二一美元。
 奢侈品進口減少的原因，基於儉約生活及節制使用奢侈品的宣傳的成分，是不足及美國工業之趨
 於取舊大陸的地位而代之的傾向的成分那麼多，關於後面這種情形，在前述美國絲業的發展中，
 已經有着充份的表現了。法國酒之不能在美國暢銷，原因不僅在於美國法律之限制酒的售賣，同
 時也在於加利福尼亞所出產的酒之從事競爭。又如化粧品工業，也以工業和科學的基礎，靠着研

究植物的種植及其任用的試驗室的工作，而在美國成立起來了。

美國工業之極度的發展，不久便在勞資兩方的關係中，產生了使人不安的危機。因為勞工人數的缺少，在一九一九年底，工資的比率，比較一九一四年六月，提高了百分之二〇八，超過了生活程度的增高額之上。工人的工資，極少在每天五美元之下，而特殊技術的工人的工資，是在每天七美元之上，往往達到十美元，有時甚至遠在這個數字之上。所以，工人階級的消費，也傾向於使用奢侈品，即如汽車的享受，而從此後，這些奢侈品是包括在必需的生活水準之內了。同時，產業家卻以生息率減少到了百分之二十，叫苦連天。固然，外國工人是走了一大批，外僑之移入美國也停止了，而一種革命運動卻表現出來。勞工大眾是密切的在美國勞動聯合會裏面團結起來，勞動聯合會的會員，在一九一六年，不過二、五〇〇、〇〇〇名，現在驟增至五、〇〇〇、〇〇〇名了。而那裏面的極端派，是傾向於顛覆現社會組織的目標，勞動界領袖的行動，便受着了這種傾向的支配。勞動團體會明白宣佈了他們的意志，將向輿論界作一番贊助工人計劃的宣傳運動，並表示在要求鐵路國有後，即將進一步要求在其它一切工業裏面採取類似的改革。在這一年中，曾發生了多

次的糾紛，便如在紡織業，冶金業，鑛業，鐵路，警察人員，船塢，種種方面。政府在憂慮這種趨勢之下，便強迫將一大批新近移入的俄籍工人，其中大部份是俄國人，送回他們本國。在是年一月即頒佈了一篇法律，將酒精質飲料的製造及發售，永遠加以禁止。

在一九一九年底，正在三〇〇、〇〇〇名的鋼業工人與造船所工人實行罷工之中，而四〇〇、〇〇〇名煤鑛工人的各個聯合會，也提出每日工作六小時制，每星期工作五日制，以及工資提高百分之六十等項要求。威爾遜總統曾向他們提議，將各項要求交付增加工資委員會辦理，勃爾 (Gompers) 君——美國勞動聯合會的主席——也提議組織一個工業會議，負責製定勞資雙方關係的新制，但聯合會都拒絕接受。他們會同鐵路工人聯合會成立了一個聯盟，以期達到鑛產國有與鐵路國有的目的。經過這樣的擴大後，罷工風潮波及了二百多萬名的工人，幾使全國的經濟生活陷於停頓。威爾遜總統所組織調解雙方關係人的會議，是毫無結果的解散了。可是，罷工舉動結果是失敗了，祇留下了革命趨勢的危機。

美國工業，除包含了上述社會的危機外，還有着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個生產過剩的現象，是發

生於一九二〇年中，即基於歐洲各國市場因它們的匯價之跌落而陷於封閉的原因。在是年下半年中，發生了經濟恐慌，程度是那樣的劇烈，因而格外顯出從前的發展一部份是那樣的非天然的了。到了次年，大部份的工業，都同時減少了牠們工人的工資及名額；有人估計無工可作的人數，是在五百萬以上。

第四節 德國的工業生產

同其它國家一樣，德國的工業，在開戰時候，因為它從外國收到了鉅量的原料接濟，又因為局面變化之不可測，也大受了影響。便如在紡織業方面，那時曾輸入了一大批的原料品，它所受的影響是特別重大。其它如製皮，化學品，樹膠，木材，金屬製造品等各種工業，都發生了同樣的情形。威斯特發里亞的煤礦，因為缺乏了牠的運輸工具全部之五分之四，生產量便由七月份之八、七四四、〇〇〇噸的數目迅速下降，直至十二月止，每月祇生產了五、五〇〇、〇〇〇噸。鍊鋼廠的生產量，由七月份之一、六二七、〇〇〇噸，降至八月份之五六六、〇〇〇噸，及十二月份之九

四一、〇〇〇噸。營造業則幾乎陷於完全停工的狀態。

勞工市場是深受了工作停頓的影響。在十月中，有人計算在包羅一、七四五、〇〇〇名會員之四十七個工會裏面，失業者的人數是到了三七〇、〇〇〇名。有些職業，如製帽業及玻璃業，計有百分之六十三至六十七的工人是失業了，製盜業及石印業的失業工人，也達到百分之五十。各工會所付出的失業救濟費，每星期達到了一、六四八、一二〇馬克。家庭手工業的工資，突然降低了百分之七十。在全部上說，有人估計在總共雇用七百萬名工人的工業裏面，有三分之二是劇烈的感受停工的損害，而有人認為這個事實是基於在開戰之初有許多工人是加入國民軍裏面。德國政府於是實行八月四日的法律的規定，以津貼費散給赤貧從軍者的妻子，藉以減輕上述情形的影響。

在一九一五年上半年中，關於私營工業方面，情形並不會發生顯著的變更。荷蘭及斯干的拉維亞各國的訂貨，足使各製造廠仍然能夠維持，但是存貨的枯竭實使人發生憂慮。在那時候，已經有人提議，對於供給普通人民的大批消費物品，如糧食品，煤，衣服等等，採取限制消費的制度。

然而，即在這個時候，軍用品製造業的活躍，足夠抵補了私營工業方面的虧損。從事軍用品製造的工廠，已經使牠們的生產量比前增加了兩倍或三倍，而且將因其它工廠之停工而失業的工人吸收過來。固然，德國的人口是佔着鉅大的數字，足使從事工業生產的人員佔着了很強的比較，但是，不久後，勞動人數便表現了似乎不敷應用的現象，特別在鑛業裏面，主要是雇用年輕的工人。克虜伯各工廠，平時僅雇用五〇、〇〇〇工人，現在人數增至一一五、〇〇〇名。在全部上，勞工的失業，是將近全部消滅了；在爲戰事服務的工業裏面，工人的工資已經比和平時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行政方面的各種需要之逐漸增加，及這種種需要所必需的物品之難於向國外採辦，這雙重的原因，便使德國工業不得不趨於發展。一九一五年八月，財政部長曾在國會宣佈說，維持軍事動作所根據的力量，在財政的準備上是及不及在全國勞動的力量上之多；所以，德國的輸入額，是相對的比其它交戰國低微，匯兌的問題還不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而德國銀行的金準備儘可大量減少，而不至激動了一般人民的憂慮。在財政部長做了這種號召之前，私人創造方面已經有以應付這

個要求了。德國那兩個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工業公會」與「德國中央工業協會」一向對於商業政策的問題上，彼此意見不一致，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八日那天，它們兩個合併起來，組成了一個「德國戰時工業委員會」。這個組織的活躍，是十分緊張的；在德國銀行的贊助之下，它成立了若干信用銀行，藉使受了戰事影響的生產機關得繼續牠們的工作；它會將官方的訂貨的數量，分攤於各家製造廠，免經不清白的中間人的手；它會做到在農業部裏面設立一個中央事務所，以便進行農民所必需的工業生產；它會散發了多量的宣傳文字；它會將對外貿易的問題，及對俄媾和的先決問題特別加以研究。

在戰時工業生產裏面，主要的任務是歸國家擔任，後者是假手於八月二十五日在軍政部裏面所成立的新機關，由這個機關負責制止原料品的浪費及增加生產的效率，關於這個機關的情形，本書前面已經述過了。那個「原料品管理處」的任務，為維持工業原料品的接濟，它立即着手進行現在存貨的調查；在那些存貨裏面，凡屬國防需要所必需的，都專留與軍事當局使用。至於其餘物品，管理處便依照各產業的需要情形，分配給它們，而分配的手續，是假手於工業界各領袖於

經它邀請之下在各門主要工業裏面所成立的「辛狄加」組織。這些組織，名爲「戰時經濟公司」。是採取股份公司的形式，每股先繳股額之四分之一，資本的利息，最多限在四釐以內，或甚至於完全取消；到公司結束時候，如有盈餘，則用於公共利益的事業上。在這些「辛狄加」組織裏面，有某幾個是專營分配向國內徵收的貨物，其它的專營分配向敵國徵收的貨物，又有某幾個專營向國外購進的貨物，其中某幾個「辛狄加」會擁有特殊權利或國家專利權，以改造某幾種物品，如麻線，廢布等等。有時，它們只限於在涉及以某幾種物產代替其它物產的問題上，貢獻它們的意見。在已經組成了「辛狄加」的工業裏面，那就僅僅成立了會計局，以便施行監督。經過這樣組織後，實現了在国家監督下之集中局面，中間人的媒介及各廠的彼此競爭，都不能存在了。國家並且任命若干特派員，列席於業務委員會的會議，並得在後者的議決案上，提出他們的否決權。在這種制度外，又湊上了限定最高價目的辦法，以制止投機行爲，或甚至於就地徵收已製品或半製品的辦法，以防出產者持向中間人出售。

第一個首先成立的戰時經濟公司，乃爲戰時五金業公司，它的經營目標爲分配從比國、波蘭

及法國北部輸入的存貨。在它勸告之下，白鐵代替了鉛，以製造某幾種金屬包皮，鋼代替了黃銅，鍍錫代替了銅的混合質，如此等等。在十二月中，它製定了最高的價目。從一九一五年一月起，五金存貨之向普魯士軍政部的五金陳報處陳報，成爲強迫的義務了，而官廳方面，便着手徵收銅及其混合物，鍍錫，鉛，等等。私營工業之收到它們所必需的原料品，乃須經過「普通工業用五金免徵局」的手，這個機關是處在帝國內務局的監督之下；內務局的任務，爲首先審查是否能夠以其它普通的金屬代替關係人所請求的金屬，而祇許在絕對必需的情形下，它纔能夠批准關係人的請求。在一九一七年初，又設立了一個委員會，目的在製定長短一律的型式，使一切機器的零件都有着共同式樣的構造，因使大批製造的制度得以實現，並使各個零件得彼此更換使用；在十月中，已經有好幾種型式一律的桌製造出來，並在這門工業裏面，實現了標準化生產的制度。

關於修淨的羊毛，及關於羊毛的需要，德國也組織了兩個戰時經濟公司，它們是在軍政部的監督下，負責購買和分配生羊毛的原料。它們的業務，是涉及了德國國內已有的存貨及從侵略地攫來的存貨；關於後面一批的存貨，總計價值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一九一五年二月

中，軍事當局宣佈徵收盡所有的羊毛及其它含有羊毛的物品；是在年六月中，同樣的措置也施行於各種獸毛上。盡所有的羊毛，是都留供軍隊的需要，而且禁止將羊毛改製別物。於是創立了戰時毛織品經濟公司，專為搜尋足以代替羊毛的貨品。戰時羊毛貿易公司，則辦理輸入的殘廢羊毛的分配。戰時羊毛布經濟公司，是專為羊毛布製造業搜尋毛線。軍用羊毛布的製造，如無官廳的許可，不許任意經營。

棉花管理局，是負責辦理那些鉅量的棉花存貨的分配任務。這些存貨，一部份是在宣戰那時候已經堆積於不列門港內，其餘是隨後從荷蘭與意大利輸入的。在二月中，當局頒佈了徵收一切棉織品的命令，同時，又頒佈了調查和徵收一切布疋及布製雜貨品的命令。又有另一篇命令，限定以一月三十一日的物價為最高限價，以後不許超過。在六月中，利用廢布公司也創立了；同時，當局也宣佈徵收一切破布及剪斷的零頭，以供給這個公司。在英國政府宣佈將棉花列入絕對的戰時違禁品之後，德國便於軍政部裏面，設立了戰時棉業委員會。從八月以後，許多物品之使用棉花製造，都受了禁止；原則上，祇有供給軍隊需要的，纔能得到製造的許可。盡所有的棉花存貨，除了百分

之十的數量外，全在徵收之列。在八月底，德國和奧國的廠家，聯合組織了一個資本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棉花輸入公司，經營將向美國購棉的業務集中起來；這個公司曾經由紐約購進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包的棉花，以運至不列門每磅十五仙的價目成交，而在那時候，尋常行市則不過每磅九仙。它又向美洲購進了鉅量的存貨，堆放於美洲那邊，預備恢復和平後，即運回供給工業使用。

關於亨蘇類的原料，德國也成立了同樣的組織。在一九一六年中，調查和徵收存貨的辦法，也向纖維品製造業推廣施行，不分批發或零賣的商人及成衣商。從此後，軍事當局，假手於戰時經濟公司的組織，實行支配了整個纖維業；它會按照需要的情形，勒令若干工廠封閉，而在繼續經營的各家工廠的盈餘上，撥出若干以賠償封閉工廠的經營者；經這樣處置後，在二、〇〇〇〇家的織布廠中，有一、九〇〇〇家是封閉了。在皮革工業裏面，也採用了同樣的辦法。

在那些戰時公司的組織中，最重要的一個，是為資本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戰時化學品公司，它之所以佔了最重要地位的原因，是基於化學物產之對於製造爆炸品的廣大用途，又基

於智利硝酸輸入德國之困難。德國政府便立即自己保留了製硝的專利權，並且鼓勵製硝的發明；因為從事研究這項的發明，若干公司是組織起來，國家並撥出補助費維持它們它們研究的結果，曾由勒威沙芬（Ludwigshafen）的巴登亞尼林製造廠發現了一種抽取空中淡氣的經濟方法，可以製成含硝的淡氣，每基羅的成本不過三十芬尼，而在戰前，每基羅硝的售價，是在一馬克以上，至於智利硝在巴黎的售價，是每基羅四佛郎。從那個時候起，法國也採用德國製法，但總不能達到德國那麼低廉的成本。德國發現了淡氣硝後，便產生了一個新的工業部門，異常發達，足使它在國外市場上排擠智利的商務，並在以廉價的肥料供給農民之下，可以強化農業和牧畜業的生產了。

「萊茵蘭威斯特發里亞煤業聯合出售公司，」應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底達到當初所預定的結束時期，而它的各份子間又發生了利益上的意見，因使這個組織將有消滅的可能，德國政府便於是年七月推動聯邦會議通過了一個條例，以必需的權力賦與各邦當局，用以強迫各個產業所有者加入聯合出售公司，並用以確定煤的售價；在這個聯合公司裏面，國家派了一名握有否決權的代表；公司有着監督各家生產與出售貨物的權力；一切參加份子都應將他們的出產品讓

渡於聯合公司。因此，政府於七月十五日頒佈了一道命令，指令恢復那個「辛狄加」的組織，並由政府選任它的主席及半數的會員。到一九一六年，這個組織曾經一番改組，固然冶金業方面，力求恢復訂價和競爭的自由，而反對它的存在。因為燃料的缺乏，缺乏的原因是基於生產量的減少及運輸的困難，於是，在商業部裏面，成立了一個煤產介紹局，藉使工業方面的需求得由這個機關轉達於各處商會。

這種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在於維持軍用品製造業的接濟。不過，普通品工業方面，雖然保留着它們的自由，但原料之日甚一日的缺乏，便使它們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藉使它們的業務得進行不輟。所以，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中，製衣業方面，也組織了一個戰時經濟公司，以採購製衣必需的原料。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中，設立了一個「帝國衣服局」，以收羅布疋的存貨，以制止衣服售價的高漲。購買者須提出必需使用的證據，向管理當局取到特殊的購買票後，纔能夠買到衣服。纖維品的缺乏，在那時候是達到了那麼深重的程度，因使衣服無着的憂慮發生了病態的發展，而向衣服局請求發給購買票者是紛至沓來，至於請求的數目卻與實際的需要大相懸殊。於是，衣服局於一九

一七年發出命令，實行徵收舊衣的辦法；它限制每個人祇許具有兩套西裝和一件外套；它並確定了個人及旅館所准許使用的內衣牀布等的數量。某幾種皮鞋是禁止製造；鞋的高度，及其准許用皮的部份，都有着一定的限制；長靴的靴底，須用木頭製造。帝國衣服局又設法製成了廉價的衣服和皮鞋，向持有特別許可證者出售。在一九一八年七月，購買票制度是取消了，代以另一種限制辦法，即個人必須將盡所有的衣服件數，以書面報告管理當局，後者得隨時派人到他的住宅中檢查。上等布疋的售價，不許超過二月一日的行市之上。若干仲裁法庭是組織起來，專為解決這方面的爭論。廣告不准刊印，樣品的散發也受了限制。在衣服製造業裏面，工作的時間，每星期最多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向國外輸出也受了約束，藉使生產品留在國內市場。縫衣線也是由官廳分配。

同時，德國政府也注意於發展代用品的製造。在它推動之下，人們便以木棉代替棉花，紙代替綁布，鋼線代替電線，燃燈煤氣及亞羸質代替煤油，苧蔴及泥炭與紙代替羊毛與棉花。在一九一七年，紙線的製造，是被軍隊徵發，隨後，恢復了製造自由，而生產量便超過需要了。德國政府又出資完成了正在建築中的房屋的工程，以救濟住宅恐慌。華麗的住宅，是禁止建造。管理當局自己擔任了

新聞用紙的分配任務，並以官廳權力取消了從前訂立長期合同。

行政方面，關於管理工業的組織，不僅在工業生產及其貿易上製成了約束的辦法，它並且支配了公民的工業活動。約在一九一六年底，德國政府曾設法通過了一篇法律，照那裏面的規定，德國的男子，在十七歲至六十歲的年齡內，凡未曾執有國防所必需的職業的，全體得隨時應召來到軍用品製造廠，鐵路及農業經營裏面，盡愛國的補助的服務。其實，這條法律另有一種特殊的目標，它表現了全國人民經這樣準備後，忍受着日趨慘酷的經濟狀況所必需的種種限制與困難的苦痛，並加以緊全國人民拮据鬪爭的勇氣。

上述工業組織法，實為當時嚴格的經濟條件的緊要性所必需的，而全國人民經過顯明的訓練後也一律服從這種辦法，但它也不免掀動了多方的抨擊。在頭一點上說，它形成了官方之儘量的摧殘了個人自由，結果損害了德國國家的力量之所由來的生產力與發展力。在這個制度成立的時候，官方曾正式表示不至產生任何專利的組織；不過，獨立的生產者之遭受淘汰，實為這種制度之事實上的結果。特別關於環境不良和設備不充份的次要的工廠方面，要得到良好的生產效

率，牠們更遭受了不幸的結果；在一種要使生產力達到最完善的條件的組織裏面，牠們祇有陷於消滅之一途。在大戰以前，處於集合了各大行號以維持售價及必要時限制生產量的「加特爾」組織之下，已經發生了這種情形。新的制度，當然要利用這種組合，藉使原料品有着公道的分配，及國家所訂製的貨品得在最優良的條件下執行製造，而結果祇有強化那種聯合組織的趨勢了。此所以，在還未有這種組織的各種部門的工業裏面，德國政府都設立了生產者的「辛狄加」，如製鞋工業，便是其例；如遇有「加特爾」的組織，如關於煤產方面，將趨於解散的時候，政府便強迫的維持它的存在。即爲着有了這個趨勢後，各種企業的集中化，曾於大戰期中，大規模的發展了；那些造船業，冶金業，化學品製造業的力量雄厚公司，都大量的增加了它們的資本和擴大了它們活動的範圍；厄森（Essen）地方的各廠，曾使牠們的生產量比前增加了一倍，不斷的改良牠們的機械，並連帶經營採礦的業務；漢堡美洲公司，資本已經超過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曾將十多家的其他公司放在它的支配之下；德國電業公司，又使它的資本增加到了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巴登亞尼林蘇打製造廠，於進行淡氣的製造之下，曾使它的經營範圍增加了一

倍。德國工業，於這樣的加緊趨向於集中化的演進下，事實上便是爲實現牠們自己的未來繁榮及全國的未來繁榮而工作了；無疑的，德國工業之向集中化路上邁進，並靠着了這種邁進之當然結果的生產方法之完備，實爲大戰以前它在世界市場上經濟鬭爭裏面，佔了優勢的大原因，同時又爲德國之能以那麼有限的物質與財政的資源，支持了延長四年的戰爭的大原因。

在大戰期中，同在大戰以前一樣，德國的工業經營方法，與其說是靠於一種配置完善的行政機械之自動的動作，實遠不如靠於負責主持這種制度之運用的個人之工作力量，眼光明晰及計算週到的成份那麼多。或許，在德國，同在法國一樣，也有人指摘戰時公司的許多辦事員的行爲，說他們的主要顧慮，往往爲在遠離危險的地方保持着的一種支領乾俸的安閒位置，而未必是爲公共利益服務着想的。然而，一般的說，那些公司裏面是包括着產業家本身，而且是由他們管理，至於德國政府方面，則仍爲這些公司保留着商業組織的形式，它自己僅限於調整它們的努力，分配原料，以及製定出品的售價。無論在任何方面，都不及德國人之遵守各盡其才的原則，並倚靠於個人的實際工作效率。

有人還指摘這個工業管理制度，對於貨物的定價，沒有發生有效的作用，它的平準物價的辦法並不會制止物價的高漲。有人還進一步說，平準物價的辦法便證明出當初所收羅的存貨數量是不夠的，因為它的直接結果為斷絕了貨物的進口，而進口數字的低微，便為物價高漲的唯一原因。在一九一八年，政府所採用的一切步驟，都不能制止一切消費品的售價比前增加了百分之二〇至三〇。政府總是傾向於投機行為實為物價高漲之主要原因的見解，它的答覆是說，唯有平準物價纔能制止物價的高漲：它曾引證鉛的狀況，在幾個月中，牠的價格竟由一·六〇馬克漲至五馬克，錫的價格，由四五馬克漲至二二〇馬克，錫的價格，由一三五馬克漲至六〇〇馬克；在這種搗亂舉動之下，軍用品製造廠的生產便大受損害了。所以平準物價的辦法逐漸推廣了它的施行範圍，不僅施於已有的存貨，但也施於一切輸入的貨物。不過，祇是在物價不斷高漲的脅逼之下，纔推廣施行了這個辦法：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中，政府曾威嚇那些生產者「辛狄加」說，假定它們照樣擡高物價，那麼，政府將動用國會所賦與關於處分生產事業的武器了，而且政府邀請它們還是來同政府合作，政府將以付款上的種種便利供給它們呢。

其實，即以投機本身而論，不僅爲生產品不敷應付需要所產生的結果，同時也爲行政管理制度的缺點所產生的結果。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中，有人肯定說，投機事業，靠着了官廳的合謀，發展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在要求迅速成交之下，官廳會由它所愜意之隨隨便便的中間人經手，定購了若干貨物，而賣貨者的盈利竟有時到了百分之五百。準是而觀，投機並不是物價高漲的主要原因，無論如何，物價高漲實爲生產量和輸入量的不足及運輸業務的缺點所形成的，而即使說，上述組織曾撲滅了投機事業之最胡鬧的過甚行爲，但總不會制止了物價的高漲及經手人的盈利。

物價這樣的高漲，曾影響到了工人的工資，後者也沾着同樣高漲的利益。德國政府也留意着勞動的狀況；在國家訂製貨物所開列的各種條件裏面，曾列入一個條款，其中規定工人方面應享受盈餘額之百分之七十五；雇主應以充分的補助費津貼遠離家庭的工人的家屬。其中又規定了工資應隨生活程度的比例而同時提高。遇有勞動糾紛，停用的工人是處於特殊委員會的保護之下；後者應儘力量滿足工人要求遷調的願望。

這種種的措施，仍然不會制止了工人於一九一八年初產生一番驚人的行動。固然若干天主

教的團體曾出面作了要求大家安靜的呼號，而大批工人的罷工舉動終爆發於軍用品製造廠裏面。在是年一月底，僅以柏林一地而論，便有着了三〇〇、〇〇〇名罷工工人，而工潮蔓延到了漢堡，基爾，杜塞爾多夫，厄森等地。罷工工人的總數約估爲八〇〇、〇〇〇人。他們曾向政府發表一篇宣言書，在那裏面要求迅速停止戰事，准許勞動者參加和平談判，實行恢復集會結社的權利，取消工廠軍事化的制度，以及在憲法裏面輸入德謨克拉西的制度。政府的答覆，是採用了無情的彈壓手段，並收回了糧食領取票。

這次事變曾使政府向國會請求通過設立勞動諮議院的法律，這個機關包羅着人數相等的雇主與工人。它的職務是包括着訂立聯合的工作合同，而一般的說，包括着一切關於改良工人環境的措施。對於政府方面，它擔任了諮詢的任務。它並負責檢查廠外勞動的情形，及創設職業介紹所。此外，又有着專司解決勞動糾紛的調解局。國營運輸業的工人，必須將他們的糾紛情事向調解局陳訴，不得任意採取罷工的舉動。

因戰事的需要而在德國工業內部實現的集中化和行政機關化的組織制度，在那個戰事時

期中，我們已由前面看到它並不現出了一種非常的性質，但不過是從前已經表現的傾向之明確成立而已。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到百業恢復了常態後，這個制度不至於完全放棄，而它的主要因素將仍然繼續發生作用，尤其因為促成這個制度的各種情狀，到戰事停止後，無疑的在一段不短的時期中，將仍然繼續存在。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德國曾設立一個帝國過渡時代經濟局，任務為調整各種工業的接濟次序。它的調查權所及的範圍，是最廣大的，甚至於可以檢查私人的帳簿和信件。後來，它所得到的成績，是很微薄的，而主要的是在於準備的研究上。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德國又回頭採用比較有分寸的制度，以設立一個工業評議會，充當恢復和平及解散軍隊那時候的德國工業的指導機關。在這個評議會裏面，分設商務和經濟問題，航業，經濟和金融情報，勞動問題，社會保險，各專部。它的目標為儘速報告戰時的非常措置。政府的監督，應限於某幾種物品的輸入問題，船舶問題及匯兌問題。在每門工業裏面，各設立一個聯合公司，各應負責分配原料和清理存貨，不得因便利重要廠家而損害了其它的，但對於陷於停滯的廠家反應與以援助。至於貿易方面，也須恢復完全的自由。

拉德羅——戰時經濟公司的組織者——所支持與前相反的政策，是在於維持這個極度集中化而又在工業生產裏面具有最廣大權力的組織，但在輿論方面，這種趨向是很不受歡迎的。在漢堡商會於六月中所召集的會議裏面，漢堡美洲公司的董事巴林（Ballin）君當衆說道：「諸君應當留意，非要他們放棄那個切斷我們民族的經濟生活並在軍營裏面調整世界經濟條件的危險計劃不可。我們需要光明，空氣，自由。現在他們想用強迫的手段以復與我們的國民經濟嗎？我們不能忍受這一套。我們不能允許這個計劃實現。」政府本身也於五月中，在國會裏面，力辯沒有藉設立永久性質的強迫成立的「辛狄加」以摧殘自由的念頭。在工業評議會的成立會中，經濟部次長和普魯士商業部部長，都宣佈說，「在經濟方面，他們是贊成儘速儘量恢復私人創造之完全無限制的自由行動。」

可是，在產業界內部，像在行政界及經濟學者之中，也有人對於工業集中化的計劃極表贊成。他們深知戰事的結束將不同時牽帶工業各種障礙的結束，而且，恰恰相反，戰事結束之後，國際競爭的複雜問題更將暴露它的一切尖銳性了。普盧杜斯（F. Intus）雜誌曾表示他的意見說，在履

主階級裏面，像在勞動階級裏面一樣，個人自由的限制及其受職團利益的支配，逐漸形成非此不可的了；而這種變化，非經國家站在全體利益上而從中參預，及成立強迫性質的「辛狄加」組織，不能完成的。姑不用談到這麼遠的問題，政府方面，便曾在國會宣佈說，它希望戰時所得的經驗不至於無着，而且在以強迫的結合代替了自願的結合之下，產業家們願自動拋棄過分競爭的危險。五月中所起草關於紡織業組織聯合公司的計劃書，實超過了當初向過渡制着想的方案，因為這篇計劃書所賦與這種聯合公司的權限，不僅限於調整原料品的屯積及其分配，而且涉及了這些原料品的製造，售賣及其定價，對於已製品及半製品，一律包括在內。在全部上，時勢所趨，工業的進展，越趨於集中化及生產方法之精善化的路徑，這個路徑實為德國工業繁榮之所由來，而後者也期待這個趨向以維持它自己未來的生存。

因為戰事的延長及海上封鎖所發生的影響，德國工業所遭遇的困難是日見增加，因此，上述趨向便更見強化了。照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北德日報的記載，各廠數目已經大見減少的情形，我們便可看到德國工業所遭遇的困難是到了那一種程度。工廠數目減少的情形是如下：製鞋廠由

一、四〇〇家減至一、一〇〇家，紗廠由一、七〇〇家減至一、六〇〇家，製油廠由七二〇家減至七〇五家，織網機由四五、〇〇〇架減至四二、五〇〇架。甚至冶金工業的生產量也見降低，銑鐵的產額由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噸，鋼的產額由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噸；有人甚至於說克虜伯廠的盈利是大量減少。

軍事的失敗，隨後又有革命的產生，經濟困難便更有增無已。在一九一九年頭幾個月中，除了缺乏燃料與原料外，又加上了復員者之習於懶惰的趨向，工資之提高，八小時工作制之成立，及運輸事業之陷於無組織的狀態，這種種原因，都使工業的活躍遭遇了層層障礙。萊茵蘭及威斯特發里亞的煤礦生產量，與一九一八年比較，每日減少了一二〇、〇〇〇噸以上，在頭半年中，減少了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噸。生鐵的每日產額，在一九一六年為二六、〇〇〇噸，一九一八年為二五、〇〇〇噸，而到一九一九年一月，竟降至一六、一六八噸，四月降至一四、四七七噸。在一九一九年上半年中，煉鐵的總產量為三、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一四年同期為九、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一八年同期為六、〇〇〇、〇〇〇噸，至於一九一九年頭八個月的總產量，

也不過四、〇〇〇、〇〇〇噸，克虜伯各工廠改製鐵路材料；固然求量是很多的，而牠們生產額仍然減低，由一九一八年九月之四、七三九輛的車，到次年四月，減至三、〇〇〇輛之下。到七月，地方新聞報宣佈說，這些工廠，因為無力維持牠們的支出，將宣告清理；在一九一九年最後三個月，牠們的支出是增至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上，而牠們的收入僅到了三〇〇、〇〇〇馬克。因為國內政局的飄搖無定，工業活動的不振更日見深刻；政府的社會主義傾向，勞動大眾之仇視資本主義的組織，及傾向於沒收財產與企業社會化的法律提案，都使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工業不能得到恢復從前活躍的鼓勵。一月十九日的法律，設立了「工廠評議會」，負責檢查勞動的制度，以討論應用機械的問題，它並擁有審查帳簿及交易的權利。人民之提回存款及資本之逃避，逼使柏林，哥崙，慕尼黑，漢堡各地銀行提高了存款的利率，同時逼使財政部長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以討論救濟這種情形的辦法。

因為這全部種種情況，那些大規模的工業「辛狄加」的運用，便深受影響了。關於重組鋼業，辛狄加的談判，結果是失敗了；有些重要的廠家是從那裏面退出。萊茵蘭的各家煉鋼廠及其它地

方的煉鋼廠，曾要求照牠們所能訂立的價目出售牠們產品的自由。紙業辛狄加的產品售價，也沒有得第二手商人的遵守。在薄金屬製造品的市場上，顯然有着一種混亂狀態，爲求取得貨物起見，購買者自己訂立價目，往往遠在辛狄加所訂的價目表之上。在這些情形之下，廠商的協調不能再達到任何效果了：於是祇能下了一個決定，即辛狄加的組織延長至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爲止，到這個日期，設使不能成立任何協定，那麼，辛狄加的組織便永遠解散了。在這個時候，德國政府卻準備在冶金業方面成立一個強迫性質的辛狄加，將盡所有煉鐵及其半製品的出產者集合在那裏面：這些出產者應將他們的產品一部份，照公共經濟部部長所指定的數額，交與這個聯合公司支配，公共經濟部部長並確定這些物品在國內市場上的售價及留供出口的數量。

可是，日耳曼的進取精神絕不會因此銷沉了。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中，在工業股票上，反而發生了一番劇烈的投機風潮，前後相去過遠的差額實與當時局面不相配合。因爲德匯的跌落，德國貨品之輸往荷蘭及比利時的趨勢是非常劇烈的，而這個趨勢，固然是特別有利於中間人而損害了國內消費者，但總推動了國內工業的進展：後者曾提高了它的售價，或向國外要求按照馬克兌

換率償付貨價，藉以救濟這個變態的情況。德國政府，在它那方面，爲使出口的貨價得維持在充分提高的水準上，也設立了若干審查售價的專局。無論如何，因這樣情形而產生的工業復興，進展是很劇烈的，足使有些國家，如西班牙與美國，對於德國祇有着大批的進量。尤其在化學品和顏料品的工業裏面，表現了這種復興的現象，其中主要的廠家會站在比前更有力的基礎上從事改組。如淡氣製造業的情形，便是如此，那九家重要的工廠，會將牠們共有的資本總額，由三八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七六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冶金業和鑛業的「加特爾」在資本的雄厚及這兩門工業的結合上，改組後所站的基礎，都比前更見強有力了。克虜伯各廠的生產量，是比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牠們並且準備將牠們的生產品輸往國外。

這種繁榮，在來比錫全國產品售賣場所成交那麼鉅量的貿易，及大部份的大工業之蓬勃的活躍上，都充分表現出來，但內容卻是人造的結果：它祇有利於少數的大產業家，而他們的盈利卻不會贊助德國財政的恢復健全，而且不惜以苛刻的條件來與政府講論他們出力援助的代價。馬克市的跌落，雖然有利於德國的輸出，但也影響了它的輸入，設使我們想到原料品是佔了德國

輸入品總額之百分之六十，我們便可明瞭影響所及，物價是如何劇烈的高漲，而大多數的人民，特別如勞動者，是如何陷於重大的苦境，公共財政恐慌的救濟辦法，更越來越見困難了。這一個狀態，便成爲德國政治上及社會上最嚴重糾紛的徵兆了。

第五節 俄國的工業生產

在戰事進展當中，俄國工業僅得到了微小的發展；它的工廠生產效率是很薄弱的，而它的運輸設備是處處有缺點。所以，關於軍隊的服裝與軍火的接濟，俄國政府幾乎全部是仰給於聯盟各國的。進口來源的斷絕，及波蘭之被德軍侵入，逼使俄國不得回頭取給於頓尼次（Donetz）的煤鐵各礦，而後者所在地的交通設備是不完全的，而生產率又逐漸減退。牠們不能接濟南部的工廠，因此，這方面的鎔解爐便陸續熄火了。無能力而又拘泥形式的行政機關的疏忽，使成爲調劑生產和國家需要的障礙。普通人民的需要，政府是完全置之不理，農民們找不到農業應用的器械，而耕地的放棄便與農產品售價的高漲同時開始發生了。俄國之開始表現一般的崩潰，實促使革命

具着了它的階級鬭爭的性質。工資的提高是和一般的貧困成爲比例。

臨時政府雖然掃除了帝俄行政機關所排佈的種種障礙，並成立了調解院和仲裁院及集體勞動契約的制度，以求恢復工業的活躍，但結果是徒勞無功的。俄國工業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生機。唯有工廠委員會會有發展，它以保護職工利益的任務爲抵制自己所取而代之的管理機關的手段。政府會極力使勞動階級明白他們之對於增加工資的問題逐步提出要求，實構成了種種危險，而政府曉諭的結果，終無效力可言。從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一日，工資提高的平均額爲比前增加百分之一五〇，而生產量的減少額也到了同樣的比例；生產量的減少，不僅基於工人的懶惰，而燃料與原料的缺乏，也爲其中的原因。

在是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即鮑爾雪維克主義上臺之後，政府陸續頒佈了沒收資產階級的地產，八小時工作制，工人監督生產及工廠的財政管理制的種種命令。後面這個辦法是完全有名無實的，因爲事實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結果迫將技術和財政的管理仍然留在雇主手裏。蘇維埃政府頭一步祇將銀行收爲國有，並沒收超過一〇、〇〇〇盧布的私人存款。隨後，實現了不動產的

沒收，資產階級賦稅的增加，及遺產制的廢除。工業機關之收爲國有，乃在地方經濟委員會次第創立之後，纔完全實現，那些地方經濟委員是直轄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政府頒佈了一篇關於管理國有各廠的詳細條例，將廠長放在工人代表的監督之下。這個制度，在青黃不接的階段中，不免促進了俄國舊有工業的崩潰。在窮困和飢餓的影響之下，工人拋棄了他們的工作，而回到他們本鄉去：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在莫斯科區內之雇用一〇九、五三二名工人的二一一所工廠之中，到一九一八年四月，祇剩下一三二所，僅雇用了四三、〇六〇名工人。那些棉紗廠，在牠們的最後資源涸竭之後，便陸續停工了。在織布廠方面，生產量比前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三。至於製造品所必需的工人，數額反比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工人們是利用工業生產品，藉交換的辦法，以獲得農民所供給的糧食品。

不久後，政府不得不頒佈強迫勞動的辦法，因爲在組織者的眼中，自由工作制是不能與產業國有制並行不悖的；而以金錢支付工資的辦法也被代以貨物支付的辦法。可是，口糧的分配，是越來越無規則，而工人之逃往農村是到了那麼劇烈的程度，迫使政府以嚴厲的制裁來實現強迫勞

動的制度，凡男的在十八歲至五十歲以內，女的在十五歲至四十歲以內，都在強迫勞動之列：在一九二〇年十月，曾用這個辦法，強迫募集了一六〇、〇〇〇名的專門技術家及二〇〇、〇〇〇名的工人，但這個辦法依然是無力替工廠雇人的：雖然失業的狀態是有增無已，而找飯食的工人是佔了極強的比數——約在百分之三十，而各工廠不過擁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的絕對必需的員工，一般的說，專門技術家總是缺乏。因為機械的狀況惡劣，不堪使用，不能不以手工的工作來代替機械的工作，工業恐慌便益形嚴重了。生產能力走到了非常惡劣的地步，一九二〇年全年的各礦生產量，竟不能超過一九一三年中之三個月之生產量；鑛產的開採量是由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一六〇、〇〇〇噸；煉鐵及鋼的生產量，由四、五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一〇〇、〇〇〇噸；煤油的生產量是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在那個時期中，無論是嚴厲的措置與軍事化辦法，或在有些工廠裏面試行勞動獎勵金的辦法，都不能改良了工業生產的效率。

俄國這個工業生產，雖然減少到了那種程度，但仍然是在一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和消費力之上。人民一般的窮困，農業生產量的減少，及因上面原因而發生的交換品之缺乏，都使工業生產品的

銷路大受阻礙了。農民回頭採用了製造家常用品的舊法，譬如關於衣料、燈火油料等等，而不購買任何東西；而在一九一四年，在農村裏面，工業生產品的消費量，是每人平均費了二二·四〇盧布，到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這個平均數是降到三·四〇盧布，到一九二一年，更在前一個數字之下了。因此，我們看到了這個表面上不合理的現象，即在一般人民備受飢寒壓迫之下，生產額雖然有着鉅量的減少，卻發生了一種生產過剩的恐慌。（註一）

（註一）譯者按：蘇維埃俄羅斯政府繼承了沙皇政府所遺留的畸形的工業生產組織，在去舊更新之膏黃不接的一段時期中，自然免不了如本書這一節中所述的情形，一度發生了生產低減的現象。然而到了社會主義的政權鞏固，社會主義的生產政策普遍實施之後，俄國工業生產之突飛猛進，發展之迅速效率之偉大，遠非其他國家所可比擬的。即在另一方面說，從那個混亂的狀態出發，十幾年後一躍而成了世界生產力最偉大的國家，主要原因無非是全體生產者得發揮他們整個生產能力罷。

第五章 農業生產

第一節 法國的麥類生產

戰事發動之後，法國政府的主要顧慮之一，爲維持國內的糧食。八月一日的命令，取消麵粉、穀物、冰凍肉類、蕃薯等項的進口稅，並禁止糧食品的出口。八月四日的命令，取消玉蜀黍的進口稅。本地出產的小麥，每公擔的價目約在二十八佛郎左右，足使負責維持普通人民的食麥接濟的軍事當局，能按三十佛郎的價目供給磨坊，而在那時候，外國小麥的買收成本是在三十三至三十四佛郎之間。

不過，這種種在當時必需採用的步驟，不久後，都不能適應它們的目標。確然的，在一方面，法國小麥的收穫量雖然是很豐富的，但因東北部產麥區域被敵人佔領，反而產生了不敷的現象；收穫

總量僅到了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而在過去十年中，每年平均額是在八七、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至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擔的國內通常消費量，是沒有減少的希望，因為被佔領區域人民的消費固然可以除外，但這項減少的數量，祇能抵補比國難民的消費及軍隊糧餉之愈見劇烈的需要。因為這一個事實，小麥的不敷額，包括已有的存貨在內，已經到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要彌補這個缺額，則非向外國輸入不可。但是在另一方面，俄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加拿大、印度各地的麥產歉收額，總共到了七七、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而不能以美國及阿根廷之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擔的豐收額來相抵補，同時，俄國麥類出口的停止，世界船隻噸位的減少與南美洲出產品的運輸困難，德國商家之在美國掀動投機的風潮，這種種原因都使麥價驟然高漲，在一九一五年三月，麥價在美國比前漲了百分之百，在英國漲了百分之八十九，在意大利漲了百分之四十七，在法國漲了百分之十三。在一九一五年五月，法國政府曾費了將近二億佛郎，向國外購買小麥；它所買進的小麥，是按每公擔三十八至四十佛郎的價目計算，而轉賣給它的麵粉廠，則僅按每公擔三十佛郎的價目計算。因為小麥價格的高漲，在巴黎平均價為三

一·二五佛郎，農民若能改種其它比較有利的農產品，便不想依舊種植小麥了。在一九一四年，播種小麥的面積不過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頃，而在前十年中，是到了六、五〇〇、〇〇〇公頃，至於是年的收穫量，不過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擔。

法國政府，認為麥價高漲的趨勢是投機所促成的，便向國會提出了一篇法律草案，准它下令徵發全部小麥存貨，並平準小麥價格。它覺得國家應有出面干涉的職責，以調整受供求失態的情況所攪亂的價格，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政府必需嚴密留意麥市的變動，從小麥的來源以至於牠之提向消費界出售，同時在生產地與零售地施行平準售價的辦法。因此，關於接濟一般人民的需要所實行的徵收權，是經十月十六日的法律向軍事當局收回，而交與各州州長辦理，至於徵發的定價，是定以七十七公斤計算的每一公擔為三十佛郎。政府認為祇須施行徵發制，便可制止小麥的售價超過法定的價目。

事實卻與官方的理論完全相反，經濟的定律並不會失掉它的作用。從當時的情況，當然產生了某幾種結果，而新規則並不能制止麥價的高漲，後者祇有使麥的交易陷於呆滯，並取消了現存

的成交合同，使國內的接濟同受阻礙，又因麥品之在各州中流通，須事先得州長的許可，國內的接濟更多了一番障礙。在一般物價的變動及全世界收穫量於一九一六年短少了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擔的影響下，小麥價格繼續高漲，竟超過了徵發的定價。農民逐漸更趨於放棄小麥的種植，而改種蕎麥，因為後者是不在平準之列，且以同樣的成本而能產生較多的產率，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四日的報告書，曾有着這樣的陳述。在這一年中，小麥田的面積是減到五、五〇〇、〇〇〇公頃，收穫量是減到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公擔。因此，政府決意將小麥的售價，直至本年底為止，抬高到每公擔三十三佛郎。

加之，因為受了平準小麥價格的影響後，政府便不得不將這種平準辦法推行於蕎麥。在那時候，不僅小麥的耕種是被農民拋棄而改種不在平準之列的穀物，而且，在某幾處，農民竟然以小麥喂飼家畜，而將蕎麥與大麥向外出售。執行四月十七日的法律之五月二日的命令，曾規定蕎麥的最高價目為二十八至二十九佛郎，特地留着一個充分的差額，以鼓勵小麥的種植。過了幾天後，政府又不得不修正這個辦法；據附於五月十八日命令的報告書的陳述，「這個很合於邏輯的制度，

現在是與實行上的障礙相抵觸，而這些障礙實為舊有狀況的結果，使混亂的市場回復常態，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件。」的確，種籽商人曾宣佈說，設使在這種定價上不能與以充分的減低，以減輕他們的成本，那他們便沒有購買的能力，於是蕎麥在市面大見稀少了。政府因此不得不將零售商的售價提高二佛郎，入市稅費照加，藉以增加市上的存貨，至於出產地的平準價，仍舊定為二十八至二十九佛郎。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同樣的辦法也施行於大麥與裸麥，大麥的平準價定為每公擔三十一佛郎，裸麥為每公擔三十佛郎。至於小麥方面，七月二十九日的法律會將牠的徵收價抬高至三十三佛郎，再加上一佛郎半之運費及麵粉商的利益。

為加緊農業生產起見，政府任命一名農業總監，專管與產麥各州的地方當局協商，採取便利打麥工作的辦法，及確定調派軍隊或延期應召的人員前來參加的人數及其工作期限。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的命令，規定種麥的面積應向官廳報告，耕種者及經營割麥者應備着一本割麥的記數簿。割麥的服務是處在割麥總檢查的指導之下，後者的任務為監督打下麥子的數量，他並可准許應勳員令的專門家得延期從軍，或延長他們延期應召的期限，他還須將燃料的不敷額報告

軍備部。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命令，施行了穀物存量的調查，並取消了向官廳陳報收穫量及收穫記數簿的辦法。

在生產不敷額逐漸劇烈之下，小麥的進口量增加了，由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公擔增至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而使公共財政受了重大的損失。馬尼多巴 (Manitoba) 的小麥，在當地每公擔的售價不過四七·五〇佛郎，而運至法國港口後，成本卻到了六八佛郎；加之，外國麥輸入的增加，就在匯市上發生了更見嚴重的狀態，影響所及，一切向國外購入的貨物都漲價了，同時又吸收了不少船隻噸位。當時的法國情況，是十分可憂的。政府因想試用發給獎勵金的辦法來救濟這個局面，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日的法律，規定對於國內收穫的小麥及種小麥的耕地，凡是超過了常時耕種數字的，每公擔多收的小麥得受三佛郎的獎勵金，每公頃多種的地得受二十佛郎的獎勵金。但後來這種獎勵金不會發給；四月七日的法律廢除了一月三十日的法律。反之，四月八日的命令，將徵收價改定為三十六佛郎。據內閣向參議院宣佈的事實（見參議院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會），照平均價三二·五〇佛郎轉賣的小麥，成本是在四八佛郎以上，其中包括外

國麥的成本價，後者竟有達到七五佛郎的。同年七月十三日的命令，將小麥的徵收價改定爲五〇佛郎，其它麥類的徵收價改定爲四二佛郎。

平準辦法對於小麥的價格不會發生絲毫影響；它反而不得不跟着小麥價格隨時變更。一八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命令，又將小麥價改定爲七五佛郎，其它麥類改定爲五五佛郎。附於五月二十八日命令的報告書，曾承認訂立徵收價辦法是沒有效力的，它的結論是說，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在於成立國家購買及分配的專利制度。這個制度是已經在審查中，它應於辦理家畜的調查——即這個制度的基礎——後，開始實行。其實，平準辦法會使小麥的生產失掉了通常的報酬，祇有促進小麥生產量之減少而已。當不在平準之列的損壞的小麥，是經工業按照每公擔八〇佛郎的價目收買，而國家則以八五佛郎的價目向加拿大購進，運費還不在其內，那當然非產生小麥生產量減少的結果不可了。反之，鼓勵小麥生產之唯一的辦法，乃在於不要違拗麥價高漲的普通作用，後者將使生產者得到與他們的報酬額並行的生產增加額；所以，在瑞士，小麥價格的提高會使牠的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在一九一七年中，在法國，小麥的生產量又降至三九、〇〇〇、

〇〇〇公石，小麥田的面積降至四、二〇七、五三〇公頃。固然，到一九一八年，上面的數字是變動了，小麥的生產量增至六三、〇〇〇、〇〇〇公石，小麥田的面積增至四、三九〇、八八〇公頃，但這個回高現象，是特別實現於產小麥各州，如歐爾州 (Eure)、歐勞州 (Eure-et-Loir)、森
瑪州 (Seine-et-Marne)、森瓦州 (Seine-et-Oise)，這各州的耕地不會改種別種農產，且也不易更改。可是，政府根據了這次生產量相對增加的現象，決意將徵收價降至前度收穫時候所定的價目之下，它是想由此指出這個界限是最後一個的，並且不應再超過。因此，九月十三日的命令將最上等小麥的價目降為每公擔七三佛郎，一九二〇年二月三日的命令依舊維持這個價目，而麥田的面積會回大至四、五七九、〇〇〇公頃。為加緊小麥的耕種起見，農業部部长創設了「全國小麥委員會」，其中包括着國會議員，農業部部員，各種農業團體的代表，教會的代表，各大行政機關的代表；委員會的任務為推行新的生產方法，及組織協助的工作。

在另一方面，從前的辦法，是將本地小麥麩皮的價目定為五〇佛郎，因此外國小麥麩皮的價目，是遠在裸麥定價之上，牧人便以裸麥來飼養家畜了，為救濟這個結果起見，政府於是將麩皮的

定價一律降爲四八佛郎。可是，平準小麥價的辦法，也大開了同類弊害之門：因爲一方面小麥價目是限爲七三佛郎，而另一方面蕎麥與大麥的價目竟到了九五至一〇〇佛郎。爲着這個，農民以出售蕎麥與大麥比較多得利益，而以小麥飼養牲畜。加之，兩種價目相差是這麼遠，便鼓勵農民放棄小麥的耕種，而改種不在平準之列的穀物。若要避免這個結果，祇有恢復耕種自由及買賣自由的辦法，或將盡所有的穀物一律實行平準的辦法。但是，第一種解決辦法將使麵包價抬高到了過分的程度，並鼓勵農民收存他們的穀物，不肯立即出售，以期趁漲價時候多得利益。至於第二種解決辦法，政府曾經想到，但又遇着另一種危險，即促成了這些穀物交易的一種祕密市場，而在那個時候，法國於經過歉收之後，穀物的存量是已經無多了。加之，這個辦法不免又回走條例約束的途徑，政府對此是不甚贊成的，所以它終於放棄了這個辦法。

這種考慮的結果，因使政府同意於取消本地小麥的限價辦法。爲制止因實行這個步驟而產生的小麥價之過分高漲起見，政府在第一步計劃中，會維持輸入的專利制，在它意中，以爲這樣佈置可以發生調劑供方的作用，以制止一切投機舉動。在三月底，法國港內的外國小麥價格，確會

到了一八〇至一九〇佛郎，而政府方面，便想制止麵包價格發生同樣的高漲，以免引起生活程度之普遍的提高。但是，這種高價，特別是基於法國匯市的跌落，已經到了這樣地步，要想在國內市場上，藉輸入外麥以發生調劑的作用，這實是很難的，而且勢非輸入極多量的外麥不可，因為一九一九年的國內收穫量僅到了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而一九二〇年的收穫量，不見得會比一九一九年增加許多。因此，在四月中，政府起草了第二個計劃，其中是以繼續在三年內收買國內全部收穫量的專利賦予國家，這個三年的期限，是認為國內經濟復興所必需的期間。每年在收成之前，由一個包羅着農業界，商業界及消費界的代表的委員會，根據實際的成本，預測收穫量的多寡，及國外市場的小麥價格情形，而確定本年的小麥價格。

這個計劃是於七月中提出國會討論，但政府仍抬高一九二〇年的收穫物的定價，小麥定為一〇〇佛郎，小麥與裸麥的混合品定為九〇佛郎，裸麥定為八〇佛郎。在從前被敵人佔領的區域內，每公頃種小麥的耕地，由政府發給二〇〇佛郎的獎勵金。交易自由應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起恢復。經審查委員會宣佈同意於以一〇〇佛郎為定價的最高額並在任何情形下不得超過的

條件後，衆議院纔採取了這個計劃。但在參議院，它卻比較多受人們的抨擊，若干參議員們責備這個計劃仍舊維持歷來實驗所不取的制度。不過，經主管部部長解釋說，在恢復自由貿易之前，因爲現有存量之不敷，應須預先屯積六〇〇、〇〇〇噸的存貨，參議院仍然通過了政府所提出的草案。

第二節 法國的甜蘿蔔生產

甜蘿蔔的種植，在使用同樣休耕法之種小麥區域內，及酒精和糖的接濟上與牲畜的食料上，都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的命令，禁止糖的進口與過境；同年九月三十日的命令，推展將甜蘿蔔列入禁止之列；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命令，在各殖民地一律施行禁止，唯有摩洛哥與突尼斯除外。十月十三日的命令，減低了加拿大糖與羅馬尼亞糖的進口稅同時提高了澳洲糖與日本糖的進口稅。法國政府，因爲受了布魯塞爾協約的約束，感覺沒有取消生糖之五·五〇佛郎與精糖之六佛郎的進口稅之餘地，它祇以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命令取消了甜蘿蔔種子的進

口稅。俄國甜蘿蔔種子之輸入法國，無須如德國商號所說假手於瑞士。

在軍事演變之第一個時期中，法國甜蘿蔔的種植與製造，遭受了重大的損害。在二〇八家的製糖廠中，有一三八家是處於被敵人佔領的或雙方交戰的區域裏面。其餘的也受了深重的影響；軍事動員會把最有力的勞動者抽走了，現在祇能借重於比國的工人；各工廠又缺乏了專門技術家。可是，採拔甜蘿蔔的工作，依然圓滿的進行無阻。發生最嚴重的困難者，乃為農業運輸工具之缺乏；在十月十三日那天，沒有一家的蒸餾廠能夠收到糖渣。到十二月，軍政部長決定徵發必需的骸炭，並以淘汰的馬匹供給農民使用。

處在當時的情況之下，糖的生產量便由一九一三年之七〇五、三九四噸降至三〇三、〇〇〇噸，而煉糖廠的存貨是非常稀少的。巴黎商會祇能收到極少的數量，以制止糖果店的停業。零售商須向煉糖廠求貨，而後者的存量又即將告罄了。關於糖市方面，國會曾起草一篇報告書，它的結論是贊成由國家收買生糖，並以不得超過某種售價為條件，而轉賣給煉糖廠。十月十七日，內閣曾向法院遞送一篇公文，請後者偵查激成人造的漲價的壟斷行為，可是，在七月三十一日那天，在

商會裏面召集的糖商大會，已會議決停止定期交易及八月期的交割，廢除了第二天的行市，並決定八月期的交割應按照公會所訂立的行市辦理，即第三號糖的行市爲三三·三七五佛郎；交易所祇對於現貨舉行交易。因此，對於國會報告書所指明的投機事業的猜疑，及政府所表示的態度，糖商公會提出抗議，並且反對那時提出計劃所討論取消糖業貿易的辦法；在公會看去，上面計劃所提倡的制度，將比自由貿易制更多損失；此外，它認爲在百業恢復活動之成爲必需的時候，實不宜取消了那一門關係許多工商家利益的活動。

定期交易之停止，及政府收買的政策，曾使糖的行市大起無常的變動：第三號白糖是由八月之三六·九八佛郎的行市，漲至十月之五二·七五及十二月之四五·四五，而精糖的行市，也由八月之七〇·二三佛郎，漲至十月之八七·六二五及十二月之八九·八〇。軍需部是以超過普通行市之上的價目出來購買，當第三號糖的行市僅在三三·二五佛郎時候，它卻付了四二佛郎。同時，它向留尼汪(Reunion)購買所提出的價目，而反是比那時普通行市低，因此種甜蘿蔔者不肯出售他們的產品，以期等候將來的高價，因爲在那時候生活程度已經提高了。關於生糖方面，政

府曾不理商人的要求，而通告照六六至六七佛郎的價目舉行徵發；但在商人方面提出抗議，說他們的成本是在這個行市之上，並以停止業務為要脅後，上述價目之施行，祇得限於刻在屯積中的前年度生產品。

在十一月中，製造商與種植商彼此同意於根據糖價而訂立甜蘿蔔的價目。一到第二年，因為生產成本之增加及供貨之稀少，甜蘿蔔的價格便高漲了；而種植甜蘿蔔的面積，是由戰前之二〇〇、〇〇〇公頃降至五八、〇〇〇公頃。工資與煤價是不斷的高漲：在一九一八年，工資的增高額，是由二·七〇與五佛郎之間增至三·四四與六·〇二佛郎之間，煤價的漲額是由六一·六二佛郎增至八一·三一佛郎。生產成本費的增高額，每包為六·六七佛郎。因此，甜蘿蔔的價目，是由一九一五年之四六·四五佛郎漲至一九一五年之四九·七九佛郎。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中，政府不得不將向蒸餾廠徵收酒精的價目提高到一〇〇佛郎，藉使那些蒸餾廠得向農民購進原料，因為後者曾要求付與製糖廠所付相等的價目。

結果，生糖的價格也同樣提高了。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官方掛牌的行市是八二·七五佛

郎，而市場上的行市卻在八二至八五佛郎之間。商業部一月四日的一篇通告，是將高漲的原因推委於投機行爲，並宣佈將以一批五〇〇、〇〇〇噸的存貨，按照七五佛郎的價目，提向市上出售，以壓低當時的行市。牠並且說，古巴的收穫量，比前一年超過了五〇〇、〇〇〇噸，將使國外市場的行市趨向跌落。爲制止投機行爲起見，三月三日的命令設立了一個物價監督委員會，並禁止在某種數量之下訂立行市的業務，同時制定了足資保證營業之誠實不苟的條件。

糖商公會全體一致的通過了反對取消行市表的抗議書，他們認爲這個辦法祇有阻礙製造廠之訂立合同，他們也反對將糖價定爲七五佛郎；而國家方面，是以這個價錢收進盡所有的生產量，且負責辦理分配的任務。這篇抗議書並且說道，假定政府所頒佈的條件是維持不變，那麼，有一大批的製糖商非關閉他們的製造廠不可了。抗議的結果，是雙方同意於甜蘿蔔的買進價，是按牠的品質高低而定爲四四至五〇佛郎，第三號白糖的售價是定爲七五佛郎，國家擔任以七〇佛郎的行市收回未賣的貨品。在另一方面，爲制止因煉糖廠向國外購料而掀起漲風起見，國家自己保留了輸入的專利，因此，已經擔任了全國生產量的分配任務的國家，現在又擁有糖類貿易的專利。

了。四月二十日的法律，准許政府對於糖類施行平準辦法：批發價是由政府下令決定，零售價由州長下令決定。徵發權是賦與各州長。

五月十三日的命令，將結晶糖的價目定為七八·六〇佛郎，精煉糖的價目定為一二一·五〇佛郎。九月三十日的命令，將這兩種價目分別提高五佛郎與十佛郎。無論是平準定價辦法或徵收辦法，都不能制止糖價之逐漸高漲，而高漲的原因，是在於積極活動的製造廠數目之由六十九家減至六十四家，及生產量之減至一三五、〇〇〇噸。附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命令的報告書，曾指出這個事實，同時也指出煉糖成本之提高的原因，而這次命令依然將糖價提高。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的年度中，甜蘿蔔的價格是漲至七四·五〇佛郎至七八·五〇佛郎，生糖漲至九九佛郎，酒精漲至一三〇·五〇佛郎。製造廠數目是降至五十家。生產量則增至二〇〇、〇〇〇噸。然而，種植甜蘿蔔的面積是不斷的縮小，由戰前之二二九、二七五公頃，降至一九一四年之九八、二五二公頃，經於一九一六年暫時展至六八、九六七公頃後，一九一七年又縮小至六六、三〇五公頃。

爲獎勵製糖工業的復興起見，法國政府經與英國政府商妥之後，宣告不遵守限定糖進口稅爲五與六佛郎的布魯塞爾協約。因此，外國糖的輸入，經一九一八年的法律規定，應付十四佛郎的稅率，在其後幾年中，稅率陸續增加，竟達到了一九二一年之五十佛郎。反之，一九一八年四月的命令，免除殖民地製造商與輸入商照布魯塞爾協約所應付的抵補稅。其實，這麼高的稅則，與其說是有裨法國製糖工業所表現之集中化與改良機械的趨向，無寧說是阻礙了這個趨向——直到那個時候，這個工業是分裂爲機械設備窳劣之小規模的製造廠，牠們負擔了過高的成本費，而牠們的生產能力又是低微的。但是，因爲員工的缺乏及因美國糖跌價而有着鉅量外國糖的進口，便使上述現象獲益不少；至於美國糖的跌價，是驟然發生於一九二〇年中，同時，法國的消費量也恢復了一九一三年的數字。

第三節 法國的牧畜生產

在開戰之頭幾月中，法國肉類的價格並不會高漲，反而低於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的行

市。九月十五日的命令，取消了鮮肉的進口稅，並禁止家禽與野味的出口，價格外使肉價下跌了。到了一九一五年，肉類便因消費增加而漲價了；即如軍隊的口糧，在後方的每人每天四〇〇格蘭姆的牛肉，在前線的每人每天五〇〇格蘭姆的牛肉，即等於每天屠宰每頭淨重三〇〇公斤的五千頭至六千頭的牛，實遠超過常時口糧的分量了；上述數字幾等於和平時代法國人民的全部消費量。加之，在設立於巴黎的養牲場裏面，牲畜的死亡率是極高的。除此之外，還須加上在市場裏面，因為熱氣鬱蒸及設備窳劣，牲畜時有死亡情事——雖然死亡率並不很高，輿論界會根據這個事實揚言是投機行的為故意從中摧害牲畜。在一九一四年的最後五個月中，全國消費的數量是到了一、六七六、〇〇〇頭，因為消費量的增加，及北部各州之被敵人佔領，法國的食牛總數，便由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之一四、八〇〇、〇〇〇頭，降至一九一五年一月之一三、一二四、〇〇〇頭，及同年六月之一二、二八六、〇〇〇頭。在最後這個日期中，維厄特(Villette)市場的牛肉售價，各按牠的品質高低，分別漲至二·六二佛郎，二·三，四佛郎及二·一八佛郎，而在一九一四年，各種價目僅為一·八八佛郎，一·六六佛郎及一·五四佛郎。牛肉的漲價是特別顯明的，在其

它肉類中，同樣的漲價原因並不產生了同樣程度的影響：小牛肉的售價，是由從前之二·四八，二·一二及一·八一佛郎，漲至二·六〇、二·四〇及二·二六佛郎；羊肉的售價，是由二·九〇、二·五六及二·〇七佛郎，漲至二·八〇、二·六四及二·四二佛郎；豬肉的售價，是由一·八六、一·八一及一·六七佛郎，漲至二·一九二及一·七六佛郎。

救濟辦法是在於加緊輸入外國凍肉。據專為研究這個問題而設立的特種委員會所下的結論，若要保存國內的牲畜，則必需每年由國外輸入二五〇、〇〇〇噸至四〇〇、〇〇〇噸的肉類，直至戰事結束後之第四年或第五年為止，並需因為這個目的而建造三〇、〇〇〇噸的商船隊及其應有的設備；同時還須訂立期限延長好幾年的長期合同，使私營的企業得到償還的保證。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中，內閣根據了上述委員會的結論，向國會提出一個法律議案，請求規定在五年內每年向外國購買一二〇、〇〇〇噸的肉類，這是說，總需費去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參議院認為這個事業是過具偶然性質的，它祇提議每年購買一二〇、〇〇〇噸，以供軍隊的需要，限至戰事結束之日為止，同時它提議取消凍肉的進口稅，一直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這種凍肉進口稅，從前是定爲值百抽三十五，以保護國內的農業，但歷來曾妨礙了自由貿易之成立及應有的運輸與存棧設備之創設，而且這些設備之不存在實爲輸入外國產的嚴重障礙。到以後，這些設備總算是成立了，但依然是過於不週全，到一九一九年夏天，仍舊充分有着這個現象，會使大批羊肉遭受損失且阻礙牠的出售。爲贊助在馬達加斯加設立工廠起見，法國政府曾於一九一五年訂立了期限三年的合同：海上運輸的恐慌會使這門實業失掉運輸的工具，主要方面是歷來居於大多數地位的英國船隻不在那邊行駛了，因此，肉類之輸往法國大受阻礙，並使當地的工廠陷於停工，同時又引起土著人民的不滿，因爲他們失掉出售牲畜的銷路了。可是，馬達加斯加擁有五百萬頭以上的有角牲畜，突尼斯擁有二六九、一五二頭，及一百萬頭以上的羊，幾內亞擁有三八七、〇〇〇頭的牛，摩洛哥每年可以二〇〇、〇〇〇頭至二五〇、〇〇〇頭的羊供給法國，阿爾及利亞每年也可供給一、一〇〇、〇〇〇頭至一、二〇〇、〇〇〇頭。法國政府乃向英國政府商量，後者願在它自己的輸入量中，每月以二〇、〇〇〇噸讓與法國，以供軍隊的給養。固然這些輸入品是不敷完全救濟當時的情況，但牠總可保存法國本國的牲畜，後者的總數便

回增至一三、三一四、八五六頭了。到一九一九年，輸入額可以充分的加強，因使平準售價的辦法得由三月五日的命令宣佈廢除了。

爲保存牲畜起見，農業部部長曾經考慮禁宰小牛的辦法，但因這個辦法會在牛奶業裏面發生擾亂的情事，他終於放棄了他的計劃，而極力囑咐各州州長，應與軍事當局協商，按照地方上情形，採取限制屠宰小牛的辦法。經六月份的統計表說明了當時的成績之後，農業部部長乃以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四日的命令，禁止屠宰在懷孕期間的牝性豬牛羊，二歲半以下的小牝牛，體重二十五公斤以下的小羊，及六十公斤以下的小豬，除非是畜主提出了書面的請求，經市長或獸醫局頒發特別批准書，交與屠宰處，再由後者送回州公署。在這個情形之下，結果祇有增加了行政上往來的公文，而牲畜的數目並不見得因此增多了。請求許可書及提出抗辯的案件是非常繁多；農民則以損害了乳牛的出售及牛乳業的經營抨擊政府，他們勢非保留在再生產的觀點上毫無價值的畜牲不可；其實，經營效能的利益，就足以制止過度的屠宰，並使農民保守他們的牲畜了。

在十二月，牛的總數是增至一二、五一四、四〇〇頭，即是說，比前增加了二二七、五〇〇

頭。農業部部長認爲這個現象是十月十四日的命令所產生的成績，因爲一歲以下的小牲畜是增加了一九三、一〇〇頭。然而，這兩個數字的差額，及施行上述辦法的日期，都可指出牛數的增加所靠於這個辦法的成分是極低微的。牛肉的漲價便可以證明出來。牛類增多的趨向，恰與耕地面積的縮小相符合，而從前耕種的土地，有一部份是改做天然的或人造的牧場了。任何約束規定，都無能以人爲的手段，違反生產的自然條件，而更改了生產的數字：所以，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命令，規定在每個星期中，有三天是禁止肉類的消費，但到了七月十六日，政府不得不收回這個命令，原因是在於旱荒與芻秣的不足，不能將牲畜保留在牧場裏面。所以，牛的隻數儘管增加，而與種麥有聯帶關係的牧羊事業，雖然有着上項命令的規定，卻不斷的減退，羊的隻數是由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之一六、四〇〇、〇〇〇頭，降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之一三、四〇〇、〇〇〇頭，及同年十二月之一二、三〇〇、〇〇〇頭，儘管在一九一五年中，輸入的隻數是達到一、一七八、三三七頭。到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羊的隻數又減至一〇、五〇〇、〇〇〇頭；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繼續降至九、五〇〇、〇〇〇頭。

牲畜數量的減少，不能說是農民的錯誤投機所形成的，而無寧說是基於軍需部的劣拙方法。聶佛勒 (Nivelle) 農業公司會埋怨政府在市場徵收正在餵哺中的牲畜，而使屠宰的生息減少，同時又使肉價增漲。為避免這種徵收起見，餵哺牲畜者躲開了公共市場，而向牧畜棚或人跡罕到的市場購買牲畜，而因此牲畜的價格便不易於穩定了。耕牛的徵發曾掀起各方面的指謫。在隣近各地中，牲畜價格之訂立，是與本地方的牲畜數量成爲反比例。被徵發的牲畜之牽往出運的地點，乃是雇用酬費極昂的牧人來辦理，其實，農民自己便能夠牽帶到那邊去。起運之後，牲畜是由鐵路送往集合的牧場，有時，在那裏面，須經過極長的時間後，纔能運往貨站或儲藏棧去，再從這裏運往一個整理站，由後面這個場所，負責決定分配的辦法，而運到給養站去，最後纔到了屠宰場。因爲經過這種種多次的轉運與悠久的時間，結果是使牲畜的出息減少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同時損壞了肉的品質並提高了成本。加之，當局之徵收牲畜，是按照牲畜籍的記載。有的時候，被徵收的一半牲畜，是屬於奶牛或懷孕將成熟的牲畜。徵發芻秣的辦法，也是很合理的。農民應行繳出的草料的數量，並不以飼畜的需要程度爲標準，而專專根據耕地的面積。蒙城商會曾請求當局停

止在地方全部收穫量上作不限數量的徵收，使全部陷於不能轉動的現象得以消除，它同時也要
求軍需部，一經舉行徵收後，即應自己照料留與農民看守的物品，它又要求當局按照地方上習慣
發給徵收賠償費，至於徵收的舉動，它要求限於實際可動用的現品，而取消在半路中舉行的事實。
加之，當局之實行大規模的徵收，便產生了芻秣缺乏的恐慌，發生這種恐慌的結果，是使人不得不
屠宰牲畜，特別是馬匹——後來竟要費了高價由美洲方面輸入來替代。此外，當局又忽視芻秣，祇
出了每公擔六佛郎的價錢，而它在美洲購買的，品質還不如前者，最多竟付至每公擔二十佛郎。軍
需部所輸入的蕎麥，數量是不敷應用的，因此，它在國內，實行徵收辦法，結果使蕎麥的價格高漲異
常，而農民因為缺少了蕎麥，於是以小麥飼養他們的馬匹。

關於豬的方面，因為軍需部之徵收蕃薯，旱災之發生，以及各州州長禁止將蕃薯輸往州外，這
項物產便大見缺少，結果迫人非將豬屠宰不可了。所以，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豬的消費量
大有增加，而活豬的數目，則由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之七、八五〇、〇〇〇頭，降至一九一五年十
二月之四、九〇〇、〇〇〇頭，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之四、三六一、九〇〇頭，一九一七年七月

一日之四、二〇〇、二八〇頭，以及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之四、〇二〇、八九七頭。

維厄特市場組織之不完備，也爲肉價高漲的一個原因；牲畜是由原來出產地——往往相離很遠——運來，因爲長途旅行的勞頓，牠的出息力是減少了，同時又使運輸噸位遭受損失。在一九一七年中，僅以上半年而論，因爲這個緣由而損失的牲畜，曾到了二、二三三頭。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給養部通令，也指出這個弊病；不如就各地方的中心點着手辦理屠宰及全部處置牲畜身上的各種物質，比較是經濟的。加之，運到維厄特市場的牲畜，並不是全部收留在那裏；有一部份是再運到別地方去；在上述通令頒發後之第二個月，運往素常不取資於巴黎的牲畜，計有二七七頭的小牛，四〇三頭的豬，二、一六二頭的羊，二、三四〇頭的大牛。政府所施行的改革辦法之第一部份，爲設立地方屠宰場及處置牲畜身上各種物質的製造廠，但這一部份並不會實現。第二部份即爲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命令的目標，即禁止牲畜運至市場後再運往別地，及在出售時發生移運的情事，同時實行徵收一切未賣出去的部份。此外，這個命令也禁止在市場外收留和出售的情事及私設祕密的屠宰場。

在牲畜數量減少及輸入數量不敷的影響下，肉價不斷的高漲了。在維厄特市場上，豬肉價格曾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達到四·五〇佛郎，比前一年增加了一·〇五佛郎；牛肉價的增高額爲〇·八六佛郎，小牛肉價的增高額爲一·三〇佛郎，羊肉價的增高額爲一·二五佛郎。到一九一八年，肉類的價格，更有增無減。爲制止這種漲價起見，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命令，在每星期中，禁止食肉兩天。同時，它命令各處屠宰場，從每星期一至星期五，關門休業。五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准對於肉類施行平價辦法，由部令訂立定價表，同時在市場上設立若干仲裁委員會，以確定肉類的最高價目。五月二十九日的部令，訂定每公斤牛肉的售價爲四·八〇佛郎。七月三日的部令，將平價降低爲四·三〇佛郎；八月十三日的命令，又將牠降低爲四佛郎。但是，平價這樣的遞減，並不使實際行市同時也趨跌落。所以，施行平價辦法的結果，祇有使肉類的來源非常稀少，因此當局不得不於十月中下令取消平價的設施。在平價辦法取消之後，肉價曾有一度漲風，但貨品來源增加起來，肉價不久便回跌了。

加之，據八月八日的部令的指明，平價辦法曾鼓起投機的行爲，商人們將貨品運往不會施行

平價辦法的各州，而使其餘各州發生了缺少肉類的恐慌。除此之外，各州州長的命令往往染受了另一種傾向，即將平價表抬高，超過了足在全國各地的行市上訂立一種同樣價目的限度之上。所以，十月十九日的命令，也承認這個制度，「是同一切限制性質的制度一樣，因為它的辦法過於簡單，很失掉了它的效能；」同時，這次命令更改了從前辦法，以部令來訂立每州的限度價目，作為各州州令所應當根據的價目。此外，它接受了農業界代表的普遍的要求，廢除從前按照肉類淨重量計算的易於隱匿的售賣方法，而代以按照總重量計算的售賣方法。它又將平價辦法推廣施行於生產者直接出售的行為上，指令關係人具備貨品來歷的證明書，以便進行監督。為統一商業上與給養上所付的價格，及避免中間人有過量供貨的情事起見，上項命令曾擴展了給養委員會的業務，將普通人民及市立肉店的供應，都交與委員會負責管理，而將盡所有的交易集中於某一個指定的市場。末了，它組織了若干商業的團體，使之在各個商人中擔任分配牲畜與肉類的任務。這種規定實為平價辦法之自然的結果，祇有在全國各地一律施行的條件下，纔有效益可言，而且它是走向普遍徵收的路上，即五月二十二日實行普遍調查牲畜的命令所已經着手準備的途徑。

第四節 法國食物消費品的平價辦法

麥類，糖及肉類，這三項民食品中最重要之物產之受平價支配的歷史，曾表現這個辦法的施行範圍是如何趨於逐漸擴展的。它的第一個結果，爲使被平準的物品在市上絕跡不見，或使之逃往不實行這個平價辦法的地方，因此，當局不得不在全國各地一律施行同樣辦法，並將可以替代平準目的物的一切物品一律包括在內。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六日的法律，規定對於小麥施行平價辦法，隨後便有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七日的法律，對於其它麥類一律施行同樣辦法，同年四月二十日的法律，對於糖，咖啡，油，煤油，蕃薯，牛乳，人造牛油，豬油，乾菜，肥料，銅硫養及硫磺等等，四月二十二日的法律，對於煤炭，十月三十日的法律，對於牛油，牛奶餅及豆餅等等，都次第施行同樣辦法。加之，在一種物品已經製成到了某種程度上，實行平價辦法，結果便須對同一種類的物品，從牠的最初源流起，不得不一律施行同樣辦法，否則原來的物品便自然的漲價了；麵粉的平價就引起了小麥的平價；肉類的平價同時牽動了牲畜的平價。然而，到了這種地步後，關於估量生產的盈利，便突然

發生了許多困難。因爲同樣理由，施行平價辦法之後，如要使這個辦法實行無阻及市場的供給來源不斷，那非同時施行徵收辦法不可了，而實行徵收辦法的結果，便是販賣專利和輸入專利的局面了，即是說，到了最後，完全歸於國家支配。

國家支配，原來有着若干不便，至少我們可以說，它的力量是不夠完全制止物價的高漲。那些對於平價辦法的批評，並不是根據理論而言，而是根據實際情形來說的。物價之確定及其高漲，並不專基於個人的意願，而是由於市場上的自然狀況。國防的需要，原不必躲避這種反應，且於避免供求不平衡之趨於深刻之下，它卻成爲維持自然定律的作用的一種理由。加之，物品數量稀少之後，平價辦法阻礙了增加生產的鼓勵，而物價的高漲反可以鼓勵生產，其制止物價之過度的抬高，是來得更有效力；至少，後者總可以制止因實行平價而發生貨品缺少的恐慌。

譬如，烟草製造的情形，就可證實上述觀察是準確的。烟草恐慌的主要原因，是基於種植量之減少，特別如在法國西南部，減少的比數曾於一九一七年到了百分之五十，而在蘭德地方，竟然到了百分之六十八；農民之放棄烟草的種植是愈來愈烈，因爲他們認爲烟草的價格是不會產生很

多利益的。所以，烟草的製造總額，是由一九一六年之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公斤降至一九一七年之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斤，固然售賣的總值是由一九一六年之五五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六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因此，法國須借重外國的烟草，但因船隻的稀少及水雷的轟擊，外國來貨是靠不住的；除這些原因外，還有那時所發生的運輸恐慌，由美國寄來的烟草，因此堆放在各港口碼頭上，受了風雨的侵蝕，而損失不貲，可是，烟草管理局不在本國栽種的貨品上提高購進價目，而寧願買收外國的烟草，耗了鉅大的費用纔能輸入法國，而一大部份是損壞的，每百公斤的價目是到了一五〇佛郎，即是說，比法國本國出產品貴了三倍。在一九一八年初，本國出產品的價目，祇由四〇佛郎增至九〇佛郎，到一九一九年，當局纔決定把價目提高到一五〇佛郎；那時候已經太晚了。軍隊的烟草消費量，每月減少了六〇〇、〇〇〇公斤。政府之向國會請求抬高烟草售價，恰是在這個時候。五月二十七日的法律，規定將普通烟草的價目提高為每公斤二十佛郎，上等烟草的價目比前提高百分之百。立刻，上等烟草的出售額減少了百分之八十。立法方面不得不承認這個辦法不對，因於一個月後，將一切品質的增價額，平均定為百分之二十。

在政府主持向外國購買貨物的業務上所發生的財政狀況，這裏也有敘述之必要。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在一九一七年度第三季的臨時經費表的報告書上，曾說明當他向給養主管部詢問購進及賣出的價目與經手數字的情形時候，後者回答道，因為「任事人員之缺乏，會計之因給養需要的不斷增加而日趨於複雜」，所以直到這個時候，還不能將這種情形照章確定出來。不過，在一九一六年七月底同十二月底所結算的帳目裏面，我們看到支出部份之超過收入部份是在二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以上。截至這個日期止，從原始日期以來，主管部所經手的業務，總共是一、七二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實際的損失額，是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以上。上述財政委員會報告人曾問道：「主管機關怎麼會弄成這樣鉅大的虧損出來而不加留意，不採取應付這種情形所必需的措置。」他並且說，帳目裏面還現出更重要的不規則情事。在那個時候，國會不得不通過一批八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新經費，以清理那個情況並以應付糧定麵包價格所需支付的補助金。海上運輸的帳目需要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農事工程的帳目需要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以資清理。

第五節 法國農業勞動的狀況與促進農業生產的機關

法國政府之料理農業勞動，是比較有功效可言的。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頭幾天，農業部即發表一篇通告，告訴農民說，因工業停工而留下一大批準備工作的勞動者，及機械製造業所獻出的打麥器械，都可供他們使用，他們儘可向農業部提出請求書。此外，投效海軍軍役的，計有二〇、〇〇〇人，也可由海軍部撥與農業界使用，以幫助收成工作。農業界方面來請求，是不很多的。祇三、〇〇〇名海軍服役者會為農業所利用，而收成的工作，靠在留於鄉村的男人及婦孺的勞動，仍能積極進行不斷。在一九一五年三月，農業部設立一個全國農業勞動局，又以設立於各處邊境的招募外國僑民事務所，贊助招募農業勞動者的工作。在是年八月中，全國農業勞動局會將一〇、〇〇〇名的失業工人及戰區難民與一六、〇〇〇名的西班牙人安插於法國農業裏面。

固然政府會將勞動者供給農業界，而後者又拒絕了這項供給，但在農村裏面，勞動者確是不敷應用，從一九一五年起，它格外感受了勞動者不夠的影響。為鼓勵勞動者之投效農業起見，有人

建議通知各州州長及各市市長說，凡參加農村工作者，政府決維持他們所已得到領取補助金的利益，反之，凡戰區難民，如無有效力的理由而拒絕工作的邀請，政府便將向他們收回補助金。關於戰區難民，約有六〇〇、〇〇〇名是移到法國中部，政府按日給與補助費，成人每名支領一·二五佛郎，兒童每名〇·五〇佛郎，其中大多數，是備受精神上與肉體上的痛苦的戕伐，他們和土著人民隔離，而寧願藉補助金的接濟以維持生活。因為他們是陷於失業的狀態，當局不得不組織一種特別監督的機關，並注力於替他們覓求工作。其實，他們多屬於工廠的勞動者，而不是農民。至關於補助費方面，往往有人埋怨牠在不作長久打算的人們身上發生了牠的敗壞意志的影響，使這些人們靠了補助金的接濟而放棄他們的工作，同時又增加了無謂的支出；有人觀察到醉酒的情形會因這個情形而層出不窮。在勞動者人數缺乏之後，工資率是漲高了；在吉倫特(Gironde)州內，工資率平均由三佛郎漲至五佛郎；在法國中部，平均由二佛郎漲至六佛郎與八佛郎。關於勞動者工作之疏忽及其工作成績之惡劣，各方面是有着一致的責難。

當局便向收容亞爾薩斯州人，洛林州人，波蘭人或捷克人的集中營，同時也向比利時的未被

佔領地方的人民或避往英國及荷蘭的人民，尋求勞動者，但結果也沒有很大功效。於是，當局不得不收用卡拜爾人。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四日，勞工部有一道命令，訂立阿爾及利亞工人自動應募的編制，假定這個辦法不能成功，則以徵發方式招集他們來法國做工。這個辦法，曾在波司（Bouche）地方試行，成績並不甚滿意，他們對於工作執行不勤，尤其在執行合同裏面所包含的條款，大部份都不能保留着他們的工資；他們回到本鄉的費用都不能償還。

比較有效力的，是軍政部部长准許農民從軍者留在本地繼續執行一九一四年的農作，以後幾年中，這個辦法的施行範圍是逐漸擴大。凡有割麥專門技能的預備隊份子，得准他們延期應召。有人責難當局在批准這項特殊待遇中，往往不免有過濫的情事。同樣的，在從補充部裏面挑取精良工人時候，也發生類似的情事，那裏面並不完全包含農業勞動者。加之，農業方面往往不能得到這種幫助，或者當局授與這種幫助又爲時太晚了。可是，固然有着這種種過濫的情事，而這種辦法總成就了無可否認的功效，並且成爲政府對於農業之最有效力的援助。在一九一七年中，屬於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年級的農民的總動員，曾留下約有六〇、〇〇〇名的農民繼續擔任農事。

工作，這番處置確也發生很大的功效。至關於使用戰事俘虜方面，實行之遲緩，與實行範圍之太狹，循至在一九一八年年初，使用俘虜總數仍不到四五、〇〇〇名以上，在停戰時候不過五一、〇〇〇名，這實基於軍事當局之滿足各種各類需要的能力實在太差了。加之，農民們於試用戰區難民結果大不高興之後，對於不甚可親的俘虜更不信任，便不願向當局請求撥俘虜來幫助他們的農作。各市政府又不出力替俘虜作住宿的打算，將他們分配各處，與擔任各種費用。固然如此，這一類的勞動者，經過精細的挑選，同時又領導有方，常常能夠以他們的溫和與勤勉表現了使人滿意的工作。

固然，縱在勞動者因應動員令而人數大感缺乏之下，大多數的農場依然繼續耕種的狀態，可是，總有些農場的經營是被放棄了，而主要的是在佃戶日見稀少的那些實行佃田制的區域：在上 嘎倫州 (Haute-Garonne)，砂蘭德州 (Charente) 等處，有幾千公頃的田地，是處在這種被放棄的狀態之中。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吩咐各市府，如遇有農民因身受阻礙，不能將收穫物運入倉中，而請求援助的情事，它們應設法與以援助。經前後兩任的農業部部长於一九一五

年及一九一六年提出那些法律草案之後，國會因而通過了一九一六年十月六日的法律，規定創立若干農事行動委員會，其中的份子是由每縣男女兩性的農民選舉出來；委員會的任務是以它的力量援助農民，以肥料、種籽、器械、牲畜、信用貸款供給他們，如遇地主請求官廳替他料理耕種時候，委員會則在其中充當中間人。關於後面這一類的情事，乃是替地主的利益着想的。有人非難這個制度說，農業困難的情形，是基於勞工的缺乏，唯一合理的救濟方法是在於以勞工供給農業界，應當將在補充部裏面無所事事從軍者留在田間服務的特許辦法擴大施行，同時應使年級最老的從軍者得延期應召；各省市市長及那些農事行動委員會都有創造農民所缺少的資源的力量；這一類組織無非是實現農業的市區主義的嘗試，而無產生利益的可能，而且往往使各縣無力負擔它的費用。

在是年十二月，農商部新部長提出了一個新的草案，擬以荒廢的土地交與國家所組織的並攜有機械化器具的農作隊從事耕種，即成立一個類似在軍隊駐屯區已經實行的組織。在這個議案上，有人出來抨擊說，爲應付這個問題起見，祇須將這些農作隊交與農民使用，官廳無須乎將

土地的經營任務握在自己手裏。參議院於聽到這個觀察之下，祇在那篇草案裏面，採取了關於撥出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經費以充購買農業機械之用的那個條款。

在這篇法律通過後幾天，農業特派員也提出傾向於同樣目標的另一個法律草案，一到了衆議院委員會接受這篇草案後，這位農業特派員立將一個調查表寄與全國各市長，囑咐他們確實調查荒廢土地的面積，穀物生產與農業勞工的減少情形。這篇草案便成爲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的法律了。管理農業的機關，得替州市，農事行動委員會，公會或私人，執行農事工作，得以公賣辦法或雙方互相情願辦法來購買器械及必需的材料，或就用徵收辦法來辦理。擔任執行這種業務的團體，得在放與農業合作社的特殊放款的基金上，取得特殊的放款。

一九一七年的法律，並不會解決了荒廢土地的問題。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的另一篇法律，規定對於荒廢的土地，經州委員會兩次通知而不發生效力後，州長得實行徵收，而讓與能夠經營的農民或公會前往耕種。地租是歸農業行動委員會決定。此外，地主可以向農業特派員公署請求，或請公署設法使他得與願意經營農作的農民發生直接關係，或替他的佃戶請求貸款，設使他自己

願意經營，他也可替他本身請求貸款。

從國會所陸續頒佈的那些法令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問題是如何難於解決的。在原則上，無論是市長，或州長及國家，或隸屬於這些權威之下的農事行動委員會，對於個人創造所無力履行的任務，他們都無成功的能力。因為農業之倚靠天時，其中工作之錯綜複雜，經營者個人才質之居於重要地位，農業實比其它實業更難交與某一種機關管理。這並不是說，上述各條法律的實行不會產生確實的功効，如上嘎倫州的農事行動委員會曾於一九一八年中將本州的荒廢土地重新耕種了一半，本地土地價值之回漲，它也預有力量；又如羅尼口州所得到的成績，在州議會發起之下，有若干公頃的荒田復經耕種，農民也得到種籽不過，這些例子是負責經營的個人本身的價值所創造出來的。而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六日法律所創立的縣農事行動委員會方面，它的缺點是在於會員份子之冗多，因為人數的衆多，而各個會員的創造力與責任心都減少了。附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四日命令的報告書，曾說明縣農事行動委員會是無功効的：許多個委員會並沒有動作，或缺少了足以解決實行法律的障礙的充分推動的能力。農事服務局的長官又不曾與委員會發生連

續不輟的關係。所以，一月十四日的命令設立了州農事委員會，專為補充和鼓勵縣農事委員會的行動。但是，縣農事委員會所表現的缺點，在州農事委員會方面，是更有過之無不及的：後者包含本州州長，農事服務局局長，以及州長於農業團體的份子錄裏面挑選出來的農業家，而這些農業家之被選取，多半是靠在這些人物在常局身邊所表現的名望，而不是靠於他們本人的才幹。因此，州農事委員會的成績不見得十分高明。特別關於實行一九一八年的法律，在總數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預備放出的經費上，放出總額達到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不過貸與五三八名的農民和農業合作社，他們是分屬於五十州，而恢復耕種的土地共有六〇、〇〇〇公頃。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的法律，設立了區農事服務局與州農事服務局，以改良耕種的方法及發展農業團體的組織。這種新機構的效能，是否強過農事行動委員會的，這仍然是有疑問的。

第六節 法國的機械化農具及肥料與種籽

農業的性質，既如上述，而對於普遍的使用機械化與完善化的器具，也柄鑿不入。農業之使用

機械化的器具，首先須有集中化經營的條件，概括言之，法國是缺乏了這個條件。即以集中經營最有利益的農作物而論，如甜蘿蔔的種植，情形也是如此；其次的條件則爲動作的一致，祇有單一種植的經營纔有着這個條件，未了的條件爲土地不要參差不平。所以，法國政府儘管做了好幾度的嘗試，以期發展農業機械的使用，但唯有在具備這些條件的區域，纔得到了實際的成績。在一九一五年，農業部部長命令採用軍隊所不使用的運貨汽車，以供農事種植，但這個決定結果並不能實行；他又遵循戰前所已經探索的經驗，而出資補助那些農業團體，以購買農事器械。一九一七年一月二日的法律，是根據於機械的採用，這個法律會規定撥出一批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經費，以供購買機械之用。

在這項經費裏面，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是費於購買六〇〇輛的曳引機，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是費於國家所經營的農場，餘數是費於向美洲購買曳引機。到是年底，國會又通過了一批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新經費，以供購買曳引機之用。對於購買曳引機的農業團體，國家給與補助金，金額是按照曳引機價值之百分之三十三，如購買者是屬於收復區域的農

民，則補助金是按照曳引機價值之百分之五十計算。對於願意以機械方法耕種而不買曳引機的農民，官廳可出租機器，每公頃收費六〇至七〇佛郎，而國家所擔負的實際成本是每公頃到了一〇〇佛郎，有時甚至到了一四〇佛郎。可是在森瓦州內，有些農業公會會作使用曳引機的試驗，每公頃所費的成本卻不會超過五七佛郎至七一佛郎，而在上嘎倫州內，成本卻不過三〇佛郎。使用曳引機的耗費，和因此而得到的成績，實相隔懸殊。在另一方面說，機器往往用在不生產方面：我們會看到牠是用於開拓不可耕種的荒野，或是安設於不能運用的地方。末了，官廳經營的性質又進一步使牠失掉了盡所有的好處：每架曳引機是交與一名管理人支配，管理人之下又有許多名副管理人，會計員，修機匠等等；此外，有着一篇經過縝密研究的條例，其中所包含的不下九十五條，規定填寫種種不斷的文字和手續。這種使用方法，實與現時代的實業經營的方法，相去太遠了。

農業需要化學的肥料，其程度是不在機械化工具的需要之下。在戰事發作之頭幾天，各家肥料製造廠，都專門製造硫酸，硝酸，銻硫酸的生產，以供製造火藥，海上運輸的困難，又使肥料的輸入陷於停頓，所以，在大戰前，法國的肥料消費量，為六〇、〇〇〇噸的氮氣及四〇、〇〇〇噸的鉀，

開戰後，則降至一六、五〇〇噸的氮氣及一一、五〇〇噸的鉀了。在一九一五年，法國農業部部長曾和英國政府與意大利政府談判硫酸銅與芒硝的接濟。同時，他又請求軍政部長研究是否可以爲製造廠留下若干必需數量的硫酸。但是，在一九一六年初，大家依然埋怨購進的數量與需要的程度不符。此後，全國的硫酸銅製造廠能夠積極出品，同時法國又輸入了阿爾及利亞的酸性磷酸和智利的硝酸。在一九一八年，國會通過了一條法律，創設中央農事化學品管理局，撥出一批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經費供它使用，它的職務爲主持肥料之購買及其製造，與進行農業所必需的改良事業；在執行它的任務上，它有徵用促進肥料製造的工廠和發動機的權限。

種籽的接濟，其重要也不在於肥料的接濟之下。不過，在種籽的接濟上，法國當局之實現了有效益的貢獻，乃在一九一六年底。在那個時候，農業特派員曾將蕃薯、豆、扁豆、鳩豆、紫苜蓿的種籽發給農民，他又教導農民速得收成的方法。同時，軍需部也以馬尼托巴早熟的小麥供給農民，使他們可在春天播種，以抵補秋收惡劣的損失。但政府的慫恿心意，所發生的實際效果，是很有限的：農民往往難於得到種籽，而大抵不得不按當日市價購買。

如上所述，法國政府對於農業，確是十分關切的。但是，農業依然不免受了深重的損害。穀類生產量的虧損，牲畜的減少，製糖工業的不振，都為農業困難的現象。除這些情形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即是幾萬公頃的耕地之陷於荒廢的狀態。這實為軍事總動員所產生的直接結果，因為它將農民囊括去了：在政府所採取的各種步驟中，有某種辦法，如平價辦法之類，也使農業的困難更形嚴重。其餘的步驟，有的是施行太晚，有的是沒有效力。到農民回到故鄉，能夠利用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所發生的農產品漲價，而努力耕作後，上述情形纔起了變化。

第七節 意大利的農業生產

在一九一四年，意大利小麥收穫量之減少，及運輸與港口卸貨之困難，會使穀價高漲，意大利南部因此陷於紛亂狀態。意大利政府便實行徵發船隻，裝運小麥到西里及浦伊羣島，以應付那邊最緊急的需要。同時設立了若干地方協會，主持分配小麥的事務。起初，政府是按照購來的成本

轉售人民。可是麥價愈漲愈烈，它祇得自己擔負損失，而麵包的價格因得維持不變，直到了一九一八年。

為鼓勵穀類的種植起見，政府對於開墾荒地所得的收穫物，規定每公擔的小麥發給五里拉的補助金，每公擔的玉蜀黍或蕎麥發給三里拉的補助金，最多以每公頃發給五十里拉為限。有人提議禁止在同一耕地上連續兩年播種小麥，並強迫盡所有的耕地播種小麥與蕎麥。省與省的農產品交易的禁令，現在是取消了。農民協會可得到等於它們費於化學肥料的總數之五分之一的補助金。在一九一六年，政府強迫人民陳報農產品的數量，並實行徵收這項物產。

固然有着上述規定，播種小麥的面積始終沒有增加，反因官廳訂立低於實際行市的平價辦法，而趨於縮小，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之四、八一五、〇〇〇公頃及一九一六年之四、九八八、〇〇〇公頃，減至一九一七年之四、三〇〇、〇〇〇公頃及一九一八年之四、四〇〇、〇〇〇公頃。播種大麥的面積，也同樣的縮小。甜蘿蔔種植的情形，也髣髴相似。收穫量最滿意的農作品，為米，葡萄，橄欖，蜜等等。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中，政府發下一道命令，目的爲開墾荒地。照命令的規定，荒地須交與農業公司經營，國家以軍工、機械、肥料供給它們。地主所應得的賠償費，是由管理機關酌給，後者並可決定播種的種類。工資的定額，是任由雙方關係人自由爭論，但不得少過一種最低額。是在年八月中，農民列成整齊的隊伍，口唱民間歌曲，去接收荒地，而不會遇着地主方面的抵抗。在五十幾縣中，會實現了荒地的開墾。土地是交與非地主的農民。到已結婚的參戰軍人，陣亡軍人的寡婦，及無家可歸的參戰軍人，都一一分到土地後，然後小地主纔可分到其中的餘額。受田者須約定用合理方法來耕種土地，特別是播種小麥，以期得到優良的生息。許多農民會彼此聯合起來，組織了農業合作社，以享受國家所賦予的利益。

經試行這種社會化的政策之後，地主與農業工人的糾紛，仍然是無法解決的，且在其後幾年中，反有更形尖銳的趨勢。工人之從事農場工作，成績之壞實出當初預料之外，下面農產收穫量的數字，可以證明出來。小麥的生產量是急遽減少，一九一九年降至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公擔，一九二〇年又降至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公擔（一九一三年爲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公擔）；

大麥的生產量，在這兩年中，驟減爲一、八一三、〇〇〇公擔與一、二七八、〇〇〇公擔（一九一三年爲二、三五二、〇〇〇公擔）；蕎麥驟減爲五、〇三六、〇〇〇公擔與三、五一六、〇〇〇公擔（一九一三年爲六、三〇九、〇〇〇公擔）；玉蜀黍驟減爲二一、八〇六、〇〇〇公擔與二一、一四二、〇〇〇公擔（一九一三年爲二七、五三二、〇〇〇公擔）。葡萄的生產量，雖然由一九一九年之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公擔增至一九二〇年之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擔，但比較一九一三年的產額，依然是相隔懸殊的。唯有產量稀少的桑葉，產額卻有着不斷的逐漸增加。官廳方面，遇有地主拒絕實行工人所要求的工資率的情事，有時採用了徵收農場的手段。因爲社會黨和法西黨出來干預，農業的勞資糾紛便變成了政治的糾紛。這種狀態實促進意大利當時所不堪忍受的政治與經濟厄運的嚴重性了。

第八節 英國的農業生產

英國的麥與糖的供給，幾乎全部是靠國外輸入的，當然特別感受水腳漲價的痛苦。固然國外

產品是大批的源源而來，但國產麥價依然於一九一五年漲至四三先令，一九一六年漲至五六先令。在另一方面，因人民投軍及鑛坑工作的報酬較高而發生的農業勞工缺乏的現象，更使地主趨於傳統的傾向，將耕地改爲牧場，經營較有出息的牧畜事業。所以，在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播種小麥的面積每年減少了二五〇、〇〇〇英畝，因使小麥的產量減少了百分之十五；而馬的隻數，在一九一五年增至一、四八五、八八四頭，一九一六年增至一、五六六、六八三頭，牛增至七、二八八、〇八三頭與七、四四一、三一〇頭，羊增至二四、五〇〇、〇〇〇頭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頭，唯有豬的隻數是降至二、五七九、〇八九頭與二、三一四、五二五頭。蕎麥、豌豆、蕃薯的耕種面積也同樣的縮小；而大麥、人造草料及休耕種植物的耕種面積卻有增加。

通過於一九一六年的穀類生產法令，爲增加農業勞工人數起見，規定工人的最低工資爲每星期二十五先令，並在愛爾蘭設立一個工資局，從事耕種工作的婦女，人數是由九一、〇〇〇名增至一九一七年之三〇〇、〇〇〇名。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六一、〇〇〇名的兵士及一〇、〇〇〇名的俘虜是撥往擔任耕種的工作不過，軍工的成績是仍欠高明。政府曾發出若干通告書寄

與各處地主，邀請他們加緊農事生產。法律禁止聽任土地荒廢，犯者即科以罰金。設使地主不能滿足這項規定，地方當局得將耕地收來，由它設法耕種。在農業部指導之下，若干區協會和地方協會是組織起來，以監督這個法律的執行。在一九一七年，這些協會會寄出一〇〇、〇〇〇封改牧場爲耕地的通知書；農業部部長所批准提出追訴的案件，計有三七二件，其中有七十二件曾受處分。關於某幾種農作物，特別如蕃薯之類，其經過播種及販賣的數目，應向官廳陳報。以穀物飼養牲畜，是在取締之列。在愛爾蘭方面，政府會頒發一道命令，強迫農民多種至少比他們的土地增加百分之十的面積。同時，各處協會也做了同樣目標的宣傳。加之，恰與法國所採取的辦法相反，英國政府之鼓勵農作的方法，是保證在若干年中維持農產品的一種最低價格：關於小麥的價格，一九一六年定爲每四分之一噸七十八先令，一九一七年定爲六十先令，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一九年定爲五十五先令，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定爲四十五先令。關於蕃薯的價格，最高額爲每噸六英鎊。

設使我們想到英國政府所費的金錢是十分有限，而它所得的結果是十分圓滿，它的成績當

然更見顯著了。在一九一七年，耕地的增加面積，已經到了二八〇、〇〇〇英畝；再後一年，到了三八〇、〇〇〇英畝，而政府還計劃使之加至三、〇〇〇、〇〇〇英畝。一九一九年的小麥收穫量足以供給英國國內人民的四十星期的麵包。蕃薯的收穫量也十分豐富，比一九一七年增加四〇、〇〇〇噸，實開了一八八五年以來所未有的紀錄。

在其它部門的農產品上，英國政府也努力改良。甜蘿蔔的種植，曾經嘗試進行；在一九一八年中，曾闢有二四三公頃的耕地來種植甜蘿蔔，政府並計劃將這項耕種的面積擴展爲一〇〇、〇〇〇公頃。爲替代德國製化學肥料的輸入品起見，化學肥料的製造事業曾大規模的發展。牛的隻數是繼續增加，到一九一七年，因爲麥滓不夠供牛的消費，政府甚至不得不取消限制肉類消費的辦法，並勸人祇留下最上等的小牛。反之，在一九一八年，羊的隻數比較開戰之初減少了百分之十末了，政府又對於因戰事需要而砍伐的森林，進行救濟辦法，不僅補種了已經砍伐了的地面，並且也在新區域內植樹。退老或被免的兵士，便被撥來擔任這項工作。

在一九一五年爲研究農業狀況而任命的皇家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裏面，是專注意於設

法使英國的糧食，如麥、蕃薯、牛乳類等項，脫離外國的供給，以保證國家的安全。委員會反對從前趨於取消農業耕種的運動，並堅持說，農業耕種之發展，特別是小農耕種的發展，實為國家繁榮及人口繁殖之一個因素。它建議用強迫手段將牧場改為耕地，並創造小農耕地，以散與復員的兵士。這個辦法似乎不能得到政府的採用。一九二一年一月，國會通過了「農業法令」，按照這個法令的規定，農民應在他們的土地上進行最完善的使用方法，他們的農產品有着最低價格的保證，工人也有最低工資的保證，但在這篇法令通過後幾個月，政府便放棄實行這個制度，因為後者將使政府每年多耗費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而並不使生產者感覺滿意。

第九節 美國的農業生產

在一九一八年，美國的小麥存貨之呈現不敷應用的現象，不僅基於需要增加，同時也基於產量減少。玉蜀黍的播種面積是由一九一三年之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增至一九一七年之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公頃，蕎麥的播種面積是由一五、五〇〇、〇〇〇公頃增至一七、五

○○、○○○公頃，因此，玉蜀黍的產額由八六二、○○○、○○○頭增至一、〇八〇、○○○、○○○頭，蕎麥的產額由三九五、○○○、○○○頭增至五六一、○○○、○○○頭；從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馬的隻數增加了三五三、○○○匹，驟增加了一〇一、○○○匹，母牛增加了三九〇、○○○頭，其它牛屬增加了一、八五七、○○○頭，羊增加了一、二八四、○○○頭，豬增加了三、八七一、○○○頭。可是，小麥的播種面積，獨由一九一三年之二〇、○○○、○○○公頃降至一九一七年之一八、○○○、○○○公頃，而小麥的產額，也是由二六九、○○○、○○○頭減至二二五、○○○、○○○頭。小麥的平價辦法，實為小麥產量減少的重要原因，而在若干時期中，西部的農民會拒絕按照課定的價目出售他們的產品，這個價目，雖然是在戰前價目之上，但比通常行市低了三分之一。總統會堅持要將這種定價定為每畝二·二〇美元，以制止小麥的漲價及陰謀壟斷的情事。衆議院卻把定價提高為二·五〇美元。政府會訂立了播種小麥四七、○○○、○○○英畝的程序，以期在一九一八年可以得到必需的八〇〇、○○○、○○○畝的產額。它宣佈將對荒地課以重稅，為應付勞工人數的缺乏起見，它極力

將外國僑民及受雇於非國防所必需的工業的勞動者，移往農村工作。有若干架曳引機，安設於開荒的地上，日夕不斷的工作。政府又以獎勵農業合作社的辦法，來發展農事的經營企業，藉國會特爲這個目標而通過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經費，採辦肥料供給它們，同時又辦理抵押放款以接濟農民，關於這一方面，各家聯邦銀行，按照一九一六年九月七日法律的規定，得許辦理農業票據貼現的業務；截至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專門用在這項短期放款的數目，是達到了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靠在這種種的努力，在一九一八年，種小麥的面積增至二三、九〇〇、〇〇〇公頃，小麥的產量也增至三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噸。到停戰之後，固然市場上恢復了貿易的自由，但政府爲着要保證農民得到報酬頗優的小麥價格，使之不至放棄了小麥的種植，因使國會通過了一條法律，將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的出產小麥的最低價定爲二·二六美元。在那時候，因爲外國出產家的競爭，大家以爲小麥的行市應當跌落，而政府則撥出一批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基金，派行政機關的人員出來收買上述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所出產的小麥，而按照市場的行市轉賣出去。

三三仙。棉花生產家憂慮價格跌落，便決定減少種植的數量，他們的宣傳曾大見功效，特別是在俄克拉何馬和得克薩斯兩州；種植的面積使由三七、〇〇〇、〇〇〇英畝降至三三、〇〇〇、〇〇〇英畝。政府會想拿辦這個運動的首要人物，但因沒有合法的武器，不得不中止進行。旱災又促成了這種傾向，棉花的產量因而減少了二、五〇〇、〇〇〇包，牠的行市便再起漲風了。戰時工業管理局表示要限定棉花的行市，但有關係各地方的代表羣起劇烈的反對，因此管理局不得不放棄了它的計劃。在全部產額上，比較前一年，生產能力的增加率約在百分之十二，而種植面積的增加率是不過百分之一而已。

第十節 德國的農業生產

爲維持國內的糧食需要着想，德國政府所最注意的，乃爲發展本國的農業生產。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在總動員實現之下，農業勞動者大形缺乏，爲救濟起見，各學堂學生和童子軍都派往鄉村，擔任收成的工作，但僅做了幾天後，他們都掃興回來。政府在柏林設立一個帝國勞工介紹所，期以

必需的人數供給農民。普魯士邦政府的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命令，勒令盡所有屬於公有的土地種植農產品，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另有一篇命令，勒令人民耕種盡所有的荒地。

德國農業所採用的制度，在和平時代，是極端合理化的，因為它大部份是以甜蘿蔔的工業農作品為基礎，使備有最完善機械的大工廠得進行糖類的製造，牧畜事業因可用植物的軟肉質做養料而得加緊生產，天然肥料之豐富可使土地膏腴，但在戰爭時代，卻現出了嚴重的弊害，因為穀物的生產不敷國內的消費。在一九一三年，小麥的產量不過四六、五〇〇、〇〇〇公擔，而全國的消費量卻到了六三、〇〇〇、〇〇〇公擔；大麥的產量為三六、五〇〇、〇〇〇公擔，而消費量為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裸麥的產量雖然比消費量超過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擔，但牠之能抵償製麵包的穀類的虧短額，至多不過三分之一而已。在一九一四年小麥的不敷額，達到了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公擔。一九一五年三月的命令，勒令按照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減少種植甜蘿蔔的面積，以期救濟上述不利的情況。其實，甜蘿蔔的耕種，在失掉了英國的銷路後，已經大受影響，因為在戰前德國糖總產量之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中，英國單獨吸收了二、〇

〇〇、〇〇〇噸；因此，在德國，人們就以糖來餵養牲畜，而許多家製糖廠便改製人造蜜了。到一九一五年，種甜蘿蔔的耕地約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糖與甜蘿蔔之施行平價辦法，促使這項耕地的面積縮小：在一九一八年，種甜蘿蔔的面積降至五〇〇、〇〇〇公頃以下，而在一九一三年則爲五三七、〇〇〇公頃，產量也由一六、五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九、〇〇〇、〇〇〇噸。糖生產量的減少比例，是更遠超於甜蘿蔔的，而有若干數量的甜蘿蔔曾經直接提作牲畜的食料和製造酒精的原料。

小麥的種植，並不會因甜蘿蔔種植的減少，而得到好處。種小麥的面積反而繼續不斷的縮小，一九一四年降至一、九九五、〇〇〇公頃，一九一五年降至一、八八〇、〇〇〇公頃，一九一六年降至一、六〇〇、〇〇〇公頃，一九一七年降至一、四七〇、〇〇〇公頃，一九一八年降至一、四四〇、〇〇〇公頃。正當小麥存量不敷消費，應可引起麥價的高漲，以鼓勵農民增加生產的時候，一月二十五日的命令卻實行強收一切穀物及麵粉的存貨，祇准農民每名留下九公斤以維持他們的需要。到一九一六年一月，政府又強收前一年的收穫品，連九公斤的保存額都沒有

通融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命令，已經設法預防農民將穀子飼養牲畜以躲避官廳的徵收，這個使用穀子方法在農民方面是很有利益的，因為在同一時期所頒佈的平價辦法，是將小麥定為每公擔二十八馬克；因此，對於小麥，和對於裸麥一樣，禁止發生這項情事，而次年一月五日的命令，也實行禁止以麵包飼養牲畜。

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德國設立了戰時穀物公司，設法連接前後收成的消費。公司擁有徵收穀物的權利，而一月二十五日的命令，曾將接濟人民需要的穀物貿易的專利歸公司單獨經營。這個公司，活動的範圍是非常廣大，固然它利用了商業各幫的支助，但在農民方面，它曾引起了嚴厲的抨擊，農民們責備它的官僚方法和過分的集權。農業評議會要求以更廣大的權力賦予縣農業會，及將官廳的任務限於交換所的任务為止。為滿足這種要求起見，六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將戰時穀物公司改充帝國穀物管理局的營業支部，祇管監督到期實行交貨，縣農業會之價付貨價及以麵粉交與縣農業會。徵收穀物是用縣農業會的名義，在收成時候或收成前實行。麥稿是留與農民。每個農民每月得保留九公斤的麥，以供自己的消費或播種之用。磨麥的工作是由公司代替縣農

業會辦理，費率是按照帝國穀物管理局所訂立的，麩皮則仍退還縣農業會。縣農業會的任務，爲在各鄉村裏面，調查農民收穫的數量，應受糧食接濟的人口及播種必需的穀子數量，規定消費的章程，將麵粉分配與麵包業，商人及私人，制定麵包票，規定製造麵包的章程，確定麵粉之足以抵償成本的價格。在都市裏面，這種任務是歸帝國穀物管理局辦理。在這方面，麩皮則交與德國農民供應協會，後者是按照牲畜食料管理局的指示，而處分這種麩皮。關於確定每縣應買的數量，主管者須注意地方商業的狀況。如有餘額，則交與帝國穀物管理局。後者便以它的力量來辦理屯積和付款的事務。對於這種組織，農民會責備它所需用的費用是過於龐大；有些縣農業會甚至於獲有盈利，這便使生產者減少了同等的盈利，及使消費者減少了他們所節省的款項。

農產物所有者應儘量採用各種必需的辦法，以保存被官廳所徵收的穀物。他們應遵從官廳的要求，照限定的時期和方法來割麥。設使他們辦理不力，官廳將自己來辦理。如有移運被徵收的麥類，麥類的損壞，私下消費，賣出，買進，違反關於保存麥類或使用種籽的規定，忽於供給官廳所要求的報告這種種情事，犯者將受監禁和罰鍰的處分，監禁的期限至長可以到一年，罰鍰最多可以

到一千馬克。

爲鼓勵農民準期交出他們的農產品，及便利新舊農產品得及時接替起見，政府於一九一七年中決定對於先期交齊的農民，發給獎勵金。這種辦法，使農民提前交來未完全成熟的穀物，結果損害了穀物的耐久保存的品質。八月十八日的柏林日報，登載了一個農民的通訊，裏面是說，「割麥獎勵金的辦法是一個重大的錯誤。大家都趕速把麥割下，爭先恐後的向官廳繳納。在前天和昨天，烏爾斯登開出了好幾百輛農民滿載穀子的大車。有人竟然不得不以製麥酒的空地來代替穀倉。這麼大批新鮮穀子之屯積起來，將來必發生一番禍事。穀子是太柔軟了。堆積了好幾公尺之高，如刻下在徵收各中心點的情形，穀子是非朽腐不可了。盡所有的農民心中都抱着這種見解。」

穀價的漲風，並不會因官廳施行了這種種辦法，而受到壓制。一九一五年二月七日的佛蘭克福日報會說道，平價的辦法徒成爲紙上空文，軍隊需要的增加勢不得不引起劇烈的漲風。像一切在平價之列的物品一樣，限定了最高額行市的結果，是使市面穀物頓形缺少，農民便停止出賣他們的生產品了。爲制止穀荒起見，政府在不得已的環境下，便按照自然漲貴的比例，將定價漸次抬

高。一方面不得以普通的盈餘留與生產者，否則他們就要停止生產，另一方面不得不劃定公平的價目以維持國內人民的給養，處在這左右為難的環境下，政府於是將農產品漲價的差額歸它自己負擔；如蕃薯之在德國，及草料之在普魯士邦，國家便以低於買收成本的價格供給人民。

照比例來說，其他穀類的種植，所遭受的損害，是不及小麥那麼嚴重。種裸麥的面積，僅由一九一四年之六、三〇〇、〇〇〇公頃，降至一九一七年之五、五〇〇、〇〇〇公頃及一九一八年之五、七〇〇、〇〇〇公頃；種大麥的面積，由一、五八二、〇〇〇公頃降至一、四〇〇、〇〇〇公頃；種蕎麥的面積，由四、三八八、〇〇〇公頃降至三、二〇〇、〇〇〇公頃。反之，這些麥類的收成數量卻有比較顯明的減退，裸麥由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公擔降至七九、〇〇〇、〇〇〇公擔，大麥由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公擔降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蕎麥由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擔降至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公擔。從大戰前後四年中產額減少的比例看來，我們可以想到農民是如何有意減低了收穫量的數字，他們似曾藏起了一部份收穫物，藉以能夠養活他們的牲畜。雖然有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的命令之存在，但農民確依舊以

裸麥飼養牲畜。未受平價辦法支配的大麥，因為牠的存量不敷供給消費，特別是在製造啤酒的用途上，牠的價格曾一直到了每公擔五十二馬克；至於裸麥，因為收成很旺，每公擔祇值二十二·二〇馬克。大麥用途管理局，設立的目標是使採用這項農產品的工業得到供給，卻遇着後者之不斷的漲價。到大麥也實行平價的時候，農民就拒絕出售；於是，政府准許他們的代表列席於管理局的常務會議及評價委員會，大麥的價格便恢復常軌了。因為軍隊的需要，政府對於蕎麥，也像對小麥一樣，嚴格執行徵收的辦法。隨着蕎麥存量的缺少，牠的價格便照同樣的比例增漲；在農民提出抗議之下，當局乃將蕎麥的徵收價由二一·四〇馬克抬到二六·四〇馬克，在那時候，小麥的徵收價也是這個數目。

蕃薯的產量，是由一九一三年之五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公擔，減至一九一四年之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擔，一九一七年之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公擔，及一九一八年之二九四、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至於種植蕃薯的面積，僅由三、三八六、〇〇〇公頃減至二、七〇〇、〇〇〇公頃；對於這項產量減少的情形，應與對於穀物產量減少的情形，使用同樣的觀察方

法。蕃薯之實行平價，是決定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而價目是提高於次年二月。在四月中，設立了帝國蕃薯供應局，負責辦理購進蕃薯的存貨及將牠分配各縣的任務。一九一五年度蕃薯豐收的預告，使牠的最高限價得以取消。當局爲鼓勵蕃薯的生產起見，恢復了這項物產的批發自由。到了是年十月，在政府設立了一個握有徵收權的新管理局之下，又重新施行平價辦法。凡擁有種植蕃薯的面積在十公頃以上的農民，應將他的收穫量之十分之一繳與縣農業會。西部的農民，生產量原是薄弱的，又拒絕按照官廳的定價出售他們的產品，而鐵路車輛的缺乏又阻礙東部的產品運往那邊，因此，在那個區域裏面，發生了蕃薯荒。到次年一月，最高限價又須提高。到三月，又是一樣的提高，而徵收權也進一步強化了。政府強迫各處縣農業會，負責搜尋蕃薯來供給人民。

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柏林日報，曾將發生經年的蕃薯荒的理由，歸咎於農民用這項物產飼養牲畜。當這種使用法受到官廳的取締後，農民便將蕃薯留在田裏，愈久愈好，藉以避免官廳的徵收，同時，如遇有凝凍的情事，則飼養牲畜的數量更要增多。無論是規定消費者或生產者本身的口糧限度的辦法，或禁止將可以養人的蕃薯飼養牲畜的辦法，或禁止使蕃薯變酸及與乾蕃

蕃薯混合的辦法，都不能救濟蕃薯的缺乏。當局甚至於禁止播種用的蕃薯的貿易，但結果也無功效。經過收成量減少及運輸情形惡劣化之後，蕃薯荒繼續發生；許多農民，憂懼缺少這項物產，拒絕將他們的收穫物出售。在瓦敦堡邦內，蕃薯管理局會按照當地收穫的情形，而訂立一種新的分配辦法，並以催促繳納及以沒收手段實行徵發的權力賦予官吏，如遇有農民抵抗的情形，他們得請求軍隊援助。它會向軍政部請求撥給必需的勞工，向鐵路管理機關請求給與運輸的便利。在一九一七年，帝國蕃薯管理局下了命令，規定凡種植面積在二〇〇方公尺以上的農民，他們的收穫物應歸官廳徵收，同時禁止以蕃薯飼養牲畜，除了損壞的及周圍不及一個姆指大的之外。蕃薯之用於酒精的製造上，祇許以軍隊的需要為限。

從上述情形中，我們可以看到牲畜的養料在德國農業裏面是佔了何等重要的地位。德國牲畜的數目，在大戰之前，計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頭的牛，五、八〇〇、〇〇〇頭的羊，三、四〇〇、〇〇〇頭的山羊，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頭的豬。德國牲畜之所以達到這麼高的數字者，是完全靠在製糖的渣滓及外國輸入的豆餅。僅以豆餅一項而言，在一九一三年，德國會由法國輸

入八、〇〇〇、〇〇〇公擔，計值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除此之外，還有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公擔的大麥，九、〇〇〇、〇〇〇公擔的玉蜀黍，九、〇〇〇、〇〇〇公擔的豆與米渣，一四、五〇〇、〇〇〇公擔的麩皮，總共有七一、〇〇〇、〇〇〇公擔的牲畜養料是由外國輸入，即戰事發生後，德國牧業所失掉的養料數量。這種來源斷絕之後，祇得取價於本國出產的裸麥、蕎麥及蕃薯了。爲預防國內來源之不敷消費，牲畜的屠宰隻數便大量的增加，由一九一三年十月之六一、九二二頭的牛與三九四、五五一頭的豬，增至一九一四年十月之九二、〇一二頭的牛與四八七、四七六頭的豬。屠宰牲畜的數量是到了那麼多的程度，因使政府於九月中下令各縣限制屠宰的數目，並禁止在十二月十九日以前屠宰七歲以下的牲畜及重量在七十五公斤以下的小牛。可是，政府本身，根據了預測蕃薯歉收及戰爭將於短期內結束的理由，便於一九一五年一月頒佈另一道命令，強迫屠宰牲畜；它以徵發權賦予各縣，並吩咐它們製造罐頭肉類及構成存貨的準備。市政聯合會及中央農民購買公所，都決定屠宰一、〇〇〇、〇〇〇頭的豬。這種辦法會引起若干方面的抗議，理由是在於它不是普遍的施行，而會發生倚勢孤行的情事。在另一方

面，因為地位相當重要的各縣，受着政府的強迫，都設立了冷藏庫，所以，在某一種程度上，強迫屠宰牲畜的辦法之實行益見方便。但是，在這種情形中宰下來的豬肉，是不容易保存的。在這種狀態之外，再加上各縣鉅量收買的情事，使產主因希望漲價而保留他們牲畜的趨向加強，結果不免引起豬肉價格的劇漲，竟由一九一四年九月之四八馬克的價目漲至一九一五年之一一七馬克。到了這一年，豬的隻數便降至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頭了。

是在年二月中，政府准許人民在公有森林裏面放牧。到下一個月，它命令強制徵收供作牲畜食料的糖渣及製糖的廢物，而交與德國農民協會，後者便將這些物品處分與政府所指定的各處縣農業會或農業協會，以供維持牲畜之用。在一九一五年，有一批數量鉅大的糖，便這樣的消費於牲畜身上，直至軍事委員會於一九一六年下令禁止之日為止，因為在那時候，糖的數量是發生了恐慌。磨麥餘滓，玉蜀黍及豆餅的價格及其分配方法，都有着嚴格的規定。三月一日，肉類實行了平價的辦法，牠的價格是稍為降低，但市上的貨量卻是稀少了。

當開戰後的頭幾個月中，德國之大批的屠宰牲畜，實演成一番嚴重的危機，不僅損害了牧畜

業的將來，且在戰事進行中，國內人民的食料也大受影響。在一九一三年，德國會由外國輸入五五一、三七八公擔的鮮肉及一、五七三、一六九公擔的動物脂肪。而從戰事發動以後，每名兵士每日所分得的肉量是定爲三七五格蘭姆，肉的消費量因而大見增加，同時進口貨又一大部份斷絕來源了。在一九一五年中，政府設立了一個帝國牲畜食料管理局，其中按照這項物產的若干種類而分爲若干支部，它的任務爲保存和分配供作牲畜食料的物產，恰如穀物管理局之對於製麵包的穀類所辦理的任務一樣。同時政府又設立了戰時牲畜食料代用品委員會，設立的目標爲抽取牲畜食料之已有的和未經列於這項用途的原料。

這些辦法之在制止牲畜減少的動作上，效力是很薄弱的。草料之不敷牲畜消費的情形，是依然沒有變動。穀類及蕃薯的產量仍是減少，並是用於國內的食品消費上，固然政府會儘量設法保留一部份以供養活牲畜，至於外國進口貨項下，是等於零。在這種情形之下，勢非再來屠宰牲畜不可了，保存下來的牲畜已經沒有充分餵養了：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德國的牲畜總數，是降爲一六、七九八、八一五頭的牛，八八七、四六四頭的豬，及六、四二三、〇三六頭的羊。而且

因爲養料不夠及被宰的牲畜沒有經過精細的選擇，宰下來的淨重量，比前減少了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馬匹是被軍隊所徵發了，農民不得不用牛來替代馬的工作，而牛的肥養方法便受了影響。軍隊所廢棄不用的馬，是按低廉的價錢，首先賣與農民，而賣與商家或工業家的，則屬於例外情事。我們可於下面看到這些事實如何影響到一般的糧食。

在德國農業裏面，化學肥料的使用曾佔了極其重要的地位，牠也受了戰事的影響。政府自己保留了氮氣及其附屬品的專賣權，而氮氣肥料的製造便由此附屬於軍事爆炸品的需要。所以，氮氣的產量，是由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之二一〇、〇〇〇噸，降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之九二、〇〇〇噸，及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之八〇、〇〇〇噸。智利的硝酸鈉是停止進口了，雖以鋁硫酸來替代，但效用沒有那麼完全。因此，有人認爲大戰時代德國穀類與草料的生產能力之低劣，是由於化學原料之缺乏。爲供給軍事需要而創設的製造這項物品的設備，對於救濟這種缺乏的情況，是來得太晚了。磷酸的產量，也由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之六三〇、〇〇〇噸，降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之三二五、〇〇〇噸，及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

年之二二〇、〇〇〇噸。反之，鉀的產量則有增加，由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之五五七、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之七七九、〇〇〇噸，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的產額仍爲五二〇、〇〇〇噸。在大戰前，德國曾利用睦爾烏茲（Mulhouse）所出產的鉀，以交換阿爾及利亞的磷，同時洛林的鑛又爲它供給了去磷的鑛石，這兩處鑛產之落入他人手裏，便使德國在磷的供給上發生障礙，但鉀的生產卻不受影響，到一九二一年，鉀的出口貿易又恢復了往日的地位。此外，在一九一三年，德國所輸入的外國硝，總值曾達到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後，德國所製的硝，成本反低於外國出產的，而牠的產量，在一九二一年，是增加了一倍，即是說，超過了全世界產量的半數。從此後，德國的氮氣肥料的製造，便成爲交易的目的物，它的農民便易於得到它所缺乏的肥料了。

從上述種種情形，我們可以看到德國之加緊農業生產的努力，成績並不良好，總而言之，農業之遭受戰事的影響，實遠過於工業。在大戰前，有人已經斷定德國的土地是太不夠養活它的人民，從糧食品的輸入數字上，便可看出這種實況：在一九一三年，糧食品的輸入量爲七、八〇〇、〇

〇〇噸，總值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所以，德國政府認爲它的作戰主要目的爲保守波蘭及併吞庫爾蘭德與立陶宛。在德國的給養上，波蘭曾盡了極大幫助的力量，不僅以它的出產品來接濟德國，同時也以大批的農業勞動者供給德國，在一九一九年，他們在德國農業上服務的人數曾到了九〇〇、〇〇〇名，而德國自己的農村勞動者的人數又愈來愈減少了。德國也儘力量利用俄國俘虜，贊助他們與德國婦女結婚；以耕種的教程授予他們，同時與應放還本國的俄國俘虜保留親密關係。至於俄國各省，人口之稀少，人民智識之落後，在在使德國認爲移民俄國是一番易而有利的事業；特別如庫爾蘭德，可以收容七〇〇、〇〇〇名的僑民。至於在法國所失守的各地，德國之計劃實現併吞行爲，也是爲着解決農業問題的目標。

到德國戰敗之後，這種種計劃都化爲烏有了。凡爾賽和約割去了德國東部各省的一部份土地，更使德國的農業狀況顯明的嚴重化了：這一帶地方是德國之最富於農產品生產的；僅以普魯士而論，它的穀類產量佔了全德國總產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上，甜蘿蔔的產量佔了百分之八十二。德國之在糧食接濟上倚靠於外國的程度，便因這個關係，而更見劇烈了。在大戰期中，德國農產之

減少，主要原因應在勞工的恐慌，平時慣做農業勞動的工人是來自外國；以後，雖然用俘虜來替代，但後者的生產效率是低劣的，不能產生圓滿的成績；而德國的農民，因為官廳方面施行了種種限制辦法，寧願藏起他們的產物，而不肯增進他們的生產。從此後，德國勢須加緊它的工業生產及其輸出，以抵補糧食品輸入之增加。它的人民之移往國外，將也大見發展了。總而言之，這種情形，除遇有戰事發生是處於不利的地位外，至對於德國的工業繁榮及德國人民向外發展的勢力，不至發生了不利的結果，反而言之，工業繁榮及人民向外發展，未始不可因此得到了一種鼓勵。

第十一節 俄國的農業生產

在宣戰後，俄國國內運輸組織之混亂，不僅產生了工業恐慌，同時也產生了農業恐慌，帝國政府的行政機關的體制，更使農業恐慌嚴重化。使用武力以使人民服從課稅的手段，省與省間交易農產品之取締，不分彼此而實行的徵發，湊合起來以產生穀荒的現象。在莫斯科，裸麥製麵粉的價格增漲了百分之九五，上等小麥製麵粉的價格增漲了百分之五八，雞蛋價格增漲了百分之九三。

牛乳價格增漲了百分之九三，牛肉價格增漲了百分之二五〇，羊肉價格增漲了百分之二八一。一九一五年五月的勅令，將關於糧食接濟的專制權賦予商業部部長，但仍不能制止這種漲潮。在是年八月，政府在國內主要中心點設立了四個糧食管理委員會，結果祇有增重了這個混亂狀態。糧食品的價格繼續高漲，而政府所定的價目表祇得隨這種漲風而提高了。

可是，靠在各省地方公會的襄助，以勞工及農具分給農民，農產物的耕種，雖曾因全國總動員及敵軍佔據了一部份土地而範圍縮小，而仍然能夠照常進行。有的時候，農民們自己攏合起來，組織了集體耕種的合作社。地方公會甚至出來製造開始缺乏的農具，並購買各種肥料。這種地方組織的創造，在某種範圍內，會彌補了中央行政機關的無能。但是，它們彼此之間缺乏聯絡，及在國內一般的組織上缺乏作用，實阻礙這種創造產生了一切應有的效果，固然它們曾有組織聯合會的嘗試以實現全國農業生產的調查。

雖然有着上述種種努力，耕種的範圍愈來愈縮小了。到革命爆發的時候，已經沒有存糧的準備了。農民們，在軍隊支助之下，曾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召集大會，要求分田。可是，國內政局之不安定，

及運輸設備之逐漸消滅，使農業生產愈見減少。農民之從事耕種，僅以剛剛足敷他們自己消費爲止，或將餘額收藏起來，以防軍隊掠奪。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的命令，實行沒收農村地主的土地，而分與農民及哥薩克兵士，結果對於農業的崩潰是毫無救濟的。家畜是幾近於滅絕了，而農產品產量也減至最低額。當德國軍隊攻入烏克蘭的時候，他們原想就地給養，但結果不僅遇到農民拒絕交出農產品的抵抗，而他們所預期的存糧已經不存在了。

在大戰前，俄國的穀物總產量爲七五、五〇〇、〇〇〇噸，到一九二一年，竟降至七、五〇〇、〇〇〇噸，即根據最高的估計，也不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除了出口的不計外，所佔的比數，是不足消費量之百分之三十。馬的隻數，是由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匹，降至一九一八年之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匹，及一九二〇年之六、〇〇〇、〇〇〇匹；牛由四九、〇〇〇、〇〇〇頭，降至三五、〇〇〇、〇〇〇頭，及九、〇〇〇、〇〇〇頭；羊由八二、〇〇〇、〇〇〇頭，降至七一、〇〇〇、〇〇〇頭，及一五、〇〇〇、〇〇〇頭；豬由一四、〇〇〇、〇〇〇頭，降至八、〇〇〇、〇〇〇頭，及一、五〇〇、〇〇〇頭。在一九二一年底，政府在供給工業人民的

穀物租稅上，總共短少了一百萬噸以上。

第六章 消費

第一節 法國的物價高漲

開戰之初所發生的國內運輸之減縮，並未使貨物普遍的漲價。延債辦法所形成的障礙，與局勢變化不測所引起的憂慮，實使消費縮小。私人所居積的存貨，多半為乾菜蔬，糖以及蕃薯，這是在這些物品上特別發生了漲價的情事；有的投機家甚至因乘勢將蕃薯按五十佛郎的價目出售，而身受逮捕。反之，魚類的售出量是等於零；鱈魚的價目每公斤僅二十生丁至四十生丁，鯖魚的價目僅三生丁至十二生丁。雞蛋與牛奶的來貨量是極少的，家禽的來貨量是減少了三分之二，但行市還是照常，菜蔬也在同樣情形之中，而在鄉下，這些物品因為沒有銷路，竟跌至好久所不見的行市。不過，巴黎人民之紛紛逃遁，使人口由一九一一年之二、八三三、三五一名減至一九一四年九

月九日之二、〇〇六、七八六名，結果使物品留在出產地消費，而減少了京城糧食的需要，這就緩和了上述漲價情形。糧食品運入巴黎的總值是由七月份之二、七七五、一七〇佛郎降至八月份之一、八七六、五四九佛郎，燒酒由一、八五八、一二三佛郎降至八三〇、五四九佛郎，其它飲料由一、九二一、六八七佛郎降至一、四二六、八六八佛郎，燃料由八五四、七〇七佛郎降至六九九、六一五佛郎，消費量減少是到了那麼劇烈的程度，因使森州公署認為有發表下面佈告之必要：「如若居民取資於動員頭幾天所購入大批的罐頭或乾菜，則若干易壞的物品將因無人購買而成爲廢物了。現特通告大眾，從現在起，市場裏的新貨足夠供給一切的需要。」

的確，有若干列火車是留供輸送必需物品，如肉類，麵粉，蕃薯，牛乳等項。經過動員第一時期後，非軍事的運輸是恢復到了某一種程度。但運輸之恢復是不免仍有動止無常的狀態。在本書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法國運輸的戰時組織是如何的不適合於國內經濟需要。各處商會都苦於來貨的不敷應用，而要求設法屯積存貨，以救濟貨品供給之遲緩。牠們曾指出專供駛往英國運煤的帆船，卻被當局徵發以供運送碎石，並且費了一個月的時間等候裝貨。運載牲畜的火車會發生半途停

噸的情事，往往離目的地不過數公里，而竟停頓累日。

因爲船隻的缺乏，潛水艇的戰爭，港口的壅塞，以及河航效率之微小，煤炭是特別受了運輸不敷應付的影響。從八月到十月，運到巴黎的煤，是由一九一三年之五六八、〇〇〇噸減至三三四、〇〇〇噸。從十一月到次年一月，每月的缺短數量是在五〇、〇〇〇噸至九〇、〇〇〇噸之間。所以，雖然消費量減少，而批發商的存貨祇有二十五天的交貨量，零售商則感受了貨品缺乏的痛苦。市當局因此想屯積四五〇、〇〇〇噸的煤，訂立財力薄弱者所可負擔的售價，以供窮戶的需要，並使零售商易於採辦這項貨品。它就創設了二十二處面積一五〇、〇〇〇方米突的貯藏所，並在阿斯尼埃爾門 (Porte d'Asnières) 設立一個調劑場，用鐵路與巴提鄂爾 (Batignolles) 車站連接。但是，國防上的需要便將市當局的供給量限制爲一五〇、〇〇〇噸；後者就將其中四〇、〇〇〇噸，由各慈善機關經手分配與窮戶。

這種運輸上的困難，實爲酒類在原產地跌價的原因，同時又須加上一九一四年豐收的原因。運輸的困難原應產生零售價高漲的結果，但因消費量的減少而使漲價無由實現。受這個影響

特別顯明者，是上等酒，因德奧兩帝國及俄國的市場之封閉，與英國市場之縮小，後者曾大受打擊。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命令，為保障軍隊的給養——其實這類上等酒與軍隊給養並無多大關係，及制止德國軍隊給養之得到來源——其實在封鎖之下德國給養所能取資的是極有限而且對於國防上需要也無重大關係，便禁止這類上等酒的出口，使之受了更嚴重的打擊；這條命令實危害了法國的一個主要出口工業，而演成法國匯市之跌落。

大戰初期之消費減少，不久後，即轉為超過平時的消費增加。當初消費的減少量，最多可估為百分之二〇至百分之二五，卻因軍隊口糧的數量之增多，而充分的與以抵補。前線兵士每名按日領受五〇〇格蘭姆的肉，後方兵士領受四〇〇格蘭姆的肉，都超過了他們平時在非軍人的生活中所消費的二〇〇至二五〇格蘭姆的分量——平時的消費總量為每年二七〇、〇〇〇噸；一九一五年的五百萬被動員者的消費量，是幾將等於和平時代法國人民的消費總量；所以起先漲價最烈者，是軍隊所用的普通牛肉與豬肉，而不是上等牛肉，小牛肉及羊肉。

這個結果又因處置無秩序與糟場的情事而更形嚴重。運輸與保養牲畜之窳劣，實使和平時

代每頭牛平均三九〇公斤的出息，減至二四〇至二六〇公斤；這一項就使肉類的損失每年達到二〇〇、〇〇〇噸。給養軍官往往有增加給養數量的傾向，所以在若干軍隊裏面，每名兵士所領到的肉竟每日增至一公斤，而其中只有一部份是消費了。有時，因調製食品的過失，而使其中一部份成爲廢物；有許多的米就這樣的拋棄不要了。還有，軍隊長官往往設立若干貯糧所，而遇有軍隊移動的情事，不得不臨時予以放棄。因爲缺乏洗刷及修理衣服的組織，到軍隊裏的衣服不得不更換的時候，只有拋棄不要。對於肉類裏面的廢部，軍需部不能像和平時代民間供給者那樣銷流出去，只得將牠埋藏，或按極微的價錢讓與人民，以換來後者的服務。諸如此類的情事，是層出不窮的。最驚人的濫費則爲汽車與汽油的使用方法。

對於這種濫費，法國曾在某一種範圍內施行救濟辦法。每名兵士所領到肉的分量，是於一九一七年減至四五〇格蘭姆，隨後又減至四〇〇格蘭姆，爲制止後方軍隊的濫費麪包起見，按名分給的制度是改爲共同食用。在一九一七年，供給糧食的制度是改爲供給現金，後面這個辦法可許軍隊長官購買必需的糧食，它具有兩個好處：節省金錢與增加食品的種類，爲着鼓勵節省金錢

起見，將節省下的款項，以一半分與士兵，作爲額外的軍餉，其餘則留爲復員的津貼費。靠着這個辦法，麪包項下是節省了百分之九，肉和咖啡節省了百分之二，糖節省了百分之三，麪條和扁豆節省了百分之六，米節省了百分之八，每月總共節省了好幾千萬佛郎。

在另一方面，限制消費的情事，主要是產生於收入減少之資產階級；估國內消費總量之最大部份的平民階級，則因領得津貼費與工資的提高，而大量的增加他們的支出。津貼費那部份，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一日，總數是達到一、五六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除此之外，還須加上各慈善機關所散發的附加救濟費，及市議會所頒給的津貼費和糧食品。在宣戰那一刻，各當店裏質押物品的總數，是由七三、四九九件增至九八、六〇六件，而在那時候，曾迫使當店將押款的數目限在五十佛郎以內，並停止將質押品出賣；到十二月，謠傳當店將恢復出賣質押品，質押者就擁至當店贖回他們的質押品，而當店的收入就增加了一百萬佛郎；從前各種預防不測的佈置都可以全部取消了。在另一方面，照市場的報告，買物者只挑好的部位，而鄙視下等品，零售商即使是訂立極低的價目，往往仍不能悉數賣出，到慈善救濟機關不會將這種下等品收羅去的時候，零售商往往

只得把牠拋棄。此外，還須計及巴黎人口因來了一、四〇〇、〇〇〇逃難者而大見增加，他們的消費，祇僅肉類一項，每人每日以一六〇格蘭姆計，每年就有八〇、〇〇〇噸。

消費增加，同時則生產減少，同樣的發生物價高漲的作用。上等小麥的收穫量，是由一九一四年之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一九一五年之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與一九一六年之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噸；蕎麥由一九一四年之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一九一五年之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一六年祇回到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噸；裸麥由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八、〇〇〇、〇〇〇噸與九、〇〇〇、〇〇〇噸；大麥由九、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六、〇〇〇、〇〇〇噸與八、〇〇〇、〇〇〇噸。牛類的數目是由一九一四年之一四、〇〇〇、〇〇〇頭降至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之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頭，羊由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頭降至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頭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頭，豬由七、〇〇〇、〇〇〇頭降至四、〇〇〇、〇〇〇頭。葡萄收穫量，在一九一四年是高達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一五年則降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一六年不過回至三三、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噸，最後這個數目是遠低於常年平均數之五三、〇〇〇、〇〇〇噸。在這三年中，蕃薯的生產量，是由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遞減至九四、〇〇〇、〇〇〇噸與八八、〇〇〇、〇〇〇噸；糖由七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公斤遞減至三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公斤與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公斤。入口貨就填補了國內生產的短絀。但是，額外輸入的需要，加上戰事需要所不能免的輸入，恰與輸出之平行的減少相呼應，結果使法國的匯市步步跌落，而激起一切貨物的漲價。關於這裏面的情形，我們祇須參照前兩章所分述的兩項事實。

法國生產之不敷消費，又因軍需部所行使的徵收辦法，而人為的嚴重化了：軍需部之行使徵收辦法，並沒有顧到需要的範圍與國內所有的存量。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那些方法如何的限制了已經短絀的農業生產。關於蒐集給養的方法，我們祇簡單的舉出下述事實來做榜樣。那時候，酒的收穫量已經低於常年的平均數了，至於向西班牙所定的貨，也因取締輸入而取消了，軍需部卻於一九一七年宣佈在上年度的收成上徵收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代替一九一六年徵收額之六、〇〇〇、〇〇〇噸的數量。酒是准許由意大利輸入的；然而，軍需部卻不願直接向這個

國家購買，而寧願在國內徵收輸入的酒。它就這樣的與商業以打擊，且引起酒價的高漲。對於橄欖油，也發生同樣的結果：軍需部曾徵收了極大批的存貨，其數量是遠在平常需要之上，結果這批存貨是存了一年以上而不能流動，引起售價的高漲——設使這批存貨是交與市場，售價必要跌落。關於皮方面，又是因為軍需部實行徵收，縮小流通量而加重漲風。因為這項物品在市場上發生恐慌，農業部祇得請求軍事當局保障農業用的馬具工業所必需的接濟。文武兩方的雙層機關之同時辦理有關自己那方面給養的徵收，便造成了引起物價高漲的競爭。在一九一六年，於是設立了若干混合委員會——其中包括軍需部與市當局的代表，來辦理購買與分配給養品的事件。軍需部的方法之影響物價，可在下面這個事實表現出來：若干軍人合作社，因須向普通商店採辦貨品，所付的價錢就比直接向市場購買所應付的價錢高出百分之三〇至百分之五〇。

人們往往以生產成本的增高——就如工資的提高——為物價高漲的一個原因。在一九一八年，工資的漲高——曾因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而格外劇烈，與戰前的工資率比較，是到了百分之二〇〇至百分之三〇〇的比數。在機械與原料方面，增加的比數是更見劇烈。不過，這種論斷，表面

上是很動人，但若我們觀察到生產成本與售價的相差額是照同樣比例提高，或甚至於按照遠見劇烈的比例提高，及成本裏面每個因素的提高，在售價的高漲裏實不算什麼，則這個論斷要失掉牠的重要地位了。設使我們想到每噸無烟煤在巴黎的售價，在戰前零售價爲五十至六十佛郎，批發價爲三十佛郎，到一九一九年，則售至二百四十佛郎；我們就很容易的看到生產的成本，就使漲至十倍，也不夠做售價這樣高漲的解釋。關於酒方面，情形也是不相上下：在一九一三年，酒在巴黎的售價爲八十佛郎，一九一九年則幾乎到了四百佛郎。而輪運貨車的價目，由五百佛郎漲至一千五百佛郎，酒桶由十三佛郎漲至五十佛郎，抽水機由九百佛郎漲至三千二百佛郎，這種漲價無疑是很鉅大的；但若分散在每畝的收穫物上來計算，則是微乎其微的了。有人計算屠宰場裏的一具洗滌器的成本，是由一九一五年的六百二十五佛郎漲至一九一八年的七百八十五佛郎，以下主要的漲價是每天工資之由十五佛郎漲至四十五佛郎，算是相差了一百四十佛郎；在同期中照常屠宰的四十頭牛上，每頭牛不過多費了三·五〇佛郎而已。成本的高漲，往往成爲生產者向主顧解釋他之不斷提高售價的一個理由：成本若漲了百分之一〇，售價立刻隨之漲了百分之二〇。其

實，我們不要忽略工資與原料的高漲，無非是供求定律作用的一個結果。工資增高之成爲物品漲價的一個原因，祇能在它引起了增加消費的條件上，而我們已經看過在大戰期中確因這個事實而使物價有了大量的高漲；但是，唯有這一方面的影響是值得注意的；至關於生產成本方面，牠的影響，與供求關係的影響比較，那是極其微小的了。

第二節 法國的投機問題

在物價高漲的各種原因中，最常受人指摘者，則爲投機。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國政府即曾警告巴黎哈爾(Halls)市場各經紀人說，如果他們不將售價壓回到常時行市的話，政府就要收回他們的經紀權，並且必要的時候，要下手逮捕他們。這次警告，無疑的，是對那些偶然的媒介者而發的，因爲有人曾指摘他們的行爲，就如以低價向農民購麥而轉賣與軍需部，從中攫取了重大利益。反之，哈爾市場商業代表委員會卻議決不再向公眾兜售，但祇售與零售商，並須後者答應轉售的價目不得超過某種定價。警察總監則觀察到，在哈爾市場內所售賣的貨物上，經紀人所賣出

的數量，一般的是遠不及在外面所賣出的那麼多，牛油僅達到百分之五〇，雞蛋僅百分之三八，肉僅百分之二八，牛酪餅僅百分之二八，水果與蔬菜僅百分之三〇，他而且說，物價高漲的責任是不能卸在經紀人身上的。在一九一五年度與一九一六年度預算表上之追述過去的報告書裏，森州州長曾表示說，判別物價高漲的原因，及以制定同時合宜於媒介者與消費者的行市而來確定有理由的利潤與過分的利潤的界線，這是十分困難的。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法國政府認為物價高漲是基於投機行為之人造的原因所釀成的結果，就提出一個法律草案，要擴展刑法第四一九條的實施範圍，而懲治為攫取過度的利潤或執行壟斷的陰謀而不正當的抬高物價的一切企圖。同年十二月四日，巴黎市議會曾表示贊成限定物價的辦法，牠認為這是消滅投機行為之有效的辦法。有人認為物價高漲的原因，是在於媒介者之重重疊疊：例如若干貨物，曾經過五個，六個，七個繼續承受的購買者的手後，纔賣給消費者。根據巴黎市議會的議決，警察總監下了一個命令，禁止行商將非直接得自農民的農產品提往中央市場出賣；糧商公會則批評這個辦法實使他們採辦糧食遭受重大妨礙，警察總監因此准許在實行這個辦法中酌情通融辦理。

投機行爲之擴展，特別是基於官廳方面之無能，後者身與商業代表者隔離，不甚明瞭市場的狀況，而任從經手人的苛求，這些經手人往往是沒有什麼身份的，而官廳卻與以信任。

總而言之，擴展投機行爲的一般原因，是在於消費的需要與生產的準備之間缺乏均衡——這種情形就使商業壟斷於執有貨物者的手裏；因為執有銷路可靠的貨物就可得到利潤的緣故，市場由是陷於無組織的狀態，並且那種利潤引起了伺機而動的捐客之產生，而使物價高漲益形嚴重。物價高漲的真正原因，則爲物產之相對的缺乏。所以，唯一的救濟辦法是在於增加物產的數量。至於一切限制生產的設施，祇有達到增加投機的結果而已。

第三節 法國的外貨來源

消費的需要與物品對於消費的供給，兩者間的相互關係之影響物價的變動，是較見確實，遠非投機行爲的影響所可比擬。在這一點上，上節所述警察總監的報告，對於大戰開始頭十個月的情形，是有着發人深省的論據。巴黎的人口，在一九一四年九月中，是減少了百分之二八，在其後幾

個月中，這個比數是逐漸減少了；而在哈爾市場的輸來貨品裏，小牛減少了百分之三四，牛減少百分之三一，羊減少百分之二一。加之，因為軍隊的需要，牛的消费是大量的增加，而外國凍牛肉的輸入是等於零，雖然外國牛肉之百分之三五的進口稅已經取消了。漲價最烈者也是牛肉，上等部份增漲了〇·四六佛郎，平均是漲了百分之一二；反之，小牛肉的行市是沒有重大的變化，而羊肉的行市卻見跌落。豬肉的進口固然有着極微的增加（不及百分之三），而是漲了百分之二七；牠所以漲價的原因，是由於消費——人民與軍隊一樣的——的增加，及由於畜數迅速減少而在生產者方面生豬大見漲價。零售的價目，則隨各市區的情形而互有差異，因為肉店須按照顧客的愛好而訂立各種價目，以期能將牲畜身上各部份悉數賣出。

家禽的消費，則更少於來貨的數量。反之，雖然在一九一四年十月有了禁止雞蛋輸出的禁令，而蛋類的供給，就因俄國來貨之斷絕——在戰前俄國的來貨是佔了法國消費總量之四分之一——而大受影響：雞蛋的價目就由一九一三年每千個一〇〇至一二五佛郎漲至二〇〇至二五〇佛郎。到了摩洛哥和埃及的雞蛋代替了俄國的來貨，及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的命令取消

了雞蛋進口稅後，這個物品就恢復了常時的行市。牛油、牛奶的漲價是特別顯明的，牠的消費是大量的增加，不僅軍隊及醫院裏面的消費增加，而民間的消費也有增進，因為後者貯藏了放鹽的牛油。牛奶的價目就由一九一三年三月之每百公斤三七一佛郎漲至一九一五年三月之四一六佛郎，與由一九一三年之三一佛郎漲至一九一五年十月之四四四佛郎。當局因此准許售賣一八九七年以來所禁止的人造牛油。牛奶餅漲價的原因，是在於軍隊消費的增加，雖然來貨的數量是超過從前。牛奶的情形是更陷於困難境地，因為牠受了奶牛減少與軍隊徵收的影響。

菜蔬的價目，經在春間跌落後，不久就回漲極烈，因為勞動者缺乏，煤價高漲，運輸困難，遂將來貨的數量由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公斤降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斤。但是，菜蔬漲價的原因，特別是基於軍隊的購買，後者或向市場購買，或經許多互相競爭的經手人手里買進。從九月底以後，軍隊的供應是交與專門職業者辦理，而照低於批發價的行市購進，因此菜蔬的價目便有顯著的跌落。

軍隊之在大戰初期徵收大批的糖，糖的來貨之減少，煤價之高漲，以及東北部糖廠之關閉，便

產生了糖的恐慌，甚至使煉糖業將陷於關閉的境地。糖價由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之每百公斤六四佛郎，漲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之八九·五〇佛郎，與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之一〇八佛郎。煤的運輸工具是不敷應用，煤價就有了顯明的高漲。燃燒火油是由每五立脫罐之二·九〇佛郎漲至四·五〇佛郎，而揮發石油與煤油僅每立脫漲了五生丁。關於酒的方面，我們已在前面說過，收成之豐富與市場之關閉，實為酒價於一九一五年跌落之主要的原因。

約在一九一五年底，肉類批發價曾一度跌落，連帶引起零售價的跌落——不過跌落的程度是很低微的，這個現象是一直維持到一九一六年第四季。牛肉是照各種部位而減低了二十生丁至一·二〇佛郎，小牛肉減低十生丁至二十生丁，羊肉減低二十生丁至八十生丁，而豬肉則繼續漲了二十生丁至一·四〇佛郎。其他物品的售價也繼續增漲，魚類一直漲至百分之百，雞蛋、牛油及牛酪餅漲至百分之三五。可可粉、米、咖啡、菜油、乾菜等等的增漲比數，是與前者相似，而酒則因收成短絀而回漲了百分之百。這種種物價變動的比較，可以看出一九一六年中肉類價錢之暫時的降低的原因，是在於與供來的貨物相形之下消費是減少了。的確，一九一五年三月至九月間，牛的來

貨不過九一、七二四頭，在其後六個月中則增至一一一、四七〇頭，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至九月間，也增至一〇三、〇六三頭。在同期中，小牛的來貨，先由一〇八、六〇九頭減至九五、二四四頭，復增至一一六、四〇八頭。羊的來貨，是由五八五、八九〇頭增至六六三、一〇六頭與五八八、二三九頭；而豬的來貨則由二二三、五〇八頭減至二〇九、〇九一頭與一七七、九一七頭。屠宰的牲畜的淨肉重量，是由六一、五七四噸增至七五、七二一噸與六七、〇九七噸。

特別是從一九一七年起，物價高漲是加速進展。肉的漲風幾乎是沒有停斷的，不論是牛肉、小牛肉、羊肉或豬肉；尤其是從一九一八年起，在幾個月之中，漲額竟達到等於過去三年所增漲的比數。市當局命令所規定的平價表，是接二連三的公佈出來，結果祇有坐視物價的高漲而無能從中制止。

在另一方面，因為軍隊的需要有增無已，就生產地及外省各大市場購進的價目，便迅速的增加了。購買者處於無論如何可不顧價錢而必需找到牲畜的情形下，就出了高過軍需部所定的價錢，而軍需部所定的價錢就因此連帶的提高了。除這種漲價的情形外，還須加上因車輛缺乏而產

生的額外運輸費，及由這個原因而演成的投機行爲。遂使來到消費市場的牲畜，已經負下巨額的漲價，而使由求多供少而引起的漲風，再加上這一層的漲價原因。

在另一方面，固然一九一八年五月維厄持市場之整頓曾經救濟了因私營屠宰場與祕密市場之存在及將貨物再運他處而引起的恐慌，但同時部裏部令卻限定了遠低於實際價錢的價目，而且到七月這個價目又經壓低，結果祇有使貨物遠避了。來貨則繼續減少，計牛少了四三、六二九頭，小牛少了一五、九八九頭，豬少了八六、八三四頭；唯有羊的來貨是增加了五二、三五一頭。在八月中，有一篇部令，曾指出來貨減少的事實，認爲減少的原因是在於平價辦法曾使來貨趨向於未曾施行這個辦法的地方。平價表是取消於一九一九年三月。肉價立刻高騰；但是，不久後，來貨踴躍，比前增加了三四倍，由是產生了顯明的跌風。

關於牛油方面，情形是一樣的，來貨也在下列各種影響下減少了：或如一九一七年初所施行的徵收辦法，或如美國軍隊之來到法國而引起的消費增加，這種情形湊上了生產的減少，甚至於使擁貨不夠的零售商不得不自然而然的限制每個顧客的購買量，以期能夠應付廣大衆。給養

部有時不得不採用徵收手段以接濟巴黎的需要。因爲了平價辦法之存在，來貨越來越稀少了，由五〇、〇〇〇公斤減至八、〇〇〇公斤平價辦法終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間中止施行，而來貨便照常運到。一九一九年之取消平價表，就招回牛油來貨，而普通牛油的價錢就一直跌了六佛郎與八佛郎。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間，因爲來貨的豐富，雞蛋的價錢就跌至每千個之一二〇佛郎與每一個之十五生了。在六月間，因爲外省的消費增加，雞蛋價又回漲至二一〇佛郎，並且一直到了二五〇佛郎。保存雞蛋的製造之因預防壟斷行爲而被禁止，就產生了雞蛋荒的情事；因爲到下蛋季候過去後，雞蛋價本應因此騰貴，而保存蛋就可調劑行市。出產地價目之定爲三〇〇佛郎與市場價目之定爲三六〇佛郎，就使一部份的雞蛋絕跡了。雞蛋的平價是於十一月間廢除。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運來了豐富的數量，這乃靠於在本地施行平價辦法而輸出品則不在平價之列的緣故。

魚的來源總是一般的減少，因使魚的售價，在整個大戰期中，總維持着騰貴的程度；遇有來貨增加的時候，立刻就被向來劇烈的需求所迅速吸收了。它方面則因運輸與設備之窳劣，而時有損

失的情事，且阻礙若干大批運來的貨品——但來貨是太無規則——產生減價的作用。所以，我們看到，在有個時候，竟有九一、〇〇〇公斤沒有脫售的貨。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即比其他城市——港口除外——多得接濟的巴黎，同時也佔了魚價最低的便宜。可是，拍賣辦法之取消與官定行市之成立，就阻礙了超過常時數量的來貨的暢銷，例如：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間，鯊魚的官價爲二·五〇佛郎，而牠的普通買賣的行市是估爲〇·三〇佛郎。拍賣辦法之恢復，在使供方與求方互相接觸之下，就可定立了天然的行市。

歷來數量稀少而不敷消費的牛乳，價目是不斷的提高：在一九一七年，牛乳價是定爲〇·五〇佛郎，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則漲至〇·七五佛郎。牛乳的生產量，是由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中之每年三、九七一、五〇〇噸降至一九一八年之一、四八三、〇〇〇噸。給養部曾於一九一七年考慮到製定牛乳票的辦法，藉使小孩與病人可以得到牛乳供給的保證。後來牠採取了更有成效的辦法，即在於改良牛乳的運輸方法，及勒令牛乳店將攜有市當局頒給證書的人們所必需的數量保留至上午九點鐘。運輸及保存牛乳之困難，以及牛乳酪製造商的競爭，都助成牛乳的

恐慌。在一九一九年中，外國輸入的罐頭牛乳的數量是很豐富的，但仍不能與鮮牛乳競爭，後者的價目則繼續騰貴。

對於蕃薯施行平價辦法的結果，是使這項物品絕跡於市上，森州政府的命令因此不得不展緩兩個月施行，而蕃薯則以六十佛郎的價目重新在市上出現了。不幸這個步驟不會同時施行於各州，而各州地方當局就禁止蕃薯的輸出，以期在牠們本州內保存受平價辦法所驅逐的貨品：在一九一七年六月，有人估計囤積於中部各州一、五〇〇噸的存貨，即將成爲廢物，祇有供作牲畜的飼料。這種情形實鼓勵了投機行爲：有些商人出了高價買來而攜至巴黎出售，有若干人會因此被捕。九月三日，給養部下令恢復在全法國境內施行大豆和蕃薯的平價辦法，並且禁止人們在未作按照平價表的價目而買進的聲明前，而輸運五十公斤以上的大豆或三百公斤以上的蕃薯；祇要輸運者將輸運的數量減至這條命令所規定的數量之下，就無須作這種聲明了。由是，九月十二日的第二次命令便取消必需作上述聲明的低度運輸量，結果，直至十一月十五日止——即實行這項措施的最終之日，祇有使蕃薯的貨運完全停頓，壅塞於各車站的月臺上，就放在那裏凍爛。

了。蕃薯收穫量之豐富，卻與牠的價錢上漲成爲反比例，就是這種錯謬的措置所產生的結果。因此，政府不得不徵收存貨，並經過給養專門辦事處的手，而在國內各大中心點辦理這項物產的分配。到次年夏天，再度發生了同樣的蕃薯荒，爲着農民將這項物產留在地下而等待較多利益的交易，及軍需部向產量最豐富的區域舉行徵收的緣故，而蕃薯價的高漲就影響到其他已經稀少的菜蔬了。

蕃薯的交易與運輸所遭受的障礙，經於一九一九年二月消滅後，蕃薯的行市便稍爲跌落。但到是年五六月，漲風又起，因爲遭遇了各車站裏貨車卸貨工作之種種困難；在巴黎，八天之中僅卸下四十二車的貨，而有三百車至四百車的貨卻攔在那裏不能卸下，有的是已經攔放了好幾個星期。貨物就這樣的損壞了；當局不得不將貨物再運到東部製粉廠及已經擁擠不堪的軍用卸貨站去；有一部份就放棄給農民，供作牲畜的飼料。

一九一七年度的葡萄收穫量是很短絀的，由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之平均量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噸。這一年的歉收，加上前兩年度的歉收（一九一

五年度爲三〇、五〇〇、〇〇〇法郎，一九一六年度爲四〇、五〇〇、〇〇〇法郎，結果自然引起酒價的高漲。在另一方面，許多人曾因戰事而獲利纍纍，就增加他們消費的支出，酒的消費量因之大見增加。加之，軍需部又將徵收數字提高至產量之三分之一，即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左右；有人估計這項徵收量的過剩額，較之軍隊的需要——並計及每名兵士分量的增加額，實到了二、五〇〇、〇〇〇法郎。國家之購買這項物品，是按照低於七十二佛郎的價錢計算（在那時候，酒的行市在南部爲八十佛郎，在吉倫特區爲九十至一百佛郎，在美多克區爲一三〇佛郎），結果只有促成外面行市之高漲。運輸的恐慌，既阻止阿爾及利亞及突尼斯的酒之運到法國，又妨礙法國酒之運出，因使三月間的出品的價格回跌了二佛郎至五佛郎。反之，因爲同樣的理由，酒的行市在巴黎卻高漲起來，紅酒漲至一三六佛郎，白酒漲至一六〇佛郎，而到八月，消費的行市竟達到一八〇佛郎。在七八〇〇輛運酒車之中，軍需部卻徵用了五三〇〇輛，而拒絕以這項車輛撥充人民給養的使用，這些車輛則往往停放車站不會動用，或遭受調動或卸貨之無理由的遲緩。因爲這項貨物的價值比較重大，所以運輸上的投機行爲，在這項物品上實比在其它物品上來得特別劇

烈的，牠的運費竟至比前高了十倍。在一九一八年底，給養部雖能將運酒車交與酒的商業使用，但仍不能使當時情況有所改善；這些車輛以及直接寄與商家的酒桶，因為缺乏了運貨汽車，仍然在車站裏耽擱，堆放在月臺上。一九一九年七月七日的命令，目的在於減輕地中海各港口以及 P. L. M. 鐵路的擁擠，禁止西班牙酒由地中海各港口運入法國，因使酒荒更形嚴重，而這些港口，特別是塞特港，是西班牙酒輸入法國之天然的和最省費的路徑。所以，一九一八年的收穫量雖然增至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噸，仍與消費的需要相差太遠，始終不能發生酒價回跌的影響。

留供商業上流通的糖的數量，是與普通消費的數字相差極遠。在一九一六年七月，糖商辛狄加每天只能替巴黎方面收到二〇〇〇擔，替波爾多收到五〇〇擔，替南特收到五〇〇擔；牠對巴黎所定的數量，祇能供給百分之三六，對於波爾多的祇能供給百分之六五。零賣商祇能限一〇〇格蘭姆或二〇〇格蘭姆售與他們的顧客。到是年十月，官廳的平價是抬高了五佛郎至十佛郎，而外面的行市就達到一一九佛郎。在一九一七年，製糖業就不能使用十一月的收穫物；每個人民的分量及工業方面所領受的限量都減少了。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政府不得不准許市面售賣糖精。在

一九一九年二月，糖的存貨仍然不敷，不能將每人的分量由五〇〇格蘭姆增至七五〇格蘭姆，以解除關於糖果工業用糖的禁令。可是在五月間，糖幾乎成了找不到的物品，中部若干州竟至完全缺乏了這項物品的供給。給養部與雜貨店公會互相推諉演成這種情狀的責任，而大家就預料到又將有一番新的漲風。唯一靠在政府所主持的糖交易專利權，曾以向外國輸入所引起支出的溢額歸由國家預算負擔，纔避免了新漲風之產生。但是，在因糖荒而發展的投機行為的影響下，漲風仍然發生，照秘密交易的售價，每公斤的糖會售至六佛郎。

煤為漲價最烈的物品，同時又是最難於接濟的。一從一九一五年起，輸入之減少，運費之高漲，恰與法國一部份煤礦之遭受破壞同時發生，結果引起煤價的激漲：加的福煤由一八先令漲至三五先令，而從加的福或斯溫西運至盧昂的運費是由六先令六辨士漲至一三先令七辨士。全國煤料管理局，像我們在前面所說的，不能制止煤價的高漲，又不能消除煤的接濟之不敷應用，家庭的消費是特別受了這種情形的影響。因此，政府對於燃料，煤氣，電氣各項，不能不限制私人家庭的消費，同時也限制飯館，戲園，其他公共場所以及鐵路上的消費。在一九一七年初，煤存貨之增加，曾在

售價上減低了十佛郎至十五佛郎。不過，對着各方面種種的需要，煤總是不敷分配，而各州則因不能設立售價分攤的辦法，各地的售價是彼此有了極大的差異，要看它是由那個接濟區域與管理當局發生關係。反之，在一九一八年，煤的來源稀少了：在整個夏季裏，巴黎每月只收到八〇、〇〇噸，而它的平均消費量是到了二〇〇、〇〇〇噸。到十二月，煤的來貨更見減少。在是月十五日，市立貯煤所只存了二九、〇〇〇噸，各工廠只有僅供一個月消費的燃料，家庭的消費只得極少的數量。煤價是一天比一天高漲。在一九一九年，漲風更見劇烈，爲着是各國煤礦的產量一律減少，特別在法國，是由一九一八年每月平均產量之二、一九二、〇〇〇噸降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之一、五九五、〇〇〇噸，至於英國輸入法國的數量是減爲每年九、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德國輸來的數量也不敷應用。

上面對於物價變動的簡括的檢討，可以揭明物價高漲的原因是在那裏，若將工業品的價目變動與糧食品的變動比較，我們更可得明顯的結論。在停戰那一個時候，糧食品高漲的平均額較之戰事初期的價目，是到了百分之三六八，其中沒有一件物品會超過百分之三八〇的漲價；而

工業品方面的高漲平均額，是到了百分之四三〇，其中有若干種的漲價是遠在這個數字之上，如蘇油漲至百分之七六〇，變性的酒精漲至百分之一二〇八，蘇漲至百分之一二三〇，如此等等。反之，樹膠則因世界產額增加一倍而消費量僅增加百分之一五至二〇，價目增漲極微，若干種品質或甚至於跌價。停戰後，情形恰是相反，工業品則因軍事需要的停止而開始跌價，特別如五金各項是一般的跌到一九一六年的價格。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物價又有顯明的高漲，主要是關於纖維品，後者在商業上的需要是很強烈的。糧食品各項則不斷的高漲。

基於上述種種觀察，可見物價的高漲是由於生產不足供給消費的需要，救濟這個情況的唯一有效力的辦法，是在於加緊生產，或減少消費。上述各種以加緊生產為目的的方法，徒見政府所採取種種專斷的步驟是無代替國內生產力之不足的力量，往往反因徵收與製定農產品價目之類的辦法而阻礙了生產力的進展。政府的任務應特別在於廢除各種障礙，而它所應採取之最有效的步驟是將動員令所收去的勞動者還給農村。

增加物品的來源以代替生產不足的另一個方法，是在於發展進口事業。一從戰事發生起，政

府即以八月一日與四日的命令，廢除穀物、麪粉、冷藏肉類、蕃薯、玉蜀黍的進口稅，同時禁止這些物產以及鹽、牛乳、糖的出口。不過，因為各種妨礙輸入自由的事實之層出不窮，船隻噸位之減少與運輸之困難，其它國家之像法國一樣禁止物產的出口，法國政府之普遍的取締輸入以及自己保留着若干物品的輸入專利權，都使上述命令所採取的步驟，不能儘量收效了。

關於肉類項下，舉行過於遲緩而數量不多的冷藏肉的輸入，對於價目的高漲，只發生了輕微的影響。巴黎糧食接濟委員會，曾要求政府向英國商讓必需的數量，但結果因法國船隻未有運輸肉類的設備，便不能等待這方面的讓與。政府曾提出在五年內向美國及阿根廷購買一二〇、〇〇〇噸肉類的計劃，但參議院卻憂慮戰事結束後國家仍受這種負擔重大的條件所束縛，而不肯通過這個計劃；其實，這個計劃如若通過，就可得到牛肉售價降至每公斤一·四七佛郎的利益，而到了第二年，肉價就激漲了百分之二五，因使向國外購買失掉一部份的好處了。在一九一五年，靠在英國肯在自己輸入量裏每月以二〇、〇〇〇噸讓與法國，法國政府因而能夠輸入一七二、九七九噸的牛肉與九、二二三噸的羊肉，以供軍隊的給養。在十月間，軍需部答應以六〇〇噸供

給人民的消費。市評議會就立刻採取了必需的步驟，而將這個數量交與各合作社出售，並爲此通過了一批經費。固然有些市區會對這項冷藏肉表示歡迎，但因不慣食用這項肉類的巴黎消費者的成見，牠的售賣很受打擊，同時又是因爲在這時候鮮肉的價格恰好跌落，而冷藏肉卻因其在出產地價格騰貴及運費的昂貴反見漲價。牠的售價是不夠維持零售商的成本，即使後者是照軍需部所出的價目購進的。冷藏肉的售出數量是過於微小，不能影響了鮮肉的價目；在一九一七年中，在預定的二四〇、〇〇〇噸的冷藏肉裏，僅輸入了一七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一八年中，雙方的比數仍是一樣的。這種影響的作用之能夠產生，要到了鮮肉漲價使冷藏肉的販賣得以發展的時。從一九一九年三月起，每天之有了二〇〇噸冷藏肉的供給——在整個二月份裏也有同樣數量的來貨，在肉的行市上曾發生比前較多的影響：每頭牛的價目是減低了一五〇至二〇〇佛郎，同時引起了小牛肉與羊肉的跌價。

在一九一七年，法國酒的生產額是短少的，西班牙方面則是不同，後者的產量是到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還有六、〇〇〇、〇〇〇噸的存貨不在其內；因爲憂慮向西班牙購酒會影

響到法國的匯市，法國政府便禁止商人輸入西班牙的酒，而法國商人所購入的貨——其中一大部份是已經付款了，便全部停頓在邊境車站裏而不能越入國內。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九一八年四月，即法西兩國成立協定之日爲止。這個協定限定西班牙酒每月輸入法國的數額爲一五〇、〇〇〇噸。這一批每年一、八〇〇、〇〇〇噸的來源，又因如上述運輸上的困難情形所減少，終不能有效力的補償法國所虧短的數量。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法國政府，從一九一五年起，便自己保留着糖輸入的專利權，以期制止投機行爲，及緩和因商界向國外購貨而可引起的漲價。若照雜貨商公會所指出的各種事實，則這個辦法似乎無寧說是鼓勵了投機行爲而不能得到控制這種行爲的功效。雜貨商公會曾於一九一八年五月通過一個議案，那裏面揭明了貨物數量的稀少情形，並要求政府准許由外國輸入，以期制止那些投機的事實之發生，及保證消費的需要。我們也看見到消費界方面所得到的答覆是如何不充分的。至於糖價的騰貴，政府在它購貨中所採取的制止方法，僅是減少它的購進數量而已；雖則古巴產糖的數量是大有增加，世界的糖生產總數卻一年比一年減少，而從一九一六年起，

世界的總產量已就低於消費量了。所以，輸入自由雖於一九一九年六月恢復，但因購買者的競爭，結果祇有使糖價高漲，而且因平價辦法之仍然存在，祇有限制了購買量與制止在糖價上發生任何壓低的作用。

戰事停止與貿易限制取消之後，售價所以不能立刻跌落者，上述情形便是一般的原因。設使我們看到農產品的減少是所有各交戰國的普遍的現象，則我們很容易的看到貿易自由將產生了物價新漲風的結果。商業之恢復常時狀態，可使生產因受了這種漲價的鼓勵而增加，並因供方數量的增加是超過需要方面的增加，便引起了期貨跌價的反響。反之，限制商業的辦法，如取締輸入及制定物價之類，企圖維持在供求兩方關係所決定的天然行市之上的價目，必然的因為供方數量之減少及由此而形成的生產數量之減少，而產生了物價高漲的結果。這就是法國政府將糖和煤的輸入專利權擁為已有的結果：它不能制止這些物品缺少的恐慌，也不能制止牠們價目的騰貴。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與七月中，關於若干物品方面，廢除了取締輸入的禁令，也不能使價目限

定在實際行市之下的一切物品的輸入量增加起來。平價辦法實等於取締輸入。而取締輸入的禁令又於一九二〇年四月恢復，爲的是救濟對外貿易的惡均衡所引起的法國匯市恐慌。外匯之高漲促使靠外國輸入來供給的一切物品保持着昂貴的價目。這方面的影響恰好與工業消費和個人消費的增加同時產生，這種消費增加的事實是基於在那個時候產業之強烈的活躍。到一九二〇年六月，在開始限制消費的頭幾種工業困難的現象發生之後，因爲農業高利潤的引誘及良好的天時條件所鼓勵的生產增加，就開始發生了肉類，牛油，酒類的跌價，固然在是年秋天，因爲鵝口瘡熱病之流行與牲畜草料之豐富而減少了牲畜的出售數目，並使肉價回漲，但到了十二月，大部份的物產都表現跌價，若與是年四月比較，則棉花跌了百分之七五，羊毛和絲跌了百分之五〇，蔗皮，五金跌了百分之六六，可可粉和西貢米跌了百分之五〇，酒及工業用的油類跌了百分之二五至三〇，乾菜跌了百分之五〇，如此不等。到一九二一年三月，關於煤，草料，蕃薯，大豆各項，貿易自由是完全恢復了。

第四節 法國的平價問題

一從物價高漲的頭幾種現象發生之後，法國政府即表現了對商業媒介人的不滿意態度。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巴黎警察總監就決定將哈爾市場裏肉類的平均市價開出貼在各市區公所及各學堂的門口。到次年七月，他命令所有各家肉店和豬肉店將各項價目揭貼出來，到十月，又命令將各項最必需的物品的價目貼在各學校，各市區公所及各處郵局的門口。約在同一時期，議院裏面的社會黨曾通過一個議案，主張以徵收各項物品與制定牠們的價目及向外國購貨與輸入的專利等項權利賦予非軍事當局，藉能制止投機行為以保障生產者和消費者，並以保證國內的給養。遵照這個願望，法國政府就於十一月間提出一個法律草案，在其中說明書裏曾將投機行為與貨物稀少同樣認為物價騰貴的原因，這個草案是要擴大一七九一年的法律所賦予市當局制定麪包及肉類價目的權利，將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以至各項燃料都包括在內，並以平價權與徵收權賦予各州州長。在討論這個草案的時候，起初所提出的觀點是主張必需將平價的範圍擴展到一

切生活必需品上，就如肥料等項，對於批發價目應視同零售價目一樣，並須全國各地一律施行——平價辦法須在普遍實行的條件下纔能得到成效。但是，對於這個辦法的成效所繫的一致施行的問題，立刻就發生許多不同的意見，而照各處生產地的彼此情形不同，物價大有差異，難免不因此產生了不公允的事實。而且平價表須按照每項物品的各種不同的品質而有所增減，它方面又須將平價範圍擴展到每個同樣物品的一切代用品上及一切可以代替這個物品的產物上。參議院委員會，起初曾因平價與徵收將形成貨物稀少的結果而想拋開這種辦法，後來基於調和的精神，贊成對於糧食必需品及燃料品施行這種辦法，以戰事期中及戰事結束後三個月內為限。這篇法律終於在國會通過，並於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日頒佈施行。除上述規定外，這條法律又命令各市長通令各店貼出各種價目表，報告生產與存糧的數量，並對於不法的投機行為科以刑罰。

平價辦法在實際施行上的缺點，即於頭幾次的嘗試中表現出來。森州諮詢委員會，為要算定肉類的平價表起見，便不得不注意外省各處市場及運出來的價目；當它按照小牛肉與羊肉的行情變動而將這兩種的價目放低的時候，它卻將牛肉的價錢抬高。根據四月十七日的法律，對蕎麥

施行平價是定爲二十九佛郎，這要使從前以四十四佛郎與四十七佛郎購進的穀商遭受極大損失，結果這條命令只得展期一個月施行。此外，就耕地徵收蕎麥的價目是定爲二十七佛郎半至二十九佛郎，因此任何交易都不能舉行了：蕎麥就成了找不到的物產，而人們便考慮以徵收辦法來爲消費界供給它所必需的數量。麩皮一經平價後，也立刻絕跡不見，西部的牲畜便缺乏了這項飼料。

牛油是不在法律限制之列，警察總監祇將諮詢委員會所定在哈爾市場販賣的行市公佈出來，並製定一個半官式的平價表。後者就足使來貨離開市場：牛油就在市場外販賣，而達到設無平價表便未必達到的高價；下等品就地出賣，牠的價目是高過於平價表所定的上等牛油的價目，而在哈爾市場裏則缺乏貨物；唯有尋常的牛油會在那裏出現，並按平價表所定的最高價目出售，而上等牛油則以更昂貴的價目另找主顧。當局就想到以舉行徵收爲使人遵守平價表的唯一方法。十月三十日的法律，以救濟牛油及牛酪餅的恐慌爲目的，就將平價辦法擴大實行到牛油和牛酪餅上。在實行這條法律中，各州委員會須注意牛乳的平價情形，與牛乳的成本，並須製定各種品類

的每一類媒介者所獲得利潤的額數。不過，牛酪餅的製造，利益總是比較多的，就繼續發達而損害了牛乳的來源。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命令，將牛乳在生產地最高價目定為〇·三七五佛郎，作為牛酪餅平價的基本，因此將牛乳的價格抬高到通常行市之上了。

蕃薯平價的結果，是使在收穫豐富的區域裏，蕃薯價目抬高到自由貿易的普通行市之上。在另一方面說，商業的任務原在於懸邊有無以平等價格，而各州州長根據他們的徵收權下令禁止將蕃薯輸出，結果使這項物產在若干缺少後者的州內售至六十五佛郎，而生產者卻找不到願出二十二佛郎的購買者。在舉行平價的地方，貨物是缺少了，而大眾則爭相購買，不顧平價表所定的價目，或以遠見高昂的價錢向其他地方買來。

附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三日的命令的報告書，曾指出在批發商遵照雞蛋平價的價目的市場裏，雞蛋就幾至絕跡不見；報告書的結論是說，唯有在全國生產地普遍舉行平價，纔能保證各處消費中心點的分配，與制止投機行為的確，在若干互相接近的地方，市當局所規定之參差不齊的零售價目，往往惹起大批買進者向售價較低的地方收買一空，而顧客則爭購供應無多的物品，因

使價目上漲。不過，我們也要記着，在全國舉行平價的情形中，原屬投機行爲之一種的減少物產的現象是無法制止的，而且要形成了牠的最嚴重的方式，因爲生產者中止生產，或至少也要中止出售他的貨物，就由他自己來實現了貨物稀少的現象，小麥便會發生了這種情形。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的命令將米與麪條加入平價之列，批發價與零售價都應遵照平價所規定的價目；牠又禁止將乾菜製粉及按蚶出售，以期制止違反平價的價目而作任何投機行爲。在上述命令頒佈前幾天，給養部部長曾告訴國會說，他祇能在確不至引起貨物稀少的情事的物產上舉行平價，他並認爲在全國各地採用價目一律的平價一般的說是不可能的。從次年一月四日起，新命令就解除了上述辦法，若干物品，如凍牛乳，西米，雞蛋等項的改製及售賣的限制也解除了。報告書對於這次解除命令所持的理由，是說戰事的結束已減少了軍隊的需要，增進運輸和輸入的便利，鼓動生產的發展，可許市場重新囤積貨物，並許貿易回復到常時的規則。設使投機行爲是物價高漲的原因，我們就不明白何以停戰協定的簽字可制止投機行爲而准許市場重新恢復起來，而促成物價高漲的原因是依然存在，大家基於停戰的事實而期待的物價回跌卻不會產生。

附於三月二十二日的命令的報告書也暗中承認這個事實，牠會指出一月的命令所產生的經驗，「會證明常時狀態之恢復，可便利國內貨物的接濟，使正常的商業恢復它的活躍，並消滅了贊助投機者抬價的祕密貿易。」給養部部長也於二月十一日在衆議院宣佈說，平價辦法並沒有產生大家所期待的效果；祇有靠於舉行徵收，這個辦法纔有效力可言。他並且說，貿易自由是全國生活的主要因素，唯有它能夠保證祕密貿易之完全消滅。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的法律會修改了平價制度，而設立最高限價的辦法，所有各州都必需予以訂定，與從前聽憑各州長隨意製定的平價辦法迥然不同，這些限價是供作決定市場各種行市之最高的價目。這種辦法，就會施行於牛乳及其代用品和肉類上，但似乎不會使物產恢復牠們的豐富數量，也不會制止牠們價目的騰貴。

在平價表取消後幾個月，法國政府爲滿足輿論的要求起見，便成立一種新制，即通常價目制。六月三十日的命令指令人口在三千以上的各城市一律須將零售價目公開揭示；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三日的命令，會將這個揭貼的義務推行到一切食料或飲料及燃料上。七月三十一日的命令，

會決定由農務局局長充當主席並包括商業界，農業界，專門職業各公會，各合作社，各市區的代表
的委員會，應每星期集會決定物品販賣的通常價目。這些價目應根據各物品的成本，加上無論如
何不得超過過百分之一五的利潤。這些價目就公開的揭示出來，期在商人身上施以一種「道德上
的壓力」，使之遵守這些價目，除輿論的批評及顧客是否繼續光顧之外，再無其它制裁方法。新制
的成效，也並不強於前述各種辦法：平價辦法，雖有法律強制權隨其後，仍無壓低價目的能力，則僅
靠揭示價目而望其收效較大，這不免是不可思議的事實了。委員會雖排除種種困難而辦理決定
各種物品的成本的工作，結果自然非確認通常算定的成本不可，也如平價辦法一樣，無能作壓低
這些成本的嘗試。揭示價目的工作無非是記錄與證實物價高漲的情形而已。在遵守通常價目或
企圖壓低價目的地方，立刻就產生了平價辦法的天然結果，而市場上就空無所有了。加之，根據成
本而訂立行市的工作，當然是超過委員會的估量能力之外，後者是缺乏了各種必需的情報。所以，
委員會的會員或不來出席，或提出辭職書。各委員會先後決定不再集會，巴黎市議會便請求廢除
這個機關。

無論是揭示價目也好，平價也好，徵收也好，最高限價也好，通常價目也好，都不能戰勝投機行為。經過若干市議員的要求後，司法部部長便於一九一九年二月提出一篇法律草案，主張將投機的罪案交與軍法處審理，並以禁止經營商業的處分列入刑罰裏面。衆議院通過了這篇草案，但將法律的實施範圍限在媒介人身上，而將農業生產者除外；這種限制就使這個法律失去效力，因為物價高漲即由生產方面開始發生；議院卻以認後者為犯罪行為是不可能的。此外，議院仍以管轄權屬於輕罪裁判所，並以驅逐出境的處分代替禁止經營商業的條款。

這條法律草案雖不會在參議院通過，政府還覺得可使投機行為有所震懾。實際上是加強輿論對於投機行為的仇視態度。在公共市場上，時常發生騷動的情事，強迫零售商壓低他們所定的價目。消費者曾組織若干協會，以監視物價的變動，必要時則喚警察來記錄抬價的事實。不過，這種辦法的效力祇能產生極短時期跌價的結果，這是基於商人們恐懼失掉他們的貨物；到了這個憂慮過去後，物價仍然是大漲而特漲了。

第五節 法國的市立商店

戰事發生後頭幾天，巴黎市當局爲預防敵軍進圍巴黎起見，曾設立了若干蕃薯、麵條、牛乳、鹽的貯藏所。蕃薯因爲提前收割，保存得很壞。這些存貨的最大部份都能轉賣給公共救濟機關，軍需部、私人慈善機關、難民等等；凍牛乳則稍爲貶價而由供應者收回。費於購買這些存貨的經費，總共爲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巴黎市最後負擔的數目爲其中之百分之五，各項耗費爲一、八五八、〇〇〇佛郎。從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起，許多市當局都購進了菜蔬、麵條、煤、冷藏肉各項物品，以較低的價錢供給它們治下的人民。其中有幾個市當局，曾設立市辦肉店、飯店以及菜蔬售賣處。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日的法律，是藉國家舉行徵收而使它們得到物品接濟的便利。巴黎市當局曾願出售並盡義務散發煤和蕃薯。在若干州裏，糧食局曾以糧食接濟的便利給與各縣及各合作社。

在一九一八年，巴黎市議會決定設立市辦肉店，取資於維厄持或各省屠宰場送往都城的

屠宰下的肉類。這種肉是在一個中央場所切斷，除去筋骨，定好價目後，分送各處販賣所。給養部按照每公斤三·七五佛郎的價目向之供給牛肉。不久後，這些市辦肉店就大見發達，自由零賣商於是向市評議會聲訴前者與他們競爭買賣，市議會很有理由的回答他們說，公共的利益是在私人的利益之上，祇要他們這些肉店肯服從市當局的監督，就可得到和被監督的肉店同樣的利益。巴黎市辦肉店的數目是逐漸增加，截至一九一九年二月為止，是增至八十五所，每日售出三六、〇〇〇公斤的肉，價錢是比普通肉店低廉百分之一〇至百分之二〇。在這個時期中，牠們除出售鮮肉外，又出售更經濟的冷藏肉，及已經調製而每份按〇·八〇佛郎價目出售的菜餡。同時又設立一個平民飯店。除此之外，市當局又設立若干出售日用雜貨的攤，價目是一按來貨的原價。市議會又曾設立一個購貨局，在它的監督下，靠若干專門家從中襄助而進行購貨的事務，以期直接購入必需的物品，並由市本身的力量來運貨。政府的給養，除舉行徵收外，也採用同樣的方法，向生產方面購進整個列車，而運往消費的中心，以求避免分裂購貨的業務與中間人之從中參加。政府會想將每份口糧的價格，由普通商業上之三·二五佛郎減低到一·九四佛郎。

上述制度，不見得會產生大大的壓低商業上物價的結果。照這種辦法而供售公眾的最有利的物品——其實在普通商業上也可以找到，是來自軍需部所清理的存貨及購自美國軍隊的存貨。但是，到這些存貨涸竭之後，這種利益就不能繼續存在。如若米的價目是定為每百公斤八十五佛郎，牠在西貢的價目是五十五佛郎至六〇佛郎，幸虧國家頗將運費降低為二五佛郎；可是，因為這個國家所負擔的銷耗是在這個數目的二、三倍以上，這種負擔實際上又落到納稅者身上。酒的情形也是如此，有時是虧本出賣。若干市議員，曾在南部以七十二佛郎及在阿爾及利亞以六〇佛郎購進，而在巴黎卻售出一八〇佛郎，深覺驚異；可是，牠運到給養機關後，每罇的成本為一佛郎，轉賣的價目便非一·二〇佛郎不可，而在普通商業上牠是賣到一·三〇佛郎以上。油在批發商業裏，成本是每公斤四·二七佛郎，給養機關則以五·六〇的價目轉售；這就毫無利益可言了。關於煤油項下，也是一樣的情形，軍需部會按極昂貴的價目囤積了大批的存貨。關於成本耗費的節省，軍需部雖較普通自由商業多佔了無可比擬的便宜，但牠的收入還是不敷抵消成本。

像法國國家以及巴黎市的各種機關，雖則牠們所擁有的資源及辦事上種種方便，較之普通

自由商業，是強過多多，但仍不能更改了後者各種狀況，也不能降低糧食品的價目。可是，這些公共機關的各種嘗試並不是無效益的：牠們曾替許多家庭盡了可觀的義務，使後者能夠用比較切合他們財力的價目購買必需品；固然公共機關的這種服務，只能限於對個人方面而不能在全部生活費上發生效用，但至少總得到爲這個目標而努力所應有的結果。

第六節 法國的限制消費問題

敵人方面，一從戰事發生後，即實現了消費的節省；許久之後，法國政府纔決計採取這第二類的步驟以維持國內的給養；生產的不足與運輸的困難便留下了無法填補的缺額，迫使政府不得不採用那些節省消費的步驟。政府之開始採取這個政策，是對於煤的方面。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一九一六年中定立運費平價辦法後，就使煤的來源減少，由二、〇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九月之一、八〇〇、〇〇〇噸與十二月之一、四〇〇、〇〇〇噸；因爲軍需製造廠的需要不斷增進，煤的消費激增，來源之減少更形成嚴重的問題。在十月中，各工廠竟至不得不停工。到第二月，煤氣

公司是陷於即將停止服務的境地，電氣公司則曾經停止了幾天。外省是更難分到煤的接濟；波爾多十玻璃廠的鎔解爐已經熄火；若干煤氣工廠，就如凡爾賽煤氣工廠，停止供給煤氣；打麥業，洗衣業，蹄鐵匠都停止了他們的工作。

法國工商聯合會會請求，從下午四點鐘起，銀行的各種服務處都須關門。巴黎警察總監就於十一月十一日採取這種限制辦法，下令所有各商店，陳列店，藥房，理髮館，烟草店——除糧食店外，一律於下午六點鐘起停止使用電燈，煤氣燈，油燈，煤油燈，咖啡館及飯館應於晚上九點鐘關門；戲園，音樂場，電影院應於每星期中停演一天。這個措置之實行，並未遇到困難，不過商人方面仍有請求在實行上准予修改的情事；警察總監方面則拒絕接受這種要求，期使這個引起全體人民牢記着戰事環境所施壓制的處置得保留着道德上的性質。因為這個辦法而得到的節省，在電氣公司方面是估為佔其消費量之百分之四，在煤氣公司方面則每日估為二十五噸。

到第二月，這種辦法更見充實。各市區奉令將牠們的燈火消費照通常額減少三分之二；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中，這一項下所節省的數字，若與一九一四年同期的耗費比較，是到了百分之四

四。此外，各州州長也奉命頒佈減少每州內私人消費的命令。這種辦法，除是否合法的問題不計外，還具有一種弊病，即迫使私人增加煤的消費，而煤氣的使用實可節省煤的消費，且煤氣副產物的生產是軍火製造業所必需的。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戲園，音樂場，電影院須每星期關閉四天。在這四天中，公共交通的車輛就於晚上十點鐘停止行駛。

在四月中，成立了煤票的制度，各市管理機關得使用這個制度，以分配零售商所擁有的存量。零售商被邀與市當局協商，不得以超過五十公斤的數量付與每個顧客，否則將受徵收與取消分配的處罰。實行這種辦法的困難，就於是年冬天使之延期施行的確，任何物品都沒有每個家庭對於燃料需要的那種複雜情形，而且任何分配制度都不能免於損害了最合法的需要。在另一方面說，限制消費的設施，若不佐以舉行普遍徵收的步驟，則將使投機行為發展到最高程度——舉凡有計可施的人們便於受了這種辦法的煽動之下，儘力量在正式分配額外而從事囤積的工作。

在夏季各月中，將法定鐘點撥前一個鐘頭，這個辦法確得到一種普遍的節省。鐵路上的交通是減少了三分之一，若干來回不停的列車是撥供運煤之用。後面這個辦法是極不高明的，因為回

車往往是空載而歸。限制消費的辦法，其實牠本身是具有雙重作用的性質的，牠對於受損害的工業方面，或即對私人方面，都可藉此使生產減少了同樣的數量。牠並不是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而就是物品來源缺乏所演成的一個簡單的結果。憑票買物的制度可使人誤以為牠創出領取票中所指定的數量的權利，而其實牠不過是分配現存數量之一個方法而已。

政府於製定限制煤消費的辦法時候，同時又想將這個辦法行使於其他物品上。一九一七年二月，各州州長奉命實行糖票制，而給養部則下令禁止於每星期二與星期三將新鮮糕餅出售與消費。這個措置也推廣施行於糖果上。點心店同茶館應於這兩天中關門停止營業。政府起初曾考慮完全取消點心店的營業，因為工會方面表示意見說，這個步驟將演成三千名女工失業的結果，後來就僅僅採取了簡單的限制辦法。在其後幾個月中，又以限制牛乳、麵粉、糖等項的使用法來補足上述措置。

雖然受了這種限制，若干點心店雖然先後關閉，而在一九一七年中，這門企業的活躍並不見得衰減。各家點心店與餅乾店改用蕃薯、米、西米原料，杏仁或椰子實來製粉；有幾家則專制軍用

餅乾。一種新的餅乾業曾經產生出來，若干餅乾店所雇用的員工是多過戰前。糖果店則改製果醬、藥糖或可可糖。可可糖的製造，曾因消費增加而得到空前的發達；從開戰以來，可可粉的輸入是不斷的增加，而可可糖的輸入則減少了。到一九一八年頭，在因消除一切弊端而勒令各家點心店、餅乾店及糖果店關門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餅乾店所擁有的原料存貨應專歸軍事合作社，公共救濟機關及給養服務處使用。可是，果醬的製造仍得無限制的繼續工作。過幾個月後，乾點心准許恢復製造。到一九一九年三月，爲促進出口工業起見，糖果和新鮮點心也可恢復製造，但不得將麪粉作製造尋常麪包之用，其它粉類的販賣也恢復自由。製造可可糖的限制也經解除。

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命令，禁止各肉店於每星期四與星期五出售肉類，並勒令牠們於這兩天中關門停止營業。各屠宰場應於每星期二一時起關閉至每星期五早晨；肉類的寄運也於這幾天中禁止舉行。不久後，人們就看到這種辦法雖可節省消費，但因爲保存貨物的缺點，也因此產生了重大的損失，同時使其他物品漲價；因此，過幾天後，上述整天不食肉的辦法改爲晚上不食肉的辦法：從下午一時起，禁止出售肉類，並禁止飯館在晚餐中用肉。新的辦法也無廣大成效可言，到第二

月，又回到先前那個辦法。立刻，糟場的情事又開始發生，外省的寄貨者，在不食肉的那幾天，將超過能夠出售的數量運到哈爾市場，結果有許多整頓的肉非拋棄不可。在是年十月，上述限制辦法曾經廢除，因為飼料的缺乏不許將過多的牲畜保存在畜棚裏。到一九一八年四月，這個辦法再度恢復了。部令所預定的肉票制，是極難於實行的，後來並未經採用。當局便決定每星期中另加三天禁止售肉。同樣的結果是依然產生。到十月，限制的辦法是永遠解除了。十月一日的命令，在每星期的三天中禁止宰豬，或將之寄運或出售豬肉，禁止的用意是在於制止那時因穀荒與薯荒而引人憂慮的豬羣之毀滅。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巴黎警察總監勒令各牛乳店須將攜有市當局所頒發的執照的兒童，老人及病人所必需的牛乳保留至早晨九時。到十月，禁止咖啡店及飯館於早晨九時後消費淨牛乳或混合牛乳及淨奶油或混合奶油。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給養部下手調查改製牛乳的工業及人民所必需的數量。九月二十七日的命令會限制那些改製牛乳工業的生產。

一九一七年二月的命令，限制各飯館的菜單。晚上或若干天裏禁止食肉，實使廉價的飯館特

別受了影響，在牠們那方面，菜蔬與魚之不斷的漲價，及雞蛋的稀少，益使之難於配合牠們的菜單，爲抵補禁止肉食起見，給養部准許在禁止食肉那幾天中，得隨時食用凍牛乳及軟牛酪餅。此外，飯館的開門時間是限在若干小時。在一九一八年，飯館裏不許出售糕餅，糖果，糖及牛油等項；每個顧客須自己帶糖到飯館來。

因爲大麥是在製造麪包方面用以代替小麥及在馬隊飼料方面代替蕎麥，啤酒工業就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受了大麥定額的限制。啤酒製造商須將他們的生產品，首先留與軍隊及醫院，其次留與工人合作社，第三輪到一般人民，最後纔可付與酒店。他們的麥芽存貨如有剩餘，應交與分配大麥的中央委員會。此外，啤酒之出售及其流通，也受了若干條件的限制。到一九一九年八月，啤酒製造纔恢復自由。

節省消費委員會曾請求軍事部採取各種步驟，以制止前面所述軍隊濫費汽油的事。在一九一四年四月，對於汽車車主曾設立了汽油票制度，到十二月，同樣制度也施行於家庭的汽油消費上。無規定行程條件的汽車是不許通行，在執照上標明市當局的許可證的汽車，纔許通行路上。

因爲人們只在戲園及茶店的門口及散步場上看到許多華麗汽車，而國防方面反缺乏了汽油，所以上述辦法是特爲制止這種情形而發的。汽油的限量分配制是於一九一九年起廢除。

爲着煙草的消費會因軍隊方面的需要而增加了百分之五〇，同時生產與來貨都見減少，煙草管理局就於消費各中心訂立一種限額，定爲從前消費量之三分之二。但是，在各煙店裏仍鬧着煙草荒，又因強烈的投機行爲而益形嚴重。在一九一八年，訂立了個人煙草票。停戰後，煙草荒仍未緩和，煙草票制度不得不仍舊維持着。

分票制度，固然有着實際上的困難，總會使存貨的分配在較近公允的條件中而實現。所以，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有人想將這個制度普遍的行使於一切給養各部門上。分配票會實行散發出來，但牠的用途卻沒有超過上述各種物品及麪包之外。這些分配票的製造費，曾達到一九、五〇〇、〇〇〇佛郎，這個龐大的數目似乎與牠的實際貢獻不大相稱。這不是說這個制度非物產告荒的狀況中所必需的，牠的缺點是在於與解決問題的唯一合理辦法相反，後者乃是增加生產，而前者於減少一般的消費之下，也要減少了改造工業的消費。從一九一六年七月至一九一七年七

月，專營改造工業的場廠數目是增加了，而牠們所雇用的工人，則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大見減少，由八〇、六七一人降至七七、五九四人，到是年七月，又回到與上年相近的數目。這方面所以能得這個結果者，祇虧在爲軍隊服務的工業的發展，就如餅乾業及肉類罐頭業之類。反之，其他製造業，如點心業，菜蔬罐頭業，煉糖業，可糖業，糖果業，燒酒業，香檳酒業，啤酒業，牛油業，牛酪餅乾業，都受到劇烈的震盪，一般的說，牠們都受了上述限制消費辦法的影響。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的命令廢除盡所有那些限制後，這些門的製造業大部份仍遭受原料，燃料及專門工人之缺乏的損害。

第七節 法國的麵包問題

一從戰事發生後，法國政府所關切的，是保證麵包的供給及制止牠的價目高漲，因爲這項物品在人民食料品中居於最重要的地位，這項物品之告荒或其價目飛漲便要發生可憂的影響。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起，穀物及麵粉的進口稅就已廢止，隸屬於地方軍的麵包工人得延期四十五日入伍。國產小麥因收成之豐富，行市僅在二十八佛郎左右，而在那時候，外國麥的行市則到了

三十三佛郎至三十四佛郎，軍需部因此得以三十佛郎的價目將小麥供給各磨坊。農民就因爲這兩方面的行市相差太大，不肯出售這項物產，而東北部各州之被敵軍侵佔，便使存貨減少，勢非廣大的藉重於輸入品不可了：從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輸入品是增至八、五〇〇、〇〇〇擔的小麥與一、〇〇〇、〇〇〇擔的麪粉。在五月中，政府在購進這項物產上約費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並且它在那裏面每擔負擔了八佛郎至十佛郎的損失。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小麥徵收價之維持着三十佛郎的價目——這個數字是低於國外小麥的價目的，便演成小麥耕種之大量的減少。

雖然小麥的囤積量足夠等候下次收成之六九、五〇〇、〇〇〇擔新麥的上市，雖然比較普通消費量所短少的九、七〇〇、〇〇〇擔可以輸入品來抵償，政府則憂慮投機行爲將惹起小麥漲價，就決計提出了後來成爲十月十六日法律的草案。小麥的漲價是已經開始表現，尤其是關於外國麥方面，原因是在於各國收成的減少與運輸的困難。至於國產小麥之售至三一·五〇佛郎，就等於每公斤麪包成本之〇·四二六三佛郎——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每公斤麪包成本爲

○·四〇八七佛郎，即是說，每兩公斤的麪包價是由○·八二佛郎漲至○·八五佛郎。這個理由就見於政府的五月六日通告書裏面，雖然存貨的情形是很圓滿的，通告書仍表示政府將邀請各州長各市長行使他們的徵收小麥與平定麪包價目的權力，以期制止一切人爲的漲價，並使這些價錢維持着現有的中平的和一律的價目，而這種價目實比較歐洲其他國家的價目顯見低下。徵收的價目是定爲三十二佛郎，另外計算運往磨坊的津貼費○·五〇佛郎。如若不能成立和平的交易，則徵收特派員得以州長的命令徵收存貨。我們如將在實行徵收與訂定輸入的交易上所犯的錯誤擱起不談，則政府之參預行爲，對於麪包價受了小麥缺乏的影響的各地地方，確發生了有利的效果，譬如國家肯照在車上的三十二佛郎的價目，接濟波爾多城及西南部大多數的城市，結果便消滅了已經呈現的漲風，並將麪粉的價目維持在四七·二五佛郎及麪包的價目維持在○·五〇佛郎。至在法國其餘各地，徵收之舉行卻不會在麪包價上發生任何影響，因爲小麥的平均價目仍然是低於徵收所定的價目。輸入品方面，則達到了過高的價目——不在三十八佛郎至四十佛郎之下，無從產生任何跌價的作用；至於麪粉價目之一致，是虧在國家承擔其中的差額的條件

下而纔能夠實現。

十月十六日的法律，是以確認這種舉動之合法性爲目的。牠以徵收一切小麥——不論國產的或輸入的——的權力賦予各州州長，祇將供給各州縣人民給養的，及供作播種與農民糧食那些部份除外。政府會避免採取普遍徵收的步驟，社會黨議員會想在普遍徵收的行爲上加以必需的性質，政府不會接受這個意見。它祇要握有隨意行使這個步驟的權力，因爲在它看去，這種規定便是制止那些交易定價超過了或可舉行的徵收定價的情事。普遍徵收也要阻礙外國小麥之輸入，上述法律的通過會使在辦理中的輸入交易全部取消。這種情形所產生的結果，即爲迫使國家擔任輸入的業務。參議院則拒絕以衆議院所通過的輸入專利權授予國家，他認爲自由貿易是較有滿足消費需要的能力；它在這個步驟裏看到政府將要擴展這個權力至於其他必需物品如糖煤之類的初步。它後來祇願通過一批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經費，藉許政府自己進行購買必需的數量，並許其在這方面購買上最多支出二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可是，參議院委員會的報告人又指出足以制止定價較高的輸入及剷除投機行爲的一個辦法，並且說，這

個辦法可使外國麥價跌落；這個辦法就是恢復進口稅。在議院提議之下，政府立即以十月十六日的命令實行這個方法，這就將輸入權成爲事實上的專利權了。

跌價的現象不會產生，而漲風卻愈來愈烈。因此，政府就行使它的專利權而限制輸入的數量，後者在一九一六年初，與上年度同期比較，不會超過二、五〇〇、〇〇〇擔，因使商業部可以不出三十七佛郎以上的價目而購進，至於軍事當局方面，原不在乎於價目低昂的問題，竟以四十四佛郎的行市向外國購進。三月十五日，政府不得不將徵收價目提高至三十三佛郎，以期制止本國產量之減少。因爲徵收價目與實際價目相差太遠，便激成本國產量的減少，我們在前面曾經看過這種無力制止漲風的平價辦法，就要逐漸將價目提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價目是漲至三十六佛郎。政府在感覺必需鼓勵生產之下，曾提議將徵收價目提高至四十佛郎；但爲着反對派的拒絕，祇得站在三十六佛郎上。在另一方面，美國小麥的購進成本是將近六十八佛郎，這樣算來，平均的成本費是到了四八·三〇佛郎，而售與磨坊的價目則僅三二·五〇佛郎。這種制度，是在使國家預算承當重大負擔下，纔能夠維持着麪包的價格。

這個制度之另一面的結果，則爲激起麥荒。小麥的產量繼續減少，一九一六年減至五八、〇〇〇、〇〇〇擔，一九一七年減至三九、〇〇〇、〇〇〇擔，而由外國輸入小麥是愈見困難而愈多耗費：在一九一六年，小麥的缺少類爲三二、〇〇〇、〇〇〇擔，僅藉由外國輸入的二三、〇〇〇、〇〇〇擔來抵補。爲補足糧食的供給起見，採取其他方法是急不容緩的。在戰事開始頭幾天，巴黎軍政府，因爲憂慮勞動者之不敷應用，曾禁止製造精緻的麪包。實行這個步驟的結果，是打掉了專門技術工人與送麪包女工的飯碗，及剝奪了普通工人因製造這項麪包而獲得的額外工資，因此在一九一五年便收回了這種措置。十月十六日的法律勒令將小麥的麪粉與其他穀物的粉，就如米粉與西米粉，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混合；但是這類粉的價錢是高於小麥粉的，這個規定便不能發生節省成本的成效，不過節省了使用小麥的數量而已。這條法律同時規定小麥磨粉的生息率爲百分之七四，這個比率應爲各州州長施行平價的根據。這個生息率已經是很高的，因爲平常須最好品質的小麥纔能產生這個比率，而普通的生息率是不過百分之七〇，但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又將生息率提高至百分之七七，同年七月三十日的法律將之提高至百分之八〇。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的法律提高至百分之八五——但大理院曾否認牠的合法性。這些命令便迫使磨粉業將大量的麩皮調入麪粉裏面，結果是減少了麪包的營養料，同時又使牧畜業失掉同樣數量的牲畜飼料；牠實誘導那些不顧道德的人們將塵垢混入麪粉裏面。這種情形又因軍需部所使用的方法而益見嚴重，後者曾以通令告訴各磨粉商，應將麩皮混入麪粉裏面，以期達到法律規定的生息率。有時，軍需部堅要將十五公斤的粗經搗碎的玉蜀黍和入八十五公斤的小麥。有時，牠堅要大麥粉的生息率達到百分之七五，而後者從來不能超過百分之六〇至百分之六五。

四月二十五日的法律禁止以小麥、麪粉或麪包餵養牲畜。一九一七年二月，給養部與農業部曾頒發一篇通令，喚起大眾留意於節省這些糧食品的必要。同月九日的命令，恢復了取締製造精緻麪包的禁令，同時又頒佈了取締新鮮麪包的禁令；麪包的長度與重量都應遵守命令的規定。隨後，又取締以小麥麪粉製造糕餅及供工業上使用。大麥粉、玉蜀黍粉及米粉，得至多按照百分之十的比例與小麥粉調合。這種種措置的結果，是使小麥的消費量由八七、〇〇〇、〇〇〇擔減至八五、〇〇〇、〇〇〇擔。但短少額仍然達到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擔。若干磨坊竟至關門停

業，若干麪包店及郊外若干地方都缺乏麪包出售。限制辦法不見得比平價辦法較有成效。在十月，英國政府願向法國出讓一〇〇〇、〇〇〇噸的船隻，五〇〇、〇〇〇擔的麪粉以及三〇〇、〇〇〇擔的小麥，這些貨物原是專供英國本身使用的，現在移與法國享受。至於法國由外國輸入的數量，是每月不到二、〇〇〇、〇〇〇擔。

法國政府認為救濟糧荒的辦法，應在於強化它對於國內購麥及分配麥產的監督權，無論是關於軍隊或普通人民的給養。因此，軍需部與購買委員會之間的競爭，從此可以消滅，競爭的原因是在於購買委員會是按照徵收價目購進，軍需部則不拘任何價錢；對於蕎麥的情形也是如此，牠的價目是定為四十二佛郎，而軍需部則以六十佛郎，有時竟以七十五佛郎購進。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命令，將這些購買業務交與中央穀物局及中央磨粉業委員會監督，後面這個委員會是包括行政機關的代表及有關係的商人。分派員搜集各處供方的貨物，而分配與軍需部，磨粉商必要時也分配與其他各州。他頒發運麥許可證。他的報酬費定為每擔〇·二〇佛郎，而在若干州裏，這個報酬費每年曾到了四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數目。唯有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前註冊

的商人，纔許直接向生產地購買，但不得使用任何機械的運輸。

十一月三十日的命令，頒佈普遍的徵收接收穀物委員會或磨粉商代國家所購買的穀物。分派員的任務是改歸州穀物管理局辦理。這條命令重申八月三日關於麪包票的命令裏面的各項條款。精製麪包祇許全部用麪粉製造。在這個日期中，並且直至新麥上市之時為止，消費方面需要五二、〇〇〇、〇〇〇擔，而現有的存貨僅到了一五、三三一、〇〇〇擔，留下了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擔的短少額，而不能想取資於輸入方面。從十月到十二月，法國祇能輸入了六、九四〇、〇〇〇擔。在三月一日，留下應想法輸入的計有二六、八五〇、〇〇〇擔，而這方面是無法可想的。硬質小麥也移為製造麪包之用，至以這項為原料的麪條製造廠就不得不關門停業了；麥條與麥粉都成為找不到的東西。到這些製造廠能於五個月後重新開門的時候，牠們只能限制生產，減到常時生產量之四分之一，以供給軍隊的消費及迫切的需要。一切粉類，從蕃薯粉以至小豆粉及大豆粉，都利用為製造麪包的材料，以增加麪粉的存貨。二月十二日與四月二日的命令，將每人的麪包分量減為三〇〇格蘭姆，精製麪包則限為七五格蘭姆，而照一〇〇格蘭姆的票出售，用

穀物製成的糕餅，餅乾，食料粉，都禁止販賣。這種禁止販賣的辦法，也施行於外國的出產品。

七月二十二日的命令，將售與磨粉商的小麥價目定為四十三佛郎，而小麥的徵收價則於五月間抬高至七十五佛郎。麪粉的出廠價目是定為五十佛郎。這種價目就可使各省市市長能夠維持麪包的定價，而不至有重大的變動。反之，國家財政對於這兩方面價目差額的負擔是大量的增加。這個差額會使農民有利於出售他們的全部收穫物，連法令所許留供他們自己消費之十五公斤的小麥都不留下，而去購買十五公斤的麪包，因為按照小麥的定價，十五公斤的小麥計值一〇·九五佛郎，而十五公斤的麪包祇使他們費去七·五〇佛郎。因為同一的理由，他們以麪包飼養牲畜，是比較用穀物來飼養更多利益。地方當局在估計它們本區的需要之中，往往增加了它們的人口數目，竟發生了法國人口增加將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名之不可思議的結果。這種舉動也贊助農民那種行徑。

到九月，小麥的收穫量回昇至五八、〇〇〇、〇〇〇擔，牠的價目就降至七十三佛郎。輸入的總數是估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擔。十月十日的命令提高每人的麪包分量——法國的分

量是低於其它聯盟國，並准許製造衛生麪包。到次年二月，麪包分量再提高至四〇〇格蘭姆與五〇〇格蘭姆。到三月，取締使用小麥麪粉製造糕餅與餅乾的禁令是解除了，而其他穀物的貿易也恢復自由。小麥的貿易仍在國家監督之下。國產小麥的成本之定爲七十三佛郎，及美洲小麥的成本之達到七十六佛郎至八十佛郎，而另一方面售與磨坊的價目之定爲四十三佛郎，這種彼此相差的情形，便不許立刻恢復小麥貿易的自由；因爲麪包的價目將因此而從每公斤五〇生丁漲至一佛郎了。當局僅宣告將於一九二〇年恢復小麥的貿易自由。站在這個觀點，並於預期麥價將因俄國及羅馬尼亞的生產恢復而跌落之下，爲鼓勵小麥的種植起見，當局便應許國內出產家保證小麥的最低價爲六十佛郎，如若麥場上的價目是低於六十佛郎，農民將可向國家領取這個價目與市場上價目之間的差額。

可是，到一九二〇年二月，外國小麥的價目不但沒有回到法國當局可期待的水準，卻反而不斷的高漲，竟達到一四〇佛郎至一六〇佛郎。對於小麥貿易與麪包製造之恢復自由，將如何影響到麪包的價目上，法國政府便發生了向所未有的恐慌。在另一方面，它認爲使國家財政繼續受了

歷年所遵循的制度所引起的負擔，是不能忍受的；國家所承受的負擔總數，是由一九一七年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一九一八年之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九年底，則增至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精明的和公允的政治，就不許使納稅者處於這種絕望的結局裏面。提高麪包價目便成爲消滅浪費與制止以麪包飼養牲畜之唯一的辦法。

二月三日的命令所採取的方法，是在這兩個對立的意見之間成立一個適中的辦法：一九一九年度所收穫的國產小麥的價目是定爲七十三佛郎，而售與磨粉業的價目則定爲七十六佛郎；小麥與裸麥混合品的那兩種價目爲六十佛郎與七十四佛郎，裸麥的那兩種價目爲五十三佛郎與七十一佛郎七十生丁。外來穀物的售出價目是與國產穀物所規定的價目一樣，國家祇負擔外來穀物的買進價與售出價的差額。磨粉的生息率是定爲：小麥應到百分之八〇，小麥與裸麥混合品應到百分之七五，裸麥應到百分之七〇，玉蜀黍應到百分之八〇。這幾種的麪粉，除用爲製造麪包外，不得售供任何其它用途；製造新鮮糕餅，不得用純淨的或混合的上等小麥的麪粉。不過，經

點心業聯合會請求後，後面一項的禁令是限於每星期實行兩天。到是年九月，這項禁令是全部取消了。麪粉的價目，無論純淨的或混合的，在磨坊裏是定為每百斤九十三佛郎，供家庭消費的零售價目則定為每公斤一·五〇佛郎。麩皮的價目是定為每一百公斤四十八佛郎。為要顧到各個地方製造麪包的費用各有不同起見，麪包的定價是歸每縣縣長各按照本地情形予以決定，但不得超過州長所定的最高價目。家口繁多的家長，死亡兵士的遺孀，退職的戰士，老人及殘廢者，都領受了減價的麪包票。

法國政府在明白有恢復貿易自由的必要之下，同時又憂慮麪包價因外國麥行市之逐日漲價而飛騰所將發生的結果，便於一九二〇年七月請求國會使用二月三日命令所定立的制度，將本年度收穫的小麥的定價抬高到一百佛郎，並定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起恢復小麥貿易的自由。

第八節 英國的消費狀況

在大戰發生之初，英國的情形是與法國迥不相同。法國的最大部份的消費品是取資於自己身上，英國的消費品之百分之四〇是必需取資於海外的。這種情形就使英國在開戰那一刻發生了一種恐慌，發生的原因就是爲着民間自以爲已經遇到飢荒的威脅而紛紛囤積糧食。八月十日，商業部召集了零售商諮詢委員會，期同他們商討將一星期中的售價予以確定。在那時候，若同七月二十八日的各種行市比較，則糖已經漲了百分之一四三，牛油漲了百分之三四，鹹肉漲了百分之七〇，牛酪餅漲了百分之四〇，而家禽，魚，水果等項難於保存的物品，反而售價低廉。經過幾天後，人心纔見安定。政府爲慎重起見，設立一個糧食供給委員會，專司監督糧食接濟的事件。

糖的價目是飛漲特別劇烈的；在一九一三年中，百分之六五的英國必需消費的數量是由德國與奧地利輸入。到八月底，糖價有了下游的傾向。在下一個月，糧食供給委員會會購進九〇〇、〇〇〇噸的生糖，而轉售與各煉糖廠，但須零售商方面答應不得將粒糖售至三辨士又四分之三之下，及將塊糖售至四辨士半之下，以期限制消費，而戰前的價目則爲二辨士。到十月，上述價目便成爲最高的價目，後來各於十一月中降低半辨士。這種處置得使行市恢復原狀，而結果並不使國

蒙遭受任何損失。加之，英國政府曾於九月中禁止德奧兩帝國的糖經德國商家由荷蘭轉運而輸入英國；爲使這個禁令更有成效起見，政府於十月中禁止一切外國糖的輸入。經基阿那製糖商請求之下，它始於一九一五年三月解除這個禁令。因爲運費的飛漲，糖價繼續騰貴；在九月中，粒糖的批發價是由二十八先令漲至三十三先令，塊糖則由三十一先令漲至五十先令六辨士。政府卻將糖稅由一先令十辨士增至九先令四辨士。

一般的說，在戰事發生頭幾個月中，英國物價高漲是遠比法國迅速，唯有肉類項下，不在這個情形之內，這是賴於新西蘭輸入品的接濟，而且靠在二百五十艘冷藏設備的輪船及冷藏設備的場所，英國便握了冷藏肉運輸的專利。據倫敦經濟週刊的記載，一九一五年三月的平均物價，較之一九一四年同月，不過漲了百分之二五。在二月中，政府於受到下議院邀其使用一切方法以制止漲風之下，曾回答說，它絕不想藉重在德國已經產生惡劣結果的平價辦法，但要發生影響物價的作用，它便覺得不如藉重於增加物產數量的辦法。

物價的高漲，大部份是基於運費的高漲。而在運輸業方面，英國政府的政策所產生的影響是

很顯著的。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中，英國政府會向阿根廷和加拿大——後者會將它的收成全部讓與英國——購進鉅量的小麥，它便開了一大批的船隻到那邊去，這些船隻是以較市上價目合算的價錢由政府徵用，牠們必須以各個噸位之四分之三裝運上項小麥。英國政府又與澳洲政府成立若干關於運輸澳洲穀物的協定。穀物的水脚，立刻就於八天之中，減低了四先令；從這一年年頭起，穀物的水脚會減低了十先令六辨士。麪粉與麪包的價目，也照同樣比例跌落：在一個月的時間中，麪粉的價目是減低了十二先令。同時，為維持軍隊方面的肉類供應起見，商業委員會主席徵用行駛於英國與澳洲、新西蘭、里約普拉他（Rio-da-lia-Plata）之間的一切輪船的冷藏艙，並採取各種使卸貨工作迅速竣事的設施。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外來貨便由一九一四年之一、六〇〇、〇〇〇擔與一九一五年之一、七〇〇、〇〇〇擔增至二、〇〇〇、〇〇〇擔。從一九一五年五月起，許多種類物品的價目能在其後數年中跌落的原因，應推上述維持運輸業與貨物供應的各種步驟。一從大戰開始發生，英國政府即努力於成立準備庫，以應付運輸上發生偶然的障礙，並藉及時購進各項貨物而得到必需的積蓄。

英國政府雖則厭惡那些平價與限制消費之種種非天然的手段，並且目此為特別有害於平民階級，但因十一月十七日國務會議的命令，以約束國內給養，與糧食品之生產，購進，分配及其消費的全權授與商業委員會，糧食監督於執行這個命令之下，曾規定牛乳的價錢，並將小麥製粉的生息率定為百分之七三至百分之七八。各種分配定額，同時也在研究中。

可是，在英國方面，頭一步總是鼓動人民自動減少他們的消費。在二、三月中，各部長曾為着這個目標而作了鄭重的宣言。首相魯意·喬治曾宣佈說，英國的船隻噸位，在戰前是恰恰數用的，現在因為應付戰事以及各聯盟國的需要，便變為不敷使用的了；用於戰事需要的是稍為有了短額；租與法國的是到了一百萬噸以上，租與意大利及俄國的還不在其內，而這些國家向來要求增加借用的噸數。因此，英國一方面必需取消一切非絕對需要的輸入，它方面要增加國內的生產。關於前一類減少輸入的措施，政府提議限制紙，某幾種水果，鮭魚，肉類的輸入，並禁止礦水，可可粉，茶葉，某幾種奢侈品，酒及燒酒的輸入。這種辦法立刻得到國會的通過。在一九一五年初，酒的附加稅已經比前增加了四倍。關於後一類增加國內生產的設施，政府則以提高小麥最低的價目而鼓勵

小麥的生產。植物油的製造，則由法國無能力再接濟英國而得到鼓勵，這項製造業的發展程度，是使英國從此無須使用外國製的油，甚至反可接濟法國。紙的輸入之受限制，便推進英國製紙工業的發達。

糧食監督將每人一星期的分配額定爲四磅的麪包，二磅半的肉，一磅之四分之三的糖，這個定額是依照現有存貨的數量而分配的，他並喚起每個人的名譽心與自制力以縮減這個規定的每星期消費量，力求全體人民做一番愛國的努力使各人的消費量縮減到這些數字之下。在五月，英國國王會公佈一篇基於同樣目標的宣言。當局願聽人民自己的良好志願來實現這個縮減消費的目的，制裁辦法僅預備在這個企圖無成效之時纔開始採用。唯有在飯館裏面，會強制執行這個定額。麥精的製造曾經大量的減少，以期將啤酒的生產由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桶減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桶，同時可使六〇〇、〇〇〇噸的大麥移供糧食方面。當局也下令禁止囤積糧食品。

英國人民會忠守這些限制辦法。三萬個的戰時儉約會會以熱烈宣傳來擁護這個喚起人民

自尊心的呼籲，最大多數的資產階級的家庭都願聽從這種呼籲，並盡心遵守他們的許諾。在許多飯廳裏面，往往掛了一個牌子，裏面寫道：「在這裏，我們以榮譽來遵守自動的節制。」在一、二月中，肉類的消費是減少百分之二五，而在其後幾個月中，減少的比數是不斷增高；在四月中，麪包的消費是減少了百分之二〇，在若干地方，減少的比數會達到了百分之二五至百分之三〇。基於這種結果，糧食監督便拋棄了他所預擬的麪包票之創設與每星期停止肉食兩天的計劃。加之，在消費正有減少的時候，小麥有着豐富的來源，而牲畜的數目，又因飼料有着落而繁殖過多同時也有與以減少的必要。至於限制上述消費的目標，會因魚類數量的豐富，而更易實現，每天有七百噸的魚由所有各處漁港用火車運到倫敦，且以極廉的價錢在市場上販賣。魚肉數量的豐富與消費的縮減之雙重的影響，便發生了肉價降低的結果；每磅牛肉的價目，從前會漲至二先令七辨士，現在跌到一先令六辨士；每磅小牛肉的價目減低了九辨士。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中，會復有一度禁止出售鮮肉的措置——不過實行幾個星期，爲着使牲畜可以肥碩。可是，約在三月底，糧食監督會宣佈說，設使情形不能再好轉，特別是關於麪包方面，他就將採取新的約束辦法。

關於麪包方面，英國所採用的制度，是將處置這一方面的命令集中於一個特種委員會，即小麥執行委員會，後者是以有關係的商人來組織，每日早晨集會，將它的訓令直接寄與各地經紀人。在美國方面，委員會曾與一家名為小麥出口貿易公司的代理店接洽，並有兩家受着政府監督及握有確定利潤的擔保的商號，同時參加上述公司的對英國交易業務。在加拿大方面，另有一家出口公司也與前一個公司協同辦理。英國最大批的小麥購進，是經澳洲小麥委員會的手而在澳洲採辦——這個委員會是由澳洲政府於一九一五年設立的，付出的款項計達二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因為運輸上的困難，就使這批小麥不得不權囤在那邊，澳洲政府為便於裝運起見，就將牠製成麪粉。可是，這種動作會使國庫遭受損失，因為糧食監督曾於一九一七年九月決定壓低麪粉的售價，期將麪包的價目壓低至每四磅售九辨士；因為這個，麪粉業之因將麪粉減售至每包四十三先令九辨士而遭受的損失，就由英國政府承受。這個辦法會使國家損失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這與藉大量輸入品以維持適中的麪包價的辦法比較，效率是比較少的；在一九一八年初，麪包的價目沒有超過每四磅十一便士的價錢。這個辦法的目的是專在於維持外來麥與本

地麥的價目的均衡，期使麵包的價目是繫於本地麥的價目而不繫於外來麥的價目。麪粉業方面，便由政府許之直接向小麥生產者購買小麥，而在英國的制度裏，我們就沒有看到像法國所使用的普遍徵收辦法。小麥執行委員會沒有受到任何財政上的限制及財政當局的監督。它自己擁有一項超過十萬萬佛郎的流通資金，它的運用就像一家商業機關一樣。

蕃薯是在生產方面按照季候而訂定批發與零售的價目。牠的生產量是集中起來，而由地方當局按照每人二百五十公斤的數量分配各人民。農民應將每月存糧的數量，及售出與消費的數量，陳報當局。糖的貿易須得到特殊的許可。在一九一五年中，用糖的各種工業，除開糖醬與凍牛乳的製造業外，須將牠們用糖的數量減至從前消費量之百分之四〇；到是年五月，這個比率是降至百分之二〇。在九月中，牛酪餅的批發價與零售價，及零售商在牛油與肉類上所獲得的利潤率，都有限定。

在一九一八年初，新任糧食監督郎達貴族 (Lord Rhonda)，英國最有名的事業家之一，在每個區域中設立一個監督機關，後者職掌調查物產的事務，從生產方面以至零售方面，都不斷的

施行監督，並取消了許多無益的媒介者，減少了其餘媒介者的利潤。他勒令將牛油分配量限定爲每人每星期四英兩，茶每人每星期一英兩又半。爲制止人民聚集等候於各商店的門口起見，每個顧客應永向同一的商店購買，後者不得使主顧的數目超過他所能招待的能力之上。

這個步驟之採用，是爲應付各工會代表的要求，他們同時也要求由國家舉行一切日用必需物品的徵收及其分配。糧食監督是反對後面這項要求的。他自己曾在貴族院宣佈說，他所以限定各項日用必需物品的價目者，就是因爲要避免使平民階級缺少這些物品的危險。可是，他也承認如若政府握着了這些物品的販賣專利，這種措置纔有成效可言，但又觸動了阻礙生產發展的暗礁，而大家首先應當顧到這種結果。總而言之，他說，政府越少干預這方面的事務，這方面事務就越容易料理。我們可以看出英國所採取的政策是與法國的相去極遠；這是到了受着需要的推動及其他方法都失敗後，英國政府纔走上嚴加約束的路上；而在施行這個手段之中，它使用了法國政府所鄙視的事業家的能力與方法。不過，它仍不能完全避免行政機關的思想，它所採取的步驟往往表露了忽動忽止的狀態。譬如，有人就會指摘它沒有預防茶荒之發生，後者的產生恰是在遠東

方面產量極其豐富而各港口擠滿茶葉的時候；英國政府則捨棄增加必需船隻或強施限制分量的辦法，而借重於無人滿意的混合物，隨後便引起茶價的激漲。

在全部糧食品上，英國也不會制止牠們的漲價——這種漲價是流行世界所有各國，不過在英國，高漲的程度遠不及法國的漲價之烈。英國財政部於一九一八年中所舉行的調查，曾揭明漲價的平均指數，以勞動階級的生活為標準，是於是年五月中到了百分之七五，而據法國勞動部所舉行的同樣調查，則在同期中漲價指數是到了百分之二三二。在全部各種物價上，平均的最高指數，曾達到十月份之百分之一三一，漲價最烈的是關於纖維品方面，至於穀物及肉類的漲價比數，則到了百分之一二五。

自停戰協定成立後，物價開始下游。據統計報的記載，索爾柏克(Sauerbeck)的物價指數，如以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的時期平均數為基數一〇〇，一九一四年一月便等於百分之八五，則在一九一八年十月達到百分之一九七·八，十一月為百分之一九五·三，一九一九年一月為百分之一九〇·七。祇有大麥和蕃薯曾繼續表現漲勢。所有其餘的物品都傾向下游。在二月中，根

據勞動報的記載，糧食品的漲價指數，如與一九一四年七月比較，僅在百分之一三〇的比數，在三月中又降至百分之一二〇，至於衣料品則有跌落了百分之三〇的表現。

從這個時期起，限制糧食消費的辦法是解除了。一從二月起，糖的貿易就已恢復自由。各種約束販賣與分配的規定都解除了。關於小麥方面，商人們祇須向小麥執行委員會報告他們裝運這項物品往中立各國，與保證運出貨之沒有違反封鎖的規則。國家對於製造鋼鐵所頒發的津貼費，及對於這些物產的定價與分配的監督，都於是年四月三十日起停止。

從這個時候起，又發生了一度很劇烈的新漲風。輿論界是將這個新漲風的責任歸於投機行為的身上，由是國會通過了一條法律，處罰那些企圖過分利潤的人們，並設立一個委員會協同工商界進行調查物價的工作。規定最高價目的全權，也賦予給養部部長，固然後者是不甚贊成這個辦法的。這條法律的施行期間是定為六個月。在這個時候，曾有人指出物價再漲的原因不專屬於投機行為，最有用的辦法不在於處罰商人而在於贊助商業的發展。給養部部長曾對每日記事報的主筆說，即使對於投機者採取了極其嚴厲的步驟，我們也不能期待物價之迅速的跌落。在若干

時期中，生活的騰貴還是屬於生產的不足，及英國對美匯市之處於不利的地位。上述部長認為除發展一切各門的生產外，再無更有效力的辦法。

第九節 德奧的消費狀況

因為德國人口的進展，尤其是因為都市人口的進展，便使食糧與牲畜的消費比例大見提高，而在一九一三年中，這幾項物產的輸入是佔了德國輸入總數之百分之二八，同時在國內存糧與國內生產上，這幾項物產是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到戰事發生，德國對外貿易停頓了後，這個消費比例之提高不免要在德國的給養上發生了顯著的反響。有些經濟家，在大戰開始時候，曾力持德國食糧不敷支持三個月以上的意見，他們並且認定過五六個月後德國就要發生飢荒，即使我們不援引這些計算，但總可看到給養問題是戰爭在德國所鼓起的最嚴重的困難問題之一。在法國，這方面的困難問題是在戰事發生一年後纔表現出來，而在德國，也因為上述原因，一從戰事開始，及戰事將於短期結束的信念消滅後，這個問題就現在眼前。在這個時候，德國政府所採取的步驟，

反而增重了恐慌局面，人民則羣擁到商店裏囤積食料品，有些商人則從事於壟斷的行爲，結果使物產的減少情形益形嚴重。

基於上述原因，所有各種物產都迅速的漲價，實則這個漲風在戰事發生前已經開始了，而戰事發生後，便日見劇烈。裸麥的價目，由一九一四年四月之每噸一五六·四〇馬克，到七月漲至一七一·六〇馬克，八月漲至一九六·五〇馬克，九月漲至二一二·一〇馬克，上等小麥的每噸價目，在那些同樣日期中，是由一九〇·九〇馬克漲至二〇四·二〇馬克，二二七·二〇馬克及二四〇·二〇馬克；大麥的價目，由一四四·九四馬克漲至一五九·七四馬克，一九九·六八馬克及二二四·〇二馬克；蕎麥的價目，由一七一·四〇馬克漲至一八四·四四馬克，二一五·二五馬克及二二〇·六三馬克；玉蜀黍的價目，由一四八·一一馬克漲至一五〇·四一馬克，一八七·七〇馬克及二一四·四二馬克。一九一五年一月物價高漲的比數，若與一九一四年八月比較，則小麥漲了百分之五〇，大麥漲了百分之七五，玉蜀黍漲了百分之一〇〇。在是年三月，柏林的物價高漲的平均比數為百分之五〇。已經開始發生或將要發生稀少的情事的某幾種物產，如豬肉，酸

白菜、蕃薯等等，價目是比前漲了一倍；其他專倚賴於外國輸入的物產，如乾蔬菜、玉蜀黍之類，價目是漲至三倍或四倍，至於五金、煤油以及其他原料品，恰是投合這個時候的劇烈需要，漲勢是更在上述各種之上。反之，國內所收穫的物產，或近隣各國所輸入的物產，如糖、牛乳、鮮蔬菜、水果、鮮肉之類，都不曾發生任何顯著的漲價。

奧·匈帝國的情形，是比德國更見惡劣。它的農業生產本是薄弱的，平時已經要倚賴於鉅量的輸入；從戰事發生後，它之不能自給的狀況是更見嚴重；單獨加里西亞一省就佔了全部農業生產之四分之一以上，而這一省又被敵軍侵佔；這些原因就演成糧食品的恐慌與糧價之迅速上漲。幸虧在其後數年中，德國與其聯盟國成立了若干協定，保證各個份子的生活上所必需的糧食來源，奧·匈帝國纔能勉強支持這個恐慌局面。

在德奧國裏，糧食品之這樣的迅速漲價，足見經濟的與糧食的作戰計劃，迥與軍事的與財政的作戰計劃大不相同，前者是被它們所忽視了。經濟家如佛羅力克（Frohlich）博士，已經於一九一二年，在立法行政及國民經濟年報（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裏面，預言德國在戰時的糧食囤積與給養之不足，參謀部則由毛奇伯爵口裏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在普魯士年報 (Preussische Jahrbucher) 上回答說，這種憂慮是無稽的，因為糧食品的存量，平時足供維持十個月至十一個月，遠在戰事需要的數量之上了；戰事是將於短時期中結束的，而無論如何，軍事勝利是使國內給養由近隣各中立國來補足。帝國糧食資源的統計，成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即開戰前一個月，更使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放心。到了瑪倫戰敗，使德國明白了從前關於戰事期間的預料是錯誤的後，當初對於糧食問題所抱的樂觀態度，現在一變而為憂惶百出了。在德國政府所採取各種應付給養不足的步驟裏，種種缺乏調整及臨時應付性質之表露，便是基於這個原因。

雖然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命令准許自由輸入穀物，菜蔬，牲畜，牛乳製造品，雞蛋等等，雖然削減了牲畜進口的監督權，但在開戰之初，德國政府並未設法加緊輸入；在這時候，它甚至沒有禁止物產的輸出，就如小麥在八月中還有出口的情事。在九月中，曾有一篇命令，將穀物的輸入專利付與中央購買公司。

最初，德國與奧國是向匈牙利設法填補它們給養的缺額。不過，在匈牙利方面，小麥的收成也是短絀的，匈牙利當局就禁止小麥的輸出。同樣情形也發生於羅馬尼亞——一到戰事開始，這個國家的小麥輸出就因維護協約國的利益而受到禁止。

德國政府也會向美國及斯干的拉維亞各邦尋覓糧食的來源，它的代理人曾在美國購入鉅量的小麥，向荷蘭購入鉅量的菜蔬、蕃薯及魚類。在一九一四年最後一季中，德國會由丹麥輸入六〇、〇〇〇頭的牛——在一九一三年同期中僅由丹麥輸入了三一、〇〇〇頭，其中一大部份是來自瑞典，同時又輸入了八、五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肉類——在上年同期這項輸入的數目不過三、五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一九一五年三月，這項物產的出口就受到禁止。在海上封鎖強化後，德國則假手於瑞士及意大利以維持它的糧食接濟。由熱那亞（Genoa）卸下的糧食品，就立刻以全列火車運往瑞士，在過境時候也未受意大利稅關的檢查，所以法國大使會向羅馬提出抗議。意大利之參加大戰，就消滅了這項交易。一九一五年年底，是德國給養在大戰中之最苦痛的時期。

制止物價高漲及保證必需品的囤積的組織，是以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所通過的法律為基礎，這條法律准許聯邦會議「在戰事期中，採取各種為避免經濟上損失所必需的合法的步驟」。同日另通過了一條法律，賦予聯邦會議以訂定各項食料品、草料、礦產、燃料的最高價目的權利。在實行這些法律原文的規定中，德國政府所採取的各種約束辦法並未具有一種事先確定的計劃，但包含着許多陸續裁定的而複雜的步驟，隨環境及當時的需要而採用的，每一個規定都引起了另一個新的規定，以期制止作姦犯科的情事。這是因為不能在供方作有效力的行動，所以使德國祇在求方講求約束辦法，而前一個方法是唯一能完全解決本問題的方法，所以德國所遵循的政策始終表現了層出不窮的錯誤，虧它能藉堅忍力來維持，纔能克服了這種種錯誤。

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日及二十八日的勅令，決定訂立每區域的最高物價與舉行徵收物產，同時也確定了製麪粉的生息率與麪包所包含的成分；其後，德國政府又於一九一五年一月設立了戰時穀物公司，後者是採取了有限責任的公司的形式，牠的資本原定四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後來增至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公司的股息是限為五釐，到清理時候，股東不得收到

超過所投資本的分配額。一月二十五日的勅令，賦予這個公司以徵收城市人民的糧食所必需的穀物的權利，以截至是年五月爲限，因爲從五月起，應另訂立得實現與新穀相啣接的分配辦法。在農村方面，這個任務是歸那些農村協會擔任，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了。此外，總數一五、五〇〇、〇〇〇名的農業生產者，得保留他們本身糧食所必需的數量。穀物公司按照帝國穀物管理局所規定的最高價目收買小麥。未經陳報的穀物，則予以無償的沒收。購入的穀物是送往各磨坊，後者須按照帝國穀物管理局所規定的價目表，而將之製成麩粉，並須留意於牠的保存方法。如遇有磨粉業拒絕辦理的情事，則穀物公司責成前者擔任各項費用而執行這個工作。

因爲磨粉業的反抗——他們反對這項規定並力求脫免牠的約束，政府對於穀物買賣的監督是非施行不可了。在開始施行的時候，平價辦法便使穀物貿易陷於萎靡不振的狀態，而各種實行約束的計劃之於十月中發表，更完成了這項貿易的停頓；在各都市裏，穀物的來源是逐漸稀少了。穀物所有者決計不照官方定價出售他們的貨物，而等待漲風之降臨。特別如在西部各地，穀物的價目還不夠抵補牠的運費。因此，戰時穀物公司祇得完全取自由貿易的地位而代之：一九一五

年一月二十二日，聯邦會議已經以這項貿易的專利賦予穀物公司；到九月，後者又得到外來輸入的穀物的貿易專利，爲的是要制止在這方面的來源上發生投機的情事。

同時，帝國物產分配管理局頒發各種關於接濟各地的訓令。這種分配任務是由各市當局辦理，後者是處於執行代理人的地位，並將穀物接濟各麩、包店、點心店及零售商店。因爲這個任務，各市當局就設立了一個特種機關，專司監督這方面的生產者，製定穀物領取票，並確定製造品的式樣，販賣的條件與時間。違犯這種種規定者，將受到罰鍰與監禁的處分。

在小麥上舉行平價的結果，就使自由貿易所趨的其他穀物的價目激烈上漲。裸麥的價目仍是低於小麥的價目，這是基於裸麥收成之豐富。但是，大麥的價目，則因平價辦法祇施行於每垧重量在六十八公斤以下的大麥上，便迅速的高漲；至於上項輕量的大麥，則在市場上立刻絕跡不見。因此，當局下令徵收大麥，但祇以存貨之半數爲限。帝國牲畜飼料管理局的任務，爲確定大麥的種植條件，與啤酒製造業之可否利用這項農產品的條件，及其所可以利用的數量。從一九一五年十月起，爲追隨物價的天然漲風起見，大麥的最高價目便自然的每兩星期提高了一·五〇。

馬克這種措置祇有格外加重這項物產的缺乏，因為擁貨者要等候最高行市纔肯脫貨，而且引起啤酒製造業的憂惶。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中，舉凡數量超過三噸的蕎麥，也受着平價的限制。但是在與生產的實際行市比較之下，平價所限定的價目是顯然不夠的，因使蕎麥的貿易完全陷於停頓，而馬的飼料就發生困難。到次年二月，就有徵收盡所有存貨的命令，唯有屬於公共機關的及數量在一百公斤以下的存貨是不在徵收之列。麩皮在受了平價的限制後，牠的批發貿易也陷於停頓；磨粉商為圖躲避官方規定起見，便設立了許多分店，名為從事於零售的業務，實則大批的購進。為着預計到蕎麥收成的短絀，聯邦會議便以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命令舉行蕎麥的平價。地方當局，為圖避免發生蕎麥荒起見，便從事於購進這項物產，再由它們自己轉賣，並禁止將之運往外地。這種辦法祇有加重市面的恐慌，結果祇得放棄不用，同時則因物價之不斷的高漲，即蕎麥的官定價目也隨之提高。有些報紙會要求當局舉辦普遍的徵收，牠們認此為維持定價的唯一辦法。其它的報紙則指摘政府在這項物產的存量上作了錯誤的報告，因而助長市面的恐慌。四月的命令僅設立一個帝國蕎麥供應局，由各市囤積這項物產以供給平民階級；囤貨之不慎重

保存與販賣辦法之不完妥，便會使這項蓄積的大部份遭受損失。

在一九一五年九月，有着蕃薯採辦公司之創設，目的是想以由波蘭、庫爾蘭德及立陶宛輸入蕃薯來代替平價辦法。這個組織也未能制止蕃薯的漲價——較之一九一四年的價目，這項物品在那時候是漲了百分之三三至百分之五〇。因此，十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恢復舉行平價辦法。零售的價目是歸各縣當局確定。同項命令又照帝國穀物管理局的典型而設立了帝國蕃薯管理局。所有這種種步驟，在蕃薯價格上，都不能發生減低的作用；蕃薯的定價便不得不於一九一六年一月與三月中陸續提高。約在同一時期，聯邦會議又以外國輸入的蕃薯的貿易專利賦予帝國蕃薯管理局。

關於糖方面，政府也施行平價的限制：爲着存貨豐富及國外市場消滅，同時又因避免危害到本國糖工業，生糖的價目便定爲每擔一九馬克，每月得加價三十芬尼，直到價錢達到二〇·五〇馬克爲止。截至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糖的銷出數量是定爲產額之百分之二五；過了這個日期後，得將剩餘額之百分之四〇自由販賣。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中，中央購買公司得到了徵收煉糖的

權利，藉將徵收的貨物轉售與消費界。在是年秋季裏，製糖商奉命將他們生產量之百分之一五至百分之二〇按照規定的價格售與煉糖廠。售與批發商人的價目也經政府限定，而批發商人的利潤是限定百分之五。

以穀物為原料的酒精製造業，曾由政府勒令減少牠的生產數量，為着要使一六〇、〇〇〇噸的裸麥及一、〇〇〇、〇〇〇噸的蕃薯得由此節省下來。在二月中，因爆裂品製造業之需要酒精，上項約束便受到一番修改。政府命令設立蕃薯的曝曬場。曝曬蕃薯公司的任務是在於囤積這項曬乾蕃薯，牠也得到舉行徵收這項物品的權利。

平價的限制辦法也陸續施行於米，乾菜蔬，豬肉，魚，野味等項物品上。政府於兼顧貨物的成本與市場的情形下而確定了調劑行市的各種價目；中央當局就根據這些價目而訂定最高的售價。地方當局則訂定零售的價目。政府另有一篇命令，准許地方當局訂定牛乳的批發與零售的價目，並規定牛乳的販賣辦法，期使乳母，嬰孩及病人都可得到這項飲料的接濟。另一篇命令則勒令油類製造業向戰時油類供應委員會陳報存貨的數量，後者擁有徵收權及購買的專利。此外，牠的任

務又爲替帝國牲畜飼料管理局供給豆餅。

十月十一日的七篇勅令，准許首相下令調查下列物品的數量，及製定牠們的貿易條件與價格，這些物品爲咖啡，茶葉，可可粉及其他殖民地的食料品；並准其規定蕎麥，黍及其附屬品，在地生產的菜蔬與水果，菓醬，蜜，果汁露，脂肪的附屬品的最高價目。

平價政策並沒有達到它的目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它須追隨曾經施行平價的各項物品的漲風而不能予以制止。社會黨曾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的前進報（*Vorwärts*）裏，指摘平價政策之不充分，及平價所定的價目太高，就如關於豬肉項下，實爲生產者的利潤留下了過大的餘額。商人在他們那方面，則指摘物價高漲的原因是基於各種新機關之官僚式的辦法，及其勒令將貨物作無謂的轉移，與其缺乏保護方法而使貨物的品質備受損害。每日評論（*Tägliche Rundschau*）便會縷述牲畜飼料公司之敗壞了牠的任務：因爲這個機關辦理之窳敗，牲畜飼料的供應竟至不能超過上年同期中之十分之一。官廳之辦理接濟商業界的業務，結果是失敗了，商業方面就無從得到貨物。徵收政策原爲平價政策之必然的結果——後者的作用實爲使貨物發

生稀少的現象，同時則引起鉅量的濫用國家富力的結果，而不能達到牠所期待的目標。在國會的十二月會期中，中央黨及社會黨的議員會起來攻擊帝國物價監督局，極力說明這個機關沒有實現國人所期待於牠的任務；他們要求在聯邦會議裏設立一個中央管理處，付以舉行普遍徵收與辦理分配事宜的權利。政府雖則厭惡這個計劃——一部份的原因是關於憲法上的問題，但在國會大多數投票贊成之下，結果便不得不表示同意。

關於取締投機方面，德國曾採取許多步驟。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法律，准許政府對於各種消費品，草料及燃料等等，訂立最高的價目，如遇貨主拒絕按照平價表的價目而出售的情事，行政機關得沒收及出賣他的貨物。

一九一五年六月的聯邦會議的一篇命令，會勒令零售商人揭貼他們的商品價目。在九月中，另有一篇命令，對於違犯平價規定，或違犯調查貨物數量的規則，或違犯揭貼價目的規則的商人們，禁止其執行售賣食料品的營業。

同月另有一篇命令，勒令人口在一萬名以上的各縣設立物價監督處，其中應包含生產者，商

家，熱心的專家以及消費者。這些機關有舉辦調查的權力，並負責規定糧食品的價目。各市當局有負責辦理糧食採辦的權力，并可委託某種機關或熱心的生意家——而自由的商業界除外——代售這項物品。十一月的命令又准許各市當局指令各商號陳報他們盡所有的日用必需品的存貨數量，並准許市當局收買那些存貨與從中設法利用。

這種種步驟並不能制止投機行為，也不能制止物價高漲。農民則不理官廳所定的規程，而隨便以他們的農產品飼養牲畜，他們可因此獲得比按照定價出售的收入較多的利益；有時，他們將農產品收藏起來，待價而沽，設若不能得到他們所期望的價格，他們甚至於毀棄這些物產。因為這個，都市人民產生了某種仇視農村人民的情緒，在北德意志與南德意志之間，竟然也產生了同樣仇視的情緒。那些鄉村協會之握有貿易的專權利——特別是關於穀物——並得將沒收的貨物按成本價出售，這是基於制止一切投機行為的目的，但牠們本身竟然也與農民朋比為姦。有一篇糧食部次長的通令，對於這個問題，會這樣說道：「鄉村協會及其他公共機關之違犯戰時經濟的規定的行為是層出不窮，至可痛惜。現在無論如何必需消滅這種事情……我特別提出鄉村協會

之從事活牲畜的秘密貿易的事實；這種秘密貿易是特別具有危險性的，因為它可使國內人民的肉類、脂肪、乳類的供應備感困難，同時又引起傳種的及用於農業上的牲畜的漲價，而使農業生產的成本更見增加。」

各種用以增加糧食來源及制止物價上漲的措置之無成效，與資源不足供給消費的危機之迫切，迫使德國政府在開戰之初立即採取限制消費的手段。十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勒令在製造麪包的小麥麪粉裏調入百分之十的裸麥麪粉，並在裸麥製的麪包裏調入百分之二十的蕃薯粉。在十一月中，另有一篇命令規定小麥的磨粉生息率應為百分之七五，裸麥的應為百分之七二。這些步驟都是落空的，因為我們已經看過，一切物產都見短少，而在小麥上雖得到節省，但結果祇有使裸麥與蕃薯的缺額增加而已。加之，磨粉生息率之提高，首先是損害了麪包的營養料，其次則減少了供作牲畜飼料的麩皮的數量。在十二月中，普魯士邦政府設立戰時穀物公司，且向人民發表一篇文告，力陳穀物收成的短絀，不敷消費的數量約當百分之一〇至二〇，並勸告大家節省麪包的消費。

在一九一五年初，聯邦會議將小麥的磨粉生息率提高至百分之八二，裸麥的磨粉生息率提高至百分之八〇。上等的麩粉不得供作製造麩包之用。在製造麩包的小麥麩粉裏所應調入裸麥麩粉的成分，是提高至百分之三〇；此外，蕃薯粉得照百分之二〇的比數代替小麥麩粉。裸麥麩包應包含百分之一〇的蕃薯粉及百分之三〇的碎蕃薯。麩包進爐的時間也受了限制。小麥製麩包，每塊重量不得在一〇〇格蘭姆之上，並至少須在焙製成後二十四個小時纔許出賣。設如麩包裏所包含的蕃薯的分量是在規定的最低分量之上，則牠須載有K字母的記號。在一月底，各麩包店決定出售印有KK記號的麩包，後者是包含了一倍的蕃薯。大麥、蕎麥、米的成分，這種種麩粉都可以代替蕃薯粉。加之，在二月中，每人的麩包消費量是定為每一星期二公斤，或每人每日二二五格蘭姆的麩粉；到下一個月，麩粉的分配量又減為二〇〇格蘭姆。在三月中，柏林市長取消了以百分之三〇的裸麥麩粉調入小麥麩包裏面的強制規定，而以蕃薯粉或研末的蕃薯來代替裸麥麩粉。在裸麥麩包裏面，則准許調入百分之三〇的小麥麩粉，因為供作牲畜飼料的裸麥短絨不敷應用。同時，啤酒製造業所使用的麥芽，又須減少百分之四〇。供作私人馬匹食料的蕎麥，也同樣的

加重受到限制，而且禁止將蕎麥飼養其他的牲畜。當局勸告人民以胡蘿蔔及糖餵馬。在一月底，特萊斯登城的麪包業，決定停閉澱粉製造廠。

爲發展節省的精神與以節省方法訓導人民起見，德國舉行了一番積極的宣傳。這種訓言是寫在一種小冊子裏面，由政府儘量散發。戰時糧食管理委員會曾連續舉行演講會，由醫生與衛生專家主講，演講的目的就有如下述幾點，以植物脂肪、糖、蜜、澱粉質物品代替牛油與動物脂肪，並講求在調製食品上，在使用燃料與肥皂上，在利用食料品及廢物上，得到省儉的辦法。有人甚至提議以一種可在油污水裏抽回脂肪的機器贈與各旅館、醫院、臘腸製造商以及私人家庭。肥皂製造業之利用澱粉，也經政府禁止。爲補救煤油荒起見，當局勸導人民使用煤氣。從三月十五日起，普通人民的汽車不得在路上通行。聯邦會議勅令各縣在二月中收買並屠宰一百萬頭的豬，以供節省穀物；中央豬肉購收公司及各都市的代表團都決定製造罐頭豬肉。在普魯士邦萊茵蘭區域內，所有在菜單上預備兩殺的各家飯館，必須將其中之一用豬肉，否則處以六十馬克的罰鍰。共計經過屠宰的豬達到了九、五〇〇、〇〇〇頭，約使豬羣在重量上減少了一半；結果是發生了豬肉荒，如

照八月二十五日的服息報 (Vossische Zeitung) 的記載，窮苦的家庭幾於全部得不到這項食品。在三月中，柏林方面便按照麪包領取票的辦法，也製定了蕃薯領取票。

這種種努力並非無功效的。這不是說糧食荒不會在若干地方激起了騷亂情事，也不是說農民所常做的壟斷行爲不會在商人的投機行爲裏及富裕消費者之自私自利的享受思想裏找到了同等的行徑。但是說，在大戰第一年中，德國國內糧食之可怖的恐慌是被制服了。上述各種限制辦法，與其說是極端迫切的需要所迫成的，無甯說是慎重的與預先佈置的辦法，牠之被採用的理由是在於保證新穀與舊穀之得相交接，同時因爲在估量穀物與蕃薯的存貨上計算錯誤，遂使這種辦法格外進展。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中，人們纔看到存糧的數量是遠在當初所估計的之上。這個意外可慶的情事，恰是與羅馬尼亞解除小麥出口的禁令同時發生。從一九一四年八月起，羅馬尼亞政府即會向協約國各政府指陳這個問題的關係。在一九一五年中，它又向後者發出許多通告，說明它有着不得不出售小麥的迫切需要。這種通告並未產生結果，因爲英國當局會表示它的意見說，海上封鎖政策立刻就要消滅德國的一切抵抗力量。到了八月，羅馬尼亞的禁止小麥出口的

禁令終於解除了。德國立即利用這個機會在布加勒斯特 (Bucarest) 設立了一家帝國購買局後，者便會採辦了若干大批的小麥。在霞飛元帥敦促之下，英國政府終於一九一六年二月決定與羅馬尼亞商購六〇〇、〇〇〇噸的小麥，這批貨後來仍然留在當地。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德國因此得從羅馬尼亞輸入了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擔的小麥。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中，德國糧食總裁巴托基 (Von Batocki) 曾宣佈說，這批小麥，恰於最後餘貨告罄的時候運到德國，實曾救了後者。在德國中央購買公司的布加勒斯特代理店裏所搜出的一篇通知書，也包含了同樣的估量：「我們駐在羅馬尼亞的機關之將貨物由該處運到德國是恰在適當時間，而我肯定說這番動作實使我們得免於一種可羞的和平，這個話不是過甚其辭的。」國務員則在國會裏表示他的滿意，因為這種情形可避免了青黃不接的危險。

不過，新穀的收成是比前幾年更壞的多，而本年春間之大批屠宰牲畜益使肉荒的危機嚴重化。所以，在這時候，德國不得不增加提供牲畜飼料的裸麥及麩皮的數量，並在製造麪包方面以小麥麪粉代替裸麥麪粉，因此「K」字記號的麪包可以取消，而同時並未將每人小麥麪粉的分配限

量提高至二二五格蘭姆以上；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分配限量又重新減至二〇〇格蘭姆。歷來所頒佈的各種限制消費的設施，在那時候，非但沒有廢除，反而至於變本加厲。十月二十八日的命令，禁止於每星期二及星期五出售牛羊肉，野味，家禽，魚，禁止於每星期一及星期四出售用豬油調製現成的菜餚，禁止於每星期六出售豬肉。有人提議製定肉類與脂肪的領取票，但國會否決這個計劃。十一月四日的命令限定了豬肉的最高價目。同月八日的命令宣佈徵收油，脂肪以及各種乾菜蔬。

在一九一六年春間，德國便這樣的着手於製定一個有系統的計劃，以代替從前之臨時周章與暗中摸索的動作，這個計劃是包括着一種糧食專制辦法之創立，以應付戰爭的第三屆冬季。社會黨機關報，漢堡迴聲報（Hamburger Echo），曾稱頌這個逐步走向生產與貿易的國營組織的路上，並且此為德國歷來所遭受的痛苦之一個足可告慰的理由。反之，保守派機關報，克羅伊茲報（Kreuz Zeitung），則認為這種計劃是太晚了，同時是無可補救的錯謬，而這個論斷的理由最充分的證據，就在於將農業生產置於國家監督之下的提議，這種提議，在他看去，無非是絕對不可能的。

新組織是實現於一九一六年五月，根據這個組織，戰時糧食管理委員會就得到了關於管理公共糧食的全權。它所採取的制度，即在於普遍實施官廳的徵收與分配，就是將在小麥上已經施行的辦法，陸續擴展至一切食料品上。這個制度會實際的施行於一切製造麪包的穀物及蕃薯上。而且是在年下半年中，它也施行於一切穀物及其代用品，草料，肉類，牛油，脂肪，水果及罐頭菜蔬等項。在一九一七年初，則擴展至牛乳方面。

據戰時糧食管理委員會主席巴托基寄與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的一封信裏的敘述，委員會的動作似乎會使裸麥及裸麥麪包，大麥，蕎麥以及牛肉的價目跌落。他也承認關於蕃薯方面，因為特殊的情形，委員會的動作是沒有成效的，同樣關於不易保存的物產，如菜蔬、水果、家禽、牛乳製造品等項，官廳所訂立的交易，往往因為價格過於昂貴，及官廳職員的行動之缺乏調整，而不能成功。為救濟這種困難起見，他建議設立一個諮詢機關，負責嚴密監督各機關的這月，並由它本身出來成立交易，藉圖避免環境最不佳的各縣所遭受之擡價拍賣與過分漲價的情事。對於委員會工作的評論，不見得全像上面那樣稱揚的。柏林市長就曾在同一報紙裏聲訴說，

自委員會從中參預以來，牛乳的來源是比從前情形更壞。至關於其他物品，雖然小麥和蕃薯在一九一六年中不曾漲價，但大部份其他的物品，特別是肉類，都反而有着顯明的漲價，而且在一九一八年中，這個漲風是有增無減的。反之，柏林市議會則要求壓低平價所定的價目，並指稱政府受了農業利益的影響。關於蕃薯項下，柏林日報指摘戰時蕃薯公司之成爲蕃薯荒的原因，因爲牠所定的最高價目是實行於夏季，由是農民在蕃薯成熟之前就急將之出賣。而在農民那方面，他們也抱怨於農業之被犧牲。哥倫報（Kölnische Zeitung）會說道，委員會的各種措置，會使全國各地表示大大的不滿，因爲這些措置產生了非分的偏袒與投機的行爲。加之，委員會的行政機關體制，是同過去一樣，成爲各種錯誤的原因，並且損壞了許多糧食的存貨。

在這時候，德國的糧食狀況仍是極其困難的。蕃薯、乾菜蔬，特別是脂肪與牛油，都極其稀少。牛乳荒就增加了嬰孩死亡率。薩克森邦議會於一九一六年三月通過一個議案，在那裏面它要求聯邦會議降低必需品的最高價目並懲處從事壟斷的人們。在是年五月中，巴伐尼亞邦政府會搜查慕尼黑居民的存糧，禁止他們擁有超過四磅的肉，二磅的脂肪，半磅的牛乳餅，一磅的可可粉。

二磅的咖啡，五磅的糖，三磅的麵條，十粒的鮮蛋與一百粒的非鮮蛋；超過這些數目的存積都須沒收入官。在整個巴伐尼亞邦裏，宣佈施行同樣的步驟。各市當局，在它們那方面，也設法減輕糧荒，它們向各處購買糧食品，並直接轉售與人民，及創設運魚的列車：荷蘭的鯊魚——在一九一六年中國總共收進了價值二千萬馬克的數量——與挪威的鱈魚都會使德國國內的給養得到有力的援助。

直至一九一七年春季爲止，麵包的限定分配量不會有顯著的變動，從這個時候起，又減至一七〇格蘭姆。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中，分配量再提高至二二〇格蘭姆，但到一九一八年，重新又降至一六〇格蘭姆。

關於肉類方面，德國也按照麪包票的辦法，舉行限量分配。分配的限量是定爲每人每星期二五〇格蘭姆。到一九一六年秋間，又減至二〇〇格蘭姆，即等於每人每年一〇公斤四〇〇格蘭姆，而在戰前的每人每年的通常消費量是到了五二公斤三〇〇格蘭姆。軍隊方面，雖則大部份的糧食來源是取資於被侵佔的各地，但每名兵士的肉類每日分量也降至二五〇格蘭姆，並每星期中

有一天不得肉食。肉類分配量雖受這樣的限制，但消費的總量，在普通人民方面仍等於每星期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公斤，軍隊方面仍等於每星期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斤，總共每星期須屠宰一五七、九二八頭的牲畜，而農業界代表基於必需復興牲畜業的立場，仍然要求減少這個分配量。各勞動者團體的代表則回答道，牧畜業之復興不應在損害人民糧食的條件下而實現，他們並且說，肉類消費之增加可以騰出其它食料品來，因此他們反而要求將肉類的分配量提高至三五〇格蘭姆；在他們推動之下，首相就答應照這個數量提高，並且使大家可懷着提高至四五〇格蘭姆的希望。這個許諾，雖經柏林市當局簽證，但並不能實現，因為若照這樣做，則勢將屠宰許多優等的牲畜而破壞了牧畜業，而這個失望的結果，曾引起了人民的劇烈反感。四月十五日以來之以廉價付與人民的每星期二五〇格蘭姆的附加類肉類，也於八月十六日取消了。加之，即以官廳所許可的分配限額而論，也常常有得不到的情事。人們便轉趨於馬肉的消費上，因使馬肉也漲價，馬肉平價的價目也不得不提高至每磅一·八〇馬克。

關於蕃薯方面，德國政府所採取各種措置之無成效，重以收成數量之短絀，因而迫其於於一

九一六年十二月，將蕃薯的每人分配額減至每星期五磅。在一九一七年中，蕃薯的按票領取制是施行於全德國境內。在一九一八年七月，每人分配額又減至每星期三磅，而在漢堡與來比錫兩地則降至每星期二磅。即以這種低額而言，人民仍難於取得全部油及脂肪的分配限額，在理論上固為每星期九〇格蘭姆，但實際上則極少分發與人民。嬰孩、乳母、病人的牛乳分配額，也減至每磅之四分之三。為抵補這項食品的短絀起見，政府按名補給每星期二五〇格蘭姆的麥粉與二五格蘭姆的糖。但這項食品仍是不敷分配的，特別如對於勞動者方面，因而有若干特種的辦事處，便負責接濟工業方面。

關於煤的生產方面，德國固然處於優越的地位，但煤的消費也大量的減少。在戰事開始發生之日，煤的生產即見減少，固然政府會極力維持礦工的原來數額，且在煤的運輸上訂立優待的運費。在一九一四年度，煤的生產與上年度比較，是減少了百分之二。在一九一七年度，則減少的比數是達到百分之三五至百分之四〇。當局使極力發展煤氣的消費，隨後又發展骸炭的消費，以代替煤的消費。在工業方面的需要不斷增加及運輸發生恐慌之下，私人家庭的煤的消費，便受了機

性。在一九一七年，成立了煤票制度，每房間的每年分配限額是定爲五擔，即僅及常時消費量之百分之二五至百分之三〇。街上的燈火也經減少。各商店都須於下午五時關門，上午九時纔許開門。煤氣是每日停止散發十三小時。各學校是合併授課，而每日各課班祇減至一個。特別快車也經取消，車上的取暖設備也經減少。

在俄國革命及烏克蘭和議迫使羅馬尼亞政府無從拒絕德國之予取予求後，德國給養短絀之所資以抵補者，又是羅馬尼亞及波蘭的農產品。德國曾於在俄國南部施行統治上懷着無窮的希望。然而，俄國一九一五年度與一九一六年度的收成也是短絀的，而消費的增加已將一九一四年度的剩餘消耗乾淨。在一九一六年初，恐慌是到了那樣劇烈的程度，因使俄國動念將彼得格勒的醫院，行政機關，工廠以及軍隊移往俄國中部，並禁止難民及入伍者進入城內。因革命而發生的無組織狀態，曾使一九一七年度的生產大量的減少。唯一現有的存糧是散在農民手裏，他們極力不肯脫手，並以武力抵抗德國當局之舉行徵收的嘗試。此外，運輸的惡劣狀況，也不允許德國集中及攜去那些存糧，所以俄國所供給德國的農產品，不過是微小的數量而已。

德國糧食政策這樣惡劣的結果，非但引起社會黨方面的抨擊，即農民方面，也以貿易自由之被取消與無能力的官吏之宰制諉過於這個政策。在追溯各種徵收，特別是水果與菜蔬的徵收之失敗，雖用盡各種佈置方法，總不能接濟柏林之後，柏林日報又進一步說道，政府在糧食分配方面所犯的錯誤是更見重大，而情形是每況愈下。牠又指出糧食總裁已不敢再做任何許諾，也不敢再說安慰的話，但承認了他的無能。這個報紙也要求恢復貿易自由。這些評判，對於政府不能不算是嚴厲的，後者是對於這個意想不到與失望的環境不得不於事先無準備中講求救濟辦法。無論它的錯誤如何，德國人民之能夠以遠趕不上需要的糧食資源支持了四年半之久，實靠在政府所採取的各種步驟。

在一九一八年中，因為政府所採用的制度之產生惡劣的結果，便有人在國會裏提出恢復貿易自由與生產自由的議案。他們力稱政府所採用的制度會發展了秘密貿易與投機行為，卻不能與以消滅，而物價的降低將隨貿易自由之恢復而產生。他們提議將徵收政策限在極端必要的範圍內，在脂肪，糖，肉類等項物品上仍然維持現行制度，至關於水果，菜蔬，雞蛋各項，則須全部與以取

消。這些建議並未得有結果，而後來共和政府於一九一九年恢復了工商業的自由，但因為顧慮物價上漲，卻不敢觸動關於糧食品的各項約束辦法。

戰事之結束與封鎖之廢止，不過在理論上使德奧恢復它們的給養自由而已。在事實上，世界存糧之普遍的短絀，運輸之紛亂，以及它們匯市之跌落，在在阻礙由輸入的發展而來更改它們的糧食狀況。特別如奧地利，它的小麥生產僅數三個月消費之用，又不能求助於本身也。感覺缺乏的匈牙利，又因為鐵路的情形，也不能求助於羅馬尼亞或猶哥斯拉夫，而在停戰後一年，它就迫至於飢荒的局面，它的首相不得不向協約國方面請求迅速的援助。後者立即組織一個協約各國聯合會，以期接濟奧地利，以及一切需要從速施以援助的中歐各國，如塞國與羅馬尼亞。美國會因為這個而供給了一批信用借款，而各種必需的糧食品便運往維也納。

至於德國方面，在停戰後頭幾個月，情形並未有顯著的變更；雖然政府一方面答應增加國民的消費限量，但他方面則利用飢荒的展望與輸入的停頓，而作為維持國內秩序的理由。徵收制與平價制，是以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之法律之頒佈纔告取消，而在這些制度廢止後，物價立即

激漲但因輸入之恢復自由而得制止，隨後又因匯市之慘跌而重新發生劇漲。德國的情形是比奧國遠見良好。從和平恢復後，猶同戰事期中一樣，糧食品來源之短少，與其說是基於生產比較人民消費之有實際的短絀，無甯說是基於需要的增加。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哥倫報就曾這樣說道，德國的糧食問題，是特別在於調和人民的需要與收畜業的需要，而我們的確看到整個限制每人消費額的制度是建築在保存本國牧業前途的必需上。至關於現在的情形，根據同一報紙所說，則小麥與裸麥的收穫量是估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擔，足供每人的每日麵包分量增至五〇〇格蘭姆，即使將磨麥的生息率降低至百分之八五，蕃薯已不供製造酒精的使用，足供人類食料所必需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擔及通常供作牲畜飼料之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擔；糖若專供國內的消費，可以有利的改善各種食品的营养料。至於牲畜方面，如若德國不想藉損害人民的糧食而力求與以保存，它就可將之減至與草料數量相等的比數，人民的糧食資源就可同時得到兩種利益，即肉類與牛乳的供給增加與穀物及蕃薯的存量提高，至於匯市方面，可因草料輸入之消滅而得到好處，而牧羣之這樣的減少及其飼養較善，也可使牧畜業的生息率增加。

這些估量之值得注意之點，是使德國戰時所感受的恐慌的主要原因，與指使德國政府採用限制消費政策的理由，可以顯明的披露出來：如果德國政府確然大膽的決計犧牲了牲畜，藉使國民的糧食不至欠缺——恰如它在開戰之初所做的，那麼，糧食品將是充分的足供人民的消費，而限制辦法將是無所用的措置，這將成爲顯而易見的事實了。然而，我們也難於指摘它之悞於竭力來制止全部毀滅牲畜的政策：固然國內的一切力量應全部用於應付戰爭上，但爲國家的利益着想，也不能不顧到將來。而德國的農業繁榮，及其所資以維持繁殖的人口之力量，是建築在牧畜業之處於優越地位及其農業之商業化——恰如我們在本書前面所指出的情形：德國牧畜業之破產，便將牽帶它的農業及國家本身走到一種不可計算的貧乏的狀況中了。其實，我們也已經看到，企圖增加穀物種植的種種努力，幾是毫無成效，因爲農民自己明白牧畜事業可使他們得到更多的利益，此所以德國的牛羣減少極有限，而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人口的各中心點，反而增加，而損害了牛乳的生產。在另一方面說，從前大批的宰豬曾產生了惡劣的結果：豬肉是保存得很壞，而經過這番大量的屠宰後，立即產生了豬肉荒，牠的價目便發生了一番大大的高漲。

總而言之，上述德國糧食政策的缺點，無論其拙劣的程度如何，基於它所追隨的目標及其所演成的結果裏是比較少些，這個缺點多半是在於糧食問題所呈現的矛盾條件上：和平時代的事業是在於維持這個建築在對外貿易上的農業生產的繁榮，戰爭時代的事業是在於靠國內固有的資源以維持被包圍的人民的糧食，這兩方面的條件是無可調和的。

第十節 美國的消費狀況

美洲為歐洲所需要之軍用品的供應者，特別又是歐洲的日常消費品的供應者，它所受生活騰貴的影響是不及歐洲那麼劇烈的。但是，那些日用消費品之不敷應用是世界普遍的現象，自然也不能免在美洲發生牠的影響，此所以美洲的物價，在大戰的頭兩年中還是慢慢地上漲，在最後那幾年中，也同歐洲一樣，是一日千里的激漲起來。我們還可以留意這一點，即這第二個階段的初期是處於美國加入歐戰的時候，恰與美國消費的增加同時發生，而在歐洲方面，直至戰事結束之日，物價上漲的累進率是有規則的，而從這個時期起，則加速的進展着。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根據紐

約商務報 (Journal of Commerce) 的記載，糧食品的價目是幾與通常一樣：小羊肉，羊肉，牛肉，蕃薯，胡葱，雞蛋等物的價目都反而趨跌。糖的漲風是很輕微的。價目維持了漲勢的是特別在豬肉上，這個物品歷來有着大量的需要。在全部上說，物價的上騰，與一九一四年七月比較，則一九一五年底漲了百分之六，一九一六年漲了百分之四七，一九一七年漲了百分之八三，一九一八年漲了百分之一〇七。騰貴特別顯明者是在於各種農產品上，在一九一八年，這項物價的上漲比數是高達至百分之一一〇·四，至於五金的漲價比數不過高至百分之一〇〇而已。到停戰後，截至一九一九年二月為止，物價曾趨下游，如以一九一四年的指數比較，則牠的平均上漲的指數是降至百分之九九。但不久後，漲風又見上昇，在是年底竟高至百分之一三八。

直至美國加入歐戰之日為止，物價上漲所發生的影響，還不夠在美國使人懷着重大的憂慮：輸出貿易與生產發達所產生的盈利，以及工資的上漲，就都阻止國內廣大民衆感受物價高漲的痛苦，而且反因消費增加而提高了生活的水準。有些報紙，僅以日用第一必需品的生產不足並將於日後發生影響爲慮，且曾述到許多麪包店因爲小麥及勞動工資之昂貴而突然發生倒閉情事。

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信用委員會主席曾向國會提出一篇法律草案，那裏面的目標是在於禁止在一年內輸出各項糧食品。不過，在這篇草案裏面，着重於維持國內給養問題的目標，僅是居於次要的地位；牠的主要原因，照提案人本身所說的，是在同英國爭論關於戰時違禁品的問題上，以一個強有力的憑據供給美國政府。至於輿論方面，則認這個草案是受了日耳曼勢力的影響，企圖用這個手段而達到禁止以軍需品接濟協約國的目的。這一類的草案是過於違反美國全國的利益，而美國政府便宣佈置之不理。

在加入歐洲的糾紛當中，美國政府便決計採取資以保證國內生活必需品的各種步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根據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法律而成立的國防委員會，設立了一個糧食特種委員會，以胡佛主持其中的事務，後者曾在救援比利時的美國派遣團裏得過卓著的成績。在任命了糧食總裁之下，威爾遜總統曾宣佈說，各種新步驟祇限於在戰時實行，而且政府的意思祇想以非常手段的名義來使用這些步驟。胡佛則向民衆方面着手發動了贊助每個人樽節的宣傳，有人估計每人實行樽節的結果可使每年節省了七萬萬美元。在這個時候，處於由當時環境及

這種宣傳所產生的印象的作用下，美國會表現了限制消費的趨向。

上述情形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從一九一七年六月起，物價騰漲就表現在糧食準備量與消費量之間缺乏了均衡。同時，糧食品的輸出是增加到了可憂慮的程度：一九一七年四月的糧食出口額已經比一九一六年四月增加了百分之五〇。因此，政府提出了准其限定最高價目的法律草案。在國家所訂立的交易上，政府本身就走到這個路上，它曾邀請各工業家同意於適當的價目，如遇有對方表示拒絕的情事，它就以行使一九一六年法律所賦予的徵收權來施以威脅。在本書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它會實際的行使這個權力。

這個法律草案，雖然遇到工業界的反對——他們拒絕在國家所訂立的交易之外接受價目的限制，但在政府力持之下，終於得到國會的通過。四月十日的法律會以最廣大的權力授與總統，以維持糧食品的接濟及其分配，特別如關於糧食品的生產與販賣的條件。他可以處置盡所有的酒精飲料的存貨，直至戰事結束之日止；酒精飲料的進口及其以糧產品來做製造的原料，都受到取締。國會曾以一批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經費付予政府，以實現它的目標。

在是年八月十二日，胡佛即決定收買小麥的全部收穫量，並規定麪粉的製造及其販賣的條件。爲辦理小麥的買賣業務，一個公司曾經設立，牠的資本爲五千萬美元，並由政府擔任。購買的業務，各種服務的經理，以及價目的訂定，都交與職業專家辦理。磨粉業與麪包業都受了特別的約束。麥子的價目是定爲每擔二·二〇美元。麪包的價目則仍任自由規定。

爲維持煤的供應起見，聯邦商務委員會，曾於起草上項法案當中，建議由政府負責經營煤礦與鐵路。這個建議曾被否決，但政府根據八月十日的法律，任命一名燃料監督。同月二十一日，在礦的煤價是定爲比通常使用的煤價低了百分之五〇的價目。煤的生產雖則增加，但仍然不敷極鉅，因爲運輸混亂及需要增加：在本年初，存貨是到了最低的水準，煤荒的現象已經產生。到下一年，不平衡的狀態是更見顯明。因此，燃料監督決定對於非爲軍事需要而工作的各工業——牠們的消費總量是到了一萬萬噸——以及公共燈火業，都施以限量分配的限制。在每州及每區裏面，都設立了一種委員會，負責監督生產的成本並追隨價格的變動，追隨的範圍是一直將零售商包括在內，後者須遵辦一種特殊的會計。有一種宣傳會向產業家鼓吹，喚起他們努力於燃料的節省：若干

工程師會巡行各處工廠，目的在引起他們改良使用燃料的設備與方法。人們希望由此可以節省了二千萬噸的煤。

美國曾留意於制止投機行爲——有些人曾以這種投機行爲歸於日耳曼原籍的商人身上。在九月中，胡佛發出一篇警告，宣言如肉類的價目沒有充分的降低，他就將採取嚴厲的手段。從十一月一日起，舉凡每年營業數字超過十萬美元的糧食進口商，製造商，販賣商等等，都須處於特准營業的待遇之下，並須向管理機關按期供給他們的營業報告。管理機關就有權監督他們的存貨，檢查他們的帳簿，限制他們的過分的利潤。每年營業數字在十萬美元以下的商人，是不處在這種待遇之下，但批發商不得彼此私相售賣而違犯了官廳的規定。

到是年底，限制消費的制度是成立了。肉類，麵粉，糖等項的消費，是受了限制。每星期中，有兩夜停止燈光的使用。一個月後，這些辦法是進一步的強化了：准許售與麵包業，經紀人及零售商的麵粉，便照常時消費量減少了百分之三〇，售與肉店的肉類是減少了百分之二〇。當局曾勸導人民以其他穀物的麵粉來代替小麥的麵粉。麵包店會製造一種麵包，名爲「勝利麵包」，其中是包含

着百分之二〇的其他穀物的麵粉。糧食監督會擬成立飯館票的制度，並擬向國會要求更廣大的權力，如果這些辦法仍然不敷應付。有一篇目的在於加強政府在物價上所發生的作用的法案，已在準備中。政府於採取這一切的措施之下，也不忽於同工商業方面接觸；政府的行動是同他們協商的，同時也要由他們來實行政府的一切措施。此外，它又極力顧到聯邦商務委員會所調查的確實情況。

上述那些辦法的目標，是在於允許政府接濟歐洲的糧食，並運往歐洲所缺乏的九千萬擔的小麥。那些辦法的第二個目標是在於發展民衆的節省的思想。在後面這個目標上，曾繼續舉行一番熱烈的宣傳；若干團體曾成立起來，以推展這種宣傳。這種運動發展的結果，是於一九一八年中引起一六七七家的儲蓄公司之創立。向民衆散發的傳單與小冊子的數目曾達到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儲蓄紀念票之售賣，曾得到了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收入。在是年一月，因為收成的短少，穀物的剩餘額僅有一三〇、〇〇〇噸，現在則增至三、一二〇、〇〇〇噸。政府曾囤積了大批的糧食，以供接濟協約國，那些糧食品不止包含了小麥一項，其中也有大麥及裸麥的麵

粉，玉蜀黍粉，罐頭鮭魚，罐頭牛乳，米，糖，大豆等物。它曾搜集了二九、〇〇〇架的起重機與磨機，總共可以容受九二三、〇〇〇、〇〇〇擔的穀物。它曾在法國設立若干準備庫，以防萬一發生海道運輸中斷的情事。它曾設法使派往歐洲的美國軍隊能夠源源的得到給養，而不至動及那些準備庫及爲防備意外而成立的準備庫，那些準備足夠維持二百萬軍士之三個月的給養。

糧食的監督，並未制止了物價的高漲，從一九一九年二月起，因爲世界市場——其中也包括了德奧及各國的收復區域——的需要增加，物價的高漲是到了空前未有的劇烈程度。不過，至少它總可使接濟歐洲的事業進行便利，設使沒有美國這種糧食的監督，歐洲將更陷於無能支持的狀態中了。達狄歐（Tardieu）曾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法國衆議院裏說道：「我不能忘記，靠在這種制度，由美洲輸來的小麥，得在前一年中，按照每人每日三〇〇格蘭姆的分量，而維持了一一、〇〇〇、〇〇〇法國人的糧食。」歐洲的給養是操在美國手裏，特別是被解放的各地，其中包含着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名的人民。截至一九一九年一月止，美國會每月運去一五〇、〇〇〇噸的糧食品，其每月運往比國及法國北部的一五〇、〇〇〇噸尚不在其內。救濟最

高委員會——由胡佛主持——的設立目的，就在於同協約國協力進行這個事業，並在於解決一切有關於歐洲給養的問題。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這項糧食接濟的負擔是達到六萬萬美元。這個數目幾乎全部是由美國擔任，後者曾因進行這個事業而放款與被救濟的人民。

第十一節 瑞士的消費狀況

瑞士的農業生產是成爲一種輸出的實業，它同德國一樣，也要靠輸入品來維持本國人民的糧食。一到戰事發生，瑞士的糧食便受了運輸暫時停頓的影響，隨後又受了運輸縮小的影響。除開這個形成糧食接濟的障礙的原因外，又須加上另一個事實，即瑞士雖爲中立國家，但爲着維持它的中立地位而應付任何侵略的行爲起見，它不得不於開戰之初實行動員，而動員的結果，像在其他國家一樣，不但增加了財政的支出，同時也增加了消費的數量。在動員頭幾天，軍事徵發會引起消費品的恐慌：在一天之中，瑞士批發合作社須供應了八〇、〇〇〇公斤的糖與二、五〇〇雙

的皮鞋。爲減輕這種情形對於最窮苦階級所發生的影響起見，各市當局擔任辦理救濟事業，後者所採取的形式，或爲創辦公共工程，或爲設立平民飯館，或大批購入糧食品而按照成本價轉售，或在主要糧食品上舉行平價辦法。八月八日的法律會以全權授予政府，並懲罰售賣糧食品取價過高的行爲。政府禁止將糧食品輸出。九月八日，政府自己擔任輸入及購買穀物的業務，穀物的貿易是成爲國家的專利。

經過起初幾天的恐慌後，因爲人民消費之自動的減少及若干工廠的關閉，立刻又產生了一種反動的局面。過了三個月後，工業恢復了牠的活躍，食料品貿易的活躍也隨之恢復起來。政府鼓勵了牛酪餅輸業聯合會之創立，並賦以這項物產的輸出專利的確，對外輸出是維持國內經濟繁榮與鼓起輸入的唯一方法。所以，輸出的總額，更因受了交戰國的愈來愈多的需求的鼓勵，便迅速的增高。輸出增加就使同樣的物產在國內也發生了同樣的漲價，且因一九一五年牛乳生產的不足而益形劇烈。因此，在七月中，牛乳製造品，牛酪餅及罐頭牛乳的輸出特許，便大量的減少。對於牲畜方面，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尤其是關於豬肉方面，後者曾因有蕃薯荒的產生而不得不增加宰

殺的數目。爲尅服肉價高漲起見，政府會向國外購肉，並將軍隊的口糧由四二五格蘭姆的分量減至三〇〇格蘭姆，隨後又減至二〇〇格蘭姆。國家的米輸入專利是成立於一九一五年底；糖輸入專利是成立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後面這一項物產是牛乳工業所必需的，但牠之由出產地的德國輸入，對於商人是成本重大而又經過許多困難纔能到手，而商人們又彼此競爭購買。因此，政府自己擔任糖的輸入業務，並限定了糖的最高售價。

在一九一七年中，官廳在穀物上所施行的監督，曾以八月二十一日聯邦會議的命令擴展至穀物的用途上。麩粉祇許供製麩包使用。聯邦管理局確定交與糧食品製造商的麩粉數量。磨坊所可領取的限額，曾由五月二十日的命令予以限定。牠們須在交換麩包票的聯票的條件下，纔許將麩粉交與關係人。勞動者有着每天多領一〇〇格蘭姆的額外麩包的權利。各州得採取平定麩包價的平價辦法。州當局，縣當局及聯邦當局都發給牛乳與麩包的救濟品。此外，官廳又以廉價出售蕃薯、煤及煤油。

瑞士的農業，籍輸出的鼓勵及農民同盟的支持，並未受大戰的影響，這與大多數其他國家所

發生的情形完全不同。播種穀物的面積並未縮小，小麥的生產反而比前增加了百分之五〇。這是因為麪包雖然受了平價的限制，而麪粉方面，靠在國家操作了出售的專利，並未受同樣的限制，而農民則因受了小麥行市之自然上漲的刺激而極力維持這種耕作。

這種種步驟都有補於國內的糧食接濟，但他們絕未曾制止了物價的高漲。根據官廳的調查，瑞士的生活程度，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是估為一、〇四三瑞士佛郎，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則提高至二、六二九瑞士佛郎。這些數字所表示的物價的高漲率，是到了百分之一五二。

第十二節 荷蘭及斯干的拉維亞各邦的消費狀況

靠在他的海上貿易之處於重要的地位，荷蘭是同瑞士一樣，沒有受到它的輸入減少的影響。反之，它及斯干的拉維亞各邦，都趁這個機會而於接濟德國中博得了鉅量的利益。荷蘭向德國輸出的食料品，是由一九一四年之八二、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一六年之三六二、〇〇〇噸。德國食料品的輸入之十分之九是來自這些國家：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在這各種輸入品中，油增

加了百分之一〇四，硝增加了百分之一一，可可粉增加了百分之二〇五，咖啡增加了百分之三一二。在一九一六年中，荷蘭和丹麥曾向德國供給了一一六、〇〇〇噸的肉類。這種貿易之產生巨額的盈利，曾引起一番劇烈的走私行爲：在那些接近邊界的地方，工廠的勞動者往往放棄了他們的工作而從事於這種有利的行爲。有人曾述到，在某一個法庭裏，走私的案件曾由一九一五年之九〇〇件增至一九一六年之五、八五九件。

在這個時候，海上戰爭與封鎖規則之變本加厲，便嚴重的影響到中立各國，後者的對外貿易就直接遭受損害，尤其是當美國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列入交戰國後，它立即拒絕以輸出執照授與駛往繼續接濟敵人的中立國的輪船。由是，在各中立國的主要中心點，產生了糧荒的現象，並曾激起騷動的情事。

在大戰發動之初，因為加緊耕種制之發達，丹麥所受到海上貿易停滯的影響，是不及其它中立國家之烈。不過，丹麥的加緊耕種制本身卻受了深重的擾亂：俄國及東普魯士市場之封閉，迫使丹麥改向美洲要求它所必需的穀物與草料，而它的農產品之對英輸出又難於進行。從一九一五

年初起，丹麥政府就不得不禁止主要食料品的輸出，特別是關於活豬的輸出。在一九一六年，它下手徵收國內的外國產小麥的盡所有存貨。糧荒是開始發生了。在主要各中心點，市當局不得不按額限制人民的消費。

一九一七年初海上戰爭之強化，其後又有美洲之按額限制各中立國的採購，便使丹麥的困難情形更形嚴重。政府於是採取各種步驟，以保證糧食品的分配及制止壟斷行為。是年度的收成短絀更引起嚴重的憂惶。小麥的通常消費量為一、五〇〇、〇〇〇噸，而是年的收成則呈現了八〇〇、〇〇〇噸的短少額；裸麥的通常消費為三、〇〇〇、〇〇〇噸，而是年的收成是短少了三〇〇、〇〇〇噸。草料輸入之停止，便迫使牧畜業儘量將牲畜留在草場裏，因此損害了肉的品质及其生息率。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恐慌是達到牠的最高點了。輸入的平均數，在一九一六年中，已由通常每月之三〇〇、〇〇〇噸降至二〇〇、〇〇〇噸，到一九一七年，則每月祇達了一〇〇、〇〇〇噸。原料品之缺乏，便使許多門工業陷於停工的狀態。失業的人數是在四〇、〇〇〇名以上。在國

會前面，天天有着革命示威運動的表演。在九月中，丹麥便與美國成立了一個協定，按照那裏面的規定，丹麥每年得從美國得到三五二、〇〇〇噸的貨物，反之，它應將它的一部份船隻交與協約國使用，這個協定成立後，丹麥的恐慌纔告結束。

在瑞典及挪威兩國，也像在丹麥一樣，從一九一六年下半年起，因為糧食品的數量稀少及其價格高漲，海上戰爭的影響便成爲特別劇烈的了。靠在一九一六年與英國訂立的協定及一九一七年與德國訂立的協定，其中保證了一部份的糧食供給，它們的對外貿易在某一種範圍內還能夠維持着。對俄的貿易則因這兩國與俄國鄰近的關係而很見發達，俄國的工商界和瑞典的工商界曾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協會，以促進這種關係。爲贊助瑞典工業的發展起見，瑞典政府曾禁止輸出未製或已製的樺木，鉀，蘇達，礦質顏料及其資以製成的原料。這種步驟雖在工業上發生了圓滿的作用，但許多物產仍在缺少中。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瑞典政府下令徵收穀物的存貨，並製定限制糧食消費的辦法。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挪威政府及瑞典政府在倫敦簽立了一個協定，按照那裏面的規定，它們應將一部份的船隻交與協約國應用。它們答應將它們的一部份輸入品讓與協約國，

而由美洲以穀物與原料讓與它們；它們也同意於減少它們對德的輸出。

可是，儘管航業和漁業遭遇了許多困難，水脚及船隻價格之高漲便挽回了這些國家的繁榮，而在把購自美洲的船隻轉售與協約國之中，船隻的販賣上便產生了一番強烈的投機行爲。在另一方面，智利硝之絕跡便使任用水電方法以製造淡氣硝的工業得到新的發展。挪威淡氣製造公司的生產量，在戰前僅爲一〇、〇〇〇噸的硝，一九一七年則增至五〇、〇〇〇噸，一九一八年增至九〇、〇〇〇噸。

第十三節 西班牙的消費狀況

關於若干日用第一必需品，如小麥及煤等等，西班牙是倚賴外國接濟的，一從戰事發生，它即受到運輸停滯的影響。外國小麥之停止輸入恰與是年收入極形短絀的情形同時發生，而交戰國需要的增加又引起西班牙輸出的增加：一九一五年第一季的西班牙牲畜與農產品的輸出額是比一九一四年第一季增加了一六、〇〇〇、〇〇〇丕賽他。而輸出的增加，不僅是形於如橄欖

油之類的本國出口品上，但特別是形於如牲畜之類的糧食消費必需品上，這項必需品的缺少就不免擡高了生活程度。在橘子方面，輸出額並不增加，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度之八、〇〇〇、〇〇〇箱合成六、〇〇〇、〇〇〇擔的產量上，輸出額祇到四、〇〇〇、〇〇〇箱，合成三、五〇〇、〇〇〇擔，而在一九二一——一九一三年度，輸出額是到了七、〇〇〇、〇〇〇箱，合成五、五〇〇、〇〇〇擔；這項物產之出售情形惡劣，及其一部份發生損壞情事，益增重了出產地各區的窮困；在木爾西（Murcia）省內，橘子的通常價目為每千個三〇佛郎，現在則找不到願出四佛郎價目的主顧。煤的唯一供應者為英國，過去幾年第一季的通常輸入額為九九二、〇〇〇噸，一九一五年第一季的輸入額，就在這個數字上短少了四五〇、〇〇〇噸。

這種情形便產生了極度窮困的結果，特別是在工業各中心，在一九一五年初，西班牙的生活程度是高過法國、德國及英國。反抗糧食荒，尤其是反抗麪包漲價的民衆示威運動是到處發生，特別如在加那列（Canaries）羣島，那裏面的居民是靠橘子出口為生，許多家庭只有僅供一二日的食糧或以樹根及青草果腹。在示威者與警察之間，往往發生流血的衝突。在衛爾發（Huelva），

亞爾美里亞 (Almeria)、木爾西 各省，失業的風潮是特別劇烈的，在加太真 (Carthagène)，就曾發生了礦工的一番嚴重的暴動，在亞利干的 (Alicante)，有着二百名的農業勞動者決計到法國移殖。在是年三月中，西班牙政府曾向阿根廷與美國採購糧食。在生產各中心點，在班貝倫 (Pampelune)、塞維爾 (Seville)、薩拉哥撒 (Saragose)、加狄斯 (Cadix) 各地，曾採取了制止壟斷行爲的各種步驟。當局禁止糧食品、煤、五金以及纖維品的出口，或課以重出口稅。它方面則設立了各省糧食維持會，它的任務爲主使各縣長查明他們本區內存糧的確實情形。

正當糧食與勞動發生恐慌的時候，在許多工業裏卻開展着一個完全相反的動態，這些工業是以替各交戰國製造它們所必需的物品爲目標的。在一九一五年中，製成品的出口額是增加了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不賽他，在那裏面，毛織品的輸出增加額是到了一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不賽他，後者的生產量是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四倍；輸入額則由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不賽他增至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不賽他；金塊和金幣的進口會達到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不賽他。在過去，法國佛郎的行市是高於西班牙不賽他的，現在則比牠低了百分之四至百分

之六。

窮困與繁榮這兩方面的反映現象，是基於西班牙各地方之龐雜不一致的性質，及商業活動中心之與發生恐慌的各地的關係上是處於經濟孤立的形態，這種現象在其後數年中又再度表現出來。基於水腳高漲的原因而產生的給養困難，則祇有日甚一日：從加的福至畢爾巴鄂（Bilbao）的水腳，是由一九一四年一月之五先令漲至一九一六年一月之二十五先令；從加的福至巴塞羅納（Barcelona）的水腳，是由同樣兩個時期中，由七先令漲至四十五先令。在各交戰國裏，水腳的漲價是更烈的，許多的船隻都放棄本國各港口的路線而改駛波爾多，馬賽，熱那亞各埠。因此，在西班牙國內，煤與糧食品的稀少及其價格騰漲是愈來愈烈的。在一九一六年一月，西班牙企圖制止這個趨勢，因而下令禁止將船隻向外國出售；這個命令是來得太晚了，有極多的船隻早已向外國賣掉了。另一個命令則創設海上運輸委員會，期將船隻充作裝運各種如小麥和煤的生活必需品之用。

各種生活必需品的漲價，又引起上年所產生的民衆運動。這些運動多半是屬於工人罷工的

行動，他們就趁着工業的繁榮而要求增加工資。在馬德里，因麪粉漲價而發生的麪包業罷工，便擴展爲全部工商業的總罷工。政府於是採取了制裁壟斷者的嚴厲手段，並爲失業者起草了一個與辦公公共工程的程序。准許輸出生活必需品的命令是重新收回。政府又下令強制徵收地中海各省的盡所有存糧，並自己主持這項存糧的分配。它限定了水腳的費率，以期壓低外國產小麥的價目。罷工並沒有得到充分的成效，延至七月爲止，總是處於潛伏的狀態；到了七月，路員在勞動者聯合總會的支持之下也加入罷工行動，便使這個行動具着了一種革命的性質。到這時候，政府便採取了維持秩序的猛烈手段。

到一九一七年三月，同樣的困難問題又重新發生。那些糾紛的性質，曾因國內工業的繁榮而益形嚴重，而這種繁榮是日在進展中。西班牙幾是列於世界金屬礦物生產的第一排；製成品的輸出額是比輸入額超過了二八五、〇〇〇、〇〇〇不賽他，而在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中，出超額是到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不賽他。黃金擁至公庫，而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中，每一百不賽他的行市曾超出一三九佛郎。這個工業的繁榮曾在產業界方面強化了發展所有戰前倚賴於外國的

各門生產的傾向；國務總理也以歷來西班牙按期發生恐慌的原因歸於經濟上倚賴外國的事實，他就贊助那些以發展本國工業而排除外國工業爲目的的法律在國會通過。

可是，事實就證明了西班牙恐慌的原因並不在於人們所推諉的事實，而就是因爲西班牙的繁榮，從此它更要倚賴於對外貿易。在一九一六年，美國與英國已經採取了限制穀物向西班牙輸出的步驟，這種步驟便加重了西班牙的麪包價高漲。到美國加入歐戰後，這種步驟便更見嚴厲；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運往西班牙的黃金與煤都被完全禁止出口。在十一月中，西班牙的煤荒是到了十足的程度，馬德里都城的工場都不得不關閉。在另一方面，因爲海上戰爭的嚴重，西班牙的輸出，同它的輸入一樣，都大量的減少，在一九一七年中，在畢爾巴鄂及瓦稜薩（Valence）出租的船隻都不能移動；二、五〇〇、〇〇〇箱的橘子，八〇〇、〇〇〇桶的酒，三〇〇、〇〇〇桶的油，都停頓在東部海岸的各港口裏面。在一九一八年，美洲與西班牙的聯絡甚至於全部斷絕。

在另一方面，西班牙匯市之因過量輸出而提高，就激起了不利於西班牙輸出的反應用。爲限制耗費過昂的購買起見，法國政府，在一九一六年中已經禁止某幾種物品的輸入，到一九一七

年三月，則將取締輸入的禁令施展於一切物品上，祇有特許輸入的除外。西班牙的出口商，特別是水果與酒的出口商，便因這項禁令而遭受了嚴重的損害，而生意家就要求政府採取能夠制止匯市過度提高的步驟。法西兩國間所進行的談判曾經過許多困難，終於成立了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協定，後者曾確定了兩國間互相交換的物產的數量。

然而，糧食品的價目總是不斷的騰漲，因於一九一八年中，像在前幾年中一樣，激動了反對生活昂貴的民衆示威運動。各地都爆發了總罷工；在巴塞羅納，馬拉加，馬德里，加狄斯各地發生了多次的衝突，繼之以焚燬商店的行動。威脅整個西班牙的總罷工會經產生；公務員聯合會及軍人會都表示了袒護罷工者的態度，政府乃以最猛烈的手段來維持秩序。

第七章 財政

第一節 法國的募債與法蘭西銀行墊款的政策

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的法律之停止了法蘭西銀行以黃金兌現的義務，不僅是基於憂慮開戰頭幾天中人心恐慌所激起可能的反響的理由；在這個理由之外，這種步驟還有一個目標，即在法國政府心中，想藉此以維持戰事期中所不能免的紙幣新發行的準備。根據政府與法蘭西銀行及阿爾及利亞銀行所成立的協定，牠們須以三十萬萬佛郎的數額交與政府，以供動員及軍事初步行動的費用。在那時候，大家認為這批數額可以維持到十一月，即與大家所預期的戰事結束的日期相符合。在呼助於公共財力似無成效的時候，這兩家國家銀行的挪借實為法國政府所可取得的唯一的資源。通過很遲的法國財政預算，幸藉二九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短期庫券與

八〇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公債之發行纔能得到均衡，而後面這批公債經過各金融機關認購四十次以上後，因為各種延債辦法所發生的影響，到九月一日僅僅銷出三八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在另一方面，法蘭西銀行的紙幣發行限度，也以八月五日的法律，由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政府並得以經過平政院核准的命令提高這個數目。不過，在這時候，政府應當制止法蘭西銀行因增加牠的商業票據或其對私人放款而達到這個發行限度，因而使構成國民信用組織之危機的通貨過速膨脹得以避免。在本書前面，我們曾經看到這個目標是推動關於各種商業延期清理的步驟之原動力之一。

上述步驟所預定的各種限度，後來都超過很遠。法蘭西銀行的發行額，陸續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增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六年三月增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七年二月增至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同年九月增至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八年二月增至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同

年五月增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九月增至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九年二月增至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同年四月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同時，法蘭西銀行借與政府款項的淨數，也於一九一四年底增至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五年增至五、〇七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六年增至七、四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七年增至一二、五八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八年增至一七、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九年增至二五、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我們如要得到法蘭西銀行借與政府款項的總數，則在上列各種數字之外，還須加上國家所已經償還的數額；截至一九一八年底止，這項已償還的數額是到了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此外，法蘭西銀行又以國庫券貼現的形式借款與法國政府及聯盟各國政府，這種形式的借款總額，截至一九一八年底止，也達到三、五二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總共算來，在是年底，法蘭西銀行出借的餘額是二六、五二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對於這幾項法蘭西銀行借款的償還，法國政府並未負有任何固定的約諾；照一八七一年所

採用的方式，它僅有在它的首先到手的資源上撥還的義務。借款的利息應於戰事結束一年後以一釐至三釐計算，並應供作分期攤還的一種準備金的來源，如遇有法蘭西銀行因辦理延期清算的商業票據的貼現而遭受損失的情事，則前者應作為抵補這種損失之用。當一九一九年四月政府向銀行要求新借款的時候，財政部長曾經答應在下次發行公債的收入中先提出來償還這次新借款，期使國家對法蘭西銀行所負的債款餘額縮回到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未得國會許可之前，不得再超過這個數目。

在這一借款經過中，財政部長與法蘭西銀行總裁所往來的信件及國會裏所發生的爭論，可以表現出國家這項債務之增進的嚴重性是如何引起人們的重視。起初，法蘭西銀行董事會曾拒絕承受政府的要求，認為董事會的任務是在於維持紙幣的信用而抵制任何貶值的事實。銀行替國家墊款，僅可成爲危急時代財政當局所可採用的手段，在這個危急時代，政府是不能得到任何其它財源以應國防急需的。這就是大戰中所發生的情形：在危急萬分的狀態之下，董事會對於替國家墊款的責任，向未遲疑不盡力。現在它則認為這種墊款情形若再維持下去，勢必不免陷公

共信用於危難之地。

在戰事發動之初，政府曾基於這個見解而另走一個開源的途徑，即用國庫券的形式而舉行短期借款，使暫時未有用途的資金得到一個利益優厚的投資對象。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的命令創辦五釐國防庫券。在發行之初，成績是很遲緩的，民衆還未十分明白這個方法，而且流動的資金又因延償辦法而大受限制。爲使這項庫券得向廣大民衆推銷起見，定期三個月、六個月及十二個月清償的一〇〇佛郎、五〇〇佛郎及一〇〇〇佛郎的庫券——利息是由購認之日起算，便於是年十二月發行出來。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底，這項庫券的銷出數目是達到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是年七月三十一日，則增至六、九五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爲使小儲蓄者也能承購這種庫券起見，政府就於次月發行了五佛郎與二十佛郎的庫券。到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庫券的流通額是增至八、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六年四月三十日，則增至一百萬萬佛郎。每年銷出的數額，是維持着與初期銷出數額相近的數字。其中改爲無期公債的比數約當百分之二五。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流通在外面的庫券總額，是不在三百三十萬萬佛郎之下。牠是

成了流動資本所偏愛的投資方法，許多的國家供應者都要求以這個形式償付他們，而人們越來越不喜歡定期一年的庫券，卻趨向於定期三個月與六個月的庫券。所以，從一九一九年起，政府必需將定期六個月庫券的利息減為四釐半，將定期三個月庫券的利息改為四釐。

國庫券政策的優點，就是以高利率誘致浮動的儲金；牠的缺點，一方面是在於投資的擴大能力受了限制，它方面是在於短期內償還的義務與利息的付出之使國家財政受了重大負擔。此所以在國會准許之下，法國政府以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三日的命令發行了從一九二〇年起並在一九二五年以前開始償還的國防公債；牠的發行折扣為百分之九六·五，利息為五釐；這項債票，同國防庫券一樣，可於未來發行的公債裏隨意掉換並以後者來清償新債票票價。為求普及民間起見，在這項債票裏面，也發行了一〇〇〇佛郎，五〇〇佛郎及一〇〇佛郎的小票。在政府心中，發行這項債票的目標，同時是在於掃除市面未經清償的一九一四年七月所發行的三釐半債票。這番動作是不利於國庫的，因為它提高了利息的負擔；人們則認為這項未經清償的債票之存在將害及未來債票之發行。實際上，七月所發行的債票是於幾天之中清理完竣，約在三月中旬，新公債是

替國庫籌到了二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流動資金。牠的收入結果是無足道的。牠的主要利益就是便利擱淺的債票之清理。

國家之要得到更廣大的財源並整理浮動公債，則應藉重於期限更長的公債，後者是構成了固定資本之投資的眞正對象。到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法國政府便決心走到這個路上。債票是按照百分之八八的折扣發行，認購者如能立刻付清債款，則僅按百分之八七·二五的折扣發行；利率名義上是五釐，實際上是五釐七三。執有三釐無期公債的人們，得將這項債票按照票面之百分之六六的價格交出來，而照三分之一的限度償付他們的新公債購價。這種配合辦法可使無期公債持票人，於在他們的母金上受了損失的條件下，增加了他們債票的資金。對於國家財政方面，則所得的結果是與前者相反的。不過，國家財政就得到了財源增加的好處，這項財源是來自公債銷額增加所產生的款項。

有人對於一九一五年的公債，因其增加了還本與付息的數額，就指摘其使國家承受了過重的負擔。不過，我們不要忽視這一點，即在那個時候，工業元氣之恢復還是過於微弱的，不能不以確

質優厚的條件而呼助於公共財源。在另一方面說，政府不能提出一個利率低於一九一四年九月所發行的國防庫券及一九一五年二月所發行的國防公債的債票來，前者的利率為五釐二六，後者的利率為五釐六〇。當爭論發行這項債票的法律草案時候，參議院的報告人曾承認這次所選取的式樣是便於日後進行換票的動作的，因為牠具着更迅速的達到和超過票面價值的趨向，這種事實就會發生於一八七一年及一八七二年所發行的公債上，前者的價格為七九·二六佛郎，後者為八〇·六八佛郎，到一八七四年九月，都超過了票面的價值。

無期公債的銷出總額是達到七五六、五〇〇、〇〇〇張，其中名目上的母金總數為一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實際上的母金總數則為一三、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個數額是包括着二、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國防庫券，三、一九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國防公債，二四、五〇〇、〇〇〇佛郎的三釐半償還確定公債，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三釐無期公債。現金的收入是到了六、三六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各種金融機關，特別是那些保險公司，固然估着認購者的重要地位，但認購的人數竟將達到

四百萬名；各處儲金局曾供給了五萬萬佛郎以上的數目。

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又以同樣的條件發行第二次公債。銷出的票面款數是到了一一、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實際的母金總額則爲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那裏面，國防庫券的數目爲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換票的債券約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現金則達到五、四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關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所發行的公債方面，新財政部長於顧到前此發行公債辦法所引起之非議之下，便放棄了五釐無期公債的模型，而在這時候，這項公債已經有了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金額在市面流通。雖然將收入的利率維持在百分之五·八三，即高過歷次所發行的公債的利率，他卻寧願採取一種實收數額較少的方式，即按票面數目之百分之六八·六〇發行，利息則爲四釐，以期引人認購，特別是引人以舊日發行的公債來換票，爲鼓勵後面這個辦法起見，舊債票得不經減少牠的票額而與新債票掉換；而用現金認購的，如認購的票額是在三百佛郎以上，則現金的數目可以折少。除此之外，應於本年二月十六日到期的債票，可照票面數額

增加一倍來償付新債票。經過這樣掉換後的債票，牠的利息收入率是到了四釐四四，這種動作實構成一種隨意的掉換，而認購者則佔了重額的偶然增額的利益。這種辦法，表面上是很動人的，但具有一個確實的弊害：在將償還國債的眼前負擔減少之下——其實減少的程度也不多，它卻使後世承受下了深重的負擔，而負了償還的責任。至關於以現金認購方面，卻沒有因此得到好處，因為投資的實際利率是超過從前所發行的公債的。這次發行公債的辦法是屬於避免眼前的困難而為未來留下了眼前辦法所發生的反響的政策裏面。加之，在吸引以舊債票償付新認購的債票之下，結果認購的數目大見提高，總數是到了一四、八〇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但實收的資金卻不到一〇、二七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在這個數目裏面，現金收入的比數僅佔其半。發行公債的主要目標之一，即為使國庫得到新的財源，結果便不會完全達到。

這次發行公債之最可慶幸的推陳出新的辦法，是成立了一個買賣公債的基金，每月由國家預算上撥出三千萬佛郎的款項，專供購進及償還照低於發行率的行市持向交易所出售的公債。在幾天之中，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照這個條件買進了一六、五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債

票。每月撥供這項用途的基金的數目是增至六千萬佛郎。不過，要想在債票市場上發生了有成效的作用，這種辦法則因其帶着官廳的性質而缺乏了軟性，它應當具有獨立的性質，唯有這個獨立性質纔可使之斟酌情形而自動辦理。

第四次的公債，是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中照同樣的形式以七〇・八〇的折扣發行出來，牠的成績是在從前各次所發行的公債之上。銷出的數目是增至二七、八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實收的資金也到了一九、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總共算來，在一九一九年初，前後四次所發行的公債曾使國家得到了五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財源，每年應付的息金爲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償還國債的每年支出，因此增至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如若計算借與政府的款項總數——我們已在本章前面指出主要的借款來源，則用於應付軍事支出的數目，是到了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若將從前國債合併計算，則總數是到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就是堆積在法國納稅人身上的重擔，而以環境條件而言，他們不能懷着短期內予以輕減

的希望。在是年底，衆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將上述定期國債及外債——這一項是達到了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與浮動公債合併計算的結果，曾估定法國的國債總數爲二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人們曾提出各種各樣的償還國債的解決辦法。大部份的意見，也可以說是最精明的意見，都計算在軍事勝利上得到解決辦法，因爲大家認爲軍事勝利必然要將戰爭的費用歸戰敗的國家負擔。財政部長也親自鼓勵大家懷着這種希望，他曾於三月十三日在衆議院講臺上宣佈說，法國的財政負擔應留在確定敵人的債務後予以清理，預算的均衡可按照媾和的條件而予以修正。過了幾個月後，他於九月五日在同一講臺上所發出的宣言，就不是這麼樂觀的了。所有各交戰國的軍事支出總數是達到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德國之償付這個數額的負擔，連利息在內，是應於七十五年中償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即爲收回它們的債權的利益着想，各聯盟國也不能停止在像這一類的假定上。它們祇力求償付它們人民及私有物所遭受損失的賠償費與扶養費。在這些項下，法國的債權是達到了二一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佛郎，每年得對方償付的數目應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法國財政預算雖然能夠等待這個解決方法予以救助，但這種解決方法仍使法國國債的負擔照樣無從清理。

在另一方面，有人曾提出各種國際清理戰事耗費的方案。若干議員曾起草了設立國際財政公司的議案，使之擔任收回賠款與徵收特種捐稅及其分配的任務。衆議院的委員會曾採取了像這一類的一個計劃。委員會的主席拉烏爾·貝雷 (Raoul Beret) 君曾於三月七日談到一種協約國國際借款，他認爲這是最良好的解決方法。不論所採取的方法如何，我們很容易看到它實際上所達到的結果無非是要求美國增加它眼前所負擔的部份，而減輕其他聯盟國的負擔部份。這種結果之產生就等於使這個方案沒有成功的希望，因爲美國就沒有稍爲表示過願意這樣自動的承受法國的一部份負擔。

歸結說來，法國祇有回到能夠平衡新負擔的財政政策上，靠着最大部份出自納稅人身上的常時財源，以嚴厲的節省辦法將國家的負擔減至最低限度。這是無可避免的必需政策；任何方案

無論是如何的精巧，都不能擯棄這個政策。我們不必在這裏指摘法國那種增加無謂的支出與增重國債的數額的濫費行為。眼前所討論的問題是專屬於會計方面的問題，是在於尋覓償還這批債務的方法。（註一）

第二節 法國的稅收

在戰事開始那個時候，金融狀況是不甚良好的，不許法國政府於上節所述各種財源之外另闢其他途徑：是年七月通過很晚的預算案，卻是藉發行公債纔能維持牠的平衡。在隨後經過的時期中，因為工商業活動的停滯，捐稅之徵收是經過許多困難，而且大見短絀：關稅的收入，就比一九一三年的同一時期短少了百分之三六，間接稅的收入也在同樣的情形中。有增額可言者，唯有是非森林的土地的收入——其實增加很有限：這方面收入增加的原因是基於出售被宰的牲畜的廢部以供軍隊的食料，而售價就歸這項稅收所有，同時又基於實行三月二十九日的法律而徵收一種所得稅的緣故。軍事的耗費，及因購買各項物品與散發津貼費而發生的耗費，曾使一九一四

年的最後五個月的財政短絀了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項短額是藉法蘭西銀行的借款與國防庫券的發行來彌補。

從一九一五年起，稅收已有顯明的恢復。在是年上半年底，間接稅與國家專賣品的收入短額已見減少；若與一九一四年的同月比較，僅短絀了百分之二二·二一，而一九一四年八月至十一月，是比上年同月短收了百分之四三，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是短收了百分之三五。土地稅的收入，是於總數一、〇九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中，收到了一、〇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到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底，間接稅收入的短額不過比一九一三年同月少了百分之一六·七八而已。

可是，藉稅收來維持預算的均衡，或創辦如英國所施行的那一類軍事捐，在法國都是不可能的。財政部長甚至鑑於工商業的停滯，行政機關的服務之陷於無組織的狀態，及在國內引起憂慮與不和的危機，曾認為有請求緩期施行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的法律所頒佈舉行一般所得稅之必要。衆議院則反對這個提議，並決定從一九一六年起實行徵收所得稅。事實證明了政府的憂慮是過甚其辭的。國會還進一步通過了爲軍需服務的各工業之利潤特別稅。實則國會並非不明

白這兩種稅收之有限——至多約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但它覺得對於藉戰事之發生做他們利潤來源的納稅者，這兩種稅是一個公允的設施。是年度的支出是達到二二、八〇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所可取資於預算的收入者僅僅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支出的異進率，在戰事最初五個月中，每月爲八〇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五年上半年，每月爲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是年第三季，每月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是年第四季，每月爲一、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然而，固然一般的情形是不十分利於增稅，而國債的增加就不得不使政府創造新的通常財源以保證國債之還本付息。從一九一六年起，國債支出項下是增至三、〇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次年度就可預料其增至三、三五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是年五月中，財政部長曾提出一個草案，按照那裏面的計劃，舊直接稅及其類似稅的稅率將增加一倍，所得稅的稅率將由百分之二增至百分之五，並將三千佛郎的收入也列入徵收所得稅之列，證券動產稅的稅率將

增加百分之一；剩餘額——預計以九〇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爲限，將由增加間接稅的稅率來供給。衆議院預算委員會拒絕了財政部長所提出的上述計劃，而邀請後者請求參議院火速通過衆議院所已經通過的關於戰時利益稅與一般所得稅的草案；當預算委員會表示這種態度的時候，它並沒有顧到財政部長所提出的理由，後者的草案是根據於久已存在並有成效可言的捐稅，而衆議院所通過的新稅的成效尙在不可知之數，而且在這個問題上兩議院是難於成立協調的。

預算委員會願意將免徵所得稅的收入限額由五千佛郎降至三千佛郎，將所得稅的稅率增加百分之一，而使收入數目的陳報成爲強制的義務，它將酒精稅提高至四百佛郎，並取消了土酒製造業的特殊利益，而以維持享有這種利益者的終身享受權爲條件，這就等於取消了這個措置的效力；家庭消費之十立脫的免稅權會使一〇〇、〇〇〇立脫得免納稅。批准了這種種規定並將買賣盡所有產量的專利留與國家的六月三十日的法律，卻不敢強施限制這個物產消費的辦法。對於政府所提出的那個草案，我們很可以指摘其增重不平等與不公允的現象，在不動產正

因受着房租延期償還與農村勞動者之應動員令的嚴重打擊之下，它卻加倍徵收直接稅。不過，祇有在擴大徵稅的根據的條件下，纔能在所得稅上得到鉅大的收入，而在這時候，要得到一切必需的財政上的努力而不妨礙了工商業的恢復活動，這是憂憂其難的。可是在是年度結束的時候，國會則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法律通過了若干新稅，其中就有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軍事捐，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加倍徵收如馬，車，檯球等等之若干種準直接稅，三七、五〇〇、〇〇〇佛郎之加重徵收證券動產稅，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提高娛樂稅，八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提高飲料稅，五〇、五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提高殖民地物產稅，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提高糖稅，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提高煙草稅，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提高郵電費，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提高礦水稅與醫藥品稅等等；此外，又加上了估爲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所得稅的修改後的增額，這各項新稅的總數是達到了五八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戰時利益捐與國家供應者的執照捐的修改，是由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的法律與以規定。

一九一六年度的支出，計爲三二、三四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一七年度則增至四四、八四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從戰事開始之日起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法國的支出總數是到了一〇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八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財政收入裏，捐稅曾供給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種比數，雖則已經是很微小的，但在支出不斷增加之下，實不能維持着。無疑的，支出增加的最大部份是屬於軍事支出方面。但是，非軍事的支出，在它那方面，也有着可憂的增加：所謂聯帶關係事業的支出是由一九一四年之四九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一九一六年之三、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一九一七年中，維持家庭的津貼費就由五七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增至八七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從一九一七年之第三季至第四季，這種津貼費的數目是增加了二五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在同期中，國債的數目也不過增加了將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一類的支出，通過於正常預算不存在的時候，無疑的比那些足以應付那種種支出的徵稅方法更得民衆擁護。在另一方面，間接稅的稅收也大有進步：比一九一三年的徵收額增多了百分之一八。

僅直接稅的收入額稍爲落後。在全部上說，財政預算的收入是比較估計的數目超出了百分之一九·七九。

固然如此，嚴格的財政政策，總是不能不採用的，而在第三季臨時經費預算案的理由說明書裏，財政部長會宣告將於一九一八年度恢復每年預算，使如國債的付息還本之類的恆久不變的支出與專供這類用途的預算收入之間成立着一種均衡。十一月十三日，財政部長提出了一九一八年度的預算案，其中包括着非軍事的經費與國債的還本付息費的各種常時支出，至由戰爭狀態所引起的支出則仍然列於每季由國會通過的臨時經費表裏。這項支出是達到了七、八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由預算收入來抵補的數目不過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已。因此，增稅來填補其中的缺額是必需的手段了。增稅可以到那一種程度呢？愛孟（Aimond）君，國會中最動聽的財政家之一，曾於一月三日的巴黎日報（Le Journal）上寫道：「無疑的我們還須通過新的捐稅，但是想在普通預算之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外再找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這種希望，在我看去，是不可能的。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必需得

到一番最後決定的軍事勝利，它將以一切必需的賠償費與抵補費給予我們。」可是在大戰初期大家所認為不可能的事實，後來卻變成可以實現的了，原因就是在於國家支出之浩繁，而大批的款項因此在上流通，同時也在於從這個戰爭環境發生的利潤與工資的高漲。我們若力持說，租稅之提高，在以款項接濟市面流通之下，可鼓勵消費，而因此可鼓勵生產，這種話無疑的是言過其實的了：那些支出，最大部份是不生產的，對於公共財富增加的贊助，是極其有限的。然而，租稅的增重，總是當時的絕對需要，而到了今日，與前面所述的意見恰是相反，經驗迫使法國倚靠於國內稅收以恢復法國的財政，其程度是遠在倚靠於外國賠款之上。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法律是傾向於補充所得稅通過案所導引的改革，牠創立了特別所得稅的制度以代替從前的直接稅。牠在工業所得，商業所得，農業所得及薪俸所得上設立一種特稅。新財政部長提愛里（Thierry）君約在同一時期中所起草的計劃，是包含着創立或提高如下各稅，提高火車或輪船的客貨運費稅，提高戰時利益稅，註冊稅，廣告樣本稅，創立煤氣和電氣的消費稅，酒類零售稅，各種貨物售賣稅，其中奢侈品的稅率是特別提高；此外，牠在贈與品的價值

上每年徵收百分之〇·三的捐。這位財政部長會想期待這些修改而得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總收入。

在同年年底，這個計劃的一部份會為繼任財政部長克諾亦 (Klotz) 君所採取。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法律將戰時利益稅提高到百分之五〇至百分之八〇，繼承稅則關於直系一等親的方面提高至百分之一六·五，尊親屬方面提高至百分之二六·五，旁系方面提高至百分之四九；牠取消了旁系四等親以外的繼承職分；牠創立了非商業的付款稅，並在奢侈品上加徵百分之一〇的特稅。這些新稅來源還不夠恢復預算的均衡；現在還須另找二三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因為這個目的，國會便回頭採取了六月計劃裏面的幾種捐稅，如客貨運費稅，執照稅，煤氣電氣消費稅等等。

在這次提高繼承稅稅率的時候，人們曾提出了掠奪財富的字眼來與以攻擊；可是，在不勞而獲的財富上施行重稅，實使後者最有解釋之餘地。問題祇在於研究這種重稅的收入是否與納稅人所承受的負擔相稱：財政部長期待每年有三六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增額；可是，關於這

項繼承稅的問題，像關於在資本上徵稅的任何捐稅的問題一樣，我們可以問道，爲着繳納稅款的義務而變賣產業，在吸收這些產業之下，市場那能夠不發生恐慌情事。許久以來，人們曾阻止所得稅之徵收擴展至三千佛郎的收入上，祇因政府有得到高額稅收的必需，纔不願失去民心的憂慮，而進行這種修改。

最引起劇烈反對的捐稅，則爲奢侈品販賣稅。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律通過之翌日，牠的實行原則的困難立刻表現出來：確定貨物之相對的品質，實爲法律條文之簡單的公式所不能解決的工作。由是必需設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以確定大家同意於歸納到這個奢侈品名目項下的貨物表。這個貨物表是於三月中經過立法機關的批准，而四月起就開始舉行這項捐稅。如關於旅館，飯店，點心店各方面，舉行這項捐稅的實際上困難，固然也很重大，但卻不是最嚴重的困難。政府總可以覓得徵稅的方式。新稅所遭遇的最劇烈的抨擊論調可概括如下：法國的主要工業，即使法國得到繁榮且名聞世界的工業，就是奢侈品的工業；恰在奢侈品的成本已經高漲的時候，又增加牠們的成本，結果就有使牠們在和外國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的危險。對於這個論據，我們可以有理由的

回答道，奢侈品正是最容易負擔捐稅的貨物；購買者雖然可以找到廉價的物品，但仍出高價購進一項貨物，則在這項貨物的價目上再加百分之十，也不至使之望而卻步，實則在這項物品上，貨價之高與供應者牌號往往便構成了這項物品價值的一大部份。

各地商會會長聯合大會，在它反對奢侈稅的請願書中，曾根據了上述非議，同時又進一步更有理由的說道，為保存被稅的物品起見，國家應當極力贊助國富的發展，而避免打擊這種努力或足妨礙其發展的一切捐稅。可是，在認定奢侈品在現時代消費中一般的演進的人們看去，繁榮是最有賴於國家的繁榮及後者在世界競爭中得到勝利的工業，必然絕不是奢侈品工業，而是日用品生產的工業，至於奢侈品工業的市場是日見縮小而且妨礙了日用品生產工業的發展。如關於手製花邊方面，就這樣的產生了表面上變態的現象，即在上羅亞爾州由七五、〇〇〇名女工來生產的價值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花邊是免課奢侈稅的，而在巴葉(Bayeux)由五、〇〇〇名女工來製造之價值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花邊則在課稅之列，這個變態的現象實際上是這個課稅程序之最合邏輯的實行辦法的確，我們知道上羅亞爾州的製造商，在改良手

製花邊之下，曾挽救了法國的花邊工業，同時也以影響的作用挽救了巴葉的製造廠。

在奢侈稅上，人們所施以最嚴厲的抨擊者，則爲他的稅收微薄：在各種付款上所課的捐稅，總共預估爲將近十萬萬佛郎的收入，結果僅僅達到三千六百萬佛郎，在這個數目裏，奢侈稅的收入僅佔半數而已。

在反對這項奢侈稅及以這項捐稅爲目標而起草的法律草案的運動之下，財政部長便親自提議減輕他本身所使國會通過的法律的規定，而衆議院就於一九一九年三月通過廢除這項捐稅。有人向衆議院提議在所有一切的工業收入上課以百分之〇·五的國民捐，衆議院又不敢予以接受，但祇將燒酒稅提高了百分之二〇至百分之二五。過幾天後，因爲參議院通過了相反的決議，衆議院又回到當初的決議案上了。財政部長在宣佈奢侈稅收入將近二萬萬佛郎與答應研究一種新計劃後，就停止了一切非議。從此以後，奢侈稅是繼續舉辦着，而人們對這個問題也取了緘默態度。在一九一九年中，奢侈稅的稅收是達到了六六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一九一七年底所通過的捐稅，仍不夠維持預算的均衡。因爲預算裏面列入了一九一七年十

二月所發行的四釐公債的拖欠尾數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預算的虧短額是到了七五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若計及財政收入預估的剩餘及國會所通過的前任財政部長於一九一七年六月所提出的課稅程序，預算的短額是減至三六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爲彌補這個短額起見，財政部長請求提高註冊稅，衛生飲料稅，糖稅，醋稅，並將所得稅的稅率提高百分之一四。

這幾項稅收的增加，便使本年度及次年度的預算得以成立。次年度的支出預算爲八、九二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收入則爲八、九三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因爲在預算裏面加入了一九一八年公債的拖欠尾數，就將總數增至一〇、三〇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預算的均衡又被破壞了。在另一方面，因爲在支付稅上預估不準確，收入是減少了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靠在清理軍需存貨所產生的二十萬萬佛郎，預算的短額纔能夠填補。

這種情形實無從穩固法國財政的前途。固然，財政部長以爲從開戰以來法國的公共財富大有增加，納稅人是同樣的容易承受新的負擔，能夠分年償付在五百萬萬佛郎的資本上所創辦的捐稅，加之，戰事的賠款及協約國的財政協調總可使法國這種負擔減至最低限度。衆議院預算委

員會則以一篇措辭強烈的決議案反對政府的樂觀論調，它肯定說，下年度的預算不能在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下，並須在財政收入上採取新的設施。委員會的主席貝雷君就使人注意在那一百萬萬佛郎的收入中，應須另找隨戰事結束而消滅的戰時利益稅之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及實際收入減至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支付稅之九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關於財政部長所擬議的資本稅，他便回答道，復興法國的唯一辦法，是將資本留在牠的所有者手裏，藉使他們能夠產生並發展公共的財富。過了幾個月後，財政部長就於十月中承認下年度的預算將增至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那裏面，國債的還本付息項下佔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養老金佔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文武政務費佔了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此外，還須加上本國的復興事業費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但財政部長則計算在復興事業的生產力及收復各州的生產力上來設法使之承受這種負擔。

一九一九年度的支出共總達到了四九、〇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其中普通預算佔

了一三、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非常預算佔了三五、八二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收入方面，則爲九、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普通稅收，二、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戰時利益稅與清理軍需存貨的收入，二九、四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公債，八、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法蘭西銀行墊款。

一九二〇年度與一九二一年度的支出數目，爲五二、四〇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與四一、八一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和平時代這三個年頭中，支出的總數是到了一四三、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對着這個支出的數目，普通預算的收入和非常的收入共總供給了五三、八〇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其餘則取資於公債。截至一九二一年，法國的國債總額計爲三二六、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其中包括着一四七、二六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永遠的或定期的內債，九三、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浮動公債，七一、二四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外債——照匯價比率的數目爲三五、四〇三、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從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起，總共增加了一五五、〇八七、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這個增加

額裏收復區域的復興事業費是佔了五一、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在其後數年中，費於復興事業的支出是增至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德國的借款則愈來愈靠不住。在普通支出預算之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裏，國債的還本付息費是佔了一二、六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軍事費支出是佔了五、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於普通收入項下，在一九二一年中，不過有着「一六、六五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因為百業陷於恐慌狀態及關稅政策的傾向，直接稅和關稅收入的減少是可預期的。戰時利益稅與清理軍需存貨的非常收入，曾使一九二一年的預算得到均衡，現在是要消滅了。衆議院預算報告人則料到國債的負擔又將增加了。

第三節 英國的財政

英國政府之取資於英格蘭銀行的墊款，是很有限制的，它祇向英格蘭銀行要求國庫的暫時墊款，而按期予以償還。在許久時期中，這種墊款的未償額約為三千萬英鎊。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三

十一日，英格蘭銀行的墊款額是到了二二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則增至四五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另一方面，政府會使用了一種很相似的辦法，即由它本身發行了隨到隨兌的紙幣。在本書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這個事實是在那一種環境中產生出來。英國在戰事開始發生時候所遭遇的金融恐慌，為期是很短的：從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一日，英格蘭銀行的紙幣的預備額是由二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降至一七、五〇〇、〇〇〇英鎊，八月五日，紙幣流通額由三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增至四四、五〇〇、〇〇〇英鎊，發行的準備金則由三八、五〇〇、〇〇〇英鎊降至二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因此，貼現率是提高至百分之一〇。其後幾天，靠在政府採取了救濟當時局面的辦法，同時也靠在銀行之維持紙幣兌現的義務，人心立即安定。英格蘭銀行購收金幣和金塊，八月十二日，發行準備即恢復到了三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而且逐漸增加，到一九一九年初，約增至八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從八月八日起，貼現率即回跌至百分之五。英格蘭銀行逐漸按照黃金之回到本銀行而增加牠的發行額，因而能夠圓滿應付紙幣流通的需要，黃金之回到銀行的數目則於一九一八年底達至九七、〇

〇〇、〇〇〇英鎊，至於紙幣的預備額又增至三一、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爲應付市面的需要而補助付款工具的供給起見，八月六日的法律便准許國庫發行十先令與二十先令之兌現的紙幣，並按百分之十的比數準備着兌現所必需的黃金數量。這項紙幣就是用以借與各私立銀行，牠的借出數目是以後者的存款總額之百分之二〇爲限；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這項紙幣會事實上使延期發還存款的辦法得以避免。此外，這項紙幣又以政府所必需的國庫來源供給政府。在一九一四年底，這項紙幣的發行額曾達到三八、五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五年則增至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六年增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七年增至一六一、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八年七月增至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照匯兌率計算，約合五、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如上所述，英國紙幣流通額的增加是遠不及法國那麼多。這種差別一部份是基於如支票之類的經濟的付款工具的使用在英國是遠見發達，無須像法國那樣要做一番使這種工具普及使用的宣傳。八月六日的法律之使郵政匯票具有償付款項的能力，無非是基於救濟硬幣缺乏的目

標，而牠是於一九一五年二月中廢除了。加之，工業活躍之不受影響，與煤及軍火的輸出數字之高，就對於匯市大有裨補，因此照同樣比例減輕了貨物的價格及一般耗費的數額，同時又使捐稅的收入及各銀行的存款增加起來，結果益發可以減少了必需的付款工具。

從另一方面說，在戰事開始的時候，英國的一般情形是顯明的優過法國。從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四年，英國全國的收入是增加了一倍。從一九〇五年以來，英國的國債已經償還了九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國債的負擔僅有了一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約合四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法國的國債負擔則到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總括的說，英國賦稅的負擔僅佔國民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二，而在法國，則到了百分之一六的比數。（註二）

在這些情況之下，英國政府之要求國民在他們的國防貢獻上多盡一番努力，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實了。在過去的戰爭中，英國的健全的財政傳統觀念是要使戰爭的耗費儘量的歸於眼前這一代的人民負擔，在這一確確實實的民族戰爭中，它更有遵循同樣財政政策之必要。首相魯意·喬治君，固然他的社會政策會引起資產階級和自由黨的反感，但當他於十一月十一日宣佈

說，爲着填補財政的短絀，他總不藉重於募債辦法，他的話就得到了國民的一致同意。「募債政策，是一種敗壞的財政政策，是一種極端卑劣的財政政策。」這樣，他就可以大量的增加茶稅與啤酒稅，並將所得稅增加一倍，在財政年度底之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增稅的結果就多收了一五、五〇〇、〇〇〇英鎊，或是說，在一九一五年整年中，多收了六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註三）

可是，隨着戰事的延長及支出的膨脹，財政預算的收入之無力抵補浩繁的支出，是愈來愈見顯明了。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英國會照九五的折扣發行了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利息三釐半的公債。在是年財政年度告終之日，即一九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國的軍事支出是到了五六四、五〇〇、〇〇〇英鎊，而戰前普通預算所預定的數目不過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由預算的收入來抵補這種支出的數目，不過二二六、五〇〇、〇〇〇英鎊而已。短絀額是以公債抵補。六月十五日發行了照票面發行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利息四釐半的新公債，牠也同頭次所發行的公債一樣，成效卓著。發行這次新公債的目的是在於彌補本年度的財政負擔及整理浮動公債。前次公債的執票人，得將原債票購認新債票，祇須償付每種債票

間的補足數目，這樣就減低了國債的數額而增加了拖欠債款的負擔。

英國政府並不放棄了取資賦稅的政策。九月二十一日的財政法案將創辦新稅與加徵舊稅的收入一共增加了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全年度的支出總數是增至一、五五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約合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其中由稅收來抵補的數目爲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截至一九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國的國債是由一、一六一、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增至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每年還本付息的負擔是到了六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預料到軍事費將不斷增加之下，財政部長便請求創辦娛樂稅，鐵路車票稅，火柴稅，礦水稅等各項新稅，並將所得稅稅率增加百分之二五，糖稅，殖民地物產稅，汽車稅，戰時利益稅的稅率增加百分之六〇。創辦新稅與增徵舊稅的全部增多的收入應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財政法案所創立的戰時利益稅，是將超出戰前利益的數額課以百分之五〇的稅率，牠的收入當初是預估爲八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現在卻產生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約合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有人曾抨擊這項戰時利益稅，說牠將引起物價高漲，特別是運費高漲之惡劣的影響，而牠的稅收增加便是證明這種抨擊之不當的最良好理由。所得稅的收入，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度爲六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度爲一二八、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若以所得稅中的超額稅而論，則鉅額所得的稅率竟有達至百分之四二的。有人曾指摘英國所得稅之計算稅率的根據是不平等的和專斷的。可是，我們不要忘記英國所得稅是與法國所得稅大有差別：在已經課以其他捐稅的收入上，英國是不再加課所得稅的，這樣英國國民的所得稅負擔是比法國輕得多了。在另一方面上，關於所得稅的超額稅——牠是等於重疊總稅——方面，英國的鉅額所得無論在人數上或款數上都遠超法國：收入在一二五、〇〇〇佛郎以上的是佔了英國全國人民收入之百分之七，總數達到了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在法國，收入在一〇〇、〇〇〇佛郎以上的僅佔全國人民收入之百分之二·五，總數不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已。（註四）實則在英國，直接稅是佔了財政收入之最大部份，約當財政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八。這個比數，在一九一七年財政年度是增至百分之六六，在一九一八年財政年度增至

百分之八二。如果我們想到這項直接稅是由少數的納稅人擔負，而且在這個戰爭的環境中，賦稅的作用不但要使全體公民參加公共的負擔，且要使廣大消費羣衆減少他們的日常支出，則直接稅所佔上述比數，未免是太過的了。

那些捐稅的徵收數字雖然是那麼高，但並沒有超過全國負擔的能力之上。牠們的收入往往都有溢額：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財政年度中，牠們的收入原預估爲五〇二、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結果是達到五七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比較上次財政年度的收入，共總增加了三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戰時利益稅，單獨牠這一項，是比預算的估定額超出了五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共總達到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的數字；所得稅的收入是達到了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比預算溢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這一年度的直接稅收入，是佔了全部賦稅收入之百分之六七·五。所以，新財政部長鮑納·羅君曾因忽於取資這方面的財源而身受許多攻訐。在因預算收入有盈餘而自滿自足之下，他於是年九月中祇願請求將所得稅增高百分之四〇，同時也增加了戰時利益稅，殖民地物產稅及奢侈品入口稅。收入不敷支出的

數額，當時是估爲一、三二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而且不免要達到一、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爲填補這個缺額起見，他便於一九一七年一月發行了一種公債，如在債票上繳納所得稅者，這項公債就按利息五釐及九五折扣的行市發行，如免課所得稅則按利息四釐照票面價目發行。爲防止債票的行市跌落起見，政府按月在公債的收入上提出八分之一來設立一個保證基金，用以收買在交易所裏行市跌至票面之下的債票。這次公債的成績之佳，是超出任何意料之外：牠的收入是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以上，現金的收入則達到九四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約合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爲準備發行這項公債起見，財政部的六釐庫券便中止發行。是年四月，發行了五釐的庫券，牠產生了八二、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的收入。從十月後，英國又發行了陸續發出的五釐戰時國民公債，按照到期的期限爲五年至十年，而將償還的本金增加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的補助金，目的是在於避免發行新的公債。在十二月底，國庫券的貼現率是由四釐又四分之三減至四釐，爲的是要減低銀行存款的利率及鼓勵戰時國民公債之推銷。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戰時國民公債也就中止發行了。

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度，支出的總額是增至二、四〇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預算的收入也增至七〇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較之預估額是超出六八、五〇〇、〇〇〇英鎊，較之上年度的收入則增加了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這個收入總數中，捐稅的收入總共佔了六一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所得稅及超額所得稅供給了二三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戰時利益稅供給了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在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總共支出之七、九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裏，預算收入供給了二、〇二一、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即佔支出總數之百分之二五，公債收入供給了五、九〇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倫敦經濟週刊認為預算收入所佔的比數是很微小的，若與美國所得到之百分之五四的比數比較，未免相形見绌了，有人且認為如捐稅有着更重大的貢獻，當使英國的財政更見健全而前途更得到保障。

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度，英國的預算數字爲一、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其中的虧短額是佔了二三三、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英國的國債，除了借與協約國的數目外，是增

至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鎊。攤還的辦法尙未得到考慮。在收入裏面，會列入出售軍需品及從前盈利的餘額之數目龐大的非常收入。浮動債務是增至一、八三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其中包括着英格蘭銀行之四五七、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的墊款，一、〇三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國庫券，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之財政部庫券。人們會認爲這種通貨膨脹是信用的危機和營業的障礙。關於軍事機關之濫費國幣的劣行，曾有過若干次的發現。這種情形很使國會發生感慨；六月四日，下議院通過了一個提案，那裏面會宣佈說：「國家現有的支出數目，很引起人們對於國家財政的安定的問題上發生憂慮，這應使政府立刻注意於採取一切可能的實際辦法以減少支出。」

惹起大家憂慮的理由，並不能立即消滅。工業恐慌會引起財政收入之逐漸減少，而支出方面仍然維持原來的數目。浮動債務固然由一九二〇年底之一、四〇八、〇〇〇、〇〇〇英鎊降至次年之一、二五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外債方面固然同時也清償了二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而因爲財政部庫券改爲國庫券緣故，國債利息的負擔卻也增加了。戰時公債之改爲三

釐半無期公債的企圖曾告失敗。

可是，靠在英國傳統的財政政策之嚴格的實行，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度的預算卻留下了二四、〇〇〇、〇〇〇英鎊的盈餘，這項盈餘便移為收回債票之用，因使一九二二年度的捐稅得以減低，就如所得稅，茶稅及糖稅等。固然在納稅人身上，財政的負擔是很深重的，但難關是打通了，財政的情形是很健全的，而英國的信用也未受損害。

第四節 俄國的財政

在一九一四年，俄國的財政狀況是最良好的。從前各年度的財政都有盈餘，一九一〇年度的盈餘為二六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一年度為二四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三年度為七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四年度為二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銀行準備之增加與紙幣流通額之減少曾穩定了俄國的匯市。從七月二十四日起，俄國政府曾向德國收回國庫和國家銀行所存放的資金，並向法國和英國收回二千萬盧布。俄羅斯銀行的準備金，除低

於美國銀行外，是世界上之最多的，牠的總數是到了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約合四、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紙幣流通額是增至一、六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國庫的現金是達到了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足以應付初期的軍事支出，截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軍事支出的數字爲四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個現金是來自酒精的專賣，後者曾於一九一三年爲國庫博得六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淨收入。在沙皇動議之下，十月二十六日決定了禁止酒精的販賣。這個措置便須使俄國更改現行的捐稅，因爲酒精的專賣，連同鐵路的收入，曾佔了財政收入總額的半數以上。直接稅不過有着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收入，在那裏面，工業稅佔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田賦佔了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印花稅和註冊稅共總產生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收入。政府決定提高這些租稅，使之於一九一五年能夠產生五三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收入，並着手減少普通的支出。

軍事支出之累進——在一九一五年底總數應增至一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便迫使政府取資於公債。在一九一四年底，俄國國債便已增加了一、七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包括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國庫券，九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五釐公債，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五釐內國公債，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四釐公債。在下一年，又增加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内國公債，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短期公債，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國庫券。

政府極力避免走到發行不兌現紙幣的路上。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的勅令確曾宣佈了停止兌現和停止取締未有同等的現金準備而發行三百盧布以上的紙幣的規定。這條勅令准許發行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紙幣，後來又於十月中將發行的限度展至三、三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不過，俄羅斯銀行僅發行了二、七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將紙幣流通額增加了八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是年底，金準備是增加了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國庫的帳目則減少了三七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在一九一六年，俄國還是倚賴於增加稅收與發行公債以填補軍事支出的增進。財政部長曾

制定了一個租稅計劃，其中的趨向是特別提高直接稅稅率，並包含一個舉辦累進所得稅的計劃；牠將戰時利益稅的稅率由百分之二〇提高至百分之五〇，又提高移轉稅，消費稅，關稅，消費品稅及原料品稅，期使增稅的負擔遍及全國廣大民衆，並可得到高額的收入。像俄國那麼一個廣大的國家並爲農產品主要生產者的國家，應不至於十分感覺到戰事的痛苦，它的財政能力似乎可以採取這一類的政策。實際上，租稅的收入是不斷的留有盈餘。譬如，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財政收入是增至一、九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一九一五年同期超出了六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項超出額是特別來自間接稅的收入，便如關稅收入是佔了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印花稅收入佔了一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國有產業的收入佔了一九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七年，在總預算之四、〇七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中，普通財政收入是增至三、九九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財政收入的增加大部份是來自稅收上，就如所得稅——佔了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戰時利益稅，糖消費稅，煙草稅及茶稅等等。至於公債方面，在是年底，計有一一、四〇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内國公債，一六、四二六、〇〇〇、

○○○盧布的短期公債，八、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外債。是年度的軍事支出是達到一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可是，當初對於發行銀行所採取的方針仍然是維持着。在一九一五年十月，政府曾將由倫敦供給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信用放款列入國家銀行的準備裏，作為發行新紙幣的準備。從此後，紙幣的發行額是逐倍增加；每月平均發行額則由二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一七年初之四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革命時期中，紙幣還未發生任何貶值的事。從這個時候起，紙幣流通額加速增加，由一九一七年底的每月新發行額之一、八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一九年之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投機行的行為便發生起來：政府的新紙幣是打了折扣纔能流通出去，而舊紙幣則為人所珍貴。一九一九年的預算計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所資以挹注者僅為普通收入之九三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紙幣的流通額，則由一九一八年之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一九年之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〇年之二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盧布，一九二一年之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之一七、五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與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之二九、七七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第五節 美國的財政

在本書前面，我們曾經看到歐洲宣戰之引起美國經濟情況陷於混亂不堪的狀態：這種影響必然也反射到美國的財政上。因為進口貿易停頓，美國的關稅收入大見減少，而人們就曾預測預算上將有六千萬至一萬萬美元的虧額。固然在過去的財政收入上，還有着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現金存放在各家國家銀行裏，但是，這批黃金一部份是用於償付商業的債務及作英格蘭銀行放與美國各銀行的信用借款的擔保品；在這時候收回這項資金將使美國商業所遭遇的困難愈形嚴重。美國政府就寧願倚賴於捐稅。

在政府提議下而通過的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法律，將每桶啤酒的稅率由一美元提

高至一·五〇美元，並且稍爲提高了某幾種酒的稅率；牠恢復了煙草零售商，銀行家，匯兌經紀人，商業票據，捐客，戲園及公共娛樂場所，電報及電話的通訊，快車車費，浦爾曼車費，運費，化粧品等等的特別稅。這些特別稅，在古巴戰爭中，是已經存在過的。牠們共總產生了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額外收入。靠在這些捐稅，美國國內財政收入的總數是於一九一四年增至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一五年增至四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但是，關稅的收入卻由二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二〇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財政收入的總數，較之一九一四年，是短少了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所以，國會便決定將當初所定截至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的法律施行期限，延長至下一年底。

在一九一六年，美國工業，農業，商業的繁榮便恢復了財政的繁榮：間接稅的收入由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三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戰時非常稅的收入由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八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所得稅的收入由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總共算來，國內收入是由四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增至五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預算的收入由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七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到一九一五年中段，黃金的進口即已超過了牠的出口，而金幣與金塊的存量便由一九一五年之六〇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九一六年三月一日之六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但是，政府的支出也同時與它的收入一樣的增加起來：政府並不在它的未來政策的傾向上作不實際的幻想，而準備着應付任何意外變化的步驟。它的財政設施會因私人盈利的增加而容易進行，那些盈利便使大眾能夠接受許多在消費各部門上增稅的計劃。九月八日新的戰時所得稅法案，曾提高了所得稅的稅率，最低的稅率是由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二，最高的稅率由百分之七增至百分之一五；超額所得的稅率由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一三。兩種新稅曾經創辦，一為繼承稅，稅率由百分之一累進至百分之一〇，一為軍火製造稅，稅率為百分之一二·五。最後，為保護新興工業起見，染料品及印刷紙類的進口稅曾經提高。靠在這種種設施，國內間接稅的收入是由三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四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直接稅的收入由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八〇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關稅的收入由二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全部預算的收入是由七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一、〇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在一九一七年初，美國曾採取了各種特殊的步驟，作加入歐洲糾紛的準備。三月三日的法案——名為「提撥鉅額稅收以供陸海軍與擴充防禦設備及其他的鉅額支出法案」——創立了一個特別基金，後者是取資於非常利益稅及繼承稅的收入。舉凡一方面超過五千美元的數目及他方面超過資本之百分之八的純利，應納百分之八的非常利益稅；繼承稅則訂立了新的按級徵稅的稅率，由百分之〇·五遞增至百分之一五。繼承稅的成績並不十分優良；稅收增加數大部份是來自消費間接稅及直接稅。此外，財政部長開始發行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定期一年利息二釐半的庫券，期可創生國庫的現款而無須等待稅收之解庫；在二十四小時中，這項庫券曾發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種情形就可預示日後發行公債的成功。在另一方面，各家國家銀行都設法增加牠們的金準備：截至是年一月一日，現金準備是達至六七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國庫的現金準備則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之一、七八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增至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之二、六九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從美國加入歐戰後，軍事支出之迅速的增進，便使美國通過了一九一七年十月三日的「戰時稅收法案」，從新整頓舊有的捐稅。非常利益稅的稅則是廢除了。軍火製造稅是減至百分之一，而廢止於一九一八年。這個法案規定在當地出產或輸入的飲料品上每桶徵收一·一〇美元的附加稅，精溜的酒精加徵十五仙；酒稅則是在加了一倍，燒酒的稅是加了二倍。煙草、運費、鐵路車費、電報的電話的通訊、保險費、汽車、樂器、首飾、運動用具、化粧品、醫藥品、電影片、電汽船與遊艇、釀金以及進口稅各項，都加徵了附加稅。法案維持着大部份的債票、移轉證、交易所貿易證、支票等等的印花稅稅率。在繼承稅上，牠又訂立了由百分之〇·五遞增至百分之一〇的附加稅；繼承稅的全部稅率便到了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五。郵遞各費也經增加。

這個法案的主要設施是在於提高所得稅與非常利益稅。關於所得稅方面，牠加徵了自百分之一遞增至百分之五〇的附加稅，因使所得稅的總稅率增到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七，即任何其它國家所未曾達到的高稅率；牠將免稅的限額由三千至四千元減至一千至二千元，此外應

加上按每名十八歲的未成年兒童而予以二百美元的免稅額。所得稅之徵收是根據納稅人的報告，報告裏面應詳列關係人各種收入的內容。慈善的捐款，償還債務的利息，繳稅款，都不列於收入總數裏面。關於公司團體方面，附加稅是定為百分之四，此外，年度結束六個月後還未分派的盈利，應付百分之一〇的新稅，如這項盈利雖然是爲着提作工業投資而未加分派，但卻不會用於工業投資上，則須繳納百分之一五的新稅。

美國的戰時非常利益稅，所不同於其它國家所舉辦的同樣捐稅者，是在於向超過戰前的盈利數額的盈利課稅，而不論後者的原始情形如何，且不限於確是因戰事而獲得的盈利。在這項稅收上，美國所以不同於其它各國的理由是在於下面這個事實：劃入課稅之列的盈利之開始產生是遠在美國參戰之前，而且與國家爲應付戰事需要而訂立的交易不相干；在這兩種來源的盈利上確定彼此的差別待遇，實是不公允的。戰前時代的盈利，除開已經課稅的那部份外，是按照投於企業的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七至百分之九而計算的，並是從三千美元至六千美元的固定數目算起。超出這個數目的盈利部份，則須納百分之二〇至百分之六〇的稅則。對於這種規定，有人會抨

擊其確定普通盈利數額之採取了專斷的方式，及其不甚切合於社會利益之打擊經營心的嚴格性。在一九一九年，財政部長曾提議確實的提高所得稅率，以期取消戰時非常利益稅，他認為戰時利益稅祇有鼓勵無謂的支出並傷害人民的經營心。

這個法案的理由可由牠的目標與以說明：牠的作用是在於替國家財政搜尋財源，牠就取資於最有供給財源之能力的地方，而祇使納稅人承當他所能勝任的負擔。新稅的預估收入額是如下：所得稅八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戰時非常利益稅六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軍火製造稅及繼承稅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總數共佔了預估收入的二、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中之百分之七四，至於運輸，郵電，保險業，酒精飲料及普通飲料各項的稅收不過佔了預估收入總數之百分之二六而已。

一九一七年度的預定支出額是由財政部估為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上述收入估定數上加入關稅的收入，美國的預算收入總數計為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就是說，稅收共總佔了全部收入之百分之一六以上，英國則在戰爭之第三年纔達到這個比數。

有些財政家曾建議採取更強的稅收比數：這種意見曾爲各商會及撒母耳·龔勃爾（Samuel Gompers）君所贊成，照他們的意思，一切戰事支出應取資於稅收，不應使後代人承當現代糾紛的負擔。財政部長也提議不要將稅收所佔的比數降至百分之五〇之下：他認爲高稅則當產生打倒濫費而迫人限制無謂支出的美滿結果。可是，過幾個月後，財政部長又承認對於舉辦新稅應有慎重從事之必要。戰事之過分的重擔，並不會使美國專一的或大部份的取資於稅收的來源。有人甚至以一九一七年底所發生的稅收降低的情事歸咎於一九一七年的法案。事實上，在那個時候，是無從超過當時所採取的稅收的比數，勢非改向於募債一途不可了。

在等待新稅之通過及稅收之解庫當中，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法律准許政府發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利率三釐半的國庫券。十一月二十日，國庫券的利率是提高至四釐。到一九一八年，國庫券的發行限額是增至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是年三月中，流通市上的國庫券數目爲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因爲牠的認購額不充分，牠的利率又提高至四釐半。總共算來，在一九一七與一九一八兩年中所辦理的三十一次發行，共

計得到了一二、六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收入，即是說，每次發行的平均數爲四〇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這個總數中，第一次所發行的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是以預整一九一七年度的所得稅收入爲目的；在一九一八年，因同樣的目的而銷出了一、六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庫券；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所發行的庫券，是爲着預整一九一九年度的所得稅與利益稅的收入，這次祇銷出了一五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餘的發行，是爲着預整連續發行的四次公債的收入，對於第一次公債的發行額爲八六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二次爲二、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三次爲二、六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四次爲四、六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國庫券之陸續用於償還那些公債的數額，爲五五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四六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八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及一、七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即陸續佔了這各次國庫券發行額之百分之六四，百分之二〇，百分之三二及百分之三七。

在使用這種短期庫券的辦法之下，政府的目標之一，是想以發行頻繁而數量不多的方式而

避免通貨之收縮。爲便於發生這個效果起見，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法律修改了一九一三年所訂立的聯邦準備銀行的制度——當初創立這個制度是期使這些銀行得接受國庫的現款而以國庫的名義付出款項。一九一七年的法律則解除這些銀行對於政府帳下的存款成立準備金的義務。這個修正便大量的增加了可以接受這類存款的銀行的數目。此外，牠又許銀行僅以開立存帳的手續來認購國庫券，無須償付現款；得到政府許可的一切銀行都得到財政部長的邀請，在清償牠們認購國庫券帳下所應付的款額中，得至少按照款額之百分之五〇的比數而交出國庫券與以償付。這個辦法會推行到國庫券自己身上，而且會得到大量的實行，因使現款的使用大見節省。

關於以繳存現金的條件而發行的兌換券方面，財政部則以一元及兩元的聯邦準備券來代替這項兌換券，期使存在國庫金窖裏而作這種兌換券的擔保的現金可以隨時動用；截至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止，這項兌換券的總數是到了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同一日期，金兌換券的總額是到了一、〇九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各家聯邦準備銀行，曾於一九一七年六月

中得到以繳存現金的條件而發行紙幣的許可，牠們就會經以一、二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紙幣流通市面。這個制度就使國庫得到必需的隨時動用資金，而不必像其它國家那樣的取資於國家銀行的墊款。除聯邦準備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外，還須於同一日期中加上國家銀行所發行之七〇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及美國政府所發行之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紙幣。總共算來，美國的紙幣流通額是達到二、一六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存於國庫的準備則達到二、八七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除上述那些財政辦法之外，美國政府又須藉重於公債的發行，以抵補戰事的耗費。第一次發行的公債是以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律的許可為根據，牠名為「自由公債」，定期五年，利率三釐半。這批公債或由銀行來承受，供作牠們紙幣發行的擔保，或用為償還短期庫券，或用為各家互助公司與保險公司的游資的投資對象。資本家的游資是投在工業上，並且他們的隨到隨存的存款已經可以得到三釐至四釐的利息，而他們對於這一類的公債投資未免不甚感覺興趣了。固然環境的條件是如此不佳，而第一次公債卻銷出了三、〇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發

行時候所要求的不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已。第二次公債是於是年十一月中發行，牠的償還期限爲二十五年，利息四釐；認購的人數是將近一千萬名，認購所付的款額則達到四、六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發行時候所要求的不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後來祇留下了三、八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爲便利小資本加入認購公債起見，政府又創辦了票額五美元的戰時儲蓄券，償還期限是定爲五年；在三個月中，這項儲蓄券曾發行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三次公債的利息爲四釐又四分之一，認購的人數達到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名，認購所付的款額達到四、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發行時候所要求的不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四次公債是發行於一九一八年十月，牠的銷出數額達到六、九八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關於第一次公債的發行，在清償債票認購的款項裏面，國庫券佔了百分之三八，開立存款帳的佔了百分之二七，現款佔了百分之三五。在第二次所發行的公債裏，這三種比數是依次佔了百分之一七，百分之五三與百分之三〇；在第三次所發行的公債裏，同樣比數依次佔了百分之二六，百分之四七與百分之二七；在第四次所發行的公債裏，依次

佔了百分之二九，百分之四九與百分之二二。所有這些公債都是按票額發行的。財政部得將發行總額之百分之五供作收買債票的使用，以維持債票的行市及贊助債票之償還。戰事的耗費，以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這十五個月而論，當初是估爲一八、八七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聯盟國的款項也包括在內，後來卻僅僅費去一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撥供戰事消耗的經費並沒有全部用去。

美國的財政狀況始終是很完好的。即歐戰發動之頭幾天，政府即已宣佈說，國庫之隨時可動用的現款是達到三、〇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並且允許以美國的財政援助供給各聯盟國。借與後者的數額已經達到了二、三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法律准許政府爲它們開立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信用放款帳；九月二十四日的法律又將這個數目提高至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是年底，美國借與各聯盟國的總額是達到了四、二三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借與英國的佔了二、四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法國的九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意大利的四八五、〇〇〇、

〇〇〇〇美元借與俄國的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比利時的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與塞國的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有人計算在那個時候，美國承當了歐戰耗費總數之四分之一的負擔，即是說，每天須擔負三二、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美國財政狀況之如此昌盛與發行公債之那樣成功，卻包含着一種相反的事實：資本家之放開認購公債行為所引起的憂慮而踴躍認購公債，結果便使產業經營與公共服務機關缺乏了牠們所必需的資本，且使之陷於妨礙牠們發展的困難境地。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新發行的股票總額是由上年之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降至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是年初，美國創立了「資金散放委員會」，牠的任務為提出關於在計劃中的發行的意見，但國會則拒絕以強制執行的性質賦與委員會的許可狀。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法律創立了「戰時財政公司」，期以牠的財政援助施與軍需企業；因為這個目標，牠得發行以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為限度的債票，並向軍需企業辦理以後者所提供的債票或票據做擔保的放款，這種債票或票據是可提向聯邦準備銀行貼現的。在本書前面，我們會看到這個機關並未按照這個形式而活動。除開會遇

特別困難而由政府直接與以援助之鐵路業外，產業界所博得的盈利就足使之依照當時需要而發展他們的業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解庫的稅收是綽綽有餘，因使財政部的將每半個月提交市場的債券數額由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減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稅收總額是比預定額超出五十萬美元。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中提交國會的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度的預算案，數目是達至一九、六七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包括着普通支出七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戰事支出一一、五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郵政支出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出借各聯盟國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九一八年中，好幾次發生了提高這些經費的事實，因使上半年財政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支出總額達至一八、八六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抵補這批支出的收入額，曾達至一八、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包括着稅收二、二九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一七年整年的稅收額不過一、〇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國庫債券收入九、〇六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公債收入六、九五

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所得稅的收入額是增至六八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上年度不過三五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關稅的收入額則落至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上年度爲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停戰協定之成立，可將一九一九年度一月至三月這一季的支出減至八、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一季的收入是增至八、五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包括着所得稅及非常利益稅的收入一、二〇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國庫債券收入五、八七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四次公債的收入六、九五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二月二十五日的法律決定一般的提高稅率：所得稅的超額附加稅的最高稅率是增至百分之六五，二百萬美元以上的收入所應繳的全部所得稅稅率爲百分之七七，二萬五千元收入應繳二、九七〇元的稅金，五萬元的應繳九、二〇〇元。非常利益稅與各種消費品稅的稅率也照樣提高，財政部長會要求將非常利益稅的稅率提高至百分之九〇。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財政年度是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結束，共總虧短了一四、二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資以抵償的財源則爲第四次及第五次公債收入之一一、四五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餘數

則由國庫債券予以填補。

從開戰之日以至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美國的戰事支出總共達到三五、四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包括着借與各聯盟國的九、四〇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由預算收入來抵補這項支出的數額，是達到了一一、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即佔支出總額之百分之三二，若在支出數字上除開借與聯盟國的數額，則這個比數將為百分之四三。在這個預算收入的數字上，資本稅是佔了七、〇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消費稅佔了三、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那五次的戰時公債的收入是達到了二一、四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最末的公債，名為「勝利公債」，發行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免稅的利息為三釐又四分之三，納稅的利息為四釐又四分之三，定於一九二三年償還，在預定發行額之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上，共總銷出了五、二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戰時國債的總額中，有九、四〇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即佔這項國債總額之百分之四五，是借與各聯盟國的。浮動國債不過達到三、七三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國庫債券的發行額是達到一一、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美元，其中已曾償還的竟至八、一二四、○○○、○○○美元。再加上戰前的舊債一、一九二、○○○、○○○美元，同時除開借與聯盟國的數額，美國國債的總數計爲一六、九六四、○○○、○○○美元，以七千萬的人口計算，每人的負擔爲二四二美元。截至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美國的紙幣流通額計共包含着國家紙幣三四六、○○○、○○○美元，聯邦準備局的紙幣二、六八七、○○○、○○○美元，聯邦準備銀行的紙幣一八七、○○○、○○○美元，國家銀行的紙幣七一九、○○○、○○○美元。國庫，聯邦準備銀行以及國家銀行的金準備是由一九一八年底之二、二四八、○○○、○○○美元減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二、○九三、○○○、○○○美元，因爲美國於一九一九年六月間解除了黃金出口的禁令，遂使黃金走向對美國居於債權者地位的國家裏去。

總之，美國的財政狀況實實在在的反映出美國的產業狀況。美國之能容易的承受戰事耗費之龐大的負擔及其能將這個負擔償還到了空前未有的數量，實是靠於生產各部門之因歐洲的需要而博得了巨量的盈利。繼這個繁榮而產生的恐慌，便以稅收減少的現象影響到美國財政，因

爲美國稅收的主要來源是出自所得稅與戰時利益稅。在另一方面說，這個責成既得的財富來承當戰事負擔的政策，就由它本身促成了恐慌的嚴重化，或因爲吸收了應當有力的用於救濟恐慌之途的資本，或因爲使游資不投於被課稅的工業而投於免稅的國家債票。這個政策，在戰爭時代確產生了絕佳的成效，但在和平時代恰是與它的目標相反。在國際商會聯合會議裏，美國所提出的報告書就曾宣稱有改革這一點之緊急需要，即廢除在巨額收入上徵收所得稅，而代以其它的捐稅。

中美及南美各國，都同樣的在歐戰中恢復了它們的財政繁榮。在歐戰初期，它們會因失掉了通常的關稅收入而不得不停付外債；過了這一個時期後，它們的收入就迅速的增加，而它們的匯市升高又使之很有利的償還了一部份的債務，且一變而爲歐洲各國的債權者。那些如巴西的國家，雖則仍然增加了它們的債額，但寧願將財源用於工業發展的需要及其繁榮上；同時它們的財政也進入健全的路上，如巴西的財政預算是於一九一六年起得到均衡，這是許久以來第一次所發生的現象。

第六節 德國的財政

即在一九一三年，德國軍事準備所引起的非常支出已經是以一種軍事特稅來彌補，這種軍事特稅可在三年期內償付稅額。這個方法可保留着未來資源之隨時可以動用的性質，以應任何變故，並且避免了發行公債的危機，而發行公債既是增重國債的負擔而又未必能夠成功，因為在那時候金錢的利率高騰就使國債處於不利的地位。上述特稅曾產生十萬萬馬克的收入。此外，德國會在人民財產的增加上課稅，稅率是在百分之〇·一五至百分之一·五之間，同時又施行了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所得稅。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度的預算裏，陸軍經常費是由上年度之六八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陸軍臨時費由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海陸經常費是由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一九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海軍臨時費由二〇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二三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全部上，德國的軍事費預算是由七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一九一二年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與一九一三年之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此外，德國國庫的現金準備曾因鑄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銀幣以代替歸於斯邦道(Spandan)軍事金庫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黃金，及發行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帝國金庫兌換券，而大見增加。數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全部金準備，是根據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法律而撥供第一批軍事支出。據參謀部所估計的德國軍事支出，其關於動員方面者爲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軍事行動的每年支出爲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爲着支付這種種耗費，德國製定了一個非常預算，以國會所通過的經費來供給。構成戰時金庫之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是撥給德國銀行，作爲可照準備的額數而發行三倍的紙幣的準備金。八月四日之另一篇法律對於帝國金庫兌換券賦以強制的行市，這種兌換券可與德國銀行準備庫裏的黃金和德國銀行的鈔票相比擬的。對於國債機關因爲應付非常支出而發行的證券，德國銀行得收做貼現業務。九月二十八日的勅令停止了銀行協定

裏以黃金付款的義務。加之，借貸局得以在質當中的證券及不損壞的貨物做擔保，而發行了借貸局兌換券，這種兌換券可由德國銀行接受，當作發行紙幣的準備，也可償付帝國或各邦的債權而由公庫與以接受。

德國銀行的金準備，是由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之一、二五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二、四四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一六年增至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一七年降至二、四〇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一八年降至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國庫的證券，即代表着德國銀行借與政府的數額，是於一九一八年達至二四、四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借貸局的兌換券，當時最高額是定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後來逐漸提高，終於達至五、二六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至於紙幣流通額，則由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之二、九〇九、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五、〇四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一五年增至六、九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一六年增至八、〇五五、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一七年增至一一、

九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一八年增至二二一八七、〇〇〇、〇〇〇。

如若我們將同樣各個日期中德國與法國通貨數額之累進相比較，我們便要覺得德國方面的累進率是遠比法國迅速，因為在開戰之初法國的通貨數額幾乎比德國的多了一倍。但若根據人口的數目來計算，則德國每人通貨平均數為四五八佛郎，法國則為七五六佛郎。反之，截至一九一八年底止，德國銀行借與政府的數額是約合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法蘭西銀行借與政府的數額僅到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但是，德國銀行借與政府的數額之累進僅開始於戰事後半段時期，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出的數額曾減至一九九、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一九一六年底，也不過達到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這個時期中，德國銀行是表現了完全健全的狀況，而與法國相形之下，牠的金準備對於紙幣流通額之處於較低的比率，並不會使紙幣的信用受到任何損害。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十日，德國財政部長黑費利虛 (Hefferich) 曾將德國國家債票的行市與英國及法國的比較，德國的僅跌了百分之五。五，英國的則跌了百分之七，法國的跌了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五。

有人曾抨擊德國之將帝國金庫兌換券與借貸局兌換券合入德國銀行的準備庫。尤其關於借貸局兌換券方面，放在借貸局的質押品的價值是過於不確定，何足作為紙幣發行的擔保。但是，就因為這個原因，抵押的業務所以交給另與德國銀行不同的金融機關辦理，而後者之辦理這項業務不至有使德國銀行遭受損失的危險，至於因出貸而發行的兌換券，並不是代表着質押品的價值，乃代表着兌換券本身的價值，而牠的負債者乃是遠比借債人本身靠得住的金庫。在它方面，有人也非議帝國金庫兌換券之與借貸局兌換券一樣，過度發展了信用紙幣的膨脹，並於銀行鈔票之外，又製出祇有使前者跌價的第二種紙幣。可是，這種兌換券雖然也照法價通行，但流通市上作支付工具者並不是這種兌換券，而是用後者來交換的銀行鈔票。事實上，借貸局對於發行信用兌換券是很有限制的：牠的主要功用是以資金供給暫時有這種需要的主顧，主要的如各銀行，各儲金局及各處農村協會等等，特別是在公債認購者要償付債款的時候；的確，在每次繳納債價到期的時候，借貸局出借的數額突然高增，過了這個時期便逐漸減少了。這種兌換券，與其說是促成通貨膨脹的現象，無寧說是給與通貨以其所必需的鬆緊性。

除那些帝國金庫兌換券是放在德國銀行充作紙幣的準備外，八月四日的法律准許政府發行支付非常預算的支出的票據，由德國銀行收辦貼現並列入牠的商業票據項下。在那個時候，非常預算的支出總額是預定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同時，政府又着手於國庫券的發行。這項庫券的利息爲五釐，政府得從一九一八年起以一一〇馬克的價目收回。如若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政府不會使用這個權利，則持票人可將這項庫券換取利息四釐半及政府收回價目爲一一五馬克的另一種庫券；從一九三七年起，持票人可將之換取利息三釐半收回價目爲一二〇馬克的庫券。所有一切的庫券最遲應於一九六七年前償還。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的法律規定庫券的發行額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從一九一七年起，浮動國債迅速增加。在是年七月，浮動國債是增至二二、四四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包括着德國銀行所借的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下一年，則浮動國債的總額增至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一九一九年二月，政府宣佈國庫券的總數爲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同年八月一日，佛蘭克福日報估算浮動國債的總額爲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其實，上列各種數字不過構成德國國庫券發行額之一部份。有一批的庫券是改換為認購兩種公債，這兩種公債的主要目標是整理浮動國債。雖然德國政府始終未宣佈這些公債的數目，但牠們總不免是十分龐大的。認購者可在利息五釐由一九二四年開始償還的帝國債票與按九厘發行利息四釐半由一九一九年開始按一一〇馬克償還的國庫券之間，隨意選擇一種他所願意登記的。第一次公債是於一九一四年九月按九七·五折扣發行，共總收入了三、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及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國庫券。第二次公債是於一九一五年二月按九八·五折扣發行，總共收入了八、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及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國庫券。這個辦法具有以短期投資的利息誘致游資的優點，同時又可避免將公債交與德國銀行。

在公債發行的成功上，借貸局會有大量的貢獻，在一九一四年底，在借出總數之一、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裏，九二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是用於認購公債。借貸局的援助，對於各儲金局之類的公共機關，對於地方及中央機關，是特別有用的。牠的放款利率，最初是定為六

釐半，這種利率未免太高，使私人方面無從作利用這個方法的念頭；到一九一四年底，利率就減至五釐半，隨後又減至五釐又四分之一。反之，各儲金局則踴躍的依照這種方式來利用牠們的資本。華而富（Wolff）通訊社曾於一九一五年三月間替牠們指點出一個資本陸續認購各種公債的方法：即將第一次的公債票存放於借貸局，而以借貸局願照這項質押品出借百分之七五的款項購買新公債。這種動作的結果，不過留下借款的五釐又四分之一的利息與公債的五釐利息之差所產生的微小負擔而已。若除開公債發行折扣之百分之九八·五與票面全數之差後，這個百分之〇·二五的負擔便減為百分之〇·一七；到借款的利率於一九一六年降低至五釐又八分之一後，這個負擔是又減少了。各儲金局會有大量使用這方面投資方法的表現；牠們認購第二次公債的數額是將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牠們本身也曾辦理信用放款，以供同樣目標的用途，在若干城市中，這項信用放款的數額曾有達至一〇、〇〇〇馬克的。各家保險公司也會願在保險單的擔保上放出供給同樣用途的款項。

在一九一五年，財政部之宣告舉辦新稅，曾使以戰爭費用取資於敵人而自誇的德國人民，心

中產生了強烈的失望，財政部長宣佈說，從此後這個目標的實現是不可必的，但他總答應人民說，增稅的事實當不至實現於和平恢復之前。一到第二年，他即須求助於新捐稅，而力陳有增稅之必要的柏林日報。祇要求將新租稅的負擔分攤於全體公民身上，而不僅僅取資於最富裕的人們，因為他們的全部財產還不足抵當這個負擔。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中，財政部長曾宣稱他絕無採取英國所使用的財政政策的心意——其實英國也不得倚靠於公債，而且他所要求於租稅的，不過是講求因收入減少及帝國國債負擔增加而遭受損害的普通財政預算之維持均衡的方法；他所關懷的是如何維持德國財政與經濟的組織之完整。一九一六年度的普通財政預算便應在烟草稅（稅率由百分之一〇增至百分之二五），發表印花稅，郵電費，運貨單稅上籌劃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此外，從前數目在六千馬克以上的盈餘，應按照數目的多寡繳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五的戰時利益稅，從現在起，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期中所獲得在三千馬克以上的額外盈利，也須繳納戰時利益稅。為緩和和要求全部取資於直接稅的社會黨人的劇烈反對態度起見，戰時利益稅的最高稅率提高到了百分之五〇。

第三次公債是於一九一五年九月按九九折扣發行，銷出的數目是達到了一二、一六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這個九九折扣是假定的，認購者於清付債款時候——即九月三十日，收到二·五〇馬克的利息，直至一九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爲止——即公債收益的日期：這樣，第三次公債的折扣率是等於九六·五了。第四次公債是於一九一六年三月按九八·五折扣發行，僅銷出了一〇、七六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在它方面，等待整理的庫券數額竟達至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第五次公債發行於一九一六年九月，牠的發行折扣在國債總帳上登記爲九七·八〇，在債票發行上則定爲九八·五〇；牠的收入是更不如前次，僅銷出了一〇、六五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這是受着國內目擊戰事之延長而感覺失望的影響。但一九一七
年所發行的第六次及第七次公債，銷出的數額則重新增高，前者達至一二、九七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後者達至一二、四五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大批認購所佔的比數也有顯明的演進，由第一次之百分之三六增至第五次之百分之四五及第六次之百分之五五。

一九一七年度的預算案呈現了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短額，勢非舉辦新稅

不可。因為這個原因，直接的及間接的戰時非常稅都提高了百分之二〇。有一篇法律勒令移居外國的納稅人，在官廳要求之下，須預先繳納他所應負的稅款。輿論界曾討論舉辦稅率更重的新稅，就如在財產上更課以重稅。固然如此，是年度的普通預算會留下了二、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虧額，政府因此不得不向國會提議將戰時利益稅提高至百分之六〇，同時也提高奢侈品販賣稅的稅率，期使財政收入增加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這個步驟，經過熱烈的反對之後，卒於一九一八年在國會通過。在那時候，每年支出的數額是估為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包括着償還國債的負擔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人們並且預料到因為薪俸及養老費的增加，戰爭損失以及整頓鐵路等等，將使政府有着浩大的支出。第八批公債發行於一九一八年春間，共總收入了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據佛蘭克福日報的記載，截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止，德國的無期公債是在大戰中增加了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浮動公債增加了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包括着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借與同盟國的款項及軍用品。從協約國於

一九一八年採取攻勢以來，供給德國政府以它所必需的財源者，則爲浮動公債；後者是從是年十一月一日後由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帝國各邦在整個大戰期中所取資的也是浮動公債，它們就利用了借貸局的服務；它們的無期公債仍然約佔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它們的浮動公債，在戰前是毫無所有，戰後則達到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之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後新增加的。總共算來，在那時候，帝國及各邦的公債是增至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韋馬爾（Weimar）大會，於通過一九一九年度的預算案之下，准許政府發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有獎公債，每張一千馬克的債票是每年償還五十馬克，本息都包括在內；這批公債的收入是撥供非常支出的用途。認購額的半數應以現金償付，另一半可以舊公債票來掉換。當時的情形是不利於發行公債的：在一九一八年底，國家債票會因工業證券市場之紛亂而佔了優勢，提高了牠的行市，而誘止持票人拋棄他們的債票；從八月至十月，漲風擴展到大部份的工業證券，前後竟產生了達至百分之五〇〇的過分的差額。反之，到下

一個月，第九次公債發出來的時候，柏林交易所發生了一番恐慌；德奧兩國的戰時公債都隨着工業證券而一落千丈。德國當局不得不延長了公債銷出的截止日期；這是從大戰以來第一次採用了這類步驟。到十二月底，公債總額並未完全銷出；國家不得不收回未銷去的餘額，等待着持向外國市場。在這一一次，大批的認購人是逃避了；承受一張或兩張債票的認購人人數竟佔了全部百分之七九。

資本案逃避的原因，可由德國政府的政策及其一般情況與以說明。一九一八年度的普通預算是以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來抵補，而非預算則以六七、四六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收入對六九、九九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支出，即是說，實際支出額是超過了預定額，因而留下了二、五二九、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虧短。一九一九年度的預算案決定了普通預算的數額為一五、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非常預算的數額為四二、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包括着軍費及復員費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復興事業費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舊陸海軍的解散費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馬克，給養費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關於陸海軍方面的耗費四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關於行政機關方面的耗費四九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協約國軍隊駐屯費及將船艦交與協約國的費用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如此等等。在普通預算的經常支出裏面，償還國債的負擔是佔了八、八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抵銷普通預算的經常支出的收入，是包括着估爲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關稅收入及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各項新稅的收入。在這幾項收入上，過去的經驗是很不足使人放心的：在一九一八年，關稅是短收了六七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各項新稅在預估之二、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數額上短收了五六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主要的收入超出額是在德國銀行之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盈利與借貸局之四九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盈利上。反之，各種國營機關，就如郵電、鐵路等等，非但沒有得到當初所期待的盈利，反而有着了巨額的額外支出。

在七月中，政府曾提出一個在資本上課稅的計劃，這項新稅是名爲「帝國緊急犧牲捐」，自

六千馬克以上的財產起課稅百分之一〇，按級遞加，五十萬馬克至一百萬馬克的財產則課稅百分之四五，三百萬馬克以上的財產課稅百分之六五，人口浩繁的家庭得享受減稅的待遇；這項稅款是分期三十年繳納。加之，財政部長曾於七月八日的一篇演說裏，揭明了這個改革政策，同時也說到改革繼承稅，認為這是走上資本社會化的道路，並為救濟平民級階的痛苦之唯一的辦法——在平民階級之極度的痛苦與其它階級之過分的發財相形之下，勢不免引來了鮑爾雪維克主義。他估定未來的每年支出額為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還未計及付與各協約國的賠款，帝國各邦的負擔，各鐵路的虧損，這幾項支出將使支出總額增至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他認為中央及各邦的財政收入應增加一倍。政府這種措置當然不能激動生產者從事工作，而匯市的崩潰與紙幣的遞增又使之深懷憂慮；紙幣流通額是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一九一九年六月底之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至於金準備的數量則由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減至一、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

紙幣發行額竟達到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紙幣的發行竟成爲國家財政之主要的財源。借貸局的兌換券也於前後同樣日期中由五、二六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至九、〇三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同時，社會的負擔卻到了可驚的程度：柏林的某一個市區有着二五〇、〇〇〇名的失業者，他們的救濟費竟吸收了全部的市府收入；某另一個市區則因此每天付了二〇〇、〇〇〇馬克。若干種報紙會作這樣的觀察，而未來的整個崩潰可在想像中了。

在比較德國和英國的財政政策的優點之下，經驗當使人們得到一個更正確的估量：在人們將現存的困苦歸咎於逐期整理浮動公債的辦法的時候，是承認了清理戰時負擔必需儘量的倚賴於稅收。德國所遵循的方法，是按照事前嚴密配合的一個計劃而有系統的追隨下去，牠是假定了戰爭當於短期內結束，而戰事結束後，可以敵人所付出的賠款來清理歷次所發行的公債。牠是失敗於與假定相反的德國的戰敗。在戰事上半期中，這個計劃曾經圓滿的運用，但從牠所根據的解決辦法有着永遠無從實現的表現之後，德國則起初不斷的使用短期公債政策，隨後則不斷使用紙幣政策，終於陷入崩潰的途中。

紙幣流通額，經過由一九二〇年之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降至一九二一年之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後，一九二二年初又增至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它方面，工業的活躍雖已恢復，而政治的情況是不利於實行增稅辦法的；我們已經看到，唯有大生產者佔了工業活躍的利益，納稅羣衆則仍陷於窮苦的狀態，而影響了租稅的收入。博得盈利的人們則力避遭受偶然事變的損害，而趕速用之來購買外匯或各種貨物。資本的逃避更增重了德國財政的困難，因其使德國所必需資以支付債款的外匯的行市發生了驚人的高漲。

第七節 奧匈帝國的財政

奧·匈帝國效法它的同盟國，也採用了發行國庫券的辦法，而以按期發行的公債來整理這種庫券。不過，它的財政狀況是與德國大不相同。從一九〇〇年以來，它的財政預算幾乎永遠是虧空的，僅靠發行公債來抵補。有若干次發行公債的計劃甚至於失敗了，因使政府靠發行獎券來維持。

第一期的軍事支出是靠奧匈銀行的借款來抵當。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間，政府發行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的奧地利國庫券，利息五釐半，按九七·五折扣發行，十年內還清。這項國庫券共總得到二、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克倫的收入。匈牙利的國庫也按同樣的折扣發行了利息六釐的債票，共總得到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的收入。奧·匈帝國政府又於一九一五年五月發行了按九五·五折扣發行的新公債，牠的收入爲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第三次公債發行於是年十一月，發行折扣九三·六，償還期限五年，共總收入了四、〇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各市立銀行，各市公所以及各處儲金局都大量的提出它們的資金來支持這幾批公債。借貸局也肯照質押證券價值之百分之七五放款與關係人，供其認購公債之用。放款僅收五釐的利息；這樣，認購一千克倫的一九一六年五月按九二·五折扣發行的債票者，應付九二五克倫的債款，而其中之七五〇克倫可借自借貸局，餘下應籌的數目不過一七五克倫；可是，他可從新債票上得到五五克倫的利息，而向借貸局借款的利息不過三七·五〇克倫，這就使他在投下的一七五克倫的資本上得到一七·五〇克倫的收入，即是說，利息一分的投資。這與傳

國借貸局所作的同樣業務，是彼此相反的，奧國借貸局的放款事業是有利於人民的；反之，奧國的國庫則因此增加負擔。同樣在一九一六年五月的時期，國庫券的發行折扣也降至九五·五。

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在勢不得不求援於奧匈銀行的借款。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勅令宣佈停止奧匈銀行的紙幣兌現，維持紙幣發行額之三分之二的金準備的義務及禁止替國家墊款的各條規定的效力。准許牠發行小數額的紙幣。從此後，奧匈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是不再公佈了，這當然不是安定人心的辦法。在一九一六年底，奧匈銀行借與奧地利的數目達到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借與匈牙利的達到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金準備額則不斷的減少，由一九一三年之一、二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克倫，減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之一、〇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克倫，一九一五年之六八五、〇〇〇、〇〇〇克倫，一九一六年之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反之，紙幣流通額則在同樣的前後幾年中，由二、四九四、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增至五、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克倫，七、一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克倫與一〇、八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克倫。

在另一方面，內中包括德國銀行及若干德國主要銀行的銀行團曾爲奧地利政府開立了每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的信用放款，這項放款是代表着奧地利政府所購買的軍用品。到一九一六年底，這項信用放款的總額是達到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據「奧地利財政監督委員會」（註五）的宣佈，截至一九一六年底止，單獨奧地利國家是共總負了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的債務，每年償債的負擔是需要了一、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大戰的耗費，除了戰前的舊債外，一共達到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不過，在那個時候，單獨無期公債一項是達到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的五釐半債票；再加上國家銀行、德國銀行團及奧國銀行團的借款總額之至少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的浮動債務，奧地利的國債總額是達到了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匈牙利方面，無期公債計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浮動公債計有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即是說，國債總額是達到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

從一九一七年起，國債的數字是加速的累進。在是年十二月底，奧·匈帝國的債務總共增至

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六月間所發行的第六次公債，曾收入了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仍然不敷彌補國家的支出。因此，政府不得不增加奧匈銀行的借款，在是年五月底，奧匈銀行借與政府的數目即已增至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是年底增至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同時將紙幣的流通額增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而奧匈銀行的金準備則降至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德國銀行團和奧國銀行團所供給的信用借款也同樣的增加：在是年六月底，奧國銀行團借與奧地利的數目增至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借與匈牙利的增至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這種狀況會使人心大受刺激，而在這個時候開了第一次召集的奧匈銀行股東大會，結果也不會安靜了這種人心皇皇的現象。

在一九一八年底，奧地利的國債是估爲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其中包括着內國公債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銀行借款二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國庫券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匈牙利的國債總額至少應增至奧地利國債數目

之半數。紙幣流通額是達到三五、五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克倫，此外還須加上照法價行使的地方債票及抵押債票以及與匈銀行從四月間基於鼓勵存款與減少通貨的目標而發行兌換券，這項兌換券的數目已經於九月間達到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倫。減少通貨的目標並不會達到，因為通貨的增多恰是切合當時的需要，而且在那時候反而相當的感覺支付工具的缺乏，因使銀行發行了二十五克倫與二百克倫的新票。通貨之不敷使用，一方面是基於國庫負擔的增加，使之無法償付供給者，而迫使後者等待對方的清算，它方面是基於人民之憂懼政局變動而收藏貨幣——他們之憂懼政局變動是比憂懼國家破產更烈。

可是，當財政部長痛責產業家之缺乏愛國心，指他們為努力之遲慢與陳報之詐偽的罪人的時候，他所向人民暗示的卻是國家破產的危機。他曾要求採取嚴厲的手段以制裁這種非分行爲，而他這種態度便引起人民的示威表現。在對着後者的要求之下，財政部長所作的答覆，乃宣告說全體納稅人必需共同合作以恢復財政的秩序。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和政府，在否認舊王朝的債務之下，所急速採用的，也就是這一個解決辦法。它自己直接發行紙幣，而將收爲國有的珍飾、金幣、外國

股票及外匯等等作為紙幣的擔保，因而自己開闢了財源。奧匈銀行不承認這種紙幣的效力，而共和政府則以五月六日的命令宣佈對於拒絕使用這種紙幣的人們處以嚴刑。舉凡私人在外國擁有存款者，必須向官廳陳報，舉凡外國人在匈牙利境內擁有財產者，應將這項財產的數額陳報匈牙利當局。合法政府方面，雖然不承認革命時期所發行的紙幣，但因為維持平民階級的利益起見，它終於決定至多按票面數目之五分之一的價值發還，同時又准許一克倫及二克倫的小票在市上流通，直至這種小票收回之日為止。

(註一)譯者按：法國國債是到了普恩賽內閣成立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大恐慌後，纔得到一種有計劃的整理。為保障債券的償還起見，特於憲法條文上設立一個「減債金庫」，專司債券的還本付息。減債基金是指定了下列各項來源：烟草專賣純利，新加徵的財產移轉稅和繼承稅的收入，以及國用的剩餘。從一九二六年七月底至一九二八年五月底，短期內債從四百二十三萬減至一百八十九萬，即約減少了百分之五五；浮動內債從九百四十二萬減至七百五十八萬，即約減少了百分之二〇。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一年的短期國防庫券，是漸次由政府收回，而代以兩年到期的庫券。至於國庫欠法國四銀行的款項，則因收買外幣政策的結果，與民衆踴躍認購政府新發行的五釐公債的結果，也差不多逐漸償清了。

(註二)見杜步亞：「英國經濟與財政的努力」(Paul-Dubois: L'effort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de l'Angleterre)，一九一八年出版，第七頁。

(註三)見齊那：「大戰的政治與財政問題」(Gaston Jéze : Problèmes de politique et finances de Guerre)，一九一五年出版，第十頁。

(註四)見杜步亞全書第七十九頁。

(註五)譯者按：「奧地利財政監督委員會」是在國際聯盟領導下，基於救濟奧地利財政的目標而於一九二二年由各保障國代表組織的。

第八章 法國的復興事業

第一節 法國的賠償權利問題

戰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則爲對於曾經成爲戰場的地方，辦理因軍事行動的破壞或敵軍直接破壞的修復事業。這個問題的解決須倚賴於國家的參加，唯有國家能夠恢復那些地方的生活所必需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服務的事業，唯有國家能夠支付遭受這種損失的犧牲者的賠償費。

這裏面就有着一個預決問題：卽賠償權利的問題。非戰鬥員的個人遭受戰事損失之應得到賠償，這個法律上原則是愈來愈得到現時代法律家的承認，一七九三年及一八七一年的法國立法家就曾採用了這個原則。這個原則的實行則限於按照財政預算的財力而給與補助費。法國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法律宣佈以國民聯帶關係的原則爲賠償權利的根據。這個制度卻

與下述事實相抵觸，即這次大戰損害了全體交戰國國民，不特別劃分出非戰鬪員的資格，全體人民幾乎不分例外的多寡總受了戰事的影響。照這個情形說，賠償權利的法律上原則的實行範圍將擴展到漫無界限的程度了。

這就是指使法國政府於一九一五年五月間提出一篇新草案的原因，這個草案是將賠償權利限於私人財產上所遭受之「物質的，確然的和直接的」損失，撇開了私人身體上所遭受的損失及各州縣，公共機關，公共服務機關，礦坑各方面所遭受的損失。財政上實行賠償則留待未來的法律決定，後者應「逐漸按照財政的能力」而撥出必需的資額。賠償費之支付須對方履行將之費於「適應被破壞的產業的用途上」的條件。這個條件是受着維持國家利益的影響，法國國家的利益則要恢復東北部的工業區和農業區的舊日繁榮——後者是被敵人基於商業競爭的目標而與以有組織的破壞。這個條件同時又是受着維持勞動人民的社會利益的影響，因為從前安置勞動者的企業機關如若不恢復，他們就非失業不可；大家就憂慮到產業家因為進行上的困難及因在戰事期中他們之將經營機關移設它處而得到成功，而不將他們所領到的賠償費用於恢

復他們舊有的產業機關。

這些理由是得到了衆議院的支持，但在參議院的講臺上，有人就回答說，一種人爲的復興設施將對於這些深受損害的人民形成了一種危險的社會試驗。全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對立的見解，在參議院方面看去，無非是對於工業繁榮的條件無深切之認識的見解；對於恢復本地方繁榮的動作，任何人都不如那些身受損害的人民關係之深；大家就可倚靠他們身上來實現這個目標，無須乎監督他們或不相信他們對於領回來的賠償費的用途所採取的態度。國家之判定他們活動中的對象，是總不及他們本身判定之精確的。比較切合於國內工業進步的設施，是任聽關係人自動創造所實現的改良步驟，就如將過於分散的工業經營實現集中化的傾向，而不必強迫他們完全照從前所已有的狀態一一恢復起來。至對於那些寧願將他們的生產機關留在它處的產業家，迫其拋棄在繁榮中的產業而去冒從新創建產業的危險，這不但不適合於他們本身的利益，也不合於一般的利益。

爲調和這兩方面的意見起見，法國終於以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的法律決定辦法如下：賠

債費是按照動員前的物價計算，如領費者答應將之再費於產業上，則另加現時物價的增加額。被難者如若不作這種許諾，則僅可得到一種代表戰前價值的債票，這種債票的利息爲五釐，在五年內是不得讓與的，過了這個期限後，分十年償還。這個辦法，實減輕了最初所採取的制度，而對於要求全部實現國家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所作的許諾的被難者，未免還有着不公允地方。

第二節 法國的公共機關與復興事業

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的法律，創立一個失地難民借貸局，以款項借與失地的難民，使其藉此恢復他們的作業。爲實行這條法律起見，八月六日另有一篇法律設立了工業復興局，負責以器械、原料及各種必需的物件供給復興工業之用，並替關係人履行行政機關方面的一切手續。工業復興局就利用了失地的產業家從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以來所已經設立的中央購買公司的援助，後者就向牠提出購貨的程序並負責執行，工業復興局則訂立定貨合同，接收貨物，並將貨物交與產業家，期可集中購貨的業務及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成立大批的訂購。購來的貨物或以現款出讓，

或以產業家所應得的賠償費中之相等的一部份撥付。復興局也爲他們供給必需的勞動者，並擔任掃除的工作。此外，法國又設立農業復興局，後者負責搜尋機械、馬具、牲畜、糧食以至勞動者。爲修復房屋或供給這項用途的材料起見，預定設立一個專門服務局。關係人應付出估定建築費之四分之三而定銀。新蓋的可拆散的房屋是預備讓與被難者的，或照牠的成本之三分之二的數目計算。三釐的利息而繳納房租，或付等於成本之半數的買價，由戰事損失賠償內撥付。被難者可得到借款以購買器具，最多以他們所損失的器具之半數爲限，每一家庭可借一千佛郎，家庭中每一份子可借六百佛郎。農民可向摩托耕種局請求以廉價爲他們辦理緊急的農作。軍事當局也幫助這一切工作的進行，並負責供給普通人民的給養以及牲畜的草料。在製定復興事業之有系統的計劃的法律議案未經立法機關裁定之前，每個地方應製定一個應執行的工作計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命令將工業復興局歸併於復興事業部，後者是由軍備部改組的，牠的任務爲溝通各個有關係的機關，以期實行將軍事工廠改爲非軍事的生產並發展收復區域的工業。到十二月，收復區域的服務事業是組成專部。

郎。

到德國軍隊撤退後，靠在西班牙——美國委員會的援助，並及英國軍需部與法國軍需部的援助，那些主要中心繼續得到了給養的接濟。運輸工具之缺乏，曾使這種接濟的進行極其惡劣。除那些大中心點外，給養的接濟仍然是極其困難的，而許多人民曾感受了飢餓的痛苦。在北部若干地方，每公斤的糖甚至售到三十佛郎；燃料品與衣着品則完全缺乏。即在南錫，物價卻是非常昂貴。可是，運輸之不敷應付實不足為行政機關所藉口的理由：有人就曾指出一個事實，即有一列給養列車是無用的停在某一個地方等候着，祇要部裏發下一條命令就可使之駛到目的地了。在那時候，法國當局還沒有想到利用戰時俘虜來修理道路，也沒有想到掃除礮彈及鐵絲網等等，而路上出險情事便層出不窮。到參議院提出質問後，當局纔決意從事這種工作。

到一九一九年八月，即在停戰後八個月，回到收復各地的人民，共總為一七五、〇〇〇家，即還不及逃出人數之三分之一；在這個數目裏，許多家是以他們自己的能力回到故里，並不等候行政機關方面為之找到住所。他家曾建造了四、一〇〇所的棚屋，當地居民也建造了一、二〇〇

所，都不會得到任何援助。在總數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損失裏，付與被難者的款數不過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已。農民會收到九二四五頭的牲畜，而牲畜的損失數目則估爲二、〇〇〇、〇〇〇頭。在二、八〇〇、〇〇〇公頃的耕地中——其中有一、九〇〇、〇〇〇公頃僅受了微小的損害而可迅速使之恢復原狀，祇有四三〇、〇〇〇公頃曾經耕種。戰場裏最受破壞的區域是還未進行掃除的工作；人們尚且希望來年春天可在那裏面耕作呢。單獨北部一州，在五〇〇、〇〇〇公頃的耕地上，僅僅有五、〇〇〇公頃曾經耕種。政府方面雖則創立了各部聯合委員會以調整各個有關係的機關的工作，但總不足救濟這種狀況。到是年十一月，運輸恐慌是空前未有的劇烈：在上半月所訂之七、五〇〇貨車的材料裏，祇有五—八貨車駛出。雖然煤礦是近在咫尺，而這個地方之缺乏燃料是比任何其它法國地方爲烈；各工廠之缺乏燃料，也如缺乏原料一樣。

法國行政機關之能力薄弱，曾使收復的各州感受了特別痛苦。在那些州裏，運輸恐慌所引起的失業恐慌與給養恐慌，曾使人民對於政府之太早以法國行政集權制代替歷來成績良好的組

織的不滿情緒益發增加，此外，還須加上在訂立法國貨幣與在當地流通的貨幣之相等值上所採用的拙劣方法，及新關稅制度之過急實行所引起的障礙。政府不得不累次變動實行這種種步驟的方法及負責實行的人員，並將在法國的和德國的工人保險立法之間所採取曾經圓滿實現的折衝辦法普遍施行，期使當地人民的利益與其愛國情緒得並行不悖。

第三節 德國賠償問題

法國被蹂躪各地的復興事業的主要困難，是在於財源之缺乏。在一九二〇年三月間，收復區域復興部長宣佈有意於將估定的一切賠償費勻分十五年悉數償清，根據一九一四年的價值附與五釐的利息，至於賠償費本額應於頭五年內償付。在賠償費未付之前，被難者應繼續向國民信用放款局支領墊款。爲執行這個計劃起見，財政法律應包括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放款及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最後清算。抵充這項支出的收入是專靠德國所付的賠償費，而在那個時候，德國之支付這項賠償費似乎還成爲問題。

凡爾賽和平條約祇令德國付出私人所受的損失及戰時俘虜所受的惡劣待遇的賠償費。在賠償費數額未決定之前，德國應付出一千億的分期付款債票，其中之二百億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前是不發利息的，四百億為以黃金償還的債票，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應付二釐半的利息，過了這個期限後應付五釐的利息，其餘四百億為五釐債票，應於賠償委員會提出要求之下發行出來。德國所交出的商船、牲畜、工業機械、化學品及煤等等，以及處於聯盟國境內的德國財產之清理，最多可按這項債務的相等支付額計算。所有德國的收入都應提先支付這項債務，而德國納稅人所承受的租稅負擔至少也要與聯盟國中課稅最重的納稅人相等。到第一次付款的期限，德國僅付了一部份，其中主要的部份是以交出的商船、牲畜及煤來抵補。

德國賠償費數額之確定及支付後者所應採取的方式，這些問題就引起了德國與協約國列強之間的嚴重的意見分歧。在這些問題上及在賠償費分配的比例上，協約國列強之間也彼此不能調和。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後，法國所佔的比數是定為百分之五二，比利時則保留着最多以二十五億金佛郎為限的優先權。其後，巴黎會議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確定德國應付的賠償費

總額爲二千二百六十億金馬克，分期四十二年還清，此外，還須加了在出口稅上徵收百分之二。制裁的辦法也經顧到，如佔領德國稅關及在萊茵蘭各省設立特別稅關。然而，各聯盟國儘可自己適應這個梯式的付款辦法，後者是不至損害了它們對外貿易的，但法國之必需立刻復興被蹂躪的區域，便迫使它尋覓一個付款更迅速的可能方法，就如以物產償付的方法。

在另一方面，德國政府力持在物質上它實無償付這種債務的能力，因使賠償委員會將賠償費數額減至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每年償付二十億，此外應加上在出口稅上徵收百分之二六。委員會又採取了輸入執照的辦法，這等於事實上使法國商業受了一種排貨的行爲。爲使德國屈服起見，各聯盟國就不得不使用當初所預定的經濟制裁辦法，即在出口品上加課百分之五〇的稅率。一到遵照這個目的而通過的四月二十日法律公佈後，法國全國經濟發展聯合會，關心於這個稅率之萬一影響到法國商業，立即請求趕速予以廢除而代以不至單獨損害了向各聯盟國的輸出的步驟。至於在萊茵河邊界設立稅關線之舉，會引起到處一致的非難，萊茵蘭各省是因此處於經濟上完全孤立之地，而聯盟國方面，比利時居首，其次爲法國商務，都受了這個關稅壁壘的妨

礙。其實，德國政府已會在限定的日期執行付款的責任，制裁辦法就解除了：百分之五〇的稅率終於不會實行。佛蘭克福日報於證明了這個事實後，又進一步說道，在法國商界方面，人們已相信和德國斷絕通常的商業關係是不可能的。在它方面，德國之因支付債款而購進黃金及相等的外幣，就牽帶着其它的外幣，就如法國的佛郎，與馬克一同下跌。

在德法之間，勢不免要成立一種協定期，以用貨物償付賠償費的辦法來替代用金錢償付。兩國的代表便於十月六日簽訂了這種協定。按照協定的內容，法國的被難者得將他們所應得的賠償費改爲接受德國的貨物，而後者的數額應歸入德國所應供給的項下，且應照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手續計算，但截至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止，不得超過七十億金馬克。這篇協定的公佈曾引起法國產業界的激烈抗議，他們反對由此必然產生的競爭；在那時候，法國的生產已經達到了超過戰前產額的水準，而且充分的足以應付一切的需要，而德國的物產則擁有一種優勢，即法國的被難者是利於照這個辦法而立刻得到他們的損失賠償，而無須等候國家或信用機關的放款。這個理由即是用以回答產業家的反對，因為牠說明了被難者之急於復興他們期待已久的物產享受

的利益。加之，照法國國內市場的行市而訂立價目，就不至使競爭對於本國生產發生了不幸結果的情事。德國產業家從這裏面得到的巨額利益，祇有促進了德國匯市之恢復，而德國匯市之跌落對於其它國家的商業實發生了許多危險。這種利益也有着牠的代價，後者即在於實際的支付了一部份的賠償費，減輕了本國匯市跌落所生的利益，及這種復興事業的目標是具着暫時的和有限制的性質，而迫使德國工業於滿足了前者的需要後不得不另找新市場。所以，上述協定也引起德國產業家大同盟的反對，其劇烈程度也不在法國產業家所表示的之下。法國工業於開頭便實行侵略國外市場之下，準備着取得一種顯著的進展，同時又可避免恐慌之降臨。到復興事業成功之後，恐慌不免是要發生的，牠非但影響了投於復興事業之經營的資本，且也要影響專門於這類工作而從此後無工可作的勞動者。

無論德國之支付賠償費是用金錢或用貨物，結果是一樣的，因為如用貨物，則德國之要得到外幣祇能靠於出超，後者是使德國得到外國債權之唯一方法。德國匯市情形之改善，因此成爲德國支付賠償費的條件，這種結果祇有在德國對外貿易繁榮的條件下纔能實現的。關於作爲分期

付款之用的價票，情形也是一樣的，這項價票之能有着實價並爲其它國家所接受，必需德國馬克在匯兌市場上恢復了牠的價值，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法國在德國匯市提高中所得到的利益是比在牠更趨跌落下較有所得。在另一方面說，德國物產侵入法國市場之劇烈是基於兩國匯兌率之高低不同，到了匯兌率恢復了常態後，這種情形就無從存在了。總而言之，爲法國的債權利益着想，必需希望德國恢復繁榮，並且要法國像其它國家一樣爲德國物產開放它的門戶。

不過，要達到這個結果，需要具着一種親善的精神及遠大的眼光，而這兩者卻離着控制大家的見解的事實很遠，而且德國的態度也是不足與以鼓勵的。恰是完全相反的，所有各國都極力推行保護政策，自以爲是保障它們工業的必需政策，而且這種政策同樣的施於它們的舊日盟友與敵人。在國際關係上，這樣情形是不利於產生一種自由與和平的狀態，但反而在世界經濟生活裏推進了國家孤立的政策：這是繼武器戰爭而產生的經濟戰爭，同時又使戰前國際關係在生產上所已表現之矛盾與無政府狀態益形嚴重。恰如有人作了用意深遠的觀察，由這種種傾向而構成的新世界，祇有是在它那裏面，或國與國間，或在一國之內，發生了生產者，消費者及運輸者的彼此

利益的衝突。「它們總是處於無政府狀態，而是利益的無政府狀態，這就要發生戰爭了！」（註一）
我們不必過分的驚異：秩序不能從無秩序中產生出來，猶同繁榮也不能從破毀中產生出來。

（註一）見勒達著：「大戰所產生的經濟問題」(Léon: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nés de la Guerre*) 第二二八頁。

結 論

上述主要各國的大戰經濟史的概況是告訴我們說，這次戰爭所形成的狀態，絕不像過去的戰爭那樣，有着了地方的限制，也絕不是限於各交戰國裏面，而卻是擴展到整個世界。這個事實之所由來，可以解釋如下：無組織狀態的直接原因，即使是對着離開戰場最遠的國家而言，總是在於運輸的恐慌；這個原因就增重了人心的恐慌而隨之形成了信用的恐慌，就破毀了交易的均衡而惹起匯兌的恐慌，就限制了生產的能力而使之不能照需要的增加而增供它的生產品。現時代社會的經濟組織，總而言之，是建築在運輸上，後者所處的重要地位是愈來愈烈的宰制了國際生活的整個運用。這個機關損壞了，全世界的商業，工業，農業的活動，就爲着倚靠在這個條件的關係，而陷於萎靡不振之地，迥非參加糾紛的國家之衆多及其範圍之廣大的關係所能比擬的。

以全世界經濟生活陷於無組織狀態的主要原因而言，上述觀察也可指出無組織狀態的範圍之廣大：這種無組織狀態是波及了經濟活動的一切各部門，從運輸，交易與生產以至於消費與

公共財政。這種紛亂狀態是到了那麼深重的程度，甚至使運輸的恢復，就是到了戰事結束後，並不能立即復現舊日的狀況。任何機構都不能表現出宰制現代人民經濟生活的運用的機構之準確，及其極度的柔脆。牠原是盡所有個人之紛繁而又交錯的利益之自然的產物，一到這些利益的自由運用所自動得到的均衡因其中機關之一突然停止而中斷後，牠就非立即破毀不可了。證實此中真相，就可見那些人們，根據了從前戰爭結果之不完全的認識，而期待從戰爭中發生經濟的革新與一般繁榮的一個要素，他們這種見解是如何錯誤的。這種見解非但得到了軍人的贊同，同時也得到了若干經濟家的同情，實則結果是完全相反的，戰爭不能使人富裕，卻使人更見貧困。

如若我們考察在大戰中似乎佔了利益的國家，特別是美洲各國，所受到的戰事結局的賜與，則上述結論將益見顯明了。的確，在考察那些國家之中，我們看到它們的經濟與財政的狀況，雖因各交戰國的需要及這種需要之引起了它們與各交戰國的關係之更動而大見改善，但這種狀況的最後結果並未使它們得到了其深自慶幸的切實利益。國家是同個人一樣，不能因它們的債務者之破產而致富，而雙方面的利益都在於債務者的狀況之改善。對於美國方面，我們這個結論就

有着切實的表现，而這個國家之驚人的繁榮是格外與這種關係相聯繫着：恰是因爲着它得到了過分的盈利，斷絕了它的出售與購進的均衡，遂阻礙了它的歐洲主顧之經濟與財政的復興，因而產生了後者之無力償債的威脅。可是，在另一方面，又因爲歐洲主顧之基於這個結果而陷於痛苦的狀況，使之中止向美國續作耗費過昂的購買，且使之儘速復興他們的工業，期以自己力量供給自己需要。由是使美國須於下面兩種辦法之中選擇其一，或任聽它的債務者完全破產而失掉收回債權的一切希望，或眼看大戰期中所開放之利益優厚的市場逐一關閉。這兩種辦法中，無論那一種都包含着美國工業痛苦的一個原因，這種痛苦原因必需到國際貿易恢復均衡後纔能消滅。若以強化保護主義設施爲救濟這種情況的辦法，且要倚靠這個手段而更容易的侵入外國市場，則美國的生產者祇有加重了他們的困難，而使他們的生產能力與主顧的購買能力之不均衡益形深刻而已。他們不認識在以關稅手段來維持他們的生產地位而打擊交戰國的生產地位之恢復的這一個企圖裏面，是存在着一種無可解決的矛盾，而且在它方面，他們又不認識哈定總統於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公文中所提過的概念，即在國際市場上，猶同私人之間一樣，祇賣出而不照樣

購進的情事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人都不能永久不變的使他人耗費而自己致富。

同樣的證明，對於德奧兩帝國方面，也有同樣正確性的表現，它們最後失敗的必然結果也就基於導引它們政策的動機。壟斷世界市場而淘汰它國生產者的野心，原是德國農產家與鋼鐵生產家的野心，同時又是補充了德國軍人與大學學者之統治世界的追求，其實不僅是強盜的一種夢想，而且是與他們所盛唱的利益相反的一種烏托邦。一個國家就不能不顧及它的隣國的財源與需要而生存着，這與後者之不能在世界生產上排開它的幫助一樣。德國雖然有其工業上之足以侵略他人的昌盛，也不能在這個規則上形成一個例外：即它所用以毀滅敵人的手段——探拼政策，也因使自己的消費者負擔本國物產出口的補助金而反過來打擊它自己。反之，它資以發展的其它手段，是在於改良它的生產方法與減低生產成本，實擺脫了那種獨佔主義而以商業自由為根據；我們曾經見過它之最出色的事業家，在談到德國與其它國家的經濟聯帶關係上及以壟斷原料或排除它國生產者為目標的經濟鬭爭之將陷德國繁榮於危地的意見上，曾吐露了極其正確的情緒。德國生產之倚靠於其它國家的事實，在它的農業生產上，也有同樣顯明的表現：德國

農業生產的繁榮是繫於農業生產之專門化與商業化，而因戰爭而迫成的它的孤立地位，就使它的農業生產非在這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不可，或任聽農業生產迅速的破產，或坐視國內糧食需要之絕對不能滿足。在現時代民族的經濟關係的狀態中，就不許其中之一將自己組織為專供掠奪其它民族之用，猶如自己獨處於孤立地位而擺脫其它民族的幫助之不可能一樣。這種封豕長蛇的國家組織可以出現於古昔時代，在那時後，生產與交易的條件較可適合於牠的形成；其實，歷史就不曾指出這種組織曾成為採用牠的國家的一個繁榮原因。在今日，牠的最確實的結果就是追求強盛之民族的崩潰，而聯帶引起全世界生產組織之紛亂。

反之，其它國家之恢復戰前的繁榮，而首先一著之收復戰事的破壞與德國償付它所應負的賠償費，端賴前者之承認了德國經濟復原之先決的條件；同樣的，在美國與各協約國的關係中，後者之清償債務的唯一擔保，是在它們財政狀況之恢復。現時代民族的一天比一天密切的經濟聯帶關係之愈見確實，不僅由大戰的直接結果表現出來，同時也表現於大戰之繼續在世界一般情形上所發生的影響中。

在上述各種觀察中我們所得到的第一個教訓，則爲在戰爭與現代世界經濟生活之間存在着一種根本的抵觸。到今日，再不許我們贊同從前所倡言關於在這兩方面的事實中有調和之可能的幻想了。文明的民族，從此後祇應在下面兩種傾向中選擇其一：或選取導源於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並根據於便利日增的交通與交易，而又因此根據於和平與互信的體制——即信用的主要條件——的經濟組織，或回到存在至一七七六年爲止的經濟與政治的孤立狀態，後者是與現代科學之收獲及現時生產的條件柄鑿不相入的，牠是必需回到過去的組織的。如前所述之傾向於經濟上不互相信賴的政策與關稅保護政策並不是解決現時恐慌的辦法，牠們卻格外使這個恐慌發生更嚴重的結果。

大戰經濟史所給與我們的第二個教訓，則爲建築於國家最高權力上的非天然的制度之能力薄弱。這一部歷史在整個上無非是在私人活動的一切各部門產業上強化國家行動的歷史。在這五年中，官廳成了國內經濟生活的裁判者；它以監督運輸，出入口貿易，貨物販賣的價目與條件，

而將生產，交易與消費握在自己手裏。

這種行動的執行方式，就由牠本身形成了範圍廣泛的重大表現。在法國，議院開會，不經討論而一致通過了賦予政府以採取應付戰時狀態的步驟所必需的權力，這種開會完全是形式的；國會閉會了，而將牠的位置讓與政府，交與後者去決定如何使之恢復牠的任務。在違背了經費專門性的原則之下，國會默許政府撥付支出，以達到法蘭西銀行墊款限額為限，政府又可以以平政院開會核准的命令提高法蘭西銀行墊款的限額。從此，國會拋棄了要求政府遵照經費專門性的權力，而祇限於以臨時經費的形式通過了財政部長每季向牠陳述的支出數字。政府超出了八月五日命令延期清理交易所的定期交易與到期債務並停止發還存款的法律的範圍，而將這種步驟推行到保險，破產，支付扣押，同敵國人民所訂立的合同各項上，它實侵越了立法機關的權利，它後來也感覺有要求後者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日的法律追加批准這種種步驟之必要。為要避免受人抨擊這種行為之非法起見，它就於一九一六年底提出一篇法律草案，其中准許政府「採取一切國防需要所必需的步驟」，直至戰事結束之日為止。國會認為這種委付權是過於廣大，就拒絕

予以通過，政府依然採取了當時環境所導引它的各種措置，並不十分顧慮這些措置是否合法。

在英國，也產生了類似的趨向。這種趨向的主要表現，非但關於運輸方面，但也關於財政方面——在這方面政府會不顧了英國議會主義的傳統法則，同時也關於輸入和給養的監督上。當一九一七年一月，若若干下議院議員爲着公共支出之不斷的累進而想追回監督公共支出的權力的時候，財政部長就回答說政府不能作撙節的念頭，也不能接受人們之干涉它的行政。

不過，這種政策有着不同於法國之處，即牠是一般的被認爲一種不幸的必需，牠的使用範圍應儘量減少，而在實行上應力求輕減。英國的經濟狀況所以不同於法國的也就在此。

幾乎所有各交戰國，甚至於許多中立國，所以採用這個政策者，是因爲後者似乎是解決當前困難之唯一辦法，而無妥當解決辦法之經驗的事實就使人憂慮不能以其它辦法來制服這種困難。我們可以一般的說，這種辦法是絕未有所救濟，而往往反增困難。

在所有各國裏面——每個國家所得到的結果自有程度上的差異，這種辦法的結果總是極其惡劣的。這是因爲在行政機關所使用的方法與生產及營業所使用的方法之間存在着一種天

然的對立：除開目的各有不同這一點不說外，假定官吏對於公共利益所具的熱心也同自由生產者之熱心於他本身的利益一樣，而行政的組織總是缺乏了柔軟性與創造力，或許也有着對於本身能力之不信任與執行上之畏意的情事，祇有損害了這種組織。最有經驗的事業家，一到身處一個行政機關之首，就身陷於一種癡癱的狀態，而不能得到從前他以生產者身份所慣得的成績。在德國，像在美國一樣，不連貫，無秩序，濫費的情事往往層出不窮。政治家所藉以自解的唯一理由，則為從前責罵他們拙劣無能的人們，一到自己擔任了公共職務後，就並不比他們辦理得高明些。

的確，在某幾種情事上，國家干涉的政策曾因環境上的需要而不得不採用。國家的一切力量，應全部用於國防上，而政府方面，負了國防的責任，應能隨意運用一切足以贊助國防事業的要素，經濟原動力與財政原動力，同軍事原動力一樣，都為第一類的這類要素，因此，我們就看不到，在這些情事上，可藉重那一種方法來代替國家的監督。不過，這種論據實不能損害我們之證明了政府所使用的方法之不充分。從這個證明所產生的唯一結論，則為在國家的行動與人民的經濟生活的需要之間缺乏了呼應。原因是在於性質迥異尋常的一種情形，任何圓滿的解決辦法都不能適

應這個情形，而且這種觀察又以戰事與經濟繁榮相抵觸的一種新證據供給我們。所以，雖則無強有力的政府就不能支持軍事行動，雖則這個條件是德奧兩國之比協約各國在物質上佔了優勢的唯一原因，但這個條件之爲民族復興的要素實相去很遠，牠實促成了戰事所使民族陷於崩潰的結果之益形嚴重化。

在大戰時期的德國歷史上，我們這個結論得到了更有力的證據。德國當局會從整個民族的守規律精神裏儘量吸收了一種無可比擬的力量，這種精神之發展是基於一種傳統的教育，基於個人願受社會情誼束縛之構成強力的情緒，尤其基於勒令每人消極的服從全體防衛利益的調度的生存上所必需的情緒；公民的克己精神是很充分的，足以使之接受最痛苦的節食縮衣，這與和平時代的習慣極相反而又極苦於忍受的。雖然，在極稀少的情形中，秩序也有受擾亂的情事——實際上是無甚嚴重性的，與很少數的社會黨人曾有反抗當局的表現，人民對於官廳所採取的設施也有訴苦與抨擊的情事，但他們總是俯伏於政府所發出的命令之下。在全部上說，個人所遭受的犧牲反而成爲愛國精神的培養物，並很容易的被政府所利用，以鼓起人民對於應負封鎖

政策的責任之英國的仇視。在整個戰事期中，德國人民之如此信任他們的政府——甚至到敗北後和革命時代這種信任心是仍然存在——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徵。

在另一方面說，這種守規律精神在每個人的個性上並沒有任何高壓的事實：雖則官廳擁有了絕對的權利並支配社會生活一切各部門，但在執行它所頒佈的步驟上，無非是倚賴於包括着關係人本身的集合體，而且它極力使每個人得盡最高的效率。雖則德國行政機關也多寡不能免除一切公共機關所必有的因循與不連貫的弊病，它卻在程度上比較其它國家少受這些弊病的損害。每個人是經極力設法使之處於得盡其服務能力的條件下，從產業家以至於大學教授，都能實際的共同努力於公共事業上，並以他們的知識與工作來襄助這種事業之進行，此所以德國一切作戰計劃之起草，從軍事以至於財政、運輸與生產，都曾經過精細的籌劃與正確的方法。

在這些特別有利的條件中，德國政府應當有實現它的政策的把握了。可是，它的政策終究是失敗了，而雖然處在那些非常優良的環境下，它的失敗卻是再顯明不過的。無疑的，在戰事期中，這種政策曾實現了它的主要目的：它曾制止了發生於戰事發動之日的信用恐慌，雖然私人財政是

處於不佳的狀態，它仍然能夠填補軍事行動的財政負擔；它會大量的緩和了海上封鎖的效用；它會使繁密的人口得維持他們的生存，而不至受了真正饑荒的痛苦。一言以蔽之，與世界隔斷的德國，所以能夠竭盡它的資源以維持戰事至四年之久者，即端賴這個政策。

然而，我們之對於德國所採用這種應付戰爭的組織及其所得到的結果採取公允的評論，就使我們更容易於斷定它的最後失敗。整個這種組織，從公共財政的組織起，都建築在德國戰勝而將戰爭費用及本國的經濟復興的負擔轉嫁於敵人身上的假定上：一到了恰是相反的假定證實了後，這種組織就無能爲力了。財政恐慌，運輸恐慌，生產恐慌以至於給養恐慌，都於德國戰敗當中爆發起來，其來勢之猛烈，直使帝國一時陷於全部瓦解的局面；這個動盪是構成了針對戰時組織的反動，就因天然的力量之愈被公共機關的最高權威所壓制所吸收而愈見猛烈。

在最容易成功的條件下，又以所有各黨派的同意來贊助的國家行動範圍之擴展，終於陷於一番完全的失敗。經驗無非告訴我們說，在生產與交易的事業裏，國家的能力是不足取私人利益的地位而代之。